武俠世界

氣吞斗牛（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著

田雲峯下，血案橫生，大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終於掀起駭浪驚濤。本故事熱鬧奇趣，奇峯突出，文筆尤為清新脫俗，佳作當前，敬請幸勿錯過。



第28年
46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雪刀後傳故事」之「氣吞斗牛」，龍君文筆一向以風趣、流暢、簡練稱著，本文也如以往寫得精彩，故事描述田雲峯下凶案頻生，致使少俠龍玉郎，以及褟北斗等人携手合作，除魔衞道，最後終於發現，一向表現老實的唐實，竟是一個無惡不作之徒，這唐門的孽徒學得邪門外功，妄圖施展「黑石魔功」來消滅唐門，再雄霸武林，但他的美夢終於讓龍玉郎等人所撲滅……

☆　☆　☆

今期刋出的中篇連載故事「柳花花與獨孤美」是傅紅雪先生又一新作，故事主角柳花花是一個性格十分奇特的少俠，以致讓他擁有不少的外號，諸如：「花花大少」、「花心大蘿蔔」、「花柳大少」等等，你想知道這些外號是如何得來，就得閱讀本文，包你看後也會拍案叫絕……

☆　☆　☆

下期刋登的巨型小說「蕩寇誌」是甘丹先生所著「孤雛記」故事之三，故事主角藉自已的機智，策動官民與幫會，向惡勢力展開鬥爭……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6期
（總號14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氣吞斗牛

雪刀後傳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快活村莊　寒林夜客

山風勁吹，天上烏雲密佈，眼看一場大雨很快就會降臨。

在田雲峯下，有一騎人馬，望南疾馳。

馬上這人，年約四旬，神采俊朗，背懸一口大鐵刀，看他臉上的表情，似乎想在大雨落下之前，找個地方躲避躲避。

倏地，中年人把馬兒勒住，皺眉傾聽着遠方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音。

他聽了一會，便肯定那是金鐵交擊，兵刃對撞的聲音。

「準是有强盜動手打劫！」中年人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樣想。

中年人一拉馬韁，胯下的一匹青驄駿馬立刻改變方向，改向西北方一條山道進發。

西北方有一座茂密的叢林，中年人策馬飛馳，不到片刻已趕了過去。

中年人越接近這座林子，就聽得越是清楚。

他聽到一陣又一陣的慘叫聲此起彼落，動手斷殺的顯然不止一兩人而已。

中年人越聽越是熱血沸騰，因爲他聽見的慘叫聲，既有男的也有女的，甚至連小孩子的嚎哭聲也有。

「裏面的賊種在幹什麼了？」中年人也不顧得叢林內形勢如何，依然人馬狂奔，横衝直撞地衝入林內。

一入林中，中年人眼前陡然大亮。

這裏簡直就是地獄！血淋淋的人間地獄！

只見樹林之內，有二三十個粗壯黑衣人漢，正在圍攻着三個鏢師裝束的壯漢，除了這三個鏢師之外，還有一個紅衣女孩，她就像是一隻受驚過度的小鳥，已嚇得臉色慘白，面無人色。

這女孩大概十三四歲左右，本來是很漂亮的，但這時候，驚駭和憤怒已把她的美麗氣質完全掩蓋。

看情況，那三個鏢師正在全力保護紅衣女孩，但他們的敵人實在是太多了，在以寡敵衆的情況下，又怎能殺出一條血路？

中年人再也忍不住了。

他已看出，這是一夥强盗的血腥暴行，也不知道是那一間鏢局倒霉，遇上了這羣如狼似虎的煞星，一行二十餘衆的鏢師隊伍，現在就只剩下了三男一女，而且那個女孩。也不像是練過武功的。

中年人不再遲疑，立刻揮舞鐵刀加入戰圈。

但他還沒有出手，一個遍體鱗傷的鏢師已倒了下去。

那個紅衣女孩的形勢更危險了，幸好就在這時，中年人已撲了過來，喝道：「都給我住手！」

「他媽的，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烏龜灰孫子，竟敢管咱們黑鯉幫的事？」一個肩粗目大的黑衣漢子罵道。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在下姓禤，禤北斗。」

那黑衣漢子眼色一變，但旋即又怪笑着道：「你就是江湖上人稱『一刀分黑白』的禤刀王？」

禤北斗道：「能分黑白，也許還說得上的，但刀王二字，却是愧不敢當。」

黑衣漢子道：「就算眞是刀王，這件事你也管不着的，你還是速離此地，免傷和氣。」

禤北斗道：「此處腥風血雨，早就不大和氣，敢問兄弟怎樣稱呼？」

黑衣漢子傲然道：「俺是『鯉魚翻身百變太歲』秦棠，是黑鯉帮帮主！」

禤北斗道：「秦帮主，得饒人處且饒人，更何況區區一個弱質女孩，又怎能窮二三十人之力來加以欺負？」

秦棠道：「你懂個屁！這女娃兒咱們是非要抓到手不可的，你再不識相，俺就不再客氣。」

禤北斗嘆道：「這樁事，禤某却是管定的了。」

秦棠臉色一沉，陡然出手，他使的武器是一雙鐵尺，此時左右鐵尺齊攻，聲勢也自非同小可。

但禤北斗全然不把對手放在眼內，秦棠的鐵尺雖然來勢洶湧，但他身子有如飛鳥般，屢次避了開去。

有好幾次，秦棠的鐵尺甚至險些擊中自己的夥伴。

秦棠知道這一次遇上高手了，但他自恃人多勢衆，雖然明知單打獨鬥决非禤北斗之敵手，但却還是充滿信心，認爲只要大夥兒並肩子上，就一定可以把禤北斗這個多管閒事的混蛋幹掉。

「對付這個王八，咱們用不着客氣，大家一塊兒上，誰幹掉他，重重有賞！」這是秦棠的拿手好戲，在以往，這種手法都很靈驗。

果然，秦棠這麼一說，其他黑衣漢子立刻就有如蜜蜂般湧了上來。

他們不客氣，禤北斗也不再客氣。

他用大鐵刀左斬右劈，已然連斃五人。

「是你們這些飯桶逼我大開殺戒的！」禤北斗殺氣騰騰地說。

他一面說，又一面揮着大鐵刀，轉眼間又有三人倒了下去。

秦棠又驚又怒，喝道：「大夥兒上，別讓他溜走了！」

但現在，誰都可以看得出，禤北斗根本就沒有溜走的意思。黑鯉帮中雖然不乏賦性强悍，不知死活之輩，但眼前血淋淋的教訓，却還是比起金子銀子的重賞來得更加實在。

這些倒下去的人，連一兩銀子賞金也沒得到手，就已紛紛嗚呼哀哉，這又怎不使其餘人等爲之心胆俱裂？

到後來，又有三個黑鯉帮的漢子給禤北斗幹掉，這一下，就連秦棠也知道不對勁了，再不打退堂鼓，就只有傷亡得更加慘重的份兒。

終於，秦棠走了。他走的時候還在大叫：「他媽的，你別跑，俺回去拿秘密武器，保証不出十招就可以把你的腦袋砍下來。」

這分明是吹牛，禤北斗自是一笑置之。

連帮主也溜了，其餘人等自然紛紛逃命。

禤北斗哈哈大笑，但只是笑了兩聲，就停止下來。

經過一番浴血斷殺，和紅衣女孩在一

起的鏢師都已名登鬼籙，沒有一個剩下來。

只見她臉色慘白，蹲在一株大樹下抽抽噎噎地哭個不停。

褟北斗眉頭一皺，上前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紅衣女孩嗚咽着道：「我姓方，叫方冰雁。」

褟北斗哦一聲，道：「令尊是……」

方冰雁道：「我爹是『神拳金槍』方振平。」

褟北斗「咦」一聲，心想：「方振平在淮揚道上，也算是一號人物。」

方冰雁續道：「我爹是開鏢局的，他是振平鏢局的總鏢頭……」

褟北斗嘆了口氣，道：「這個我是知道的，但你們怎麼和黑鯉帮火併起來的？」

方冰雁抽噎了一陣，才說道：「黑鯉帮只是咱們仇家的狗腿子。」

褟北斗一怔，道：「這麼說，在黑鯉帮背後，還有更厲害的敵人了？」

方冰雁道：「不錯，那是火旗堡。」

「火旗堡？」褟北斗目光一閃。

方冰雁道：「火旗堡的堡主，是號稱『追魂旗魔』上官烈。此人出身於綠林，到了中年，霸佔了高平縣外東北三里外的一座堡壘，並把原來的名字改掉，稱爲火旗堡。」

褟北斗不住聽，不住的點頭，但却並不插口，任由方冰雁繼續說下去。

只聽見方冰雁繼續說道：「上官烈搶佔堡壘後，依然繼續明偷暗搶，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幾個月前，他又派遣手下洗劫一座城鎮，恰巧我爹押鏢經過，立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結果，上官烈的表弟夏侯灼給我爹打傷，還傷了夏侯灼幾個心腹手下。」

褟北斗聽到這裏，不由嘆了口氣，道：「原來方總鏢頭是因爲這件事跟上官烈結下樑子的。」

方冰雁又接着說道：「但上官烈城府深沉，兼且心狠手辣，他知道我爹武功厲害，鏢局中還有好幾位也不是省油的燈，所以上官烈並不明刀明槍找我爹報仇。一直過了兩個月後，才暗襲鏢局，唉，我爹雖然武功很高，但由於一時疏於防範，終於給上官烈火燒鏢局，一家數十口全給他殺掉……」

褟北斗罵道：「好惡毒的手段。」

方冰雁又哭了好一陣，才斷斷續續地接道：「火旗堡火燒鏢局之際，我恰好在姨婆那裏，所以才倖免於難。大火一起，很快就有鏢師趕了出來，把事情向我直說。當時，鏢局還有一批鏢師和趟子手在分局那邊，但縱使調齊所有人馬，也決不是上官烈那一顆惡賊的對手，所以，那些老鏢師主張把我送走。但上官烈還是不肯放過，聲言必要斬草除根，於是，有幾個黑道上的帮會，紛紛四出找尋咱們，咱們雖然日夜趕路，但到了今天還是逃不過黑鯉帮的追襲……若不是遇上了你，只怕連我也……」說到這裏，悲從中來，不禁又是放聲大哭。

「別哭！別哭！這件事，我會有辦法的……」褟北斗雖然嘴裏這樣說，但心中也是一片紊亂。

但忽然間，褟北斗目中發出了異采：「上官烈是不是懸了重賞要抓妳回火旗堡？」

方冰雁道：「是的。」

褟北斗道：「賞金的數目，妳可知道有多少？」

方冰雁道：「黃金二千兩！」

「二千兩黃金？」褟北斗吸了一口氣，道：「是不是眞的？」

方冰雁道：「當然不假，否則黑鯉帮這一夥强盜也不會這樣賣命。」

褟北斗倏地哈哈一笑，道：「好極！好極！」說着，陡然伸指急點方冰雁脅下「神堂穴」。

這是人身十二痹痳大穴之一，方冰雁驚呼一聲，登時身子癱軟地倒下。

「你……這是幹什麼的？」

褟北斗哈哈一笑，道：「小娃兒，二千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這一次褟某可要發財啦！」

方冰雁怎樣也想不到，褟北斗會有此一着，不由破口大罵，道：「殺千刀的，你竟然是個見利忘義的狗賊，我做鬼也不會原諒你……」

褟北斗悠然一笑，道：「女娃娃，妳要罵，儘管罵個飽好了，仁義不值錢，又怎比上黃澄澄的二千兩金子？」

說着，長臂一伸，有如老鷹抓小鷄似的，把方冰雁挾在脅下。

接着，蹄聲得得，褟北斗帶着方冰雁直向火旗堡而去……

＊　＊　＊

在一條流水清澈的河流旁邊，矗立着一座灰色的堡壘。

這就是火旗堡。

在火旗堡半里外，有一排長長的木柵。

木柵後面，有一座很高的瞭望台，台上站着一個黑臉紅袍的中年人。

在這黑臉中年人身邊，站立着兩個黃衣武士。

這黑臉中年人，外號人稱「千臂神刀」，姓雷名錦，在火旗堡中是著名的凶神惡煞。

另外兩個武士，一個叫阮大鵬，另一個叫謝勇。

今天，阮大鵬的心情不大好，因爲昨晚他輸了三十多兩。

謝勇也是愁眉苦臉的，他雖然沒有賭博，但却給朋友所累。

連累他的就是阮大鵬。

阮大鵬輸了銀子，就向謝勇借，謝勇要是不肯借，他就會把謝勇的一頁風流史向謝勇的妻子告發。

這是勒詐，謝勇雖然很不情願把銀子「借」給阮大鵬，但却是無可奈何。

至於雷錦，他平時喜怒不形於色，所以別人也很難知道他的心情怎樣。

忽然間，阮大鵬「啊」的叫了一聲。雷錦立刻回頭瞪着他：「什麼事大驚小怪？」

阮大鵬伸手向南方一指，道：「那邊有人。」

謝勇道：「不但有人，還有一匹好漂亮的馬。」

阮大鵬道：「馬上有兩個人，一個是男的，另一個好像是女的。」

謝勇道：「不是好像，而是如假包換的一個女娃兒。」

雷錦倏地喝道：「你們少囉嗦，七嘴八舌的煩住老子！」雖然他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但這時候却臉上露出了怒意。

不久，那一騎人馬已來到了木柵之前。

「嗨！」馬上一人大聲道：「我是來拜候上官堡主的。」

雷錦沉聲道：「尊駕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那人道：「在下褟北斗。」

「褟北斗？」雷錦一聽這個名字，不由臉色倏變，「你來這裏何什麼貴幹？」

褟北斗道：「在下不是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我是來拜候上官堡主的。」

雷錦道：「既然是來拜候敝堡堡主，請把拜帖拿來。」

褟北斗道：「在下來得甚是匆忙，並未帶備一般的拜帖。」

「一般的拜帖？」雷錦臉色一沉，道：「這是什麼意思？」

褟北斗道：「在下的意思，是另外帶備了特別的拜帖。」

「特別的拜帖？那到底是怎樣的？」雷錦問。

褟北斗向脅下的一個紅衣女孩一指，道：「這個女娃兒就是在下帶來的拜帖。」

雷錦一怔，道：「這算是什麼玩藝兒？」

褟北斗道：「這份拜帖，上官堡主看見了一定會很愉快，而且還會給在下重賞黃金二千兩。」

雷錦登時醒悟，道：「這個女娃兒就是方家的小妞兒？」

褟北斗朗聲一笑，道：「若不是方總鏢頭的女兒，又怎值得二千兩？」

雷錦眨了眨眼，道：「你好像不是靠這種方法來發財的人。」

褟北斗呵呵一笑，道：「只要有黃金可賺，又何必管用什麼方法？」

雷錦道：「這也不無道理。」

褟北斗笑道：「常言有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若不是上官堡主手段豪濶，一出手就是二千兩黃金的賞格，在下可沒這個功夫跑到這裏來。」

雷錦道：「既然這樣，你把女娃兒放下，咱們自會帶着她去見堡主。」

褟北斗道：「那麼金子呢？」

雷錦道：「你怕咱們堡主會賴帳不成？」

褟北斗道：「賴帳是不會的，但在下非要親自把這小妞交給堡主不可。」

雷錦沉吟半晌，道：「你是怕俺霸佔了你的功勞？」

褟北斗道：「話可不是這樣說——」

雷錦道：「既然如此，你進來再說好了。」

說完，命令阮大鵬和謝勇打開木柵門，讓褟北斗騎着馬進來。

不久，雷錦便帶着褟北斗進入火旗堡的烈燄廳。

＊　＊　＊

烈燄廳內，燃燒着兩盆炭火。

褟北斗忍不主問雷錦，道：「天氣又不冷，何以還要生火？」

雷錦道：「這是烈燄廳的規矩，這兩盆火是永遠都不會熄滅的。」

褟北斗淡然一笑，不再說話。

未幾，一個滿臉痳子，臉方腿長的中年大漢出現了。這人正是上官烈。

他掌心托着一對鐵膽，搓弄得叮噹亂响。

在大廳中央，有一張狠皮大椅，上官烈看了褟北斗一眼，就坐在大椅上。

在他身邊，坐着一個中年美婦，她外號人稱「女智囊」，也就是上官烈的妻室南宮秋雨。

雷錦走到上官烈旁邊，悄悄的說了幾句，然後就退了下來。

上官烈臉上木無表情，但南宮秋雨却一直面露微笑。

她雖然已屬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而且身負武功，是江湖上一個著名的女煞星。

上官烈盯住褟北斗，道：「尊駕就是『一刀分黑白』褟刀王？」

褟北斗道：「我不是什麼刀王，只是一個平凡的江湖客。」

「褟兄台太客氣了，」上官烈道：「尊駕活捉了方振平的女兒，上官某眞是感激不淺……」

褟北斗搖搖頭，道：「你對我感激不淺又有什麼用？這世間上什麼都不重要，最重要還是黃金。」

上官烈道：「上官某一定不會食言的，但現在時候還早，褟兄台若不嫌棄，不如就在敝堡逗留逗留，陪上官某喝酒賞花，亦是人生一大樂事也。」

褟北斗道：「我不懂喝酒，也沒有這個興緻賞花，我只想早點拿走黃金，到外面去碰一碰運氣。」

上官烈道：「請恕小弟唐突，褟兄台取得黃金後，又有何打算？」

褟北斗道：「當然是好好享樂一下，醇酒我是不大喜歡的，但美人兒和賭博，却是褟某每天都想個不停的事。」

上官烈道：「既然如此，有勞褟兄稍候，金子很快就會奉上。」

褟北斗哈哈一笑，道：「好極！好極！」

＊　＊　＊

翌日清晨，火旗堡外搭起了一個木架。

這木架是用來絞殺罪犯的。

在上官烈的眼中，方冰雁就是罪犯，萬萬不能放過。

只見絞刑木架的橫木上，垂下了一個繩圈，雷錦站在木架之下，臉上的神情甚是凝重。

不久，方冰雁被帶出來了。

她早已給縛了起來，看來就像是一個大糉子。但她居然還是很鎮定，似乎全不驚慌。

上官烈冷冷的瞧着她，忽然道：「妳還是認命好了。」

但就在這時，堡外木柵的瞭望台上，却隱伏着一個蒙面灰衣人。

瞭望台上本來有兩個黃衫漢子，但早已給灰衣蒙面人點了穴道，雙雙蜷伏在瞭望台上。

方冰雁的脖子已套在繩圈裏，只要上官烈一聲令下，方冰雁這條性命就完了。

但上官烈的命令還沒有發出，蒙面灰衣人已從瞭望台上俯衝而下。

任何人都可以從瞭望台俯衝下來，問題只在於俯衝下來的結果是怎樣的。

若是一般的武林人物，從高逾五六丈的地方俯衝下來，必然輕則頭破血流，重則連性命也不保。

但這蒙面灰衣人輕功極是高明，他斜斜落下，着地之際根本無聲無息，就像是飄下來的一團棉花。

雷錦一怔，隨即大叫：「有刺客！」

灰衣蒙面人手裏有劍，雷錦才叫出這一句話，劍尖已閃電般刺入他的胸膛。

好快的一劍！

雷錦接不住，甚至連看也沒看清楚，就已慘叫一聲當場倒下。

這人劍法極快，出手乾淨俐落，連上官烈也看得有點心驚。

「快抓住這刺客！」上官烈大叫。

但灰衣蒙面人行動捷迅無比，一轉身已揮劍，把已經套在方冰雁脖子的繩索斬斷，然後把她背在背上，向木柵那邊直衝出去。

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這兩人剛衝前，立刻就有一匹駿馬迎了過來。

原來蒙面灰衣人吹了一聲哨子，這馬兒立刻就來了。

但這匹馬兒本來是在木柵後面的，牠怎能直衝進來？

原來灰衣蒙面人早已暗中做了手脚，把木柵弄斷，但在外面是不容易察覺出來的。

等到馬兒聽見主人哨聲響起之際，牠馬上就趕了過來，而且一下子就把木柵撞斷。

灰衣蒙面人的計劃很特別，而這匹馬兒也實在是靈通之極，否則人馬之間實在不容易如此地合作。

灰衣蒙面人身子輕輕一縱，就帶着方冰雁跳上馬背。

「嗨！」灰衣蒙面人一聲大喝，馬兒立刻又向木柵外面衝出去。

火旗堡堡主上官烈大爲憤怒，喝道：「還不快追？」

立刻有好幾十人追上去，但人又怎能趕得上一匹有如離弦箭矢般的快馬？

上官烈沉着臉道：「連煮熟了的鴨子也飛走，眞是飯桶！統統都是飯桶！」

但這時候，他罵人又有什麼用？

* * *

方冰雁死裏逃生，她很感激這個灰衣蒙面人。

但她不知道這人是誰，只能看見這人的脖子上有一顆梅花痣。

蒙面人把她帶到一個很僻靜的村莊裡，然後就把她放了下來。

方冰雁仰視着馬背上的蒙面人，道：「你是誰？爲什麼要冒險救我？」

但蒙面人沒有回答，一揚馬鞭，就望北而去。

方冰雁在這村莊裏，一時間既是迷惑，又是徬徨。

「這是什麼地方？」她心裏在想。

就在這時候，她看見一個穿着得很漂亮，但人更漂亮的少女向她走了過來。

方冰雁怔住。她實在想不到，在這種窮鄉僻壤裡，居然也有一個如此漂亮的美人兒。

這漂亮的少女走到她面前，笑吟吟地道：「歡迎妳來到這裏。」

方冰雁吸了口氣，道：「這是什麼地方？」

少女道：「這裏是一個祥和的地方，在這裏的人，沒有紛爭，沒有煩惱，只有友情。」

方冰雁聽得有點痴了，少女又接着說道：「所以，這裏就稱爲快活村莊。」

方冰雁道：「這名字很好，妳快樂不快樂？」

少女嫣然一笑，道：「就算本來不快樂，到來這裏之後就會改變過來。」

方冰雁嘆了口氣，道：「但我不會快活，以後再也不會。」

少女眨了眨眼：「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今難全，妳又何必爲了過去的事耿耿於懷？」

方冰雁道：「我的事，妳全都知道了？」

少女道：「就算不是全知道，最少也略知一二。」

方冰雁道：「姐姐怎樣稱呼？」

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姓帥，帥秋璇。」

「帥秋璇？江南最可愛的帥小姐？」方冰雁的眼睛倏地亮了，亮得就像是黑夜裡燦爛的星星。

帥秋璇嫣然一笑，道：「妳也同樣可愛，我們交個朋友好不好？」

方冰雁點了點頭，但哀愁之色仍然沒有從她的臉上離去，帥秋璇拉着她的手：「我帶妳去見一個人。」

方冰雁道：「見誰？」

帥秋璇道：「一個很奇怪的老者。」

* * *

奇怪的老者看來並不怎樣奇怪。他大概六十來歲，頭頂光秃了一大半，顎下鬍子一片花白，笑起來的時候皺紋更深更多。

他和一般的老頭兒看來沒有什麼兩樣。

帥秋璇帶着方冰雁來到老者的房子裏，老者笑了笑，道：「這位就是方冰雁姑娘嗎？」

方冰雁點點頭，心想：「怎麼連一個陌生的老人也知道我的來歷？」

老者呵呵一笑，道：「妳是方振平的女兒，但武功却連三脚貓也不如，眞是可憐。」

方冰雁臉色一變，忍不住道：「我用不着任何人來可憐。」

老者道：「妳這脾氣不太好，但也並不一定是壞事，脾氣太好的人，往往都會給別人欺負的，尤其是女孩子爲然。」

方冰雁望住這位老者，漸漸覺得他的確有點與衆不同，但到底奇怪在什麼地方，却又說不上來。

帥秋璇忽然對她說道：「妳心裏是不是正在想，我爲什麼要帶妳到這裏來？」

方冰雁遲疑半晌，才道：「帥姐姐，我相信妳一定會有理由的。」

帥秋璇道：「當然，但妳可知道，妳現在最缺乏的是什麼？」

方冰雁想了想，道：「是不是武功？」

帥秋璇道：「武功對一個武林中人來說，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還是信心。」

「信心？」

「不錯，缺乏信心的人，就算擁有一身卓絕的武功，也將會註定是一個失敗者。」

方冰雁嘆了口氣，道：「武功與失敗，對我來說已不太重要。」

帥秋璇道：「這種說話，已經是太沒有信心了。」

老者忽然沉着臉，道：「方冰雁，妳怎麼還不下跪？」

「下跪？」方冰雁一怔，「我爲什麼要下跪？」

老者道：「妳不是想拜師嗎？既想拜師，跪叩之禮又怎能省却？」

方冰雁道：「誰說我要拜師的？我要拜誰爲師？」

老者道：「當然是拜我爲師，除了我之外，天下間又有誰能夠使妳在一個月之內成爲武林中絕頂高手？」

方冰雁呆住了，她望着帥秋璇，一臉迷惑的神情。

帥秋璇微微一笑，道：「這是我的主意，我很希望妳能夠接納。」

方冰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但我根本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帥秋璇道：「這是好事，而且是妳千載難逢的機會，妳千萬不要放過。」

方冰雁道：「但我連自己的師父是誰都不知道……」

老者道：「老夫司空一掌，外號『寒林夜客』，乃長白山鐵掌幫幫主。」

方冰雁搖搖頭，道：「我從沒聽說過。」

但她旋即又道：「晚輩孤陋寡聞，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從來所知不多。」

司空一掌這才臉色一寬，道：「妳缺乏江湖經驗，那是不足爲奇的，其實，老夫早就決定不再收徒，但這一次看在帥小姐的臉上，妳這個徒兒是不可不收的。」

方冰雁道：「但是……」

「但是什麼？是否認爲老夫沒資格做妳的師父？」司空一掌語氣有點慍怒。

方冰雁搖搖頭，道：「晚輩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怕晚輩資質庸劣，辜負了你老人家的錯愛。」

司空一掌冷哼道：「妳資質庸劣，還用得着妳來說嗎？但老夫收徒，偏偏就是要找妳這種笨蛋。若是資質上佳之輩，就算將之造就成爲江湖高手，別人也會說只是徒兒天賦異稟而已，但是老夫偏偏喜歡揀些傻傻笨笨的笨蛋爲徒，正是化腐朽爲神奇，別人看見了就眉頭大皺的蠢豬，一到了老夫的手裏就能脫胎換骨，嘿嘿，這才是見功夫的明証！」

方冰雁聽了，不禁爲之啼笑皆非，但一時間却也想不出應該怎樣反駁才對。

她只好看着帥秋璇，看着這個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怎樣說。

帥秋璇也望住方冰雁輕輕一笑，道：「妳以爲司空幫主眞的認爲妳是個蠢材嗎？別猶疑了，我是不會害妳的。」

方冰雁終於答應了，她相信帥秋璇這一句話：「我是不會害妳的。」人結人緣，她一開始就很喜歡帥小姐，也相信帥小姐的話。

* * *

司空一掌收了方冰雁這個女弟子，武林中鮮有人知。

快活村莊是個很特別的地方，住在裏面的人，縱然是不出戶，對江湖中的局勢也會瞭如指掌，但外界對這村莊的事，却是所知極少，甚至可說是一無所知的。

帥秋璇是江南鐵帥府的千金小姐，但她喜歡在江湖東闖西闖，過着俠女的生活。

她被譽爲「江南武林最可愛女孩」，倒不是過份的，最少，方冰雁從來沒見過她，但一遇上了很快就成爲了知己。

但帥秋璇心裏最想念的人是誰？是不是她的父親？

也許是的，但也許不是。因爲除了父親之外，她還很想念着另一個人。

那是龍玉郎，「雪刀奇俠」龍玉郎。

龍玉郎在那裏？

* * *

龍玉郎是和帥秋璇一起來到快活村莊的，但在十天之前，他却先行離去。

帥秋璇立刻找快活村莊的主人——樂公公。

樂公公是武林奇人，據說，他年紀比風雪老祖差不了多少。

風雪老祖是北極異人，數十年前威震大江南北的第一高手。

樂公公呢？那時候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西域，跟一羣僧侶過着艱苦的生活，在那一段悠長的歲月裡，他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

幸虧他還記得自己姓樂。有人問：「你怎會連自己的名字都忘掉的？」

他回答道：「我要唸的經文太多了，連睡覺也在唸經。」這就是他忘掉了名字的解釋。

風雪老祖死後，樂公公就回到中原了。他對一個朋友說道：「風雪老祖是個很可怕的敵人，雖然我和他是朋友，也爲他的每一個敵人而寢食不安。」

他和風雪老祖之間有什麼交情？又有什麼糾葛？旁人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也不必知道。

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就足夠了：樂公公會闖少林，破大小羅漢陣，三招就把般若堂首座大師擊敗！

一個這樣的江湖人物，又還有誰能輕易與他老人家相提並論？

除非是風雪老祖復生。

但風雪老祖死了，江湖上又還有誰可以代替這位北極異人的地位？

即使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也不能。

龍城璧所擁有的並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功，(江湖中人一致公認，雪刀浪子武功不如風雪老祖。)

但龍城璧却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江湖奇人，在這一方面，他倒是猶勝風雪老祖甚多的。

龍城璧歸隱後，風雪之刀已束諸高閣凡二十年。直至龍玉郎出道江湖，才又再

開闢一條新的路徑，重把風雪之刀的光芒繼續發揮。

若以年歲計算，樂公公最少比龍玉郎高了三、四輩。但當年風雪老祖也只是和龍城璧平輩論交，所以，若照此推算，樂公公則只比龍玉郎高出一輩而已。

樂公公很喜歡龍玉郎，也很喜歡龍玉郎的舅父——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但樂公公却勸喩龍玉郎不要太接近唐竹權。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着大醉鬼又赤又黑。」

樂公公的意思，並不是說唐竹權這個舅父是個壞蛋，只是認爲唐竹權喝酒太多，經常陪他在一起難免會酩酊大醉，而醉得太多就不會是一件好事。

對於樂公公的勸喩，龍玉郎是衷心感激的。但感激是一回事，他還是不能完全避開舅父的。

唐竹權知道了這件事，便對龍玉郎道：「樂公公是個好公公，他要你少喝點酒，那是對得很的，但你也用不着迴避我這個舅父，總之，你舅父決不勉强你喝一口黃湯便是。但若是你自己要喝，那可跟老子沒相干。」

龍玉郎微笑道：「這個自然。」

這一天，龍玉郎又和唐竹權在一起，除了他倆之外，還有一個武林高手——「一刀分黑白」褟北斗。

褟北斗以刀法馳名武林，但他另外有一種本領，却是鮮爲人知的。

那是他的酒量。

據說，在兩個月之前，連有「酒囊」之稱的「偷腦袋大俠」衛空空，也栽倒在褟北斗的手下。

* * *

酒軒是唐實的。

唐實原籍杭州，年紀不到四十，是唐竹權的堂侄。

唐實在十年前，移居到田雲峯東南三十里外的鄒家鎭，他現在的妻室，就是鄒家鎭鎭長的女兒。

唐實自幼就很欽佩唐竹權，但他的酒量不行，只要喝上兩斤女兒紅，一張臉就會紅得像是棗子，再喝一斤左右，馬上就會醉得一塌糊塗。

所以，早在二十年前，唐竹權就已斷定：「阿實不是喝酒的材料。」

唐實不能喝酒，但却可以賣酒。他到了鄒家鎭後，甚麼生意都不幹，就只開了一間不大不小的酒軒。

唐竹權每逢路經此地，必然會進入酒軒裏喝酒，但每一次喝酒之後，他都大搖其頭說道：「很劣的酒，沒有一滴是上品。」

唐實沒有生氣，因爲他知道這位堂叔父說的都是事實。到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便問：「既然明知這裏的酒不好，爲甚麼還要來喝？」

唐竹權笑了笑，道：「不來喝多幾次，又怎知道這裏的酒一定不好？這就像是賭博，第一次輸了，說不定第二次會贏，第二次輸了，還可以寄望第三次，以至第四、第五次。」

唐實道：「但萬一輸乾了怎辦？」

唐竹權道：「輸乾了可以再籌賭本，一個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會有賭本的。」

這是他的見解。

所以，有人說，唐竹權既是個酒徒，也是個賭徒。

唐實很喜歡吃肥肉，越肥的越喜歡，這一點，和唐竹權年輕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但近年以來，唐竹權不再吃肥肉了，原因不明。

不是別人不明，就連他自己也是不明，只是覺得肥肉不像從前般好吃。

但褟北斗却和他從前一樣，唐竹權看着他不斷的吃肥肉，不禁嘆了口氣。褟北斗奇怪地盯住他，道：「唐兄，何事嘆氣？」

唐竹權道：「要嘆氣便嘆氣，毋須有甚麼理由。」

褟北斗想了想，道：「不錯，大丈夫做事必須要有理由，但嘆氣却是用不着說理由的。」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褟兄弟說得好，不愧是『一刀分黑白』。」

褟北斗道：「小弟並未出刀。」

唐竹權道：「語鋒如刀，又和利刄有何分別？」

褟北斗笑了笑，但接着也嘆了口氣。

唐竹權立刻想問他何以嘆氣，但忽然想起自己剛才的說話，便只好住口不語。

龍玉郎却單刀直入，道：「褟刀王何事嘆氣？」

褟北斗道：「有一件事，褟某放心不下，所以長嗟短嘆。」

龍玉郎道：「是不是那位方姑娘？」

褟北斗道：「不，方姑娘已到了快樂村莊，而且將會拜司空一掌爲師，她是用不着擔心的。」

龍玉郎道：「褟刀王把火旗堡主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確膽色過人，但上官烈絕非善男信女，你先拿了金子，又把方姑娘從刑場中救了出來，他一定絕不甘心的。」

唐竹權呵呵一笑，道：「這個褟老兄可不必擔心，上官烈算是那一門的王八蛋？他若敢動你一根汗毛，老子立刻把火旗堡夷爲平地。」說完，仰首喝了一口酒。

龍玉郎道：「舅父，千萬不可。」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你叫我不可喝酒？」

龍玉郎搖頭一笑，道：「不，我是說舅父千萬不可把火旗堡夷爲平地，因爲火旗堡根本就不是上官烈的，他只是搶奪了這座堡壘據爲己有，舅父就算要對付上官烈，只要對付他這個人就算了，切不可弄得玉石俱焚。」

褟北斗哂然一笑，道：「龍少俠言之成理。」

唐竹權道：「上官烈有甚麼厲害？老子可不信這個邪。」

褟北斗道：「我也沒有說上官烈很厲害，他若眞的是一流人物，我也不敢把方姑娘的性命作爲賭注。」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你擔心的是甚麼？」

褟北斗道：「一個比上官烈可怕千萬倍的魔王，來自天雷島的『金面雷神』蔡伏

玄。」

「蔡伏玄？」唐竹權倏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你是說當年曾被峨嵋、少林、武當、青城及華山五派高手圍攻於大名府的蔡伏玄仍然活着？」

褟北斗道：「不錯，三十年前，蔡伏玄自天雷島東來，組織了一支『追命隊』，先殺峨嵋長蕚師太、再殺少林千眼大師，其後，便是武當沐雲道長、青城無傷子、華山一葉神僧。」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初時，誰也不知道這五大高手何以會先後遇刺，直至一年後，方始揭開眞相。」

龍玉郎道：「眞相到底是怎樣的？」

唐竹權道：「蔡伏玄與五派高手並無夙怨，但他每殺一人，即可得黃金五千兩。」

龍玉郎道：「這些黃金是誰付出的？」

唐竹權道：「他自己。」

龍玉郎大奇：「自己給自己黃金，那豈不是等於白幹嗎？」

唐竹權道：「那倒不是，黃金雖然是他自己的，但他的『追命隊』每殺一人，他就得付出五千兩，而這五千兩金子，並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獨得，而是整支追命隊的殺手平均分配，換而言之，他是借意殺害五大派高手！」

龍玉郎道：「如此對他有甚麼好處？」

唐竹權道：「他要滅五大派，雄霸中原。」

龍玉郎道：「他有這份力量嗎？」

唐竹權道：「當時，五大派掌門都不相信蔡伏玄有這種力量，但其後，五大派的高手一個緊接一個遇害，不到兩年，已有二十餘高手慘遭毒手。」

龍玉郎道：「蔡伏玄有這許多金子嗎？」

唐竹權道：「蔡伏玄祖傳三代，都是海盜出身，數十年來積聚了無數不義之財，到了他這一代，天雷島所積聚的財富，已比南宮、慕容、上官三大世家加起來還多得多。」

龍玉郎吸一口氣，道：「這就眞的很厲害了。」

唐竹權道：「黃金是可愛的，但也是可怖的，這全得看擁有着黃金的人怎樣去運用。」

龍玉郎道：「擁有大批黃金的人，可以挽救無數性命，爲百姓消災解難，但也同樣可以在武林中掀起腥風血雨，荼毒武林。」

唐竹權道：「蔡伏玄就是屬於後者。」

褟北斗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此人不除，乃是江湖中最大禍胎，這又怎令褟某不爲之擔憂？」

唐竹權倏地舉起了一隻大碗，道：「褟老兄先天下之憂而憂，正是俠之大者，唐某最佩服的就是這種人，來，老子敬你一大碗！」

大碗裏裝滿着酒，他一仰首，就把碗裏的酒喝得點滴不剩。

褟北斗也奉陪，兩人都已頗有酒意。

龍玉郎道：「你們慢慢喝，我有點事要出去走一走。」

唐竹權笑道：「早去早回！」

龍玉郎隨即離開了酒軒。他從酒軒東北方掠出去，轉過了兩條狹窄街道後，來到了一幢幽靜的古老大屋門前，只見大門緊緊關閉着，門外躺着一個僧袍破爛的老和尚。

龍玉郎一到，這個衣衫破爛的老和尚立刻跳了起來：「我的小祖宗，你怎麼到現在才鑽出來？」

龍玉郎道：「大師切莫見怪，晚輩給兩個人纏住了，所以現在才能到此。」

老和尚立刻推開了木門，道：「大夥兒都在裏面等候着，只要龍施主一聲令下，咱們就可以大舉進攻。」

龍玉郎跟着這個老和尚進入大屋，只見屋內早已聚集了一大羣人。

這些人全都帶備兵刄，顯然都是武林中人。

這羣人大概有五十餘人，每個人額上都紮着一塊白布。

這些白布，都染滿着血漬，血漬早已乾透，所以並不是鮮紅色，而是赤色的。

老和尚進入大屋後，也用白布紮在頭上。

龍玉郎望着這些白布，老和尚道：「這是咱們大來敎敎主的血衣。」

龍玉郎這才恍然，老和尚接着又道：「當年咱們的敎主穿此白袍，與蔡伏玄血戰於嵩山，結果給蔡老魔所殺，全身白袍都染滿了敎主的血漬！」說到這裏，聲音顯得異常激動。

龍玉郎道：「大家都已決定要找蔡老魔拚命？」

老和尚道：「不錯！爲了大來敎的生死存亡，咱們都不惜付諸一戰。」此言一出，衆皆附和響應。

龍玉郎道：「但誰能殺得了蔡伏玄？」

老和尚道：「只要龍施主願意爲咱們主持大局，蔡老魔必定逃不掉的。」衆人又齊聲喝采。

但龍玉郎却道：「這只怕是諸位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蔡伏玄既敢再入中原，其間必然大有文章，諸位若貿然行事，只有送羊入虎口的份兒。」

老和尚愕然道：「豈非龍施主不願意協助咱們了？」

龍玉郎道：「我若不願意協助諸位，此刻也不會來到這裏，但凡事必須從長計議，方可避免錯誤。」

一個獨目漢子叫道：「龍少俠，俺這條性命是你爹救回來的，你怎麼說，俺就照着怎麼辦，誰敢多嚕嗦半句話，俺一板斧就將之砍爲肉醬！」

這獨目漢子叫孫逵，綽號人稱「黃旋風」，二十餘年前在湖北給「鶴鵬二絕」追殺，幸好「雪刀浪子」龍城璧及時出手相救，孫逵才能保住一條性命。

孫逵是個熱血漢子，他生平最敬佩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另一個就是大來敎敎主「大來尊者」。

大來尊者遇害，大來敎就再也沒有敎主，雖然有人說蛇無頭不行，但這許多年以來，誰也沒有繼任，成爲大來敎新的敎主。

大夥兒都說，在仇人未被手刄之前，誰也做不了敎主，而將來新的敎主，也就是手刄蔡伏玄之人。

換而言之，誰殺了蔡伏玄，誰就是大

來教的教主。

但怎樣才能殺得了蔡伏玄？單憑匹夫之勇是不行的，縱使聚集一羣精英高手，若沒有週詳的策略而貿然行事，也必然是凶多吉少的。

龍玉郎面對着這一羣熱血漢子，非要小心應付不可，否則一下子忍耐不住，就會有全軍盡墨之虞。

正當大夥兒都在七嘴八舌說個不休的時候，那個老和尚倏地喝道：「大家清靜一點，聽聽龍少俠怎麼說！」

這老和尚法號業能，是大來尊者的師弟，在大來教中，目前以他的地位最高。大來教中高手聞言，立刻靜了下來。

龍玉郎沉吟半晌，道：「在下無德無能，而且這件事委實不能立下判決。」

業能和尚道：「然則龍施主有何高見？」

龍玉郎道：「依在下愚見，咱們必須謀定而後動，切莫因一時氣憤草率行事，以致誤了大局。」

孫逵叫道：「咱們還要等多久？」

龍玉郎道：「就給在下一個月時間怎樣？」

孫逵道：「俺同意，大夥兒也一定同意的。」他這麼一說，本來就算有些不同意的，也不便再說甚麼，只好都答應下來。

龍玉郎道：「既然大家都沒有異議，在下先行告辭，只要時機成熟，咱們就大舉進攻！」

衆人無不轟聲叫好。

龍玉郎說完之後，就離開了這幢古老大屋。

他在大屋附近打了一個轉，似乎想找尋一個人，不久，他終於找到了。

他要找的是小賭徒。

小賭徒已很高大了，身子也很結實，但在龍玉郎的眼裏，他還是小賭徒，臉上還是帶着三分脫不掉的稚氣。

小賭徒一看見龍玉郎，立刻就興奮地叫道：「龍大哥，我等你很久啦。」

龍玉郎道：「你近來賭運怎樣？」

小賭徒道：「不太好，所以暫時不賭了。」

龍玉郎道：「小賭玩耍玩耍，那是不妨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辦了正經事再說。」

小賭徒道：「這個我自然曉得，嗯，龍大哥，你是不是想對付上官烈？」

龍玉郎道：「對付上官烈，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要對付蔡伏玄，那就絕不簡單了。」

小賭徒道：「龍大哥，你連蔡老魔也想一起對付？這可得三思三思。」

龍玉郎道：「斬草務必除根，蔡伏玄是上官烈的後盾，此人不除，就算殺了上官烈也是於事無補的。」

小賭徒眨了眨眼，道：「龍大哥是否已想到了對付蔡伏玄的計策？」

龍玉郎搖搖頭，道：「暫時還沒有。」

小賭徒道：「小弟倒有一條妙計。」

龍玉郎莞爾一笑：「如何妙法？」

小賭徒道：「詐降混入追命隊，只要裏應外合，何愁大事不成？」

龍玉郎道：「你以爲蔡伏玄是一條笨驢？還是一隻蠢豬？他怎會上這個當？」

小賭徒眉頭一皺，道：「那便如何是好？」

龍玉郎道：「詐降是不行的，要就不降，一降便得眞心歸降，全心全意加入追命隊。」

小賭徒一呆：「龍大哥，你不是在開玩笑罷？」

「開玩笑？」龍玉郎臉色倏地一沉：「誰說我在開玩笑？難道這些日子以來，你還嫌日子過得不夠枯燥嗎？」

小賭徒乾笑一聲，道：「就算日子過得枯燥一些，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甚麼叫無可奈何？」龍玉郎冷冷道：「人是必須要求取上進的，既然明知道眼前活得並不寫意，就該努力爭取才對。」

小賭徒道：「但常言有道：『君子取財，以其道也。』」

龍玉郎道：「你是個君子嗎？」

小賭徒搖搖頭，道：「當然不是，我師父是老賭徒，我是小賭徒，咱們從來沒聽說過，賭徒也可以被列入君子這一類人的。」

龍玉郎道：「你知道就好了，反正咱們都不是甚麼正人君子，就該選擇一條舒服的路才走。」

小賭徒皺了皺眉：「龍大哥，你認爲現在自己所走的路並不舒服？」

龍玉郎道：「不但不舒服，簡直就是荊棘滿途，再不轉變轉變，不餓死也得悶死。」

小賭徒臉色青白地盯着他：「龍大哥，你想怎樣？」

龍玉郎道：「良禽擇木而棲，反正江湖大勢所趨，遲早都是蔡伏玄的天下，咱們不如一起投靠於他，將來必定可以創出一番功業！」

小賭徒連忙搖頭不迭，道：「不行！我決不能投靠蔡老魔，除非咱們是另有目的。」

龍玉郎道：「目的當然是有的，你可知道，蔡老魔這個人，簡直就是一個大寶藏，只要咱們有本領，能夠討得他的歡心，那時候，眞是富貴榮華，享之不盡……」

小賭徒越聽越是氣忿，他怎樣也想不到，龍玉郎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龍大哥，你若眞的投靠蔡老魔，咱們的交情，就此一刀兩斷！」小賭徒斬釘截鐵地說道。

龍玉郎忙道：「你別動怒，且聽我說：人生在世，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銀子，你和令師以賭爲生，終究不是辦法，與其長此下去，何不另闢途徑？」

小賭徒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他雙拳緊握，恨不得一拳就打碎龍玉郎的鼻子。

但他最後還是沒有動手，只是悻悻然地轉身離去。

龍玉郎目睹着小賭徒的背影在街角處消失，臉上忽然露出了一些神秘的微笑……

鐵鷲山莊獨目鷲王

霹靂一响，大雨隨即傾盆而下。

在一條偏僻的石路上，站着了兩個白衣人，這兩個白衣人一個身材高瘦，另一個又肥又矮，就像是一隻大皮鼓。

雖然雨勢越來越是急勁，但這兩個白衣人一直站立着，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不久，一頂轎子從南方而來，這頂轎子很平凡，它沒有上蓋，所以轎子裏面是否有人，大可一目了然。

轎中無人，只是放着一柄刀。

抬轎的也不是兩個人，而是只有一個，這情況是十分少見。

要兩個人才能抬得動的轎子，現在只有一個人就把它抬了起來，可見此人的膂力實在不小。

兩個白衣人站在路中間，還是連眼皮也沒有閃動一下。

抬轎的是一個年輕藍衣人，他也已給這場大雨淋得渾身濕透。

「停轎！」高瘦的白衣人倏地喝道。

藍衣人立刻停下了脚步，但却還是抬着這一頂轎子。

高瘦的白衣人冷冷道：「常言有道：『花花轎兒人抬人』，怎麼現在坐着的不是人，而是一柄刀？」

藍衣人道：「因爲這柄刀太珍貴。」

高瘦的白衣人道：「它比人命還更珍貴嗎？」

藍衣人道：「在這年頭，人命從來就不怎麼值錢。」

高瘦白衣人道：「說得好，我第一次殺人的時候，只是爲了二十兩銀子而已。」

藍衣人道：「有些人命，連一兩銀子都不值。」

高瘦白衣人道：「這柄刀呢？它又值得上多少兩銀子？一百兩？二百兩？還是五百兩？」

藍衣人道：「二十餘年前，它曾在賭桌上，作爲賭牌九的注碼。」

高瘦白衣人道：「當時它值多少兩？」

藍衣人道：「五十萬。」

高瘦白衣人笑了，道：「天下間有這樣值錢的一柄刀嗎？」

藍衣人也笑笑，笑而不答。肥矮的白衣人倏地開口，道：「天下間的確有一柄刀值五十萬，甚至不止值五十萬兩。」

高瘦白衣人目光閃動，道：「除非那是風雪老祖的風雪之刀。」

肥矮白衣人道：「轎子上的刀，就是風雪之刀。」

高瘦白衣人深深吸一口氣，道：「是眞的？」

肥矮白衣人道：「風雪之刀，刀鞘看來殘舊，但却是用紫鱗金甲獸之皮所造。」

高瘦白衣人道：「刀鞘也很值錢？」

肥矮白衣人道：「最少值二萬兩。」

高瘦白衣人道：「刀鞘好，刀不一定好。」

肥矮白衣人道：「但風雪之刀刀鞘上佳，刀更是罕見的神兵利器。」

高瘦白衣人道：「如此珍貴的一柄刀，難怪要坐轎子了，倒不知道轎伕又是何方神聖？」

肥矮白衣人道：「抬轎的準是風雪之刀這一代主人，也就是人稱『雪刀奇俠』的龍玉郎。」

「龍玉郎？」高瘦白衣人桀桀一笑，道：「這名字很好，但怎麼却變成一個轎伕了？」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這一頂轎也是我的武器。」

「武器？用轎子來作爲武器？」高瘦白衣人笑了，笑聲响徹雲霄，臉上充滿着揶揄之色。

藍衣人道：「刀可以是武器，轎子爲什麼不能做武器？」

高瘦白衣人冷冷一笑，道：「說得好，那麼就讓我來領教尊駕的高招。」他正要出手，肥矮白衣人却把他阻止。

「且慢！」

「難道咱們怕了這小子不成？」高瘦白衣人不悅地說道。

肥矮白衣人道：「龍少俠並未向咱們挑戰，而且對方來意怎樣還沒弄清楚，又怎可以貿然動手？」

高瘦白衣人「哼」一聲，道：「這小子來意不善，還有什麼好說的？」

肥矮白衣人道：「你怎知道龍少俠來意不善？」

高瘦白衣人立時爲之啞口無言。

＊　＊　＊

雨勢還是很大，三人已淋得有如落湯鷄。

大雨中，龍玉郎忽然把轎子放下，然後把風雪之刀緩緩地從刀鞘裏抽出來。刀一出鞘，只見光華四射，兩個白衣人差點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果然是風雪之刀！」肥矮白衣人不由讚嘆地叫了起來。

龍玉郎把風雪之刀插在轎子扶手上，道：「我是來獻刀的。」

「獻刀？獻刀給誰？」高瘦白衣人道。

龍玉郎道：「是獻給當今武林第一大英雄。」

高瘦白衣人道：「誰是當今武林第一大英雄？」

龍玉郎道：「當然是『金面雷神』蔡伏玄。」

高瘦白衣人臉色一沉，道：「你知道蔡島主的下落嗎？」

龍玉郎道：「我若不知道蔡島主的下落，也不會來到這地方。」

高瘦白衣人道：「令尊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大俠，他怎麼不陪着你一起來？」

龍玉郎道：「家父早已隱居，不理江湖中事。」

高瘦白衣人道：「隱居在大山泉林之中，不嫌太枯悶了？」

龍玉郎道：「家父在家中自得其樂，偶然也會行走江湖，但却很少理會江湖中事。」

高瘦白衣人道：「你呢？」

龍玉郎道：「家父的事，與在下無關，在下只想會一會蔡島主！」

高瘦白衣人道：「就憑你的武功，便想跟咱們蔡島主爭一日之長短，簡直是妙想天開。」

龍玉郎搖搖頭，道：「在下已說過，我是來獻刀給蔡島主的。」

高瘦白衣人冷冷一笑，道：「風雪之

刀是你們龍氏世家的寶物，又怎會輕易獻給別人？」

龍玉郎道：「若是尋常之人，自然不能輕易易手，但在下如今却是把寶刀贈給天下第一大英雄，這又有什麼不對了？」

高瘦白衣人道：「你捨得這柄刀？」

龍玉郎道：「天下間神兵利器，唯有能者得以居之，蔡島主武功蓋世，功業驕人，只有他才配得上使用這柄風雪之刀。」

高瘦白衣人冷冷一笑，道：「照看，龍少俠似乎想投靠咱們蔡島主麾下。」

龍玉郎道：「這就得要蔡島主多加提拔提拔了。」

高瘦白衣人道：「你連風雪之刀也不要，將來用什麼作爲武器？」

龍玉郎道：「就用這一頂轎子。」

高瘦白衣人冷冷一笑，道：「這種武器倒算別開生面，但能殺得了人嗎？」

龍玉郎立刻從轎子裏抽出兩條木棍，呼呼地在揮舞。

高瘦白衣人臉色一沉，「颯」的一聲，自袖中亮出一支金槍。

金槍甫亮，已一連三槍射向龍玉郎的咽喉，他這三槍看來有點破綻，但曾經有不少武林高手以爲可以乘虛而入，結果都反而落入圈套之中。

這三槍的破綻，根本就不是破綻。

龍玉郎會否上當？

只聽見龍玉郎輕輕一笑，兩條木棍很「溫柔」地捲到高瘦白衣人的身邊。

他似已落入高瘦白衣人的圈套裏。但也就在這刹那間，高瘦白衣人突覺右腕一陣劇痛，手裏的金槍立時「噹」一聲响跌落在地上。

高瘦白衣人狼狽極了，他臉色鐵青地睜住龍玉郎道：「這是什麼棍法？」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不是棍法的棍法！」

高瘦白衣人怫然不悅，悻然道：「你不錯是贏了，但也不必說這些風涼話。」

龍玉郎搖搖頭，道：「你誤會了，這絕不是什麼風涼話，確然不是棍法。」

高瘦白衣人道：「不是棍法，難道是刀法嗎？」

龍玉郎道：「不錯，是刀法。」

「八條龍刀法？」

「不，是滾龍十九刀。」

昔年滾龍殺手，以十九招刀法縱橫天下，未逢敵手，但這十九刀已有十五刀失傳，只剩下了四刀。

「雪刀浪子」龍城璧，是在一個極偶的然機會裏學成這四招刀法的。

這四招刀法，雖然未能與八條龍刀法相比，但它本身也有過人之處，威力也自非同小可。

而龍玉郎從父親那裏學到這四招刀法之後，更不斷鑽研，要把這四招刀法溶滙到其他武器之上。

現在，他就是用棍子施展出這四招滾龍刀的。

高瘦白衣人呆住了，他看着肥矮白衣人，目光一片迷惘。

肥矮白衣人揉了揉鼻子，然後才淡淡的說道：「井平敗了，我也不是你的對手。」

龍玉郎凝視着那個高瘦白衣人，半晌才道：「你是井平，那麼另外一位必然是杜方了？」

高瘦白衣人臉色青白地說道：「不錯，我是『一條蛇』井平，他是『萬條計』杜方了。」

「一條蛇」井平、「萬條計」杜方，兩人都是崆峒鬼僧門下弟子。

崆峒鬼僧已於十二年前死於秦山，當年之役，鬼僧與門下十二弟子聯手苦戰泰山鐵陀門，從秦山鎖天村一直追逐擊殺至秦山西麓之夜叉徑，歷時兩晝一夜，結果鐵陀門高手一個不剩，鬼僧也重創而死，而門下十二弟子，只有兩個得以不死，便是眼前井平、杜方二人。

這時候，杜方向龍玉郎抱拳道：「龍少俠既要見咱們蔡島主，咱們自然應該代爲引見的，請！」

龍玉郎淡然一笑，又抬起了轎子，跟着井平和杜方二人繼續前進。

三人走了一段不算長，也不算太短的路，來到了一座山丘之下。

山丘上有十幾座帳篷，其中一座金光閃閃，旗幟蔽天，每一面旗上都繡着斗大的「蔡」字。

「蔡島主就在那帳篷內嗎？」龍玉郎試探着問。

但井平和杜方沒有說半個字，只是帶着他一直向前走。

＊　＊　＊

大雨已停，在那座金色帳篷外面，站着六個凶神惡煞的靑衣大漢。

這些靑衣大漢手裏都握着鬼頭大刀。

龍玉郎抬着轎子在帳篷外停了下來，井平同時朗聲道：「啟稟島主，『雪刀奇俠』龍玉郎求見。」

帳篷內一個人冰冷的聲音倏地响起：「龍玉郎是什麼人？」

不等井平回覆，龍玉郎已搶先說道：「在下只是一名無名小卒，實在毋足掛齒。」

帳篷中人道：「若是無名小卒，根本來不到這個地方。」

龍玉郎道：「每個人都會有交上好運的時候，在下也不例外。」

帳篷中人道：「你以爲自己眞的交上好運？」

龍玉郎道：「能夠站在這裏與芳駕談話，自然是運氣不差的。」

他說「芳駕」，是因爲他聽出帳篷中說話的是一個女子。

帳篷中人道：「你連我的樣子都沒見過，又怎曉得可以和我談話是交上了好運？說不定我是個吃人的妖怪，那又怎樣？」

龍玉郎淡然一笑，道：「我從沒聽過吃人妖怪的聲音是如此動聽的。」

帳篷中人道：「聲音動聽，樣子說不定可以嚇死人。」

龍玉郎道：「嚇不死的，就算姑娘醜陋一點，我最多把臉龐側開便是。」

帳篷中人冷冷一笑，道：「好刁的嘴巴，你跑到這裏來，畢竟所爲何事？」

龍玉郎道：「我是來獻刀的。」

「獻刀？」帳篷中人道：「獻什麼刀？獻刀給誰？」

龍玉郎道：「我要獻上的是風雪之刀，常言道寶劍贈烈士，神兵利器唯大英雄、大豪傑才配擁之。」

帳篷中人道：「在你心裏，誰是眞眞正正的大英雄、大豪傑？」

龍玉郎道：「蔡島主就是眞眞正正的大英雄、大豪傑，所以在下特地到此，把風雪之刀向他老人家獻上。」

帳篷中人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把風雪之刀獻上，蔡島主就會對你另眼相看嗎？」

龍玉郎道：「在下只求把刀獻上，關於蔡島主對在下的看法怎樣，在下是半點也不在乎的。」

帳篷中人道：「風雪之刀自風雪老祖傳至你這一代，已經歷數十年，風風雨雨，驚濤駭浪，怎麼你居然毫不珍惜？」

龍玉郎道：「在下於兩個月前，曾拜訪大悟老人。」

帳篷中人「哦」的一聲，道：「你說的這位大悟老人，可是終南山一塵不染軒的主人麼？」

龍玉郎道：「正是。」

帳篷中人道：「我也曾聽說過這一位武林異人，據聞江湖高手對他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第二種是譏諷大悟老人只懂得紙上談兵，蓋因此老人根本不懂武功。」

龍玉郎搖頭道：「芳駕之言差矣，大悟老人只是不能使武功，並非不懂武功。」

帳篷中人道：「不能使武功又與不懂武功有何差別？」

龍玉郎道：「不懂武功，是對武功一概不識，但大悟老人幼讀兵書，勤研武藝，只因年輕時曾害上一場大病，以致經脈大亂，迄今仍不能把一身絕頂武功施展而已。」

帳篷中人道：「依你所見，大悟老人絕非泛泛之輩了？」

龍玉郎道：「本來就不是泛泛之輩可比。」

帳篷中人道：「龍兄弟往訪大悟老人，可曾獲益？」

龍玉郎道：「獲益匪淺。」

帳篷中人道：「所得何益？尚祈賜告。」

龍玉郎道：「大悟老人使在下對刀法之道，有更上一層樓之認識。」

帳篷中人道：「老人之見怎地？」

龍玉郎道：「老人對晚輩云：『以刀爲本之法，非刀中刀之法。』」

帳篷中人默然半晌，道：「刀中之刀，猶如人中之龍，人中之鳳，若不以刀爲刀法之本，又何能稱爲刀法？」

龍玉郎道：「在下也曾如是問。」

帳篷中人道：「老人如何答？」

龍玉郎道：「不答。」

帳篷中人冷笑道：「此非不答，乃是啞口無言，欲答無從。」

龍玉郎搖搖頭，道：「非也非也，老人以大悟爲號，一則其人已大悟，二則能使他人大悟。」

帳篷中人道：「莫非龍兄弟已悟其理？」

龍玉郎道：「老人不答，等於已答。」

帳篷中人道：「却是何解？」

龍玉郎道：「不答如已答，無刀勝有刀！」

帳篷中人「噢」的一聲，道：「原來如此，是以龍兄弟甘願棄刀，不再爲風雪之刀所縛？」

龍玉郎道：「正是如此，故而特地備轎抬刀，親向蔡島主將風雪之刀獻上。」

帳篷中人沉吟良久，道：「龍兄弟以棄刀獻上，蔡島主又怎會喜悅？」

龍玉郎道：「在下棄刀而獻，非因刀之不濟，乃因自我尋求刀法更高境界而已。若以刀論刀，當今武林仍以風雪之刀首推第一！」

帳篷中人道：「好一位龍玉郎，果然狂妄得出色，斗膽得漂亮。」

龍玉郎道：「在下已把雪刀帶上，未知蔡島主可在帳中？」

帳篷中人淡淡一笑，道：「你進來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龍玉郎神態從容，輕輕抓起風雪之刀，人如飛鳥般衝入帳篷。

帳篷內有多少人？龍玉郎衝入帳篷中又會遇到怎樣的事？

＊　＊　＊

帳篷很大，而且在帳篷之內還有另一座細小的帳篷。

這一點，倒是龍玉郎想像不到的。

在細小帳篷外面，站着一個鵝蛋臉孔，身材修長的黃衫女郎。

黃衫女郎笑吟吟地看着龍玉郎：「別緊張，這裏又不是龍潭虎穴。」

龍玉郎淡然一笑，道：「妳怎曉得我心裏很緊張？」

黃衫女郎道：「從你的臉色便可以看得出來。」

龍玉郎道：「就算我心裏眞的有點緊張，妳又可知道所爲何事？」

黃衫女郎道：「因爲我站在這裏。」

龍玉郎微笑着盯住她的臉：「妳很美，的確能夠令天下間絕大多數的男人爲之心情緊張。」

黃衫女郎瞟了他一眼：「難道你不是？」

龍玉郎道：「就算本來不是，也不好意思在妳面前否認。」

黃衫女郎莞爾一笑：「看來，你的確是個很聰明的人，而且說話也很甜。」

龍玉郎道：「妳是說我油腔滑調，說話半點也不可靠？」

黃衫女郎道：「你說話可靠不可靠，和我是沒有半點相干的，只要蔡島主肯相信你便行了。」

龍玉郎道：「蔡島主呢？」

黃衫女郎道：「你怎麼不問一問我是誰？」

龍玉郎道：「姑娘若肯賜告，在下自然是樂於洗耳恭聽的。」

黃衫女郎道：「我叫小薑。」

「小薑？」

「怎麼了？是不是覺得這個名字十分古怪？」黃衫女郎睨視着龍玉郎。

龍玉郎搖搖頭，道：「不，我只是想起另一位武林前輩而已。」

小薑道：「你想起了誰？」

龍玉郎道：「薑老人，也有人叫他吃

薑老人。薑老人認爲，世間上最佳的食物就是薑，不論老薑嫩薑熟薑，都是同樣好吃的。」

小薑眨了眨眼，道：「你對薑老人的事，還知道多少？」

龍玉郎道：「二十餘年前，武林中有一位高手東方秋雪曾經這樣說過：『醫谷神醫時九公，雖然醫術號稱天下第一，但若論治療刀劍創傷的本領，却還是比不上薑老人。』」

小薑道：「你相信東方秋雪的說話？」

龍玉郎道：「在下沒有見過東方秋雪，但却知道他的話十分眞確。」

小薑道：「還有什麼事情是你知道的？」

龍玉郎道：「薑老人曾經救過一位武林中的好漢，那人便是鼎鼎大名的九紋龍。」

小薑道：「所以，九紋龍一直都很感激薑老人，甚至連獨生女兒的名字也叫小薑。」

龍玉郎訝異地盯住小薑：「什麼？妳就是九紋龍大俠的女兒？」

小薑冷冷一笑，道：「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就是九紋龍的女兒，薑老人是我的義父！」

龍玉郎「哦」的一聲，道：「原來如此。」

小薑道：「你是來找蔡島主的？還是來找我小薑的？」

龍玉郎道：「在下此行，主要是獻刀給蔡島主，想不到還遇上了九紋龍大俠的千金，眞是三生有幸。」

小薑冷冷一笑，道：「你這個人一點也不老實，我現在跟蔡伏玄混在一起，你何以不把我臭罵一頓？」

龍玉郎笑道：「我爲什麼要駡妳來着？」

小薑道：「我爹在江湖中總算是响鐺鐺的英雄豪傑，但蔡伏玄在武林却是聲名狼藉之輩，我如今居然投靠在他麾下，你是可以把我駡得體無完膚的。」

龍玉郎道：「我幾時說過蔡島主的不對？」

小薑冷冷一笑，道：「你嘴裏說他是英雄豪傑，但心裏的想法只怕並不一樣。」

龍玉郎道：「芳駕未免是疑心過甚了。」

小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九紋龍雖然是我爹，但他不喜歡我這個女兒，我也不喜歡他這個老子！」

龍玉郎吃驚地瞧着小薑的臉：「妳怎可以這樣說？」

小薑冷冷道：「我說的根本就是事實，爲什麼不能說？」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淸官難審家庭事，在下還是不便多說什麼了。」

小薑道：「對了，這才是明智之舉。」

龍玉郎道：「在下此行，是特地向蔡島主獻刀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見得着蔡島主？」

小薑道：「你要見蔡島主，首先得要令我高興，我若不高興，無論是誰都休想見得着他。」

龍玉郎道：「要怎樣才能令妳高興呢？」

小薑道：「很簡單，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龍玉郎道：「那豈不是變成妳的奴隸了？」

小薑哼一聲，道：「做我的奴隸又有什麼不好了？在這帳篷外面，不知道有多少江湖豪傑想做我的奴隸，但我却連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是福氣不淺了？」

小薑道：「你知道就好了。」

龍玉郎道：「不知道妳現在想我這個奴隸做什麼事？」

小薑道：「拿一件東西出去，明天一早帶另一件東西回來。」

龍玉郎道：「拿東西出去是不難的，倒不知道明天要帶些什麼東西回來？」

小薑立刻掏出了一面鐵牌，在龍玉郎的面前晃了晃：「這是追命鐵令，一塊鐵令，換一顆人頭。」

龍玉郎眉頭一皺，道：「妳要誰的腦袋搬家？」

小薑道：「鐵鷲山莊莊主『獨目鷲主』計翼。」

龍玉郎「哦」的一聲，道：「是不是把計鷲王的首級帶回來，妳就會很高興了？」

小薑嫣然一笑：「不錯，你敢不敢去？」

龍玉郎搖搖頭，道：「不去。」

小薑的臉色倏地一沉：「你敢違抗我的命令？」

龍玉郎道：「我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貿貿然前往鐵鷲山莊。」

小薑道：「什麼意思？」

龍玉郎道：「鐵鷲山莊距離此地少說也有五六百里，一去一回便是千里路程以上，倘若單靠我這兩條腿子，又怎能趕得及明早便回來？」

小薑道：「這個容易，我送你一匹千里馬，保証不會躭誤了時候。」

龍玉郎還是搖搖頭，道：「只是送我一匹千里馬還不夠。」

小薑道：「怎麼了？難道你要本小姐陪你一塊兒前往鐵鷲山莊不成？」

龍玉郎道：「那是萬萬不敢的，但此去鐵鷲山莊路途遙遙，半途中最少也得吃喝，否則只怕餓昏了還到不了鐵鷲山莊。」

小薑道：「你想吃什麼？」

龍玉郎道：「縱然不是山珍海錯，也不能啃兩塊硬米餅便算。」

小薑道：「一百兩銀子大概足夠了罷？」

龍玉郎道：「光是吃喝，自然是足夠有餘的，但，咳咳……實不相瞞，人在旅途，總是特別枯悶的，除了吃喝之外，少不免會到賭場裏玩兩手。」

小薑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是個賭徒。」

龍玉郎道：「家父當年在武林行走，也不時會在賭坊裏賭幾手，此乃虎父無犬子，所以不足以爲怪者也。」

小薑道：「那麼，你要多少兩銀子才足夠？」

龍玉郎道：「五千兩也差不多了。」

小薑道：「你倒很會要錢，但願你能把計翼的腦袋帶回來見蔡島主。」

龍玉郎抿嘴一笑：「這就得看看運氣了。」

小薑道：「你們龍氏世家運氣向來都很不錯，相信這一次必然會馬到功成。」

龍玉郎道：「常言道：『薑越老越辣』，但現在看來，連小薑也辣得十分厲害了。」

小薑冷笑不語，龍玉郎接着又道：「這柄風雪寶刀，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獻給蔡島主？」

小薑道：「只要你把計翼的腦袋帶回來，蔡島主必然會接納你所獻的風雪之刀。」

龍玉郎道：「很好，只要有千里馬和銀票，在下很快就可以啓程前往鐵鷲山莊。」

小薑淡淡一笑，道：「你在外面等一等，千里馬和銀票很快就會在你眼前出現。」

龍玉郎伸展雙臂，道：「但願今晚天氣晴朗，趕路也容易一些……」

＊ ＊ ＊

鐵鷲山莊在武林頗負盛名，莊主「獨目鷲王」計翼是個响噹噹的人物。

計翼在三十五年前已出道江湖，他一出道，就只有一隻右眼。

他的左眼是在練武時，一時不愼給師兄用劍刺瞎的。

他不愼，他的師兄更不愼。

在練武時，他的師兄刺瞎了他的左眼，而他却把師兄的雙手都砍掉下來。

計翼對師父解釋：「弟子的刀太快了，快得連師兄的手也避不開。但弟子並不是故意的，師兄也同樣不是故意刺瞎弟子的一隻眼睛。」

師父給這兩個徒兒氣得當場吐血。

但不管怎樣，計翼已逐步向上爬，由藉藉無名的江湖小卒變成鐵鷲山莊莊主。

計翼以一對「鷲形金銀刀」名震江湖，在此地方圓三百里內，他可算是第一高手。

鐵鷲山莊不但在方圓三百里內稱雄，和大來敎也頗有淵源。

這一晚，業能和尚就在鐵鷲山莊之中。計翼奉之爲上賓，道：「大師遠道而來，有何見教？」

業能和尚道：「貧僧近來心事煩擾，寢食不安。」

計翼道：「畢竟所爲何事？」

業能和尚道：「蔡老魔又再重現中原武林，此事計莊主諒必知情？」

計翼臉色一沉，道：「蔡老魔害人不淺，大師若要誅滅凶邪，計某定必鼎力相助，決不坐視。」

業能和尚喜道：「計施主急公好義，不畏强權惡勢，委實令人欽佩。」

計翼慨然道：「大師何出此言？想計某與貴敎同氣連枝，多年以來一直互相照應，這一次又豈能例外？」

業能和尚道：「計施主昔年曾與上官烈大戰於黑炭橋，如今上官烈盤踞於火旗堡，未知計施主如何觀之？」

計翼道：「上官烈凶殘成性，計某早有誅伐此魔之心，無奈鐵鷲山莊西北三百里外，尚有連雲寨虎視眈眈，計某若出師進攻火旗堡，連雲寨强人勢必乘虛而入，是以不得不小心行事。」

業能和尚道：「但兩月前，連雲寨內鬨火併，寨中三大頭目已於激戰中同歸於盡。」

計翼撫掌一笑，道：「正唯如此，實乃天助我也。」

業能和尚道：「要誅蔡老魔，必須先滅火旗堡，以挫其銳氣。」

計翼道：「計某曉得。」

業能和尚道：「貧僧已糾集敎中兄弟，隨時俱可出師對付上官匹夫。」

計翼微一沉吟，道：「但據計某所知，貴敎與『雪刀奇俠』龍玉郎甚有聯繫，未知龍少俠那邊有何決定？」

業能和尚道：「他不像他的老子。」

計翼道：「他的老子，不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龍大俠嗎？」

業能和尚點點頭，道：「龍城璧做事爽快，乾淨俐落，但他這個寶貝兒子，却是太老成持重了。」

計翼道：「老成持重也沒有什麼不好，龍少俠是不是要看清楚形勢才動手對付蔡老魔和上官匹夫？」

業能和尚「哼」一聲，道：「看清楚一點才動手，這種話任何人都會說，但只怕等到看清楚的時候，形勢又已大變！」

計翼道：「大師快人快語，如此說來，這龍玉郎顯然並無乃父之風。」

業能和尚嘆道：「貧僧也想不到他是如此窩囊之輩，但敎中不少弟兄，都相信此人之言，貧僧也不便獨排衆議。」

計翼道：「大師與計某相交多年，有什麼話都不妨直說。」

「自然不妨直說，」業能和尚道：「不然，貧僧也不到此。」

計翼道：「龍少俠畢竟年輕，處事經驗遠遠不如當年龍城璧大俠，大師要對付上官烈與蔡伏玄，萬萬不可單靠此人之力。」

業能和尚道：「計莊主，貧僧欲先取火旗堡，未知此事是否可行？」

計翼沉吟良久，才道：「上官烈爲人凶殘暴戾，但城府並不算深，以計某認爲，誅除此人，並非難事，但必須裏應外合，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業能和尚雙眉一揚，道：「莫非計莊主已有臥底佈置於火旗堡中？」

計翼壓低嗓子，道：「此事不可傳六耳，計某手下，共有十一死士，其中三人，已在火旗堡中。」

業能和尚大喜：「計莊主足智多謀，眼光獨到，眞是孔明再生，非我輩所能冀及！」

計翼呵呵一笑，道：「大師謬獎了，總而言之，攻陷火旗堡之事，包在計某身上好了。」

業能和尚道：「未知計莊主打算何時動手？」

計翼道：「這個……還是由大師拿主意好了，只要貴敎登高一呼，計某自當和應追隨。」

業能和尚忙道：「計莊主言重！言重！」沉吟片刻，接道：「不若就在三日後

動手如何？」

計翼點頭不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為定！」

業能和尚臉上發光，合什道：「貧僧就此告退，三日後，咱們在田雲峯共謀大事可也！」

＊　＊　＊

業能和尚離去後，計翼臉上木無表情。

他喝了兩杯濃茶後，忽然輕輕拍手。

拍手三響後，一人自大廳左側緩緩步出，就在此時，計翼眼色倏變，同時喝道：「什麼人？」

那人淡淡一笑，道：「不是寇厲。」

寇厲是計翼門下最可怕、最厲害的一個弟子，他排第六，武功却是第一。

計翼最寵信的弟子，也就是寇厲。

計翼拍手三響，本該是叫寇厲出來的，但如今步出大廳的却不是寇厲，而是一個年青的藍衣人。

藍衣人手裏有刀，刀未出鞘，殺氣已籠罩着整個大廳。計翼雙目圓睜，瞪住這年青刀客，忽然又瞳孔收縮，沉聲道：「你是龍玉郎？」

藍衣人微笑，緩緩地點了點頭。計翼倏地大笑：「好極！計某正想找你談談。」

龍玉郎道：「有什麼好談？」

計翼道：「蔡伏玄老魔重現江湖，上官烈助紂為虐，此兩魔非除不可，難得龍少俠駕臨敝莊，自當與君促膝長談。」

龍玉郎搖搖頭，道：「若是這樣，更不必談了。」

計翼一怔，道：「龍少俠此言，是何用意？」

龍玉郎道：「寇厲已給我殺了，而且在下已投在蔡島主麾下。」

計翼倏地一呆，繼而揚眉朗聲道：「龍少俠眞會開玩笑……」

龍玉郎嘿嘿一笑，忽然也拍手三響。

接着，就有兩個人進入大廳，但這兩人，只有一個是活着的。

這個活着的人，是鐵鷲山莊的老門房裘伯。

裘伯的臉灰白得可怕，但他總還算是有氣息的，但給他拖進來的一個黑衣人，却是硬直直地，連動也不能再動了。

「寇厲！」計翼倏地發出一聲淒厲的呼叫。

那黑衣人正是寇厲，也不啻是計翼的一條膀子。

但現在，計翼這條膀子已給砍掉了，而砍掉他這條膀子的人，正是龍玉郎。

那裘伯顯然是給龍玉郎嚇怕了的。所以，龍玉郎叫他做什麼，他就照做不虞。

計翼氣得臉色鐵青，怒道：「老裘，你給本莊主滾出去！」

裘伯立刻驚惶地溜走了，大廳中只剩下三個人。

這三個人一死兩活，而兩個活人加起來只有三隻眼睛。

「獨目鷲王」計翼從一張太師椅背後抓起兩柄刀。

鷲形金銀刀！

計翼左手抓金刀，右手抓銀刀，臉上殺氣逼人。

龍玉郎淡然一笑，道：「在下奉了蔡島主之命，要把你頸上首級摘回帳中，你還是認命好了。」

計翼怒喝：「胡言亂語，放屁！」

龍玉郎立刻把「追命鐵令」亮出，沉聲道：「計莊主，你睜開獨眼瞧個清楚！」

計翼眞的立刻睜開唯一獨眼，目不轉睛地瞧着龍玉郎手中令牌。

「果然是追命鐵令！」計翼顫聲呼叫：「龍少俠，這中間必定大有誤會——」

話猶未了，龍玉郎已揮刀直斬，他用的是風雪之刀，使的招數是八條龍刀法裏的「神龍初現」。

計翼不敢怠慢，左金右銀，兩柄鷲形刀連環出招，使的全是守勢刀法。

龍玉郎朗聲長笑：「計莊主，你能守得多久？」

計翼額上汗出如雨，道：「龍少俠且慢，計某有極重要的話要對你說。」

龍玉郎搖搖頭，道：「你這個老奸巨猾，沒有半句話是老實的，我不想聽！」

計翼咬了咬牙，道：「你太可惡！」

就在這時，不少鐵鷲山莊的莊丁及武士已聞聲趕至，衆人一見寇厲的屍首，無不面色大變。

龍玉郎冷冷一笑，道：「這裏沒你們的事，誰不識時務插上一手，只有白白送命的份兒。」

兩個黃衣大漢同時搶前，喝道：「放屁！看棍！」這兩個大漢使的都是熟銅棍，喝聲未起，兩條熟銅棍已挾着排山倒海般的聲勢向龍玉郎砸下。

這兩大漢是一對兄弟，兩人使的棍法却並不一樣。

正因如此，兄弟二人聯手進攻的威力，更是駭人。在他倆想像之中，這一出手，最少也可以把眼前的藍衣刀客逼開丈許。

兩條熟銅棍一逼至，龍玉郎果然退了開去，但他並不是一退丈許，而是一退八九丈。

一退八九丈之後，他身形依舊未停，人如矢箭繼續向山莊大門外急掠。

兩黃衣大漢倏地相顧駭然。

因為就在這一瞬間，兩人都看見大廳出現了一件極恐怖的事。

他們看見了一個人，手裏緊緊握着兩柄刀，在大廳中團團亂轉。

這情景本來並不特別，但最可怕的，就是這人已沒有了腦袋！

那是計翼！他的腦袋已給龍玉郎一刀砍了下來，而且還帶出大廳之外，但計翼的身子還在大廳走動着！

當然，一個沒有腦袋的人，是絕對不可能一直走動下去的。

計翼終於倒下，鐵鷲山莊中亂成了一片！

＊　＊　＊

在唐實的酒軒，唐竹權望着已漸露魚肚白色的東方天際。

「天亮了，他媽的又過了一天！」他喃喃自語之後，仰首喝了一大口酒。

禤北斗就在他身邊。

這位人稱「一刀分黑白」的禤刀王在三更時份就睡着了。

唐竹權也很想睡，但他睡不着覺。

等到禤北斗醒過來的時候，唐竹權才

道：「禤老兄，你可知道老子做了什麼事？」

禤北斗揉了揉眼睛，道：「你是說，在我進入夢鄉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事？」

唐竹權道：「不錯，你知道不知道？」

禤北斗道：「我當然知道。」

唐竹權一愣，道：「你眞的知道？」

禤北斗悠然一笑，道：「你在罵龍玉郎，對不？」

唐竹權更加楞住：「你怎會知道的？」

禤北斗道：「你這個寶貝外甥忽然跑了出去，而且一去無踪影，你又怎會不罵他？」

唐竹權點點頭，道：「他實在太不像話了，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連老子都不知道他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

禤北斗道：「你怕他會迷了路？」

唐竹權道：「老子不怕他迷路，只怕他會迷失了本性。」

禤北斗道：「你不相信他？」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老子誰都不相信，就只相信一句話。」

禤北斗道：「什麼樣的一句說話？」

唐竹權道：「天下烏鴉一樣黑。」

禤北斗道：「你認為自己的外甥也是個烏鴉？」

唐竹權道：「老子不知道，他也許不是個烏鴉，但他若是眞的是個烏鴉，也必然是黑如墨硯的。」

禤北斗皺了皺眉，道：「唐老兄，你好像對龍玉郎有點不滿？」

唐竹權冷笑道：「不是有點不滿，而是大大的不滿！」

禤北斗道：「他做了什麼錯事？」

唐竹權道：「老子不知道。」

禤北斗奇道：「你連他做了什麼錯事也說不上來，又怎可以對他不滿？」

唐竹權道：「老子當然有老子的理由。」

禤北斗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唐竹權道：「江湖上有一對師徒，師父叫老賭徒，徒兒是小賭徒，你知道不知道？」

禤北斗笑道：「我曾經和老賭徒賭過骰子，結果贏了他一條褲子。」

唐竹權「呸」一聲：「贏一條臭褲子又有什麼用？」

禤北斗道：「但總比輸掉自己的褲子強勝千萬倍。」

唐竹權道：「且別打岔，你既然認識老賭徒，那麼你說句老實話，老賭徒是個怎樣的人？」

禤北斗道：「有時候精明，有時候糊塗，但不管他精明還是糊塗，我還是很佩服他的。」

唐竹權道：「佩服他什麼？是不是佩服他輸了一條臭褲子給閣下？」

禤北斗道：「當然不是佩服他這個。」

唐竹權道：「不是佩服他這個，又是佩服他那一點？」

禤北斗道：「禤某最佩服他為人講義氣。那一次，他在骰子裏作弊，故意輸給我。」

唐竹權奇道：「作弊者通常都想自己成為贏家，老賭徒何以反其道而行之？」

禤北斗道：「這正是他講義氣之處，當時，我喝多了幾碗酒，才和他這樣賭起來的，但那時候，我身邊還有一個紅顏知己……」

唐竹權聽得津津有味：「原來如此，難怪老賭徒寧願自己出醜，也不讓你在紅顏知己面前丟臉。」

禤北斗道：「但他也沒有眞的出醜。」

唐竹權想了想，倏地恍然大悟，道：「老子明白了，他一定是穿了兩條褲子。」

禤北斗搖頭一笑，道：「不是兩條，是三條。」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這老傢伙的確蠻有意思。」

禤北斗道：「唐老兄，你忽然提起老賭徒，有什麼事？」

唐竹權道：「老子提起老賭徒，是想告訴你一件事，老賭徒是一個假糊塗，眞厲害的人物，但不管他是老狐狸也好，老江湖也好，有一點是誰都不能否認的：老賭徒很夠朋友，很夠義氣，還有，他的徒兒小賭徒，也是同樣的一號人物。」

禤北斗緊蹙着眉，道：「你說來說去，我還是不明白你到底想說什麼。」

唐竹權嘆了一口氣，道：「小賭徒對龍玉郎十分不滿意，你知道不知道？」

禤北斗道：「小賭徒為什麼對龍玉郎不滿意？」

唐竹權道：「詳細情況老子也不太清楚。」

禤北斗失笑道：「你既然不太清楚，就不要為這種事而耿耿於懷。他倆都是年輕一輩的武林人物，有時候各有己見，那也不是什麼奇事。」

唐竹權搖搖頭，道：「禤老兄此言差矣，你可知道小賭徒怎樣對唐實說？」

禤北斗淡淡一笑，道：「我的耳朵不長，可沒聽見。」

唐竹權道：「老子的耳朵也長不到什麼地方去，但對細微之事也不肯放過。」

禤北斗道：「這正是唐老兄的長處，你若連一點長處也沒有，我又何必交你這個朋友。」

唐竹權嘆道：「別扯遠話題了，小賭徒絕不會胡說八道的，正是他媽的空穴來風，必非無因，唉，玉郎這小子，不知道他又在玩些什麼花樣。」

禤北斗道：「他若連一些花樣都玩不出來，那才是值得教人擔心的，別胡思亂想，還是看看怎樣對付蔡老魔罷。」

唐竹權道：「蔡老魔膽敢重現江湖，必然大有圖謀，也大有準備。」

禤北斗道：「他要重張旗鼓，必須網羅好手，以穩固根基。」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蔡老魔若要網羅老子，最少要奉上美酒九百萬罈。」

禤北斗一呆，道：「倘若蔡老魔眞的把九百萬罈美酒奉上，你將會怎樣？」

唐竹權道：「自然是從此歸順蔡老魔麾下，但蔡老魔也得依老子一個條件。」

禤北斗道：「什麼條件？」

唐竹權道：「老子要在他的屁股上踢二百六十下。」

禤北斗搖搖頭，道：「不行。」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你又不是蔡老魔，怎知道不行？」

褟北斗道：「無論是誰的屁股，只要給唐老兄的脚踢兩三下，一定會屁股開花，再踢三五下，更加變成爛肉一團，倘若再踢上五六十下，勢必屁股不成屁股，又怎能繼續踢到二百六十下？」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言之成理。」

褟北斗沉默半晌，忽然雙目一睜，道：「唐老兄，你不是認爲龍玉郎會投靠在蔡老魔麾下罷？」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人心隔肚皮，誰曉得他心裏怎樣想？」

褟北斗道：「想當年，唐老兄對雪刀浪子龍城璧是絕對信任的，何以對龍玉郎却是信心不足？」

唐竹權道：「龍城璧是龍城璧，龍玉郎是龍玉郎，雖說虎父無犬子，但人各有志，這種事有時候也是難說得很的。」

褟北斗眨眼嘆氣，道：「唐老兄之言不無道理，但總不能憑小賭徒幾句不着邊際的說話，就對龍玉郎動了疑心。」

唐竹權道：「小賭徒也不是對我說，他只是對唐實大吐苦水而已。」

褟北斗道：「他吐苦水是他的事，你多喝幾斤酒好了，何苦自找煩惱？」

唐竹權道：「老子偏喜歡自找煩惱，不但要找煩惱，還要找玉郎算帳！」

褟北斗淡然一笑，不再說話。

武林黑册中原之王

帳篷外，龍玉郎把計翼的首級高高掛起。

小薑笑咪咪的看着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很高興。

龍玉郎道：「總算不負所托，小薑姑娘，妳現在不該把我拒諸門外了罷？」

小薑頑皮地一笑：「我從來沒有把你拒諸門外，只是拒諸帳篷之外而已。」

龍玉郎道：「我現在可以見一見蔡島主了罷？」

小薑道：「蔡島主走了。」

龍玉郎一怔：「他不是一直在帳篷裏嗎？」

小薑道：「蔡島主又不是一塊石頭，他喜歡到別的地方走動走動，我可阻攔不住。」

龍玉郎道：「難道蔡島主不知道在下拜會他老人家？」

小薑道：「像你這樣的江湖人物，眞是不知凡幾，蔡島主總不成每一個都要親自接見的。」

龍玉郎一怔，道：「那麼，在下這一柄風雪之刀……」

小薑道：「連你自己都不希罕這柄刀，蔡島主又怎會放在眼內？你可以走了，帶着這一柄刀遠遠滾開，再也別來痲煩咱們。」

龍玉郎眉頭一皺，道：「眞的要我走？」

小薑道：「你不走也可以，但我們這裏是不會有人理睬閣下的。」

龍玉郎道：「別人是否理睬在下，在下是半點也不要緊的，最重要的還是小薑姑娘，妳千萬不能對我冷冰冰的。」

小薑「嘎」的一聲：「這算是什麼了？難道龍城璧大俠的兒子是個無賴？」

龍玉郎道：「妳把我當作無賴，那也是不要緊的，總要咱們在一塊兒，別的事情都只當閒事。」

小薑睨視着他，忍不住罵道：「你好猖狂，好大的膽子！」

龍玉郎嘻嘻一笑，道：「男子漢大丈夫，怎可以畏首畏尾？」

小薑道：「你是不是有個很了不起的舅父？」

龍玉郎道：「我只有一個很胖很胖的舅父。」

小薑道：「一個人能夠把自己養得這麼胖，已經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龍玉郎道：「妳是不是想變成一個胖女人？」

小薑立刻跳了起來：「少開這個玩笑，好端端的，幹嗎要變成一個胖婆娘？」

龍玉郎笑了笑：「胖一點的女人，其實也是很好看的，正是燕瘦環肥，各有千秋。」

小薑道：「你少給我說廢話，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還是速離此地，免惹痲煩。」

龍玉郎道：「我若偏喜歡招惹痲煩，那又怎樣？」

小薑道：「你殺了計翼，這個痲煩已經很大了，足夠你在三個月內頭疼萬分。」

龍玉郎道：「既敢殺計翼，就不怕會頭疼，小薑姑娘，妳還是別再阻止在下拜見蔡島主了。」

小薑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眞是怪得可以，你不是有一個很漂亮的紅顏知己帥小姐嗎？」

龍玉郎道：「妳是說帥秋璇？」

「嗯，」小薑噘了噘嘴：「她是武林望族出身，人又漂亮，據說還是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你怎可以丢下她置諸不理？」

龍玉郎忙道：「這可寃哉枉也，帥小姐是帥小姐，龍玉郎是龍玉郎，怎可以混爲一談？」

小薑道：「江湖上，誰不知道你和她是很談得來的？」

龍玉郎道：「談得來又怎樣？我和妳也不是一樣很談得來嗎？」

「呸！」小薑跺了跺脚：「誰跟你談得來！我不願再見到你，你快走！」

龍玉郎道：「我偏不走，就算妳殺了我，我也不走。」

小薑氣得睜圓杏眼：「你這算是幹什麼的？你眞的要做無賴不成？」

龍玉郎道：「在下別無所求，只想見一見蔡島主而已，這又不是罪過，妳何必老是擋駕？」

小薑道：「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的，蔡島主不在這裏。」

龍玉郎道：「不在這裏又在那裏？只要妳說一聲，我馬上去找他。」

小薑道：「你眞的想知道？」

龍玉郎道：「當然是眞的。」

小薑沉默良久，道：「我可以帶你去見蔡島主，但後果怎樣，我可不敢保証。」

龍玉郎道：「這個自然。」

小薑怔怔地盯着他，看了半天，才道：「你眞是一個可惡的無賴！」

* * *

小薑騎着一匹灰馬，和龍玉郎騎着的一匹黑馬並轡向南方而去。

小薑在路上問道：「你見過江湖上最兇惡的人沒有？」

龍玉郎道：「何謂之最兇惡的人？這本來就是見仁見智之事，照我看，妳就已經兇惡得緊。」

小薑道：「但我最少還沒有把你的皮活剝下來。」

龍玉郎道：「我的皮又不值錢，妳當然不會花費力氣幹這種儍事。」

小薑道：「你若以爲人皮不值錢，那就錯了。」

龍玉郎一怔，道：「難道世間上居然會有人出銀子收買人皮嗎？」

小薑道：「當然有，但並不是每個人的人皮都是值錢的。」

龍玉郎笑了笑，道：「那麼，誰的人皮才會值錢？」

小薑道：「在武林黑册裡有名字的人，他們的皮都很值錢。」

「武林黑册？」龍玉郎又是一怔：「這是什麼玩藝兒？」

小薑道：「這並不是玩藝兒，而是一本要命的追魂册。」

龍玉郎道：「是誰寫的？」

小薑道：「不知道，但這人必定很富有，而且和武林黑册裏榜上有名的人都有深仇大恨。」

龍玉郎道：「已有人給剝掉人皮嗎？」

「當然有，」小薑道：「第一個被剝掉人皮的，是黑沙幫幫主『混元神掌』聶忠，第二個是雙字門掌門『九尾飛貂』陸雲平，第三個是萬寒林主人『空空千面叟』呼延哲。」

龍玉郎道：「是誰下手剝掉這些武林豪傑的人皮？」

小薑道：「我不知道。」

龍玉郎道：「妳不知道誰知道？」

小薑道：「蔡島主。」

龍玉郎道：「蔡島主究竟在什麼地方？」

小薑道：「落鷹峽。」

龍玉郎眉心一緊，道：「落鷹峽是武林中人經常在那裏決戰的地方。」

小薑道：「蔡島主正是約了一個人在那裏決一死戰。」

龍玉郎吸一口氣，道：「是不是那個剝掉人皮的殺手？」

小薑道：「不錯，這殺手爲了財帛而剝掉別人的皮，蔡島主很想和他談一談。」

龍玉郎道：「和這種人有什麼好談的？」

小薑道：「談談價錢。」

龍玉郎道：「什麼價錢？」

小薑道：「蔡島主也是個富甲一方的武林大豪，他也想買一個人的人皮。」

龍玉郎道：「是不是想買那個寫武林黑册者的人皮？」

小薑點點頭，道：「正是這樣，此謂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龍玉郎道：「那個殺手肯不肯答應蔡島主？」

小薑道：「這個我就不曉得了，反正咱們馬上就會趕到落鷹峽去，事情進行得怎樣，很快就會有結果。」

龍玉郎看着她，忽然笑笑道：「妳的皮很嫩滑，但我不想買。」

小薑啐了一口，用力一拍，馬兒立刻加快速度向前疾馳出去。

龍玉郎也催騎加速，面上泛現着神秘的笑容。

* * *

落鷹峽今天沒有飛鷹，只有一個戴着斗笠的青袍人。

青袍人身材粗壯，斗笠下垂着一塊紗布，手裏倒提着一柄九尺大刀。

他坐在一塊並不平滑的大石上，全身紋風不動，就和那塊大石沒有什麼分別。

風急勁，遠方忽然傳來一陣哨子聲。哨子聲並不太响亮，但却清晰可聞，青袍人當然也是聽見的。

但他仍然動也不動。

過了一會，哨子聲越來越近，一個錦衣武士騎着一匹黑馬緩緩地進入落鷹峽。

錦衣武士腰間有武器，不是一種，而是三種。

一柄刀、一把鐵劍、還有一條鏈子槍。

黑衣武士在馬鞍上瞧着青袍人，良久才道：「你就是蔡伏玄？」

青袍人沒有開口，只是把那把九尺大刀輕輕一晃。

雖然只是輕輕一晃，已發出懾人的刀嘯聲，既似龍吟，又如虎嘯。

「天雷掩月刀！」黑衣武士沉聲道：「不愧是東海第一神兵利器。」

青袍人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沒想到，甘於爲銀子而賣命的人，會是閣下。」

黑衣武士道：「你知道我是誰？」

青袍人道：「霍不羽，『一槳蕩洞庭』水老人之子的霍不羽。」

黑衣武士道：「蔡島主認識先父？」

青袍人道：「水老人飄逸高雅，生平從不爲一金一銀而傷腦筋，他老人家常謂『遊於山水之間，食於湖海之內。』天生天養，知足必樂。」

霍不羽道：「然而先父並不如外人看來那樣快活。」

青袍人道：「人誰無憾，憾事何苦提？」

霍不羽道：「今日落鷹峽中，也必有憾事。」

青袍人道：「以霍兄之見，認爲你我之間非要決一死戰不可？」

霍不羽道：「人皮有價，那是沒話可說的。」

青袍人道：「蔡某人皮價值幾何？」

霍不羽道：「不值萬兩黃金。」

青袍人道：「九千九百両也是不足一萬之數。」

霍不羽道：「蔡島主，請出刀！」

青袍人道：「但我這一次來，並不是想跟你拚命的，我只想和你做一宗買賣。」

霍不羽道：「霍某如今是要剝取閣下的皮，在咱們之間又還有甚麼買賣好談的？」

青袍人道：「人皮有價，但蔡某之皮

，連萬両黃金也不值得，霍兄又何必冒這個險？」

霍不羽道：「人在江湖，誰不冒險？」

青袍人道：「冒險也得看是否值得。」

霍不羽道：「此乃見仁見智之事，霍某自有主張，不勞蔡島主費心。」

青袍人道：「寫武林黑册之人，究竟是誰？」

霍不羽道：「蔡島主毋庸知曉。」

青袍人道：「此人居心叵測，如今連蔡某之皮也要剝取，又豈可漠視？」

霍不羽道：「霍某殺人取皮，只認金子，並不認人。」

青袍人道：「你要金子，蔡某可以照付。」

霍不羽道：「你能給多少？」

青袍人道：「你要多少，蔡某就你給多少。」

霍不羽道：「我若要黃金二萬両又怎樣？」

青袍人道：「可以，但霍兄必須把寫武林黑册之人交出來。」

霍不羽道：「你要我出賣他？」

青袍人道：「買賣買賣，本來就是如此。」

霍不羽搖搖頭，道：「不行，在我們殺手這個行業裏，規矩是不能出賣僱主的。」

青袍人道：「規矩是人定出來的，天下間任何規矩都可以更改，尤其是幹殺手的，來來去去只是爲了金子銀子，尊駕又何苦執着？」

霍不羽沉吟良久，道：「二萬両金子，你能付給霍某嗎？」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二萬両金子，對蔡某來說，九牛一毛而已。」

霍不羽道：「但在金子沒有到手之前，霍某又怎能相信蔡島主的話？」

青袍人道：「天下間比黃金更貴的寶貝多的是，這個包袱你拿去瞧瞧！」說着，隨手一拋，把一個黃色包袱拋給霍不羽。

霍不羽並不用手接，只是拔出鐵劍，用劍尖把黃色包袱挑起。

青袍人嘿嘿一笑：「你太小心了，蔡某若在包袱上下功夫暗箭傷人，又怎配稱雄武林？」

霍不羽面上木無表情，還是很仔細地看了包袱好一會，才把包袱取下。

他把包袱解開，只見包袱裏全是珍珠、瑪瑙、五光十色的寶石，還有幾對紋彩斑爛，一望而知價值不菲的玉鐲子。

霍不羽看得連眼都直了，他深深吸一口氣，道：「這一包珠寶玉石，若變換黃金，一定不只二萬両？」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果然識貨，霍兄若把這一包東西拿去京師漢寶齋，最少可以換得三萬両金子。」

霍不羽道：「就只怕連漢寶齋也買不起這一包珠寶！」

青袍人道：「那麼，你可以分開來變賣，漢寶齋一半，同銘齋四分之一，餘下來的拿到金胡同綠玉軒去，算起來也是差不多的。」

霍不羽默然良久，才道：「久聞蔡島主出手豪闊，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青袍人道：「霍兄，蔡某捂心自問，決不會虧負兄弟朋友，咱們若能攜手合作，相信天下間還沒有誰可以攔阻得住。」

霍不羽道：「既蒙蔡島主抬擧，霍某也不是不識時務之輩，但請恕霍某直言，憑霍某之力，只怕對付不了寫下武林黑册之人。」

青袍人道：「咱們既然衷誠攜手，霍兄之事也就是蔡某之事，霍兄有甚疑難，不妨直說。」

霍不羽道：「寫下武林黑册之人，以『中原之王』自稱，但此人眞實姓名，霍某尚未知曉。」

青袍人冷哼一聲，道：「中原之王，好狂妄的口氣。」

霍不羽道：「中原之王身份神秘，武功如何霍某不得而知，但他身邊有五大護法，武功俱是不弱，霍某若以一對一，大概還可佔上風，但若以一對五，只怕無法近得了中原之王。」

青袍人道：「中原之王既有此五大護法，何以還要勞煩霍兄代爲殺人？」

霍不羽道：「此亦霍某不得而知之事。」

青袍人道：「不管如何，蔡某倒想會一會中原之王，瞧瞧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又有多大能耐。」

霍不羽道：「蔡島主欲找中原之王，必須登上傲雲峯。」

青袍人道：「傲雲峯在何處？」

霍不羽道：「距離此地不足三十里。」

青袍人道：「好！蔡某願往！」

霍不羽道：「何時啓程？」

青袍人道：「何須等待，現在就去！」

＊　＊　＊

傲雲峯在落鷹峽之北，路程約莫二十七八里。

在傲雲峯下，有一座八角亭，亭中有兩人正在對弈。

這兩人，一個年逾七旬，鬚眉皆白，穿一襲杏袍，左手輕搖摺扇，扇上寫着兩個大字：「寂寞。」

另一人骨瘦如柴，年約四十五六，一身黑衫，臉色也是黝黝黑黑的。

此黑衫人雖然瘦削，但兩手却大如蒲扇，而且指骨厚繭明顯可見，兩邊太陽穴更是高高隆起。

每當杏袍人走了七八着棋之後，例必仰首嘆道：「好寂寞啊！」

黑衫人不言不笑，亦不作出任何反應。

黑衫人只是下棋，彷彿天下間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這一局棋來得更加重要。

就在兩人棋到殘局之際，亭外忽然有人微笑，道：「這一局棋，你們打成平手。」

黑衫人不理睬亭外來了甚麼人，依然凝神注視着棋局。只有杏袍老人轉過了臉，盯着亭外來客。

來的正是霍不羽和那個青袍人。

說話的是青袍人，他還是那副裝束，別人很難可以看見他的臉。

杏袍老人輕搖摺扇，道：「這一局棋，眞的打成平手嗎？那豈不是和棋兩勝了？」



龍玉郎提着計翼人頭倒飛而退。

青袍人搖搖頭，道：「不，剛好相反，你們兩個都敗了。」

杏袍老人道：「我們都敗了，誰贏了？」

青袍人道：「當然是我。」

杏袍老人道：「你是誰？」

青袍人道：「你早已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杏袍老人嘆了口氣，對黑衫人道：「老巢，他說我早已知道他是誰，你的看法怎樣？」

黑衫人還是一言不發，只是拈起一枚棋子，輕輕的下了一着。

那是殺着！好兇狠的殺着！

臥槽馬！

杏袍老人皺着眉，道：「老巢，你不是說這位朋友是姓馬的罷？」

黑衫人揉了揉鼻子，還是不說半句話。

杏袍老人又嘆了口氣，喃喃道：「交上你這麼一個朋友，眞是寂寞加寂寞。」

黑衫人突然開口，冷笑道：「我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敵人！」

杏袍老人一怔，接着笑了笑，道：「我明白，我們在棋盤上是敵人。」

黑衫人連連搖頭，道：「你弄錯了，在棋盤上我們還可算是有點緣份，反倒是在棋盤之外，咱們彼此都想吃掉對方。」

他的說話太老實了，杏袍老人似乎有點吃不消的樣子。

杏袍老人只好又嘆道：「眞是寂寞啊！」

青袍人忽然冷笑，道：「你並不是寂寞，而是有太多屁要放！」

杏袍老人翻了翻眼，道：「我放我的屁，你怕臭可以走遠一點。」

青袍人道：「但我是要來散局的。」

杏袍老人瞪着眼，道：「你敢散掉咱們的棋局？你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可知道咱們是甚麼人？」

青袍人冷冷一笑，倏地回眸對霍不羽道：「你先告訴他們，我是甚麼人來着。」

霍不羽「嗯」一聲，接着朗聲道：「這位就是來自東海天雷島之島主——『金面雷神』蔡伏玄老前輩——」

語聲甫落，刀光倏起。

出刀的人不只一個，而是兩個。

首先出刀的是霍不羽，他事前完全沒有半點動手的先兆，但一出刀，刀勢就很驚人。

他一出刀，另一柄刀也動了，那是青袍人的九尺大刀！

霍不羽的刀並不沉重，薄薄的看來不帶絲毫霸氣，但一出手，刀勢却宛如霹靂驟至。

倒是青袍人的刀，雖然刀長九尺，但刀招却只是平淡有如揮出去的一匹布。

霍不羽的刀攻向誰？青袍人的刀又揮向誰？

很快就有了答案。

兩刀互展，一招內就已有了勝負存亡的答案。

霍不羽這一刀竟然是攻向青袍人的。

誰也想不到，他會在這種時候出手，就連在亭內對弈的兩人也想不到。

青袍人也許同樣想不到，但不管他想

得到也好，想不到也好。當霍不羽一刀揚起的刹那間，九尺大刀也立刻展開還擊。

以出手先後而論，霍不羽佔了先機。

以刀勢兇狠而論，霍不羽更是遠勝青袍人。

即使以刀招快慢計算，霍不羽這一刀也是比青袍人的刀疾迅得多。

但霍不羽這佔盡優勢的一刀，却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這缺點就是一刀砍了個空！

但青袍人的九尺大刀，却恰好能夠在霍不羽胸膛間徐徐地砍了下去！

刀勢雖然只是徐徐而下，霍不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偏偏就是無法閃避開去。

結果，青袍人一刀斬殺霍不羽於亭外！

霍不羽幾乎在還沒有倒地之前就已死了，他臨死前甚麼也沒有說，只是用手指向杏袍老人的摺扇。

摺扇上只有兩個字：「寂寞！」

* * *

杏袍老人不再搖動摺扇了，他把摺扇收起，又把棋盤上的棋子統統掃掉。

黑衫人沒有異議，他只是有點無可奈何地說道：「如今確非下棋時候。」

青袍人刀柄頓地，冷冷道：「霍不羽始終不敢背叛中原之王，所以只好死了。」

杏袍老人道：「誰是中原之王？」

青袍人道：「寫下武林黑册之人。」

杏袍老人道：「這件事，是霍不羽對你說的？」

青袍人道：「不錯。」

杏袍老人道：「霍不羽這個人絕不老實，你若相信他的胡言亂語，便是笨蛋。」

青袍人道：「這一點，我完全明白，所以現在倒下去的不是蔡某，而是霍不羽。」

杏袍老人道：「看來，在你面前耍花樣，就註定是霍不羽的末日了。」

青袍人道：「但我却知道，的確有中原之王這麼一個人存在。」

杏袍老人目光一閃，冷笑道：「你還是相信霍不羽的話？」

青袍人道：「那倒不是，即使霍不羽不說，蔡某也早知道有中原之王這麼一個人存在。」

杏袍老人道：「近百年以來，狂妄之輩此起彼落，即以近二三十年計算，自稱『中原之王』的武林高手也有好幾位。」

青袍人道：「但眞眞正正成得了氣候的中原之王，只有一個！也就是你們現在的主子！」

杏袍老人道：「你果然是個精明人，霍不羽自我請纓要殺你，實在是愚不已及。」

青袍人道：「如今他知道了，不但知道愚不可及，也知道黃泉路上，十分寂寞。」

杏袍老人喟然嘆道：「誰願意陪他走一遭？」

青袍人道：「誰都沒關係，總要有人相陪便是了。」

黑衫人忽然道：「我知道，蔡伏玄一定不會陪他走。」

杏袍老人道：「何以見得？」

黑衫人冷冷道：「蔡伏玄早已走了！」

杏袍老人「哦」的一聲，道：「走了多久？」

黑衫人道：「最少已有五年！」

杏袍老人道：「蔡伏玄若已走了五年，如今亭外之人又是誰？」

黑衫人道：「不管他是誰，總之決非蔡伏玄便是了。」

杏袍老人沉吟半晌，道：「蔡伏玄是怎樣死的？」

黑衫人道：「死於一殺手之手。」

杏袍老人道：「天下間殺手雖多，但又有幾人能殺得了蔡伏玄？」

黑衫人道：「不出十人，至於能夠幹得乾淨俐落，不留痕迹者，更不出三人之外。」

杏袍老人道：「霍不羽若還活着，他能否殺得了蔡伏玄？」

黑衫人道：「不能！」

杏袍老人道：「那麼，到底是誰殺了蔡伏玄？」

黑衫人道：「司馬血！『殺手之王』司馬血！」

杏袍老人「喔」一聲，道：「若是司馬血出手，蔡伏玄自當刦數難逃了。」

黑衫人道：「這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但此事一直沒有在江湖上傳開。」

杏袍老人道：「既然如此，你又是從何得知的？」

黑衫人道：「當時，我也想殺蔡伏玄，但司馬血比我更早出手，我是親眼目睹蔡伏玄死於碧血劍下的。」

杏袍老人聽得不住點頭，忽然又瞪視着青袍人，厲聲喝道：「你好斗膽，竟敢冒充蔡島主！你是誰？」

青袍人冷冷道：「你猜猜看！」

杏袍老人道：「要知道你是甚麼人，是用不着瞎猜的，只要把你的腦袋摘下來，那時候才慢慢細看尊容不遲。」

黑衫人點頭道：「寂寞老叟所言甚是！」

青袍人道：「他叫寂寞老叟，你又怎樣稱呼？」

黑衫人道：「吳本。」

青袍人道：「可是『沐魂九指』那位吳本？」

黑衫人沒有說甚麼，只是伸出左掌。他的左掌缺一指，缺的不是尾指，而是無名指。

青袍人道：「果然正是『九指征東、一掌招魂。』的吳本！」

吳本道：「昔年吳某隻身闖東嶽，惹下了很大的麻煩，總算蒼天有眼，東嶽力戰『傷心三絕手』之戰，吳某險勝半招，沒有在東嶽弄得灰頭土臉。」

青袍人道：「蒼天當年有眼，今日未知却又如何？」

吳本道：「尊駕若要見中原之王，首先得要過了咱們這一關。」

青袍人道：「這一關要過不難，兩位又怎留得住我？」語聲甫落，刀鋒已捲起一陣狂飈。

寂寞老叟摺扇急揚，「颯颯」之聲不絕，無數件細小暗器自扇中向青袍人射去。

但大刀捲處，暗器立刻全部有如泥牛入海，消失殆盡。吳本叫了一聲：「好！」也沒有使用暗器，赤手空拳就向青袍人當胸抓至！

青袍人迭聲冷笑，倒踩七星步，以刀柄疾點吳本膻中穴。

吳本識得厲害，身形一錯，右手推掌，左手使出「沐魂指」，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向青袍人週旋。

青袍人怪笑，欺身使出盤龍刀法，把吳本兩招殺着完全封住。

寂寞老叟不甘寂寞，摺扇倏放倏收，以判官筆之點穴功夫，急點青袍人十二大穴。

寂寞老叟之點穴功夫，決不是泛泛之輩可比，無論任何一招，都能致敵於死命。

但青袍人舞刀如風，旋即連消帶打，把寂寞老人反逼得脚步踰跟，差點連摺扇也拏不穩。

寂寞老叟只得連連後退。

吳本却趁勢向青袍人反擊，他閃電般出手，疾抓青袍人背門。

青袍人不理吳本，身子再向前疾標，依然繼續逼向寂寞老叟。

寂寞老叟本已出了亭外，如今又已退回亭中。

青袍人大刀飛舞，房子雖然地方不大，但並無碍於大刀刀勢的施展。

寂寞老叟給青袍人逼得急了，一跳就跳上石桌上。

青袍人一刀砍下，石桌登時四分五裂，碎石濺開數丈之外。

寂寞老叟一個鷂子翻身，飄然落在亭子欄杆之上，但就在這刹那間，已碎裂的石桌下面忽然射出了一道寒芒。

這一道寒芒的出現，實在大出青袍人意料之外，在那刹那間，他已明白，這是寂寞老叟的陰謀！

但那是怎樣的陰謀？青袍人一時間還未看得出來。

石桌下寒芒一閃，青袍人已一刀平平削向亭子的一條石柱。

他這一刀看來沒有用上多大勁力，但就只是這麼一刀，石柱已給齊中劈斷。

石柱斷後，石桌下已疾射出一條白影，那是一個青臉白衣的劍手。

青袍人怪吼，反手一刀向白衣人攔腰砸去。

白衣人不避九尺大刀，劍出如電，一晃眼間已向青袍人攻出十二劍。

青袍人冷笑，喝道：「還有別的埋伏沒有？」

寂寞老叟、吳本及白衣人已把青袍人圍在中央，吳本冷冷道：「不管你是何方神聖，這次必定插翼難飛。」

青袍人狂笑道：「就憑你們這三塊材料，又怎留得住我？」

他話聲甫落，亭外又已悄悄出現了兩條人影。

這兩人都是道士，一個黑臉，一個白臉，看來倒有點像是黑白無常。

「黑川子！白雲子！」青袍人一眼就已看出這兩個道士的來歷，「原來是『黑白二友』，想不到兩位至今仍然活着！」

黑川子和白雲子，乃二郎山黑白觀的兩位觀主，兩人在觀中不分大小，共同主持黑白觀，觀中香火也曾一度十分鼎盛。

但漸漸地，黑白觀變成了罪惡淵藪，這兩位觀主，各爲出家人，實則拐帶良家婦女，甚至在觀內謀財害命，視王法如無物。

兩年前，有五大神捕聯袂登上二郎山，要緝拿黑白二友歸案，但結果五大神捕三死兩傷，而黑白二友也自此消聲匿跡，不見踪影。

誰也不知道這兩人的下落，想不到原來已成爲「中原之王」麾下五大護法。

至於那個青臉白衣劍客，他劍法獨特，武功似乎最高，青袍人每當面對此人，都會格外留神。

五護法聯手圍攻青袍人，顯見非殺此人不可。

但青袍人是誰？

他不是蔡伏玄，又是否會和蔡伏玄有什麼淵源？

* * *

龍玉郎和小薑早已到了落鷹峽，但他倆找不到想找的人。

小薑不禁焦急起來，自言自語地說：「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玉郎道：「蔡島主不是應該在這裡嗎？莫非他根本沒有來？又抑或是早已到此，現在又已走了？」

小薑立刻瞪着他：「你少胡說八道好不好？」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我幾時在胡說八道？若說胡說八道的本領，在下是萬萬比不上小薑姑娘的！」

小薑扠着腰，杏眼圓睜：「好哇，在這個時候你偏要和我吵架，我不奉陪到底的便是小母狗！」

龍玉郎搖搖頭，道：「我絕對不想跟妳吵架，只想告訴妳一件事。」

小薑負氣地哼的一聲：「有話快說！有……有什麼快放！」

龍玉郎莞爾一笑，道：「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何必爲了小小事情來互相鬭嘴？我看，妳還是對我說老實話好了。」

小薑雙眉一揚，道：「我有什麼地方不老實了？」

龍玉郎道：「別的不說，就以蔡島主的稱呼而言，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的謊話。」

小薑一呆，道：「什麼謊話？蔡島主就是蔡島主，這怎能算是胡說八道？」

龍玉郎望住她，忽然怪異地一笑，道：「我叫妳小薑姑娘，那是很對的，但倘若我把這個『薑』字改了一改，妳是否還會向我笑臉相迎？」

小薑「哼」一聲，道：「我幾時對你笑臉相迎來着？」

龍玉郎道：「妳不笑，那也沒有什麼相干，但最少妳不會大大的生氣。」說到這裡，突然曖昧地一笑。

小薑臉色一寒，道：「你心裏在想着些什麼，神神秘秘的？」

龍玉郎道：「我心裏想着的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字，但若以此字換上『薑』字，那就不怎麼好聽了。」

小薑叫道：「你快說！再吞吞吐吐的，我決不理你！」

龍玉郎道：「我可以說，但妳首先得答應我一個條件，就是不可以生氣！」

小薑道：「好！我不生氣！你想把我的名字怎樣改法？」

龍玉郎悠悠一笑，道：「把薑字改爲屁字！那麼，妳就是小屁姑娘了！」

小薑登時臉色脹紅，一跺脚道：「你這個人好生無禮！」

龍玉郎道：「我只是把姑娘的名字改了一個字，妳已忍受不了，那麼蔡島主的事，妳爲什麼還不老老實實對我說？」

小薑鼓起了香腮，道：「我有什麼地方不老實了？」

龍玉郎道：「妳若是老老實實的，就該馬上把妳爹的行踪向我說！」

「我爹？你怎會忽然提起他的？」小薑眼神閃爍不定地盯着遠方。

龍玉郎道：「怎麼？妳覺得很意外嗎？」

小薑哼一聲，道：「我爹喜歡到處走動，我雖然是他的女兒，但他現在去了什麼地方，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龍玉郎道：「妳當然不知道，否則現在也不會急得如熱鍋上螞蟻！」

小薑一呆，道：「誰說我正在找我爹？」

龍玉郎道：「是我說的，因爲蔡島主就是妳爹！」

小薑哈哈一笑：「龍玉郎，你怎會這樣想的？眞是可笑！」

龍玉郎冷冷道：「不！一點也不可笑，我早就知道，蔡伏玄已經死了，他是死於司馬血碧血劍下的！」

小薑彷彿吃了一驚：「怎會的？倘若蔡島主眞的給司馬血殺了，江湖上怎會沒有人知道？」

龍玉郎冷笑道：「誰說江湖上沒有人知道？倘若眞的沒有人知道，我又怎能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小薑吸了口氣，怔怔地望住龍玉郎的臉，良久才道：「你眞的什麼都知道了？」

龍玉郎道：「妳可以把我當作白痴，可以把我的話當作是豬叫！只要事情的確不是那樣就可以了。」

小薑無言，因爲她心裡很清楚，龍玉郎說的都是眞話。

蔡伏玄早已死於「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劍下。

司馬血爲什麼要殺蔡伏玄？是他自己要殺蔡伏玄？還是有人付出大量的銀兩，僱請司馬血去幹掉蔡伏玄？

這一點，已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還是司馬血已殺了蔡伏玄！

蔡伏玄是可惡的人，他該殺！該死！無論司馬血爲了什麼理由殺了他，對於整個武林來說，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但現在冒充蔡伏玄的人又是誰？是九紋龍！

氣吞斗牛，當世武林獨一無二的九紋龍！

——司馬血殺了蔡伏玄後，九紋龍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策略。他要取代蔡伏玄的地位，借惡魔之名，行仁義之道！

所謂行仁義之道，在九紋龍來說，是包括「替天行道」在內的。

——殺計翼，是九紋龍早就想幹的事，現在，龍玉郎爲他做了。

——計翼並不是大來教的朋友，這一點，業能和尚是看不透的。

——倘若業能和尚眞的倚靠計翼，後果必然不堪想像，若不是龍玉郎及早把計翼殺了，大來教勢必覆滅在計翼手裏。

——龍玉郎要見「蔡伏玄」，是因爲他早已知道，現在的「蔡伏玄」，其實就是九紋龍！

* * *

落鷹峽景色變幻無定，到了黃昏時份，又是另外一番氣象。

小薑越等越是着急，她想回帳營去，但龍玉郎却道：「妳爹不會回去的，因爲他的事情還沒有解決。」

小薑道：「你怎知道？」

龍玉郎道：「因爲妳爹是九紋龍。」

小薑叫道：「你簡直是語無倫次，你是個瘋子！」

龍玉郎道：「妳就把我當作瘋子好了。」

小薑跳了起來，正要罵他，忽然聽見有人在背後喝道：「小薑，別胡鬧！」

小薑一聽見這人的聲音，立刻就靜了下來。

叫小薑別胡鬧的，是一個老頭兒，他滿頭銀髮，但腰板還是挺得筆直。

「薑老人！」龍玉郎目露喜悅之色。

老人瞇着眼一笑：「玉郎，你還認得老夫？」

龍玉郎道：「才不見五年，又怎會不認得您老人家？」

薑老人打個哈哈，道：「好眼力，好記性，不愧是雪刀傳人。」

小薑冷笑一下，忍不住道：「倘若五年後就不認得您老人家，他便是個混蛋。」

薑老人橫了她一眼，道：「龍少俠是龍大俠之子，妳怎可隨便胡言亂語！」

小薑跺了跺脚，叫道：「我爹在什麼地方，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薑老人點點頭，道：「我老人家當然知道。」

小薑忙道：「他在那裏？」

薑老人道：「不怎麼妙！」

小薑吃了一驚：「薑老爺爺，您老人家別唬嚇我！」

薑老人道：「我老人家爲什麼要唬嚇妳？妳爹跟中原之王的五大護法大戰了一場，結果——」

小薑道：「結果怎樣？」

薑老人道：「妳爹以一敵五，本來還是可以抵敵得住的，但後來却又來了一個戴着金色面具的高手，終於把妳爹網了起來。」

「網了起來？」小薑訝然道。

「不錯，那個戴着金面具的高手，就是中原之王，」薑老人道：「他戴了一張銀絲網，趁妳爹在混戰之際，忽然就把妳爹網住。」

小薑搖搖頭，道：「不！我不相信有人能夠網得住我爹。」

薑老人嘆了口氣，道：「天下間沒有任何人是無敵的，就算眞的是天下第一高手，也是雙拳難敵四手。」

龍玉郎聽的不住點頭，道：「倘若那個人眞的是中原之王，九紋龍大俠在寡不敵衆情形下被網住，那也不是一件奇事。」

小薑望住薑老人，道：「你怎知道我爹給中原之王網住的？」

薑老人道：「這兩天以來，中原之王一直都給一個人跟着，但中原之王却沒有發覺。」

小薑奇道：「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

薑老人道：「妳在江湖上打滾也有好一段日子了，不妨猜猜這個人是誰？」

小薑叫了起來，道：「莽莽江湖，能人異士不知凡幾，像這等茫然沒有半點頭緒的事，又怎能猜得着？」

薑老人嘆了口氣，道：「眞是沒用，還是龍少俠說得對，妳以後別說小薑了，乾脆叫小屁姑娘便是。」

小薑「哈」的一聲：「我叫小薑，是跟着您老人家的大號才叫小薑的，倘若小薑變成了小屁，那麼您老人家又怎樣？」

薑老人一呆，接着不禁哈哈大笑，道：「當然也該變成屁老人了！哈哈！哈哈！」

小薑道：「您老人家也別胡鬧了，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可以跟着中原之王而不被發覺？」

龍玉郎忽然插口，道：「我知道。」

小薑盯住他，冷冷道：「你敢說自己一定可以猜得中？」

龍玉郎搖搖頭，道：「我不是猜得中，而是已經看見了這位江湖異人。」

小薑立刻環顧四周，但那裏有別人的影子？龍玉郎淡淡一笑，道：「他剛來過，現在又急急走了，想必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去辦。」

小薑急道：「這人究竟是誰？」

龍玉郎笑了笑，道：「是丁長老。」

小薑一愕：「什麼丁長老？」

龍玉郎道：「當然是丐帮的丁長老，丁黑狗丁長老！」

一提起「丁黑狗丁長老」，小薑立刻就省悟過來。

九紋龍也是認識丁黑狗的，丁黑狗很崇拜九紋龍，而九紋龍也極欣賞丁黑狗。

丁黑狗這兩天以來，一直跟着中原之王，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誰也不知道，丁黑狗是怎樣開始注意上中原之王的。

但這一點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丁黑狗發現了九紋龍給中原之王擒住了。

小薑一想到這裏，眼睛便紅了起來。

她問薑老人：「咱們還在這裡等什麼？」

薑老人道：「等候機會，然後才去把妳的老子救回來。」

小薑急道：「還有什麼好等的，中原之王是個惡魔，他一定會對我爹施用嚴刑！」

薑老人道：「那倒不一定，正是識英雄者重英雄，中原之王雖然擒住了妳爹，但不見得馬上就會對他不客氣。」

龍玉郎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咱們若沉不住氣，很容易就會墜入敵人的陷阱裡。」

小薑叫道：「你當然是能夠沉得住氣的，給中原之王網住了的，又不是你的老子！」

薑老人倐地臉色一沉，喝道：「小薑，妳太不像話了！妳以爲不顧一切衝上去，就可以扭轉乾坤？要是再有什麼差錯，又還有誰可以前往拯救妳的老子？」

小薑給薑老人狠狠的教訓了一頓，也知道自己理虧，只得苦着臉不再說話。

就在這時候，一條黑影疾迅地從東南方飛馳而至。

這人輕功之高，實在令人咋舌，小薑才只是眨了眨眼，他已站在小薑和薑老人的中間。

「丁長老！」龍玉郎發出了一聲歡呼。

來的正是丁黑狗，他首先微微報以一笑，但接着却又神色凝重地說道：「形勢很吃緊。」

龍玉郎道：「九紋龍大俠怎樣了？」

丁黑狗道：「已給中原之王押到火旗堡去！」

「火旗堡！」小薑跳了起來，道：「既然這樣，咱們馬上殺進火旗堡去！」

丁黑狗搖搖頭，道：「事情並不是那樣簡單的，剛才我已派兩個小叫化火速前往鄒家鎮，叫業能和尚作好準備。」

小薑道：「丁長老，你叫那個亂七八糟的老和尚準備什麼？」

丁黑狗道：「不必言明，他已知道。」

薑老人道：「以丁長老之見，咱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進攻火旗堡？」

丁黑狗道：「先派人救了九紋龍大俠，然後才伺機行事。」

薑老人道：「誰去救九紋龍？」

丁黑狗道：「自然是找一個本領高明，膽色過人的高手。」

小薑忙道：「我就是這樣的人。」

薑老人冷冷一笑，道：「妳若能接得住龍玉郎三刀，已算妳十分本事！」

小薑跳了起來：「我連他三刀都接不住？簡直是天下間最荒謬的笑話！」

薑老人嘆了口氣，道：「妳現在這副樣子，就已經是一個笑話了。」

龍玉郎立刻接口道：「我願意進入火旗堡。」

薑老人沉吟半晌，道：「單憑你一個人，力量太單薄了，最少也得多派一位高手，兩人可以互相照應。」

小薑馬上叫道：「我去！」

薑老人又冷笑起來，道：「妳也算是個高手嗎？」

小薑蹙着眉，道：「我不去，誰有資格去？」

薑老人道：「老夫心中已有了一個人，那是『一刀分黑白』褟北斗褟大俠！」

丁黑狗一聽之下，連忙點頭不迭，道：「這是一個極好的主意，褟大俠一定不會推辭的。」

小薑大聲道：「那麼，我在這裏幹什麼？」

薑老人道：「回到帳營那邊去，妳爹失手被擒，那邊就得由妳來主持大局，難道妳以爲自己會空閒得有如木頭人嗎？」

小薑想了片刻，才道：「好！大來教已在準備之中，我也得準備準備，向火旗堡大舉進攻！」

薑老人忽然盯着丁黑狗，問：「中原之王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丁黑狗嘆了口氣，道：「此人的武功深不可測，而且在江湖上冒起的時間很短，相信還不到十年。」

蕾老人眉頭一皺，道：「這人的來歷實在太神秘，就好像忽然出現的一團烈火，烈火來了，但火頭在那裡却沒有人清楚。」

丁黑狗道：「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咱們用不着焦急。」

龍玉郎看看天色，天色已漸將入黑了。他道：「我們現在先去找褟大俠，看看他怎樣說。」

＊　＊　＊

褟北斗在唐實的酒軒裏，但人却清清醒醒的，沒有半點酒意。

因爲他已很久沒有喝過酒。

蕾老人和龍玉郎向他提及九紋龍被擒的事，他一口就答應，願意和龍玉郎進入火旗堡救九紋龍。

褟北斗又道：「除了九紋龍之外，說不定咱們還會在火旗堡救回另一個人。」

「誰？」蕾老人問。

「天下第一大醉鬼唐竹權！」

「什麼！唐大少爺怎樣了？」

「他不見了。」

「怎會不見了的？」

「在五六個時辰之前，咱們還在這裏商討破敵大計，後來，唐少爺要上茅厠，但却去如黃鶴，一去不返！」

「他胖如巨熊，又怎會去如黃鶴了？」

「以在下所料，唐大少爺說不定已給火旗堡中人暗算，倘若此刻仍然活着的話，必在火旗堡內無疑！」褟北斗語氣肯定地說。

龍玉郎眉頭緊皺，道：「是誰能夠把舅父擄走？」

蕾老人道：「這個他媽的混蛋自非泛泛之輩，否則又怎能得手？」

龍玉郎微一沉吟，道：「不管怎樣，火旗堡之行已成定局，至於舅父是否也在火旗堡中，就得到時瞧瞧才知道了。」

蕾老人凝注着他，半晌才道：「此去火旗堡，事非等閒，龍少俠千萬心！」

龍玉郎點點頭，道：「晚輩知道了。」

褟北斗道：「趁着夜色深沉，咱們現在就動身！」

龍玉郎輕撫風雪之刀刀柄，道：「好的，咱們走！」

游離魅影黑石魔功

夜探火旗堡，是龍玉郎早就想幹的事，但那時候，還沒有到非探不可的地步，所以他也沒有急急闖入火旗堡。

但現在，時候來了，火旗堡內有乾坤也好，內有虎穴龍潭也好，他都得闖進去瞧個清楚。

褟北斗對火旗堡不算太陌生，但此行還是充滿着危險的。

中原之王是個怎樣的人？九紋龍和唐竹權的命運如今怎樣？

＊　＊　＊

憑着龍玉郎和褟北斗的身手，要潛入火旗堡絕非難事，但潛入堡內之後的情形又會怎樣，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逆料的。

火旗堡外貌雄偉，內裏也是佔地廣闊的。

要在這堡壘中找尋一兩個被囚禁着的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而龍玉郎和褟北斗都有一身絕世輕功，而且兩人都是十分機警的江湖人物，所以在堡中尋找了很久，還是未曾被人發現。

忽然間，褟北斗對龍玉郎道：「我瞧見了一個混蛋。」

這時候，龍玉郎也看見了一個黑臉紅袍的中年大漢。

「那是外號人稱『千臂神刀』的雷錦。」龍玉郎道。

褟北斗冷冷一笑，道：「這混蛋今晚遇上了咱們，就只好算他倒霉了！」語聲未落，人已有如怪鳥般向雷錦飛去。

雷錦一見有人向他衝至，正待呼叫，突覺身上一個穴道微微一疼，雖然接着張開口大叫，但却連半點聲音也沒發出來。

原來褟北斗早已扣了一顆石子在手，不等雷錦呼叫，已用石子射中了他的啞穴。

雷錦知道不妙，急忙抽刀，但他的刀又怎及得上褟北斗的刀？

不到一個照面，褟北斗的刀鋒已架在雷錦咽喉上。

雷錦又驚又怒，但他連呼叫的聲音也發不出，更違論加以反抗了。

他在驚怒之餘，又是感到十分悲哀。

他苦練了二十年刀法，在江湖上赢取得「千臂神刀」的稱譽，誰知一旦遇上了眞正的刀法名家，自己竟然連一招也抵擋不住！

這二十年的苦練，顯然是白費功夫了。

褟北斗也是個學武的人，他自然知道雷錦如今是何等地難過。

「雷錦，我瞧得出，你是條硬漢，但只是骨頭硬，武功不硬，在江湖上是決無成就可言的。」褟北斗很坦率地直言相告。

雷錦嘆了口氣，但他啞穴被點，連嘆氣也是發不出什麼聲音來的。

褟北斗又沉聲道：「別說是你，就算是上官烈，你們火旗堡的堡主，也只不過是別人眼裏的傀儡，他根本連一隻螞蟻也不如，但你却在這個傀儡脚下，做一個連傀儡也不如的狗腿子！」

雷錦的身子沒有動，但却已汗流浹背。

褟北斗的說話，對他來說不啻是當頭棒喝。

褟北斗靜默了一會，才繼續說道：「你走罷！」

他說完之後，就把刀收回，又解開了雷錦被封住了的啞穴。

雷錦一愕，緩緩地轉身瞧着褟北斗，嘶啞着嗓子道：「爲什麼放了我？」

褟北斗淡淡道：「你以爲我已把你放了？」

雷錦吸了口氣，道：「俺知道，你隨時都可以一刀殺了俺，但俺現在最少還可以張聲大叫，驚動堡裡所有的人！」

褟北斗聳肩一笑：「你若想叫，不妨大叫，也許上官烈會記你一大功勞。」

雷錦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他用衣袖擦

了擦汗，艮久才道：「你要俺怎樣？」

褟北斗道：「我們想找兩個人，雷朋友可否幫一個忙？」

雷錦道：「你們想找誰？」

褟北斗道：「九紋龍、唐竹權。」

雷錦道：「你們要找這兩個人，只怕不大容易。」

褟北斗道：「再困難也得要找！」

雷錦道：「他們在烈燄廳裏。」

褟北斗道：「烈燄廳？」

雷錦道：「不錯，但却不在烈燄廳上，而是在烈燄廳之下」

「烈燄廳下面有地牢？」

「是的。」

「要怎樣才能進入地牢？」

「烈燄廳裡，有一張豹皮大椅，只要把這張椅向左扭動，椅後就會打開一道石門……」

褟北斗點點頭，道：「很好，謝謝雷朋友，咱們現在就去！」

雷錦忙道：「俺也去！」

褟北斗道：「你去幹嗎？」

雷錦道：「俺要倒戈相向！上官烈多行不義，雷某早就想對付他！」

褟北斗道：「難得雷朋友有此回頭之念，但此去兇險甚大，雷朋友犯不着冒這個險。」

雷錦道：「你是不相信俺？」

褟北斗嘆了口氣，道：「雷朋友，請恕褟某直言，以閣下的修爲，縱使你全力以赴，對咱們也是沒有什麼助力的。」

雷錦聽得爲之一呆，艮久才道：「尊駕說的是，俺若是陪兩位進入地牢，只有成爲兩位的贅累……」

說到這裡，不由長長的嘆了口氣，垂頭喪氣地離去。

直至雷錦走遠了，龍玉郎才來到褟北斗身邊：「你雖然沒有殺他，但江湖上以後再也不會有他這一號人物了。」

褟北斗道：「你看得很準，但照你看，剛才雷錦的話是否靠得住？」

龍玉郎道：「我相信他說的都是眞話，但却不相信上官烈和中原之王是容易對付的人。」

褟北斗道：「我也是這樣想。烈燄廳下，說不定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就等着咱們往下跳。」

龍玉郎道：「咱們跳不跳？」

褟北斗道：「當然跳，無論地牢是個怎樣的地方，咱們都得跳下去看看再說。」

＊　＊　＊

烈燄廳上面，只有兩個燃燒着的火盆，四周空無一人，龍玉郎和褟北斗一眼就已看見那張豹皮大椅。

龍玉郎把豹皮大椅向左扭動，椅子後面果然就打開了一道細小的石門，在石門之下是一條狹窄的甬道。

龍玉郎和褟北斗互望了一眼，然後就進入了甬道之中。

這條甬道並不太長，兩人約莫走了十來步，就看見了一道石級。

從石級向下走，可以看見一座陰沉沉的地牢。

地牢內有火光，但並不太明亮。

只見地牢裡有不少石室，都是用粗逾三寸鐵枝作爲門栅的，左列十個，右列也是十個，顯然是囚室的模樣。

九紋龍和唐竹權是否就在這些囚室之中？

龍玉郎和褟北斗分頭找尋，但却全然看不見九紋龍和唐竹權的影子。

每一個囚室都是空的！

褟北斗對龍玉郎道：「不對頭，咱們走！」

龍玉郎却搖搖頭，道：「暫時不必走了，已有人在迎接咱們。」

褟北斗回頭一望，立刻就看見了八個人。

這八個人，其中兩人，就是上官烈夫婦。

上官烈在笑，他的妻子南宮秋雨也在笑，兩夫婦的笑容却是那麼陰森。

在上官烈左邊，站着了一個戴上金面具的人。

一個戴着金面具的人自然無法可以看得出他是誰，但龍玉郎却覺得，這人的身形是絕不陌生的！

龍玉郎甚至可以肯定，這人必然是個自己曾經認識的人。

但一時間，他却沒法子可以猜得出，這戴着金面具的到底是誰！

而在南宮秋雨後面，是五個殺氣逼人武林高手，那是中原之王麾下的五大護法。

五大護法分別是寂寞老叟、吳本、黑川子、白雲子，還有一個青臉白衣劍客，此人姓陶名定，外號「黃河第一劍」，乃青城派異人百幻道長之嫡傳弟子。

近二十餘年以來，青城派並無任何傑出高手，但百幻道長却是五十年前之前輩高人，雖然青城派近二十餘年屢遭大刼，不是內閧火併，便是給强敵殺得片甲不留，但百幻道長一直置身事外，絲毫未受波及。

陶定乃百幻道長門下弟子，一身武功盡得乃師眞傳，劍法之高，更是不容漠視。

褟北斗面對强敵，却還是神態自若，對龍玉郎道：「這裏忽然熱鬧起來啦。」

龍玉郎道：「好像還差一個人。」

褟北斗一怔，道：「差了誰？」

龍玉郎道：「齊天大聖孫悟空。倘若他也在這裏，就會更加熱鬧了。」

上官烈倏地臉色一沉，喝道：「斗膽，你把火旗堡當作是什麼地方？」

龍玉郎哂然一笑，道：「這裏當然不是天宮，甚至連水濂洞也遠遠不及，但諸位既已來了，咱們兩人也就不愁寂寞了。」

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之際，目光盯在寂寞老叟的身上。

寂寞老叟早已張開了摺扇，亮出了「寂寞」二字。

寂寞老叟聞言，不由乾笑連聲，緩緩地走了出來：「這位兄弟，就是當今武林最傑出的年青刀客『雪刀奇俠』龍玉郎嗎？」

褟北斗代替龍玉郎回答，道：「好說！」

寂寞老叟臉上微現動容之色，淡然一笑後又接道：「江湖傳言，『八條龍刀法』

精深博大，勁力內蘊，老夫早就想領教領教——」

「你不配！」褟北斗不等他說完，就已截然道：「你根本連他一刀都接不住！」

寂寞老叟聞言，居然毫不動怒，只是淡淡一笑：「果眞如此嗎？」

褟北斗冷然道：「當然。」

寂寞老叟道：「但這只是你的想法，未知龍少俠是否也有這份自信，可以在一招之間就擊敗老夫？」

龍玉郎淡然一笑，道：「褟大俠如此瞧得起在下，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寂寞老叟臉色一沉，繼而狂笑道：「好狂的小子！」

他正要動手，南宮秋雨突然插口，叫道：「別中他倆的奸計，五大護法要就不動手，一動手就得五人齊上！」

褟北斗冷冷一笑：「不愧是女智囊！」

龍玉郎忽然問道：「九紋龍大俠在什麼地方？」

上官烈哈哈一笑：「你們用不着找，就算找到了他，你們也出不去！」

龍玉郎道：「要是在下根本不想出去呢？」

褟北斗點了點頭，微笑道：「這地方着實不錯，咱們把火旗堡佔據了，在這裏玩樂玩樂，却又何妨？」

南宮秋雨冷冷道：「兩位來得容易，大概以爲堡中並無能人罷？」

「豈敢！」褟北斗呵呵一笑，道：「就以上官夫人而論，就已經是巾幗不讓鬚眉，咱們又豈敢小覷火旗堡的潛力？」

南宮秋雨道：「上官堡主早就知道兩位會到此一遊，所以特地邀請中原之王駕臨敝堡，瞧瞧誰人才是武林中的强者。」

龍玉郎目注戴着金面具的中原之干，道：「大來教的英雄好漢，都以爲蔡伏玄在背後支撑着火旗堡，但他們全都錯了，蔡伏玄早已伏誅，眞正的罪魁禍首，乃是閣下！」

中原之王獰笑，聲音尖銳刺耳。

褟北斗江湖經驗豐富，一聽之下，已知原委，不由冷冷道：「尊駕服下變音丸，不但藏頭露尾，連本來的嗓子也要大大改變，眞是用心良苦之極。」

中原之王道：「要成大業，自當深思熟慮，豈可有半點疏忽？」說着，輕輕揮着兩手。

龍玉郎忽然冷笑一聲，道：「但在下已知道你是誰！」

中原之王默然半晌，忽然又發出尖銳刺耳的笑聲：「不可能的！你絕不會知道我是誰！」

龍玉郎立刻接道：「你姓唐！」

「姓唐？」中原之王又在獰笑，「我姓唐？是不是叫唐明皇？」

龍玉郎道：「唐明皇並不姓唐，但你却姓唐，叫唐實！」

「唐實？中原之王就是唐實？」這一來，就連褟北斗也大感意外。

龍玉郎道：「我也許會看錯別的事，別的人，但這一次，我深信沒有看錯，這個中原之王，就是唐實，也正因爲中原之王就是唐實，所以才能出手暗算我的舅父！」

但褟北斗還是不敢太相信，中原之王就是唐實。

唐實是唐竹權的堂侄，在褟北斗的眼裏，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怎會是中原之王？

但憑龍玉郎的眼光，會看錯嗎？

褟北斗不禁有點迷惘了，雖然他江湖經驗異常豐富，但這一次，他大有撲朔迷離之感。

就在他半信半疑之際，上官烈首先發動了攻勢。

上官烈是和南宮秋雨一起動手的，只是上官烈出手更快，也更兇狠。

褟北斗出刀把這兩夫婦的攻勢接住了。

龍玉郎更陷入以一對六之局，中原之王沒有動手，動手的是他麾下五大護法。

寂寞老叟不甘寂寞，他最早展開搶攻，龍玉郎徐徐揮刀，一刀就把他的摺扇砍爲兩截。

寂寞老人驚呼急退，吳本、黑川子、白雲子及陶定却緊接湧至。

龍玉郎大喝揮刀，刀勢變幻莫測，身形閃動宛若游龍，他使的正是「八條龍刀法」。

「八條龍刀法」一出，吳本等四人根本無法可以接近龍玉郎。

吳本首先中刀，刀鋒劃過他的左胸，登時慘呼倒下。

黑川子、白雲子聯手對敵多年，可說是心意相通，兩人武功招數更能互補對方之短，端的是厲害異常，無與倫比。

但龍玉郎刀招奇幻，並未把這二人放在眼內。

不到三招，黑川子左臂被砍掉下來，白雲子在驚駭莫名之際，已發現滿腹都是鮮血。

陶定向來自負，但目睹其餘四大護法先後敗陣，也不禁爲之心寒。

他勉强和龍玉郎對拆了三招，已萌退意。

就在這時，中原之王終於出手了。

他一出手，使的並不是兵刃，而是一種淡黃色的毒霧！

那是蜀中唐門的「三清奪魂霧」！

* * *

唐實地本乃杭州唐門中人，但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源出一派，「三清奪魂霧」使用之法，不但蜀中唐門高手懂得施展，杭州唐門也有若干高手能施此法。

唐竹權卻不懂施用此法。

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不懂得施用此法，是因爲憎厭此法太過狠毒，所以根本就不去學。

但唐竹權卻能解此法。

不學此法而能解此法，未嘗不是一樁怪事，但這並不足爲奇，唐竹權本來就是個武林怪傑，一個奇怪得不能再奇怪的武林奇人。

中原之王若不是唐實，又怎會懂得使用「三清奪魂霧」？

中原之王一露出這一手，就連褟北斗也開始相信龍玉郎的話了。

中原之王施展三清奪魂霧，是一記辣着。

但龍玉郎身形閃動極快，毒霧一出，他已飛躍開去。

中原之王獰笑，窮追。

龍玉郎向甬道那邊疾馳，褟北斗知道，他要離開這地牢，重返烈燄廳。

褟北斗也正有此意。

但他卻給南宮秋雨纏住。

說來奇怪，南宮秋雨的武功，居然遠在上官烈之上，這一點，是褟北斗想不到的。

若南宮秋雨的武功，只是和上官烈差不多的話，褟北斗早已把這對夫婦一起解決。

龍玉郎已瞧見褟北斗形勢吃緊，是以在撤退之際，還是上前幫了褟北斗一把。

雪刀刀勢有如排山倒海般逼向南宮秋雨，南宮秋雨立刻連退三步。

南宮秋雨一退，褟北斗也跟着龍玉郎疾掠出去。

* * *

烈燄廳上，情況又變。

龍玉郎和褟北斗潛入地牢，烈燄廳中分明是空無一人的，但此時兩人重返廳中，卻彷彿置身於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域。

廳中殺聲喧天，血流成河。

龍玉郎看見了大來教的好漢，看見了業能和尚正在和兩個僵屍一般的黑道高手拚命。

大來教的人，幾乎全部來了。

除了大來教的英雄好漢，還有丐幫的丁黑狗、神奇莫測的司空一掌。

司空一掌連方冰雁也帶來了，在方冰雁身邊，更有一個很標緻、很可愛的女孩子。

那是帥秋璇。

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帥秋璇。

一看見帥小姐，龍玉郎的一顆心就發燙起來，他臉上的神情很複雜，既充滿着喜悅、也充滿着關懷、還免不了一份擔憂。

火旗堡已成爲戰場，正邪決戰的人間地獄。

誰也不知道中原之王的潛力有多大。

但龍玉郎深信，連九紋龍也不能輕易將之消滅的唐實，此人必有過人之處。

——唐實年紀並不老，而且一直以武林中小脚色身份示人，像這等人物，江湖中盈千上萬，實在是最普通不過。

——但唐實顯然是個大智若愚，兼且野心勃勃之輩，然而，他一直都掩飾得很好，連唐竹權也沒察覺到，這個堂姪竟然有稱霸武林之大慾。

——唐實不但能瞞過唐竹權，更能瞞過杭州老祖宗唐老人，這份心機就更不簡單。

——當然，唐實必定是另有一番際遇，才會成爲武林一大禍胎的，但這番際遇到底是怎樣的，此刻龍玉郎卻是無從猜想。

* * *

帥秋璇是很想和龍玉郎在一起的，現在，她總算如願以償了。

司空一掌卻不斷在教訓方冰雁：「妳是我的徒兒，雖然現在武功還不太好，但對付一般二三流脚色，已是綽綽有餘，別害怕，放手去幹，千萬別丟了妳師父的臉。」

「寒林夜客」司空一掌是個奇妙的人，非常非常之奇，也非常非常之妙。

奇不可以想像，妙不可以言傳。

雖在戰陣之上，司空一掌還是如此奇妙的一個武林奇人。

方冰雁很聽師父的說話。

司空一掌以掌法名震江湖，但他傳授給方冰雁的卻是劍法。

方冰雁並不愚蠢，悟性甚高，雖然練劍日子甚淺，但已能掌握不少竅訣。

明師出高徒，此語誠然不虛。

在火旗堡之役，方冰雁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激戰自堡外一直伸延至堡內。

龍玉郎不禁暗道：「是誰下令大舉進攻的？」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一種很響亮，而又很特別的聲音。

那是一個巨大得嚇死人的酒罈，敲在一個人腦袋上所發出來的。

是唐竹權出現了。

不但唐竹權，還有九紋龍也來了。

這兩個分明已給中原之王擒住了的人，怎麼忽然又會出現的？

* * *

中原之王也已到了烈燄廳。

一看見唐竹權和九紋龍，他心知不妙。

他曾經把這兩個武林異人困於地牢，但其後又把兩人轉押到另外一個更隱蔽的地方加以囚禁。

可是，唐竹權和九紋龍終於還是衝破了樊籠，與殺入火旗堡的羣雄會合在一起。

唐竹權很快就殺到中原之王的面前，厲聲喝道：「唐實，老子看錯了你，他媽的，你還不把勞什子面具除下來？」

中原之王冷冷一笑，接着眞的把面具除了下來。

他果然就是貌不驚人的唐實。

唐實的臉看來還是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但他的眼神卻和平時的唐實判若兩人。

平時的唐實，是個木訥老實，眼神平淡的人。

唐竹權一直以爲他自甘淡泊，不求名利，只求兩餐溫飽便算。

但直至他給唐實暗算了一把之後，才從夢中醒覺。

能夠把唐竹權弄得昏迷過去的手段，自然絕不簡單。

——唐實趁唐竹權在茅厠裏的時候，施放一種極厲害的迷魂散。

唐竹權若不是在茅厠裏，他也許可以逃過此刦。

但在茅厠裏，他可說是自己困住自己的，等到他發覺不妙的時候，唐實已衝了進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點住了唐竹權身上七大穴道。

唐竹權給點住穴道之際，他臉上的表情不是驚愕，也不是憤怒，而是感到可笑。

堂堂杭州唐門大少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居然給唐實暗算得手，這眞是笑話中的笑話。

別人是否也是這樣想，不得而知，但

唐竹權當時的感受確實如此。

當時，唐實也是戴上金面具的，但唐竹權還是一眼就認出，他就是唐實。

——唐實的左手無名指，是比一般人特別長的，甚至比中指更長。

所以，唐竹權憑着這一點，一眼便認出暗算自己的人，就是唐實。

龍玉郎也是憑着這一點認出唐實的，反而禤北斗沒有留意到。

唐實的猙獰面目終於表露無遺。

龍玉郎凝視着他，唐竹權也瞪視着他。

龍玉郎沒有動手，因爲唐實本來是杭州唐門的人。

唐竹權既然在這裏，就該由他來對付唐實，清理門戶。

但唐實卻冷笑着對唐竹權道：「憑你的武功，可不是我的對手。」

唐竹權沉着臉，道：「老子知道，你已練成了一身旁門左道的技倆，那是什麼功夫？」

唐實哈哈一笑，道：「你聽過黑石門這個江湖組織沒有？」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黑石門？哼，這是杭州三大邪派之一，但已於五十年前，給老子的老子殲滅。」

唐實道：「老祖宗只是把黑石門三大長老及掌門殺了，還有一位黑石夫人，並未慘遭毒手。」

「呸！見你娘的烏龜屁，什麼並未慘遭毒手，她只是氣數未盡，成爲漏網之魚而已。」唐竹權沉聲道。

語音一頓，陡地又睜目接道：「你練成了一身邪異武功，就是黑石門的武功？」

唐實搖搖頭，道：「不單是黑石門的武功，還有其他門派的絕藝……」

他嘿嘿乾笑兩聲，又接着道：「其中當然還包括了唐門的絕藝。」

唐竹權道：「你去杭州唐門，沒有學到多少本領，就算你現在懂，也是偷學回來的。」

唐實獰笑：「黑石門與唐門有血海深仇，我如今已是黑石門中人，這筆血債，也該向你們姓唐的人討償了。」

唐竹權怒罵道：「他奶奶的，好一個數典忘宗的畜牲，難道你自己並不姓唐？」

唐實道：「我雖然姓唐，但唐門傳授過我什麼武功？」

唐竹權道：「那是你資質平庸，所以才學不了多少。」

唐實哈哈一笑：「資質平庸，但黑石夫人卻不是這樣看我，她把黑石門最高深的絕藝，全部傳授給我，除此之外，還有武林各大門派的武功，俱一一加以指點。」

唐竹權沉聲道：「別洋洋得意，你練的只是邪魔外道技倆。」

唐實冷然道：「只要是能夠殺敵制勝的武功，又何必管它邪道正道？」

唐竹權道：「黑石夫人在那裏？」

唐實道：「你很想見她？這倒容易得很，她老人家早已在西天極樂世界恭候着。」

唐竹權瞳孔收縮，冷笑道：「老子白明了，你是全靠黑石門牘下的不義之財，才能發展到這個地步的。」

唐實道：「財來自有方，練武也是一樣，只要是有福之人，總會出人頭地的。」

唐竹權「呸」一聲，罵道：「沒你娘鳥興，你這算是出人頭地嗎？若不是老子識破了你，你現在還在蒙頭蒙臉，像一隻見不得人的烏龜王八！」

唐實冷冷一笑，道：「在時機還未有成熟之前，又何必到處張揚？」

唐竹權道：「如今你已原形畢露，莫非也可算是時機成熟了？」

唐實道：「那是爾等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青袍人已抖動九尺大刀，從右方向他疾軋而至。

那是九紋龍。

九紋龍曾經和唐竹權雙雙被囚禁，但忽然卻又出現於烈燄廳中。

唐實知道一定是有人把他倆救了出來，但這究竟是誰的傑作？

唐實不知道，但龍玉郎卻已知道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人，正在向自己發出神秘的微笑。

那是小賭徒。

小賭徒曾經對龍玉郎產生了極大的誤會，那時候，他以爲龍玉郎眞的要投靠蔡伏玄，助紂爲虐。

現在，他顯然已明白了眞相。

是誰令小賭徒明白龍玉郎的？

龍玉郎也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因爲他看見小賭徒的身邊，還有一個面露笑容的灰衣老者。

那是老賭徒。

老賭徒是賭桌上的賭徒，也是江湖上的賭徒。

他賭注忽大忽小，行踪更是飄忽不定。

若不是老賭徒，小賭徒也許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蔡伏玄」的事。

唐實面對羣雄，但他臉上依然絲毫不懼。

他以一對金匕首迎戰九紋龍。

九紋龍的九尺大刀猛攻唐實，唐實連閃九刀，倏地發出一聲尖嘯，以右脚飛踢九紋龍小腹。

九紋龍向後疾退，以刀柄擋住唐實這一脚。

就在此際，唐竹權發出了一聲巨吼。

「讓老子來收拾這個孽畜。」他是眞的發怒了。

唐門大少爺一旦眞正發怒，那種威勢可不是說笑的。唐門五絕指法，威震江湖數十年，而這套武功，又以唐竹權練得最是到家。

五絕指法一出，唐實也不敢怠慢，連續使用絕招對抗，到後來，更把金匕首當作暗器，分別向唐竹權的胸膛左右射去。

唐竹權雖然身材胖大，但反應卻快，兩支匕首先後給他避開。

唐實放棄匕首，改以掌功與唐竹權週旋。

只見他一雙手掌由青白變爲紫紅，接着更變成紫黑色。

「黑石魔功！」唐竹權怒吼一聲，「唐

實，你眞是杭州唐門的叛逆、孽畜。」

唐實不理唐竹權的怒罵，繼續以邪門掌功與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對抗。

唐竹權出招極快，但唐實不但使用黑石魔功，同時也施展出「游離魅形」的身法。

「游離魅影」創自辰州言家僵屍門，是一種極爲邪異的輕功身法，這套輕功身法早已失傳多年，就連辰州言家僵屍門中人也不懂得使用，想不到黑石夫人卻在臨死前得到了這套輕功秘譜，並將之交給唐實。

唐實以「游離魅影」輕功身法，配合黑石門的「黑石魔功」，威力陡增何止數倍？

唐竹權雖然久經大陣，臨敵經驗異常豐富，但卻也無法可以招架得住。

眼看連唐竹權也收拾不了唐實，而且還大有兇險之際，忽然廳中亮起了一道燦爛、雪亮的刀光。

那是風雪之刀。

龍玉郎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必須協助舅父一臂之力，對付唐實。

風雪之刀是江湖上最著名的一柄刀。

刀一出，風雲變色，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在刹那間幾乎睜不開來。

但唐實的眼睛卻瞪得很大。

他瞪着眼目睹風雪之刀砍了過來，他想閃避，也想還擊，但龍玉郎這一刀卻似乎另有一種特異的震撼力，使唐實根本爲之不知所措。

「斬！」廳中有人厲聲大喝。

大喝者並非龍玉郎，而是小賭徒。

他這一喝十分驚人，連唐竹權也爲之眼色一變。

龍玉郎在這一聲巨喝之後，迅速回刀入鞘，而且背對唐實。

他不再看唐實，那是因爲再也沒有這個必要。

＊　＊　＊

唐實死了。

他一直沒有成功，他本來要完成黑石夫人的願望：先滅唐門，再雄霸武林。

但他失敗了。

他在時機還沒有成熟之前，就已解開了金面具，把身份暴露於人前。

這是大錯，但他錯得最厲害的，還是輕視了龍玉郎的刀法。

唐實本來還可以逃出火旗堡，但他沒有這樣想過。

他在羣雄環伺之下，仍想大展魔功，以收揚名立威之效。

强如九紋龍、唐竹權也奈他不何，在那短短一刻間，唐實心裏實在興奮莫名的。

可是，龍玉郎一出刀，就把他所有希望、一切野心全部消滅。

唐實一死，上官烈自知再也難逃刼數，立刻自刎。

南宮秋雨卻逃走了，只是自此之後，再也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

火旗堡血戰，是慘烈的一役。

羣雄爲了誅滅奸邪，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連小蕾也帶着數十高手參戰，損折人數逾半。

業能和尚在這一役斷了一條右腿，但在這一役之後，他一直笑得連嘴也合不攏。

但他的笑是高興的？還是悲涼的？

＊　＊　＊

帥秋璇在黎明時騎馬離開火旗堡。

只有一匹馬，馬鞍上也只有她一個人。

但在她身邊，卻有好幾十人陪伴着。

在馬兒左邊的是方冰雁，右邊的是龍玉郎和小蕾。

方冰雁心境開朗多了，但在她背後的司空一掌卻緊繃着臉，一言不發。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不高興。

甚至沒有人知道這位武林怪傑是否眞的不高興。

也許，司空一掌心裏是很高興的，但偏偏要裝成這副樣子。

所以，司空一掌是武林怪傑，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把方冰雁的一生改變過來。

在司空一掌身邊的，是九紋龍。

氣吞斗牛的九紋龍，他還是那樣地强壯、不屈不撓、無畏無懼。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三　　　　高石・編繪

野猪林（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戶，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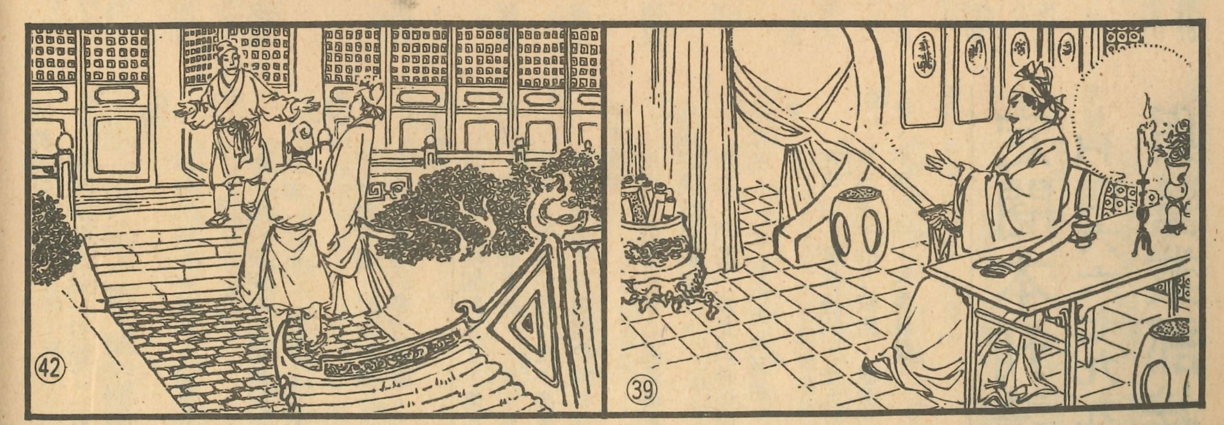
37　他倆也沒理會，只顧往前走；那漢子却跟在後面不住聲地叫。林冲回過頭來，那漢子一見，便颼地把刀從鞘中抽了出來。

40　次日早晨，高太尉府中的兩個家人來找林冲，說是太尉要林冲把剛買的寶刀送給他看，和他的寶刀比一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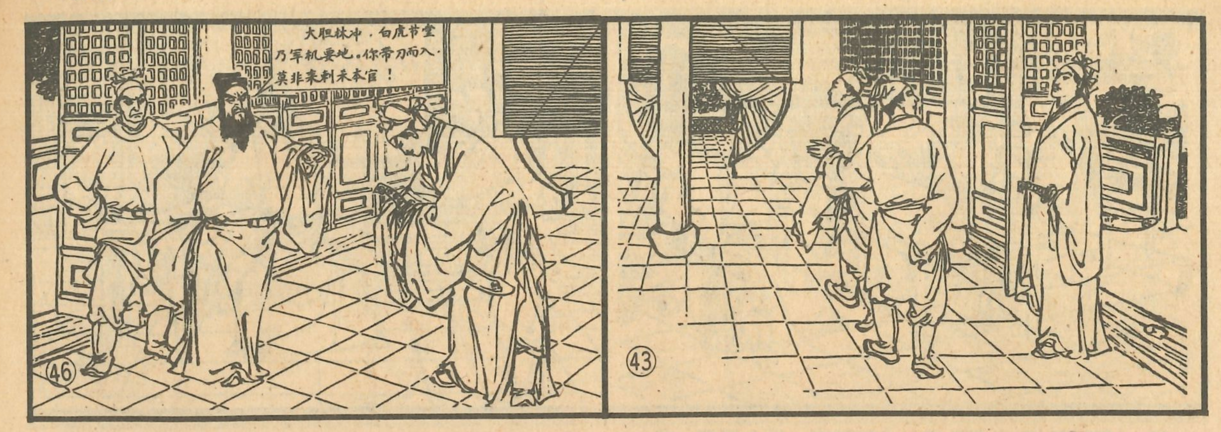
38　這寶刀明晃晃寒氣逼人。林冲一見，非常喜愛。那漢子開口要三千貫錢，林冲只肯出一千貫。最後，那漢子答應賣了。

41　林冲只好帶了寶刀，跟隨兩個高府家人來到高府中；走到前廳，林冲就站住了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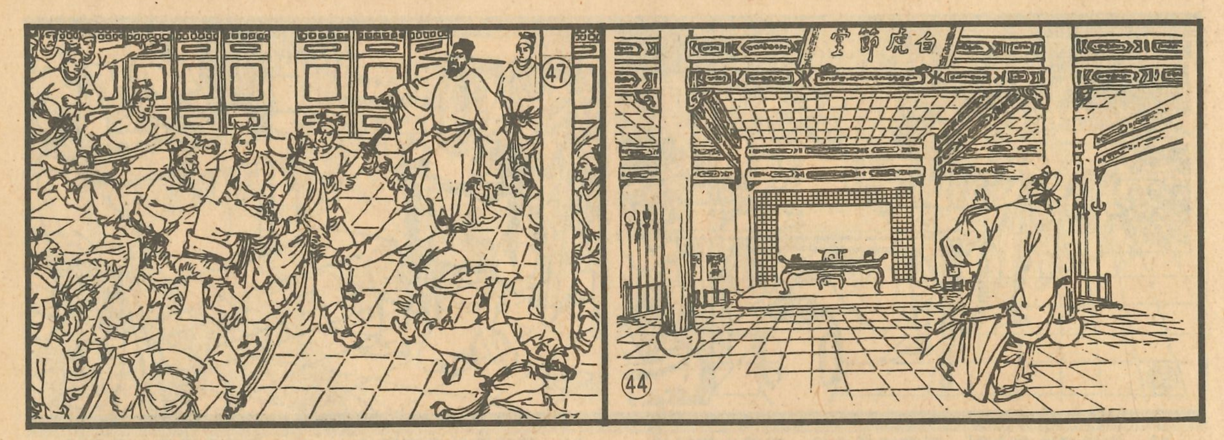
39　當晚，林冲在燈下翻來覆去觀看寶刀，越看越愛

42　林冲來到後堂，還不見太尉，便又站住了。這時，一個家人到裏面轉了一轉，出來說："太尉在裏面等候。"林冲只得又跟着往裏面走。



43　走了兩三重門，來到一個廳堂前，只見四周盡是綠色欄杆。兩個家人叫林冲先進去等候，他倆人去稟告太尉。

46　林冲慌忙擧刀向前行禮。高太尉却大聲喝罵林冲。林冲申辯說，是兩個家人帶他來給太尉看刀的。高太尉却一口抵賴。



44　林冲等了片刻，不見家人出來，心中生疑：猛抬頭一看，只見上面高懸一塊匾額，上寫"白虎節堂"四個大字。林冲吃了一驚。

47　高太尉大喊一聲"左右與我拿下！"兩廂走出十幾個大漢，不容林冲分說，將他捆綁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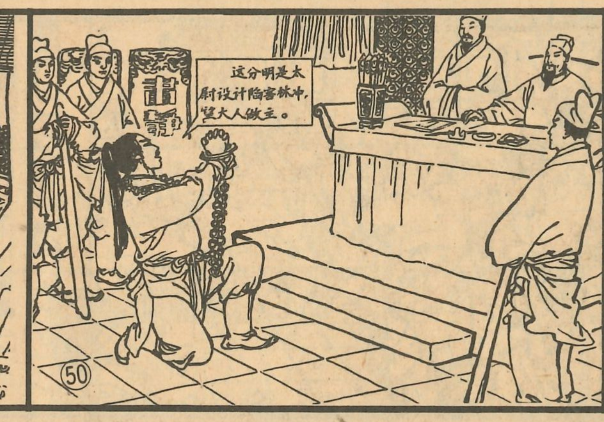


45　林冲正想回身退出，却聽得靴聲橐橐，從外面進來一人。林冲一看，來人正是高太尉。

48　林冲高聲分辯；高太尉愈加惱怒，吩咐手下人把林冲解往開封府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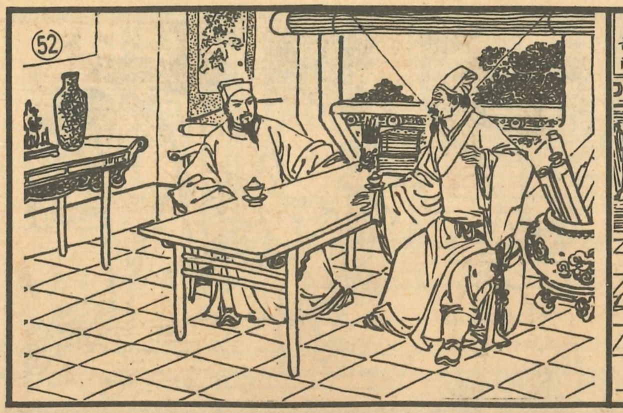
49　高太尉又立即派人到開封府，吩咐府尹，將林冲問斬；並將寶刀呈上，作爲物証。



50　滕府尹升堂審問林冲。林冲把岳廟進香、妻子被騙，如今又中了賣刀之計等事情，源源本本向府尹說了。



51　府尹叫人把林冲上了刑具，押入監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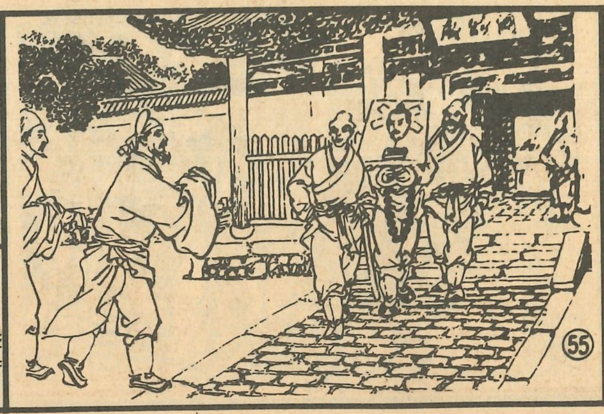
52　却說開封府有個孔目，名叫孫定，爲人正直。他知道林冲受了冤屈，特來向府尹稟告，要府尹周全林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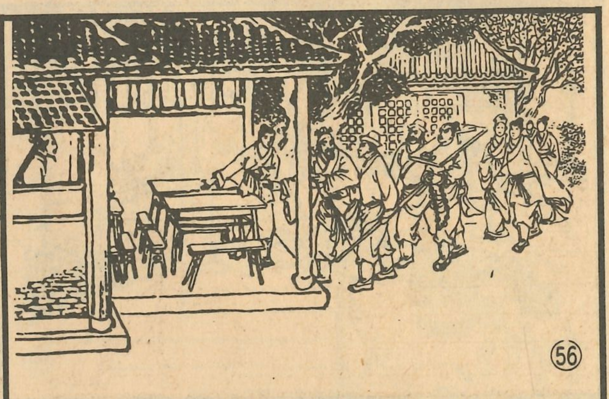
53　府尹懼怕高太尉。孫定據理力爭。府尹也覺得林冲確實冤枉，不該問斬。



54　但他還是不敢得罪高太尉，就把林冲定爲帶刀誤入白虎節堂之罪：判重打二十大棒，充軍滄州。



55　府尹派董超、薛霸兩個差人，帶了公文，押解林冲上路。林冲的丈人張敎頭得到消息，早已在衙前等候。



56　張敎頭把林冲和兩個差人領到酒店中稍坐片刻。林冲的左右鄰舍，也來相送。



57　張敎頭給兩個差人十兩銀子，請他們在路上照顧林冲。



58　林冲飲了數杯酒，便對丈人說，他甘願讓娘子改嫁他人，免遭高衙內陷害。張敎頭不允。



59　林冲苦苦哀求，張敎頭無奈，只得應允了。林冲叫酒保取來紙筆，請酒店賬房代寫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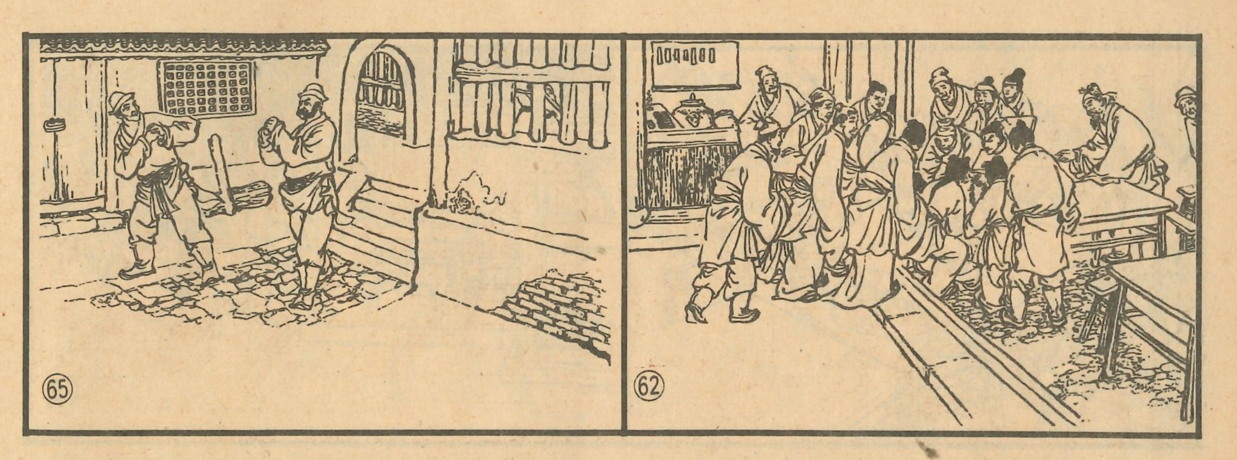


60　林冲在休書上摁了指印，正要把休書交給丈人，忽然林冲妻子哭着跑進店來了。



61　林冲妻子聽說丈夫將她休了，痛哭不已。

64　衆鄰居和張敎頭把林冲妻子攙扶回去。兩個差人押解林冲出了酒店。



62　林冲妻子一把奪過休書，頓時五內俱焚，暈倒在地。鄰居們也紛紛落淚。

65　董超、薛霸把林冲暫寄了監，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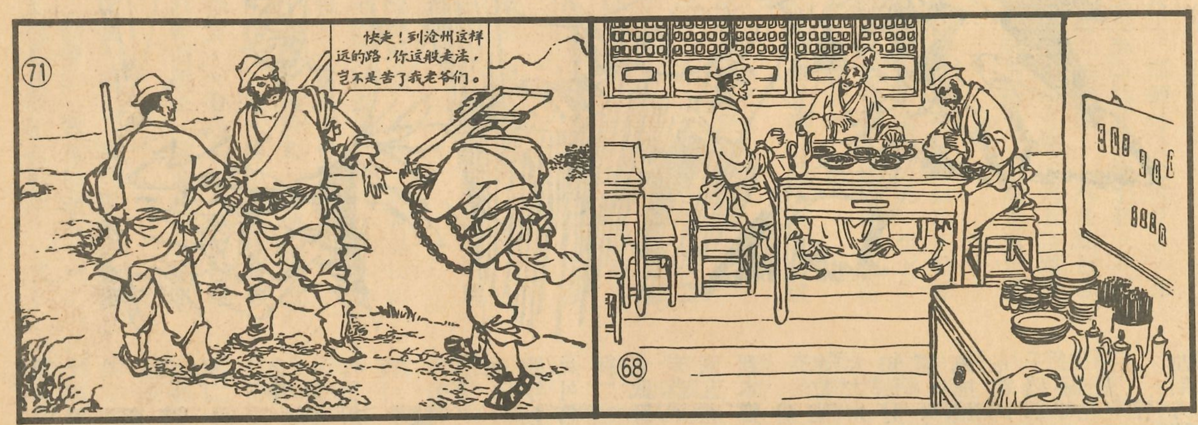
63　林冲和張敎頭把她救醒過來。

66　董超正在家裏收拾包裹，忽然巷口酒樓中的酒保來喚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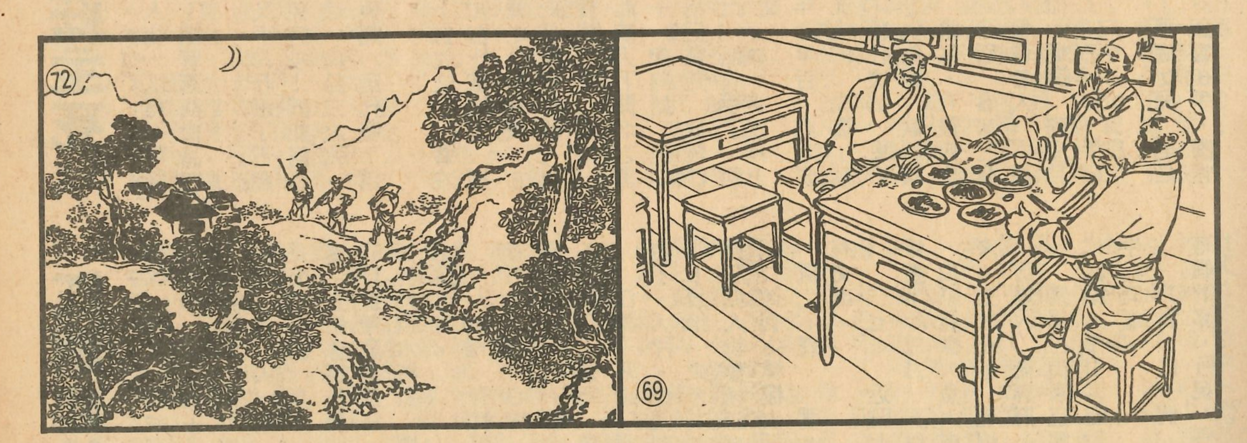
67　董超到了酒樓，只見一位官人在等候。這官人就是陸謙。董超問有何事，陸謙說，等薛霸來一并相告。

70　董超、薛霸將金子分了，回家取了行李，拿了水火棍，押解林冲出城而去。



68　不一會薛霸也來了。陸謙把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是高太尉有令，要他們在路上殺死林冲，回來後還可向高太尉領黃金十兩。

71　一連走了三日路程，林冲棒傷發作，又逢大熱天氣，傷痛難忍，一步一捱。薛霸嫌林冲走得太慢，惡狠狠地責罵他。



69　董超開始有些不敢，經陸謙進一步拉攏和薛霸的慫恿，也就依允了。

72　眼看天色已晚，三人到一個村中尋找客店。
（待續）

江湖奇聞怪異錄／展鵬・文

可飛・圖

巨靈神斧



巨靈莊主死

衛輝府這幾天人來人往，亂得不可開交。當地最有名之武師；鐵背蒼龍尚品三死了。

一個大武師之死，又不是什麼了不起之事。人、食五穀，難免病疫！既能病疫，當然也難免死亡。不過，尚品三之死，可引起武林人士莫大之興趣，爲什麼？遺產！

據說——唉，江湖上據說之事，實在太多——尚品三生前不知在什麼地方，掘到了一個寶藏。有數不清之金銀珠寶，古畫字帖。有幾方印章，更是價值連城。而更可驚的是，自從掘到寶藏之後，本來一個二三流之鏢師，一變而成天下聞名之著名武師。從尚品三在四十一歲開始，他從未落過敗，甚至於憑一柄巨靈斧，砍殺江東五虎，遼東八駿。從此，他收手了，回到本鄉衛輝府，敎子爲樂。

尚品三回到家鄉已年過半百，尚未成家立室，回來了，風風光光的，先娶了個大太太，也不知大太太不懂什麼的，更不知是財帛動人心，那些走狗跑腿，獻媚取寵，又代弄了二房小的，當然，有錢能使鬼推磨，尚品三雖說年過半百，看來可眞是精神旺盛，遠看，實不像個老人，兩個千嬌百媚的女子，做了他的偏房，到尚品三歸天之時，蠻好，生了三子一女。年紀全差不多廿三四歲。

廿來歲的少年，除了那個女兒，全是血氣方剛，知道老頭子有鉅富在手，誰肯罷休。再說：尚家有三位太太，陪這老頭子多年，又生孩子又受氣，所爲何來？還不是搶家當，奪財富！再加各有所謂狐羣狗黨，好，人一死，來上門弔孝的，大多是來看好戲。其中，不乏有人在暗中打乇意，金銀珠寶什麼的，不在乎。唯有老人的巨靈斧及其斧法，却是江湖難得之物。個個想混水摸魚，順手牽羊，將這巨靈斧佔爲己有。

江湖起紛爭

人來的，有眞弔孝的，一來就走。賴着不走，就有心病。彼此之間，難免會陰言陽語，不正不經的互相抬起槓來。說得不可開交，好吧，拳脚上見高低。

江湖子弟講口齒，因此，這一來，又走了一大片。但是聞風而來的，還在趕上門！故此，來來去去，忙的不可開交。祇見江湖人物穿梭般來去。

你們這樣鬧出面，主人家眞的像死人，置之不理……那也不見得，下面看來再有文章。

三七過，近四七，有錢人家講體面，停靈半年三月，不作爲奇。而賴着不走的，尚家照樣大魚大肉的，一席接一席開出來。至於化子，光棍的，照樣發放利市錢。這幾天，衛輝府道上，化子可少見。因爲，聚集在尚家巨靈村，有些乖巧的，還代江湖人作引客而討些賞錢呢。唉，眞是生財有道。

其實；化子們，他們却有個個頭，也有個計算，何況：丐帮走天下，那裏沒有他們的行踪，也可說不能沒有他們的消息。因此，他們是不會走，不到事完，他們可不會散。

八卦大街有間八仙館。可說是衛輝府唯一的名菜館。有不少來往之江湖人物，在此地擺狠勁，或者療治刀傷等……今天！可來了個女子，看年紀祇是廿八九歲，可就生得不討人喜歡。女子家，梳了處女頭，表示沒嫁，一看尊容，唉，實在是嫁不出。試問女子家那有如此魁梧身形的？算不上虎背熊腰，可也相差不遠。淡眉毛、大眼睛，小鼻子、小咀，倒生得唇紅而齒白。可就是配得不得其法，再加一頭黃頭髮，不當她是個山精海怪，已算是抬舉了她。因此，她一來，幾乎嚇走大半客人。祇有三個少年武師沒法走，因爲，其中有一個中了極陰狠的暗器，令他走也不是，不走不成！

那個大型小姐，看來粗豪，人却秀氣，她是挺斯文的請來堂倌，要了幾樣素菜，可不飲酒……

「可否賜我一壺酒，可否賜我一壺酒……」是個叫化腔！人家化錢、化殘餚，他可與衆有別，要酒……而且一壺！

奇怪，那位巨型小姐却面現愀然之色，很細聲的又請來堂倌，請他取壺酒來，當倌可問了：酒分幾十種，有最好，有最辣，有……她是微微一笑——倒挺有些風韻，道：「給壺最好的。」

「那可得一両五錢銀子一壺啊……」

巨型小姐算是說僵了，一両五就一両五，其實她自己的飯菜才三錢七分半。如果不是她是騎了匹好馬來，小二倌眞不敢遵命辦理。

酒送出去了，那個化子，很老了，那個笑啊，簡直是夢中拾到了金子般。不料一口入喉，他就大叫大鬧：「八仙館那會做出這種沒臉事，一両五錢的酒有這種味？這酒祇值壹両另五分……八仙館竟然賣假酒……」

這可將八仙館的掌櫃驚動出來。而那位小姐，可憐她飯菜才剛用一些，也出了門！勸解化子：「老伯伯，做事何必如認眞，反正，你要一壺酒啊！」

「做事不必認眞？唉，難怪啊？這就害人又害己！」

小姐可讓老丐說了個目瞪口呆……

而掌櫃出來，取酒一聞，他面色大變，叫聲：「小三，出來，道：」那個倒霉的伙計不得不出來啦……「掌櫃！我是！恨這老叫化……他，已打過我三次耳刮子……我！」

「如此對人，還不該挨打！小姐，這酒錢，你可不必付，算小號自承其失，轉請這位丐帮兄弟！」

「那我可要兩壺，大姐，你還是已出之物，也不至於收回去的，是吧！」

她微笑着：「當然不會收回！」

「最好，再送隻鷄給我，八仙鷄是此地最有名的。好吃，香、鮮，連骨也有味……不妨買兩隻，一隻送我，一隻自己吃……」所謂打蛇隨棍上，就是化子的慣常伎倆……

小姐她微微一嘆：「我門中素不能講究口腹之慾！你要的，我可以送你。」

「唉，又何必這樣死釘秤的，一成不變。人，得隨機應變，隨遇而安……」

「多謝了！老先生！」說完，她走進店，用她未吃完的菜飯。而老化子却提了兩壺酒，一隻鷄走了……口中不知在唱他們什麼化子調。那個小三可恨得大聲咒罵：「頭頂生瘡，脚底流膿，你他娘的死化子，賊化子……」他還想罵呢，可讓那位小姐叫了進去，小三不禁呆住了，才一會兒嘛，她可已吃完三大碗飯，二盤子菜：「罵，也不必罵，唉，身爲化子，年紀又那麼老，風和日麗，他還好過。萬一，秋盡到，寒雨雪交侵，唉，眞不知老人該怎過？」

「你倒是眞好心，您可知，我這個月的賞金全給扣了。少了那三五両銀子，我一家又該怎過……該添衣啦，該代老娘做生日啦……」

突然，小三手中多了一塊硬物。他們經得多，一掂分両就知值十両！他，不禁心中感動得不知該如何是好！而一方面那位小姐又惠了賬，然後走了……臨走時，她由佩囊中取出一粒綠豆大小的火紅色丹丸，要小三送給那位受傷武師……

來的時候，她的尊容形態，嚇走了大半人，現在，有不少自命俠義中人，在樓上俯視此女，而心中大爲感動。尤其是那位受玄陰箭傷的，使他痛得冷汗直冒，具他二個朋友是出盡了方法，依然毫無用處。自己所佩製的什麼百寶丸，拔毒丹。療瘡散……全如石沉大海。哼，這位不知名的小姐之一小丸豆藥，一敷之下，你說藥到病除是假，但是，此君他是再也不覺得週身有陰痠苦痛之感。漸漸，漸漸——這位武師的眼中，竟然流下眼淚。因爲；當她進來之時，心中挖苦得最惡毒的是他。他那會想到，自己這不治之傷，就是由她替他解了結。

八仙館依然生意滔滔，並且，他們可多了個談話資料。這位巨型小姐，有幾個依然不改江湖陋習，口不擇言，不想突然桌面上多了三柄銀光閃閃的小叉。

談話說笑的是眞正來弔孝的，本來尚品三做保鏢時的登雲鏢局中，摩雲金翅譚振，早已死了。現在掌權的是譚振的兒子小金鵬譚庚。他自己不便來，派了他的子侄輩來弔祭一番。登雲鏢局是鏢行世家，在北道上，大有聲名。尚品三之巧得巨靈斧之後，令登雲業務蒸蒸日上。當時，尚品三歸隱時，對譚振說過，他死後，別有所託。現在，譚振死了，譚庚無暇，譚庚之次子譚中，三子譚山，侄子譚强、譚理，四人上門弔祭。一進門，江湖人全有股玲瓏心，看出情況不太好，他們不想淌什麼混水，取了尚老生前安排之柬帖，拔脚就走。這種流水席，那能滿足四位久經世面的大鏢頭。再說：他們也早已明白八仙館之美酒名餚——誰想，來了位巨型小姐，令他們大煞風景！如果，如果美貌的風塵女子，或者……以助雅興有多好？就是說這些，三柄銀叉上了枱。

試問：跑慣江湖的，還會怕打架？祇是三柄銀叉，而且，又打在桌盤間。分明擦架打，蠻好啊，反正一路而來少活俥，有些機會，還不擦起個大風波來？

「是那一位好朋友，看得起譚家子弟。」譚中是一邊說一邊拈雙指，不費力，

拔出一枚銀叉，看了看道：「倒是有七分純銀，銀值幾個子兒……」

唉，你啊，雖說是名家之後，可是你父也曾有再三再四說過：「天下之大，能人甚多……」你那可這樣自命不凡而毫無防備，現在，他話未說完，也不知什麼一來，左面火辣辣一陣劇痛，幾乎打得他兩眼發黑，而手中一動，勁一鬆，三枚銀叉不見了，譚中是不見，但是譚山、譚强，譚理却看得清楚，分明是剛才還在呼天搶地叫痛的武師，這種敗軍之將，他們那會放在心上。嘿嘿，現在打他二哥的，就是他，江湖子弟均尙氣節，能挨打不出聲？

譚山首先陰惻惻的笑了一聲：「是好朋友，別打擾生意人，要打，出去！」

倒蠻講，理，打架是雙方之事，不必弄得酒館人仰馬翻，那一桌三個人冷冷一笑，現在可看出，這三個雖說年紀不大，但是，他們個個面色冷然，三分不屑之氣憎中，還帶着七分傲態。

說實在，這場架是寃枉的，三個七煞，如果不是中了陰風山百步坳的無影九陰刺，他們決不會有這大的火氣，還有，九陰刺之毒性，另有一功，如此小一輩有名豪傑，竟然讓這一枚小小九陰刺，鬧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說，他們是不是已窩了一肚子火，有人好心救治了他，七煞是恩怨分明之人，現在有人侮辱對他有恩之人，好，就這樣打了起來，而且，這一架直打得個有百年歷史的登雲鏢局，幾乎烟消雲散。

現在，三個七煞是一言不發，身往外走，這是表明了，你們說得對，打，不必麻煩別人，外邊去。

四譚一見如此情形，走吧！譚中走在最後，他剛出門，由於挨了一巴掌，心中祇有一個念頭，打還他，嗨，事情正有這麼巧，他剛出，有人進。誰？那個老化子，喔，提來兩隻酒壺，笑瞇瞇，醉態可掬，而一隻手，油膩滿手，是嘛，吃鷄嘛，他們化子又能斯文到那裏……但是，譚中是從錦綉堆中長大的，他能不怕汚穢？而且，挨，打還沒找還本，你這老化子來找打？成全你，順勢一推掌，老叫化叫聲沒命了，一摔跤出丈來遠，還壓扁了兩把錫酒壺，也正巧，那位不得人緣巨型小姐，剛剛走回來，看得不清二楚，她素不喜以强欺弱，以富欺貧，老叫化這一跤摔得這樣遠，這樣重，她是一下馬，先去扶起老叫化，細按脈息，暗道：「還好，沒傷重內臟。」

「可惜我這兩壺酒，一隻鷄可打了個光光如也啦，好心的姑娘，我，祇求半隻鷄，一壺酒……」

老叫化宛如是塊爛膏藥，一貼就牢……奇怪的是，那小姐也眞好脾氣，竟然眞的代他買酒，買鷄，不過，鷄依然是一隻。

那邊已打起來，並且，打得十分燦爛，譚氏四弟兄今日算是嘗到了眞正武林第一流好手的味道，六柄銀叉，將譚氏四柄單鞭，圍了個風雨不透，那個受傷復原的七煞神叉張嘯對譚山道：「若要活命，乖乖的跪下，向這位小姐叩頭賠禮！否則看我神叉之功……」語聲中，祇見一道銀虹，向譚山當頭打到。譚山還未弄清是件什麼事，如此八尺長的銀叉，竟然在他頸間轉了一個圈，頸間血跡淋漓，譚山眞怕這頭會落下來！

「如果我稍加三分勁，譚山，你早已見了閻王……」

譚山、譚强、譚理、連先挨了個耳光的譚中，也嚇得手足無措！這是什麼鬼叉法，能來去自如……他們正想說幾句好話，以求免了此事—三七煞自出師門以來，決不輕易惹事，也決不輕易了事……

突然，一條長大靑影突入，是那位小姐，也不見她用什麼兵刃，面上却帶笑，早說過她的笑容還算像樣，一入場先向三煞打了個偏手，唉，人高身材大，這一偏手在苗條少女打來，眞有些個美態，麼在，她，尙幸七煞感恩在心，不以爲意，否則，眞又有她的難堪詞兒聽：

「同是江湖人何必有損江湖義……」

赤血針亂巨靈莊

她那裏知道，他們就是爲了她而有損江湖義氣的。

三七煞講明原由，她不禁苦笑了笑道：「生得高，生得難看，這是父母所生所養，所賜所有，能怪得誰？我並不在乎啊，他們，唉，也是一時笑語而已，不必認眞，你們爲我而打架，罪過，罪過。如能看在我的可憐份上，以後，別再打了——小女子在此叩頭了——」

三七煞中的老大迴旋七煞桓瑾，最是性情中人，他對老二金叉七煞施彪，老三七煞神叉張嘯道：「天下，有這樣講道理，說情義的人……」邊說邊也跪了下來，對那小姐道：「姐姐貴姓大名！」好，這就可看出桓瑾的說話有分有寸。

「我——我名言大！請不必笑，我是最大！如此人樣，叫個阿大，也不辱沒了我是吧！」

桓瑾道：「言大小姐，在下桓瑾，此是我二弟施彪，三弟張嘯！我們三人自離師門，雙膝從未下跪過，一等一的大老，要我華山三七煞下跪，哼哼……永無其事……而爲你，我們甘心下跪……言大姐……靑山不改，綠水長流，你我後會有期……」三人與言大對叩了三個頭，然後，三人是長嘯而去，祇留譚氏四雄呆呆的看着三人之背影。

言大是由佩囊中取出一包紙包，送給譚山，是粉末，奇怪！這粉末是一着傷痕即止血，這四個姓譚的是木然無表情，言大也不等他們有所行動，飄然上馬，想走了。那個老乞丐又追上來了：「現在，我知道你叫言大，你問齊瑛還在不在巨靈莊？這是我老頭子的忠告，不論如何，不可有碗話碗，有碟說碟，還有，老頭子吃了那多東西，這一張儻來物，算是還禮，不過，更得記住，除非見了萬老太婆，否則，誰也不可說，不可宣揚！言盡於斯，希望你我後會有期……」

「是啊，見了大姐還不是酒啊，鷄啊……」說話的，是那位恨極了，老叫化的小三。

言大是個十分機警的人，別看他身形魁梧，有些行動不便，其實，她對人每一句話得細細推敲一會，別以爲老頭子是個叫化子，他塞給自己的紙包，一着手，就可明白，這紙張之質地，已有開始發霉之跡，就知其中定有蹊蹺之處，她就此放入佩囊裏，到時候，見了娘，再看個清楚明白吧。

不過，齊瑛，她是自己姑媽呀，娘對自己再三說明，巨靈譜、斧！是借給尙品三的，後來，尙品三越來越有佔爲己有之心，所以，姑母化名入虎穴，甘心嫁與尙品三爲偏室，自己暗中將父親唯一信物玄靈尺取出，就可取得被人攘奪去的巨靈譜、斧……

可以說，言大是最後一個趕到尙家巨靈莊，因爲，一路上，她爲了做好事，行善擧，直跑了她不少時日，現在拜門投帖，如果眞的是齊瑛命見。那麼，她當然得叩拜姑丈之靈柩，如果齊瑛別有打算，那又該如何？……

果然，齊瑛是將言大引入後園，然後，擺了極好的酒菜，請言大，可惜，上文早已說明，言大素來對己甚嚴的人，酒，她不飲，菜，也揀素的吃，別看她人生得粗魯，除了吃飯，其它吃得全不多……那想到，不論你說得怎樣少，結果，你還是得中了計！

言大心中大驚，而齊瑛却叱退服侍人，將言大的衣衫，一件又一件的除去，她看到了言大佩囊中的秘製靈藥，就問：「方子呢？」

「在山上！」

「你得代我取來……」

「姑姑，你也是巨靈門中人啊！」

「巨靈門那一年，那一代太太平平的？爲什麼？就因爲，事權太散，你能看譜，我能取斧，還有十三支射陽弩，一張震天弓，到現在流失在外……告訴你！孩子，你父親爲人所愚，你母親簡直一竅也不通，至於你，哈哈哈，你該照照自己的尊樣，你配取巨靈斧譜……你配主持門戶！別說老尙工於心計，早將巨靈譜一拆分四，就算是家財，他也怕後人爭奪，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有震天弓及十三支射陽弩，再加靑羊訣，好，我們方可將尙老賊搶去的巨靈斧奪回，巨靈宮遭地震，現在，你母親可曾將這些東西找到——」

說到這裏，她突然一聲驚叫，「在這裏……靑羊訣，靑羊訣……」

齊瑛她做夢也想不到，這靑羊訣是由她莊漏出還不久，所謂譚氏四英之來，所謂取什契約，其實，這契約根本有夾層，而譚中他們不明白，丐帮長老那會不知？所以巧手取還，更代言大分開紙筋，那想到齊瑛會來這一套！

齊瑛在尙品三的身邊，死纏活糾的，她已得到三分巨靈勁，現在，她再有靑羊訣之相輔，她不禁狂笑：「侄女兒，你來得好，也做得好，多謝你的靑羊訣，而今，你，唉，生爲女兒身，得了副如此軀壳活在世上也沒味，姑母說句殘忍說話，你早死早超生——」

誰也想不到，自己嫡親的姑母，竟然會說出如斯可惡而無人心的說話，至於言大又如何？她祇有苦笑的份。不過，她依然說：「姑母，這佩囊有七層暗格，每一格有我母所製之療毒靈藥，不可隨意毀棄，有緣時，多救幾個受苦受難人……」

屋簷上，突然傳來一陣飲泣聲，齊瑛自以爲自己所建的天靈閣，如無自己相邀，決難進入，難道是自己手下丫頭不聽話，不出閣在偷聽，齊瑛是一聲冷笑，手一揮，祇見一股紅雨，向飲泣處投去，言大大驚……忙叫道：「這是陰風坳的赤血針啊……姑姑……你……你怎可用這種陰損暗器……」

「沒有這種暗器，他那能盡奪巨靈斧、譜。」有個男人聲音在外叫。

啊！這一次輪到齊瑛驚駭了，自己的心事，總以爲江湖上沒人會知，不想還是有人知道，並且揭了底——不，齊瑛不能讓個活口在世上，現在，得先毀了言大，然後再找其他對頭，好在天靈閣曲折迴繞，沒有自己人的引領，摸也得摸你半個時辰。

第一股紅雨穿窗而出，順手發第二股，這一次是向言大打到，那想到陰風坳！太玄祖師威震江湖的赤血針，竟然沒有打中言大！反而聽見一連串錚錚之聲……這是從來未有之奇，誰，敢直擋其鋒……再一看，不知什麼時候，房中却多了一個長身玉立！靑袍白襪的少年客，生得俊挺精神，宛如玉樹臨風，手執一枚奇形兵刃！冷冷的對齊瑛看了一眼，再不言語，順手抓起一件件衣衫，向言大一包，道聲得罪，人已穿窗而出。

齊瑛那肯就此罷休，一聲怒嘯，手一探，一對判官筆已出了手，別看是個中年婦人，輕功好，雙筆之造詣更不乏，雙筆宛如雙龍，張牙舞爪般，直點少年之後背，不想這少年之功力，更是驚人，明見雙筆點來，他竟然一手駢雙指——一手抱人，直點判官筆尖。

齊瑛那會相信，雙指來點自己的雙筆，她以爲少年是送死，不對，本來雙筆是一個雙龍出海，即使點，也不見得點了左支，再點右支……天下就是有這種不可思議之異事，石火電光般，齊瑛祇覺得雙臂有一陣痠痲之感，並且，人，仍在半空，無法借力，好，一股大力湧來，將齊瑛直翻出老遠，尙幸本領不弱，她翻過三個屋脊，才算找到了立足之點，當然，運力不勻，難免發出聲响，早已說過，巨靈莊中尙有不少客人，正主人當然是尙氏正太太曾氏，一個鄉下人，不過她的一子一女却厲害得很，分什麼，他們也得有三分。

齊瑛是偏房，而且是最小，當然吃虧得多，本來，家人一向面和心不和，今日，屋面上有聲响，除了曾氏，但尙家那個不會武藝？聞聲上屋，查問究竟，祇見齊氏宛如發呆的看着遠處，問沒幾句，各自回房，沒多久，首先是尙氏唯一女兒尙雲玲，大叫捉賊。

她一叫，大兒尙雲丕、二兒尙雲義全叫了出來，除了齊瑛之子雲彬外！誰也在大跳大叫……爲什麼？巨靈譜失竊，老實說，巨靈譜是他們尙氏的傳家之寶，尙老求家人和睦，因此，分成幾份，要學，大家拿出來，否則，你有頭無尾，他有尾無頭。更因爲靑羊訣，大家必需平心靜氣的，找到靑羊訣，無靑羊訣，祇有尙老的一些口訣，練幾分巨靈譜，對普通江湖人，綽然有裕，對眞正第一流高手，難免有不足之處，所以，用巨靈斧護住巨靈莊，不至於出甚大紕漏，想打出江湖，未免不足

，即使如此，也因為如此，幾房對巨靈譜，全想據為己有，齊瑛甚至於勾結了陰風坳的大玄祖師……

即使這樣做是後患無窮，她還是在刀頭上舐血，何況：她自以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還可迷誘住大玄祖師．不想：今晚，為了侄女．竟弄得一敗塗地，當幾房人大叫失竊．她心中一凜，連忙來到兒子雲彬房中．開了暗格，一看．還好．巨靈譜還在！

其實，這比失竊更壞：這幾房人已來到了齊瑛房中，一見她的譜文尚在．還有什麼好說的？為什麼房房失竊，你不失竊，平常已有傳言．齊瑛勾引外人之說．現在，豈不可證明是實了？

這一來，好，唇槍舌劍之後，就是大打出手．祇有曾氏最可憐．她祇有對住尚品三之靈位流淚痛哭。

常言道得好，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這一場打除了齊瑛一房．尚雲玲．尚雲丕．尚雲義沒一個不受了重傷。尤其是尚雲丕傷得最重．這一股陰毒之赤血針，可引起了公憤．在場那些不論是來弔孝，還是別有打算．全讓赤血針激怒了。

一窩蜂的向齊瑛詢問這赤血針的來歷，齊瑛却冷然的，說道：「打架？現在是打架？現在是拚個生死……我不用暗器，聽死……」

「我們請問你赤血針之來歷。」

「與你何干！」

「在下之師兄就死在這妖針之下。」

「可是我發的？」

「無論如何，你的赤血針與打死我師兄的，是一樣的，我得找他報仇！」

「秦先生，憑你，配嗎？」

「不論配與不配．我得找出主人，否則，把你當作了主兇辦！」

「也可以嘛！我倒要看看三頭蛟龍秦允誠的厲害！」

「阮兄弟．樊兄弟．耿大哥．毛二哥．上！」

嗨嗨，看來這個三頭蛟龍並不是一個人來領教赤血針，他竟然聯合同道．向齊瑛圍攻。也就是說，不讓她有時間將赤血針乘隙打出。

何況：秦允誠．耿興．毛蓬．阮四海．樊用五個人用的全是奇形兵刃；不是單面戟．便是流星鎚．再不是鏈子槍．軟鞭，緬刀。除了單面戟與緬刀是短兵刃之外，其他全是軟而長的兵刃。齊瑛帶了獨子尚雲彬．東打西擋．突然．齊瑛發覺．這是一個五絕陣。自己非但得照顧孩子．自己一個不巧．大有可能為這五種長短兵刃殺傷！

自己尚可勉力支持．怕就怕在孩子。天下．又有那個父母不鍾愛自己孩子的？現在．齊瑛為了自己孩子．她不能濫發赤血針。因為．秦允誠善於移勁易位．如果中了他的計，赤血針大可打在自己孩子身上．這一個顧忌．好．將齊瑛及其孩子雲彬困死了。時間一長．決沒有他們母子的好處。

尤其是耿興的流星鎚，他看得清．心思又巧．尚雲彬年紀最小，功力當然最弱。自己的流星鎚．以一對一也大可置其於死地．何況在這五絕陣中。本來．你墊我補．現在，不，一個暗號，他已說出了要先解決小的．讓老的心神俱喪之下．為他們所毀。

因此．流星鎚簡直是兩隻連續不停的炮彈，一彈又一彈的，朝雲彬擊來。

現在的耿興，可以說用盡全力。對雲彬攻擊。一個廿一歲的孩子，一招二招，還可強忍支持。越來越多的連擊．孩子那能受得住！連震幾震．可憐．尚雲彬已開始口中噴血……齊瑛不由心痛如割．但是，她為四件兵刃纏住．那有這好的功力，衝破樊籬而救援孩子。她明知．再這樣下去．孩子決難逃得活命……

可是．奇蹟突現。也不知從那裏投來一股青虹．祇見一個高大身形．從空投入圍中。祇憑雙掌．將耿興擊向雲彬之雙鎚，一一擊退。列位看官：這流星鎚祇有出招．而無準備還招還勁的．而今．一鎚又一鎚的被擊回！可憐：人稱乾坤雙鎚的耿興．竟然鬧了個自鎚擊自己！現在．耿興也開始口角流血了。

「我不想傷前輩．不過務請退出．巨靈門之事．該由巨靈門解決．務請原諒這個——」

齊瑛簡直不相信自己眼睛．解圍而救自己獨子雲彬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想陷害的嫡親侄女言大……她幾乎哭了出來。

巨靈敗太玄

半空中又傳出一聲長笑道：「巨靈譜全在我手中．各位想奪譜者．何不跟我去……」言聲才完．眾人眼前一花，一條青影已在廳中打了個盤旋，出廳去矣！

廳中有多少人實在是覬覦巨靈譜而來的？有幾個不想變成第二個尚品三？一聞此言，十亭人至少走了個八九亭。而秦允誠、毛蓬、阮四海、樊用．加上個經已負傷的耿興，他們可是死命的扣住了齊瑛、尚雲彬及後來的高大女子不放。

但是：言大別有好功夫．不．還另有好心腸。首先．她以鎚還鎚的令耿興吐血．見他還不肯走．她不禁愀然道：「這位前輩．你可以退下了……就是你們—依我看，這大年紀．即使奪得譜．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招惹外魔．令你們一生不得安寧。一個不巧．貽害後人．這又何苦？依小女子之說．退下去吧！」

秦允誠是再狡猾不過．看得出．齊瑛一有助手．她正能抽空打出赤血針．自己五絕．眞能命「絕」於此。好．走吧．眞所謂青山不老．綠水長流．人不死．咱們總有機會。既然如此．一聲暗號．五人退下．道聲再見時．那言大是道聲且慢。秦允誠不由一凜．什麼？還有下文？還想還她幾句：祇見言大手掌中有綠豆大小的一粒火紅丹丸．她交給了耿興道：「即刻服下．不消片刻．就可消解內瘀。」

秦允誠等那會不知．耿興分明為自己的內力迸傷。自己所備傷藥？至少．要修養半個來月．而今．此女說片刻可消：他們相信。為什麼？因為．這個看來不得人緣的女子，其實．眞誠無比。耿興是紅了老臉．接過嚥下．然後．五人連翩飛出巨靈莊。他們明白．巨靈譜．決不是他們能奪取的。

可是．當他們五人走離巨靈莊不遠，大概也祇七八丈地方，這裏是個水流山幽的清靜所在，樊用耳尖，首先聽得有呻吟聲！再聽聽，呻吟聲極熟．像是自己好友玉臂金搶羅家春。不對．還有呻吟聲—五個人個個嚇了一大跳．本來是清幽之所在．現在．突然有股陰森氣氛．籠罩於上。想拔脚一走，不救老友．於心不忍。救，誰知裏面有什麼妖精怪異？唉，也不允你們有所打算．後面却傳來「嘿」的一聲怪笑。五人不是江湖泛泛之輩．那會人到身後還未發覺？直到人家出聲示意，這才警覺，來人豈是一般江湖無名之輩？

果然，來人是方圓之第一大魔頭．北邙山陰風坳的太玄祖師。三十年前七子圍九魔，七子以為盡滅這九個危害人間的魔頭。誰想．依然有個裝死漏網的太玄子——當時，他祇配稱太玄子——而太玄祖師心中最恨的是．七子中的巨靈子言玄輝。但是，他自知決非其敵。好，第一個毒計，是炸毀巨靈宮。不錯．巨靈宮毀了．巨靈子言玄輝及其夫人却讓尚品三湊了現成，尚品三因與同伴鬥咀．說他既無本領，又無胆識．完全是因人成事；他一氣，離羣先走。哈．巧遇言玄輝．將他救出．言玄輝怕其宣洩眞相，這才命他罰下重誓，傳他巨靈斧．及。

巧也眞巧，尚品三本來生得又高又大．膂力不小，在巨靈宮敗垣殘瓦間．習成巨靈斧。再出山，成了江湖第一。人、一行運，也眞是有個財神跟在他身後，他又在終南山腰掘到了個「寶」。好吧！鏢也走了一世，名有了，利也有了，還不圖個風流快活！將巨靈子的告誡，早已拋到九霄雲外．然後．言玄輝之妹出現，說實在，她不像其兄那樣正直、自愛．因此，她根本無法領受巨靈門中的眞諦。可是，搶、奪、却是她的本性、專長。所以，直奔巨靈莊．化名齊瑛，靜等機會。

太玄祖師發現有這樣一塊料，命自己手下大弟子青靈子與齊瑛談合作，一拍即合。所以，有了赤血針在手，也所以．齊瑛取得青羊訣——主要巨靈煉氣訣，就想殺了自己的侄女兒。

世上最毒婦人心，有時眞有道理。

尚品三一死，已開始了明爭暗奪。齊瑛用信鴿通知太玄祖師，他們趕來了。事情已遲了一步．太玄祖師最善遷怒他人，而這些江湖上的泯不知死的傢伙　讓個無名谷．引入了這個死谷。好．為太玄祖師一行八人阻煞了。

說實在．這幾十人中．着實有幾個好手．譬如二郎八卦棍的莊仲龍，神鐵仙翁陸曉．九曲劍清松等等，當他們發現對頭是太玄祖師時，他們這時候可想到了邪正不能並立之理了。他們又自命為正派。

一上手，太玄祖師還自恃前輩。嗨嗨，人．不可太自恃。一個驕傲．首先．他的寵姬朱雪娥為神鐵仙翁一鐵環打成重傷。這就引起了太玄祖師之火。在他以為二次出山．當時一班仇家．坐化的坐化，升天的升天．自己足可領袖羣倫。不想這裏一戰．分明江湖上人才輩出，不能再目高目大，該殺去一些才對！太玄祖師生來妒忌殘忍．自己帶來五弟子二寵姬，竟然為那些江湖客之困獸鬥．打死了一個，傷了二個。

太玄祖師生就的怪脾氣，心中越恨，面上越平靜。他看好地勢．然後．先背山壁而出，讓自己的門下．依然與他們混戰，他是突然的一閃身，這不能不佩服太玄祖師．怪不得當年人稱鬼影兒！快，簡直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總之．眼睛一瞬．他已打了一個來回。而地下却多了一個慘號的武林客。

怎樣出手．怎樣中招．沒半個人可以看出個來龍去脈。就在他們神思稍分之際，又是一個．正是這批江湖客中健者；二郎八卦棍的莊仲龍。他是覺得面前突來一股勁風．風中竟有吸力．他明明一個坎離迴旋——正是護住身前的巧招．不對．棍頭微微一動，而左胸隱隱有一尖刺刺人，待到太玄祖師還歸原處時．如此結實而又功力深厚的莊仲龍．竟然會支持不住這股陰瘦詫痛。

當時．太玄之門徒伏虎子正在其身邊．那有不乘機結果其性命之理．可是：一種聽來宛如鬼殺狼嗥之聲：「不可．他已中了為師的赤血鑽．能活得了？殺了他，豈不是便宜了他？」

衆人不論正邪，有的歡喜．有的愁。不少人是聽說過，妖邪道上十三種最陰毒可怖之暗器中，赤血鑽排名第三。被刺中者．得悲呻號叫七天後．全身之筋脈全斷，這才可迸斷心脈而歸天……

你說陰毒不陰毒，於此也可見，赤血針．祇不過是小兒科而已。

現在，在場之武林客個個心震膽顫。九曲劍清松子如此好身手．還是讓太玄祖師之玄陰奪魂勁．強抓九曲劍．祇露一綫之空隙，也不知什麼一來，右肩已為赤血鑽所中。嘿，這可不理你功力深淺，不中則已．中則一樣。如此修養有素的清松子，依然忍不住這陰傷蝕筋之苦．呻吟了，最後是神鐵仙翁。

「陸曉．我可是出來了．你是玄鐵眞人的門下吧？」太玄祖師笑着說。在他算是笑，其實比野獸的號叫更難聽。

「陸某無能．有辱師門．希您望在武林一脈．殺了我們！」

「在本祖師手下．那有這樣便宜事？我已搜過你身上，不見神鐵陰陽訣．放在那裏？咱們要一譜雙鐵換一命．你看看如何？」

看來，太玄祖師對這神鐵陰陽訣十分渴望，這才開出這個條件。

但是．陸曉他苦笑了笑：「太玄．我今年已六十在望．江湖上的鋒頭．我也出過。吃跌．也不算一回事。至於神鐵陰陽訣—即使我想說，其奈天道乎？」

「那好．將你們留在此地．有人喂食，哈哈哈．痛死你們．痛死你們——」

總以為太玄祖師走了。不．他的心可眞狠辣，他為求巨靈斧、譜。他在尚品三生前不敢來—怕敗在巨靈斧下—現在，他要傷人示威．他要巨靈莊中人，見此慘狀，不由自主的交出來。

五絕就這樣的引到了這裏來。

天幸．太玄祖師為了寵姬療傷而未來。否則，這五個也難脫得了；因為留守的伏虎子等是勉强可以與五絕打個平手，正在此時．半空中傳來一聲極清亮的語聲：「五位，我看你們也該走了．如果，太玄

得了閑，一趕到　我怕你們全得中上一赤血鑽，與在場一般的挺屍等死。何苦來？江湖道義　你們能救他們，你們打得過太玄祖師，快走　稍遲　我怕太玄祖師，就快趕來了！」

「我已來了，你何不下來與本祖師見見面，難道怕了我？」

唉，人，眞是不可理喩　尤其是江湖豪客　別看他們講道理，說義氣，其實，生死之際　他們可祇顧自己死活而不理別人了。

秦允誠更是老奸巨滑　他故意高聲大叫：「來的可是那位取得巨靈譜的靑衫客。那好，我們與你一同……」

瞧…這是好朋友，這實在是賣底，五絕希望能得這一鏤水　濺在別人身上！果然，太玄祖師聞言大笑：「此言可眞？」

「他們說得不錯，不過，你不送他們赤血鑽　我可不能放過他們！」語聲中。半空間果然飛下一個靑衫客　祇一眼，就可看得出　此人粉面朱唇　瀟洒出塵，實在可以說，在江湖上簡直是少見的美貌男子。

太玄祖師依稀聽人說起過，江湖上在五年前冒出個少年英雄，一身好功夫　更擅長筆捻擿、飛虎旗，這兩位剛柔並濟之兵刃，本來是五代時大將李存孝的兵刃。自從李存孝被殺之後　天下再也沒有人用這種兵刃　三十年前的七子圍九魔中，有一個無謂子，他是使出過這兵刃，而一出手就毀了大、三、七魔，難道此人是他的後人？

無謂子素來獨來獨往，再說：沒有乾坤雙力之平衡　根本無法使用這兩件兵刃的啊：這個靑衫客，看年紀，至多廿五六歲，太玄是知道煉這乾坤雙力　決非十年八年之功可以煉成，何況煉熟，起碼再加十年……不可能啊！假的！他還未想清楚，眼前祇見靑影飛舞，這江湖五絕也沒有這樣快的中招倒地，太玄祖師九十年的功力，法眼無誤　已看出五絕果然中的是乾坤煞！想不到，以爲可以解決一個對頭，現在，可又多了一個。

那少年雙脚一沾，太玄祖師幾乎一嚇！常言道「行家有沒有，祇要一伸手」。而一沾脚，更可看出其功力之深淺，這樣年輕者　竟然一站而似淵停嶽峙　老實說：自己、也不敢說一定辦得到。

太玄祖師想出手，但是，少年却已阻止了他在說話。

「當年，你們九玄天魔　爲惡多端，個個死有餘辜。祇有你　因一時不忍，救了一對農家夫婦　七子長老這才故意饒你一命。不想，卅年來，你依然不改劣行，用多年苦功　聚歛各方毒汁針　煉成了赤血針、赤血鑽、天辛刀、地寒手，那一件不是武林中深惡痛絕的東西，難道，你眞的要死在自己手中不可？」

太陰祖師那裏聽得進少年的說話　陰惻惻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姓岳——」

「不可說下去！」又一條高大身型的女子飛來　太玄祖師那會不識貨　這個女子的功力決不會在姓岳的少年之下。

「言大姐，你來管什麼閒事！」

「岳大俠！」

「言大姐，」姓岳的立即阻住了她的說話：「我是大俠，屁！我是天下最沒用，最自大、最他娘……」別看此人生得風流倜儻，可一急　粗言穢語也會出口。

太玄祖師是個何等樣人？他來去如鬼如魅。而且出手奇勁奇快，面對面大家出手對招，尙且難攖其鋒。可以如此肆無憚的說無謂話。你倆不在意，他可在意啊！眞可謂快得出奇，人影倏來倏去，這一次，他不肯用赤血鑽，竟然用此苦功煉成的地寒手，爲煉此掌法，他竟然十年中靜坐於玄冰岩中……用本身眞元，調合玄冰之寒氣。這是武林失傳已久的掌法，現在，他是每人想印一掌。不對，面前却有一張笑臉，不好看，可挺斯文。正是那個女的，也不見她有何動作，祇是右肩一沉，左肩一搖　如此厲害的老魔頭，竟然直翻出十七八個跟頭。即使是如此，依然氣血翻湧：想吐血……不可，習地寒手的人，一吐血，算是完了。但是，耳邊傳來了女子的誠懇語聲：「臥倒！仰天而臥，以血歸位……」

對，這是最好的救急辦法；他不能不依言行事……

「大姐，你又做好人了！」

「唉，習技不易啊！」

「此是妖魔啊！」

「我娘再三對我說：我們不是天神菩薩，我們怎能判決他人之死活？」

「像你姑姑——」

「她是我姑姑啊……長輩啊！」

「你總是有寬恕他人的理由。大姐，你爲什麼這樣好，這樣……美！」

美字才出口，個個想笑，但不一會，是人，眞的感覺得到這位言大小姐的美。這是眞正的美。決不是庸脂俗粉，首飾打扮的美。是心地的美。而心地的美別說在江湖上少有，即使在人中，也難揀得到。

「大姐，你又得要我放了這五個乏貨！」姓岳的萬分殷勤、親熱地說。

言大是落落大方的說道：「你已說他們是乏貨　對付那乏貨又有什麼了不起……岳……」

「不准叫我大俠……」

「那麼我佔先，叫你一聲大弟……」

「對——！」突然，他又不開心了。「難道我祇配做你大弟？」

言大微笑道：「是我祇配做你姊姊而已，閑話少說，你我各人救治各人的不幸者……」

眞有些莫名其妙，這姓岳會有些失神落魄的樣子。他治療五絕，弄得他們一個個如殺豬般叫！明明是江湖上有名英雄之輩，可是，這個收歛體內乾坤力時，五個人實在受不住，即使姓岳的說好了，他們依然得痠痛十幾天。

言大在用她的巨靈靑陽炁，將他們的赤血鑽提出。各人總以爲是一枚鑽形暗器。不想，實是一帶紫血而已！言大面色愀然的對他們說：「即使我出手快，你們依然功力受損　能聽我話，最好是三年來別出江湖　並再苦練三年……可以更長最好，那時候，你們才算陰毒痊癒……」說罷，她對每一個人，打個偏袖，道聲：「對

不起！」走了。

「言大姐！」

「岳大弟！你還不走！」

「巨靈莊之事又如何？」

「其實，我祇是來那取碧玉巨靈斧而已！」

「巨靈譜我已代你取齊了……」

「假的！」言大愀然一笑道：「尙老前輩：也太工心機了。他非但將巨靈假譜引使江湖起風波，而且，誰得到，誰眞能保持它，如果照譜習練，快的三月，慢則一年，立即走火入魔，變成殘廢……」

姓岳的與在場人，個個不禁目瞪口呆者有之，痛恨自己中計者也有之。有的，簡直當場發了狂……爲了巨靈譜，你計我算，出盡了辦法，受盡苦痛，幾乎將條命送了，原來爲的是件假譜，天下寧有是事，眞豈有此理……

但是，也有人在想，巨靈譜假的，憑言大一句話，未免太輕信。眞眞假假，總得有個分辨，還有，尙品三他的眞譜又放在那裏？

「列位前輩！」言大誠懇地說道：「尙品三有意吞沒巨靈譜，靑羊訣。如果有可能，他能請出冶神查啓璜，還可能鑄造一柄假斧呢！唉，如果不是丐帮相助，我那裏會知道，靑羊訣是夾在登雲鏢局之契約內？……」

「如此說來，巨靈譜是再不會出現了？」衆人差不多異口同聲的詢問。

「但憑時緣！」言大是淡淡的說了四個字，她走了。

誰還願等在這個幽谷中，除了太玄祖師，還有一女二男是一無傷處。

女的是太玄寵姬花無枝，其餘二個未傷的是：靑靈子，伏虎子。一則兩人是長門弟子，一則功力也較一般同門高。夕陽下，天際發紅，而太玄祖師却犯了愁。爲什麼？他咻出有些不對勁的氣氛來。

自己之功力未復——到現在，他可想到了自己，對人太狠。而且，每一招，每一式，全是祇求想殺對頭，永不想到如果爲對頭所傷又如何。好，一個大姑娘，將自己的地寒手破了，如果不是大姑娘提醒，那麼，他眞能立即毀功。但是，現在，即使依計行事，自己明白，要恢復功力，決非短時間內可以辦到。他希望能稍抑內炁，然後，在寵姬弟子之挾扶下，回北邙山老巢靜養。可惜，現在；看來是辦不到了。爲什麼？可能有內叛之事發生。

事實俱在，邪教人所收之弟子門下，那會有純良、善正之人。越狠越毒，越陰越惡越好，沒事之時，不會顯示其狠毒之心，現在，難講了。

太玄祖師心思靈警，但是，到此地步，他又有什好辦法？但求其中有一二個能助其一臂之力。更希望自己的想法是錯的……他們不會背叛自己。

「嘿嘿嘿——」一陣嬌笑聲，太玄聽慣了，這是他的寵姬，未受傷的龍媚兒。而面前，果然，已現出了她的嬌俏面容：

「祖師爺，你現在覺得怎樣？」

「沒什麼？」太玄陰惻惻的回答着。

「騙我吧，唉，其實，一夜夫妻百夜恩。我是不會害你的，至於靑靈、伏虎，我是不能担保，你也知道，我是決不能抵敵他們兩個……」

「別多言多語，你們意欲爲何？」

「啊，爽快爽快，那麼，靑靈，你說吧！」

「叫他把鎖匙交出來！」靑靈子比他還陰狠。

「爲什麼不來搜身！」

「我們可怕你的……殺手，虎死尙且不倒架，何況是你？」

「打死我，不是方便！」

「你我總有一場師徒情啊！」

太玄祖師幾乎讓這句話氣得兩眼發黑，叛師逼寶，還說顧全師徒之情，請問，人處於斯，能不黯然神傷。可是，又有什麼好辦法？回憶前情，自己對門下，可以說是刻薄寡恩。立法又嚴，自己有力可以控制他們時，他們誰也不敢對自己稍有不順之表示，今日，他後悔了，但是，太玄祖師，亦算一代祖師，他明白、後悔，於事又有何用？看來，得受他們不知如何殘酷之折磨哩！

人老了，也不會怕死了，因此，他是陰惻惻的笑，道：「即使取得鎖匙，即使取出我的大玄十三種，但是，沒有我的指點，你們又有那一個，有此天份，衝破玄關，練成太玄訣，赤血鑽，地寒手……嘿嘿。」

太玄笑了，對啊！他們實在不能殺害自己……這又有何懼，不料、太玄，你且慢得意，有比你更陰、更狠、更毒、更辣的人在，誰？他的寵姬龍媚兒。

「你們可讀過歷史！」她媚笑的問道：「你們可聽說過呂后，她如何對付戚夫人……」

靑靈、伏虎兩子還在搖頭。太玄祖師氣得幾乎炸了肺。什麼？你個惡婦，我有何虧待於你？而你對我竟然用如此惡毒之手段來對付我。呂后之對付戚夫人，是歷史上的名事，「人彘」這名字，就是她所創立。而龍媚兒還在媚笑哩，並且一手已抽出一柄長劍，一泓秋水般，正是太玄祖師爲了費了不少心力而得來的靑虹劍！現在，龍媚兒將它來砍斷自己之四肢……太玄祖師幾乎氣出淚來。

「尙幸大姐你去而復轉……」

姓岳的那少年，太玄不禁精神一振。

「大姐，我可從來沒見過有這樣狠毒的女人！」

「女爲陰卦，主陰閉，稍有反爻之象，可以說狠毒不可理喩。」這是言大的說話。

「大姐——爲什麼你却如此的——」

在場人已看見兩人之身形，靑靈，伏虎再加上龍媚兒，他們心中明白，誰也不是他倆的對手。龍媚兒可計變萬端，知道此一走，與師門已絕一切關係，如果太玄祖師功力恢復，自己那怕躲到天脚下，太玄也決不肯放過自己。事已如此，還有什麼顧忌，長劍一揮，此劍極之鋒利，一中，不論是手，是脚，甚或心臟，最好心臟，一了百了，不想靑虹劍突爲一股大力所撞，令她虎口出血，再無法抓住寶劍，事已如此，此時不走，還待什麼時候？龍媚兒之輕功極佳，雖不及其師之來去無影，也是快不可言。

靑靈、伏虎發現龍媚兒已走，等在此

地作甚 也個個各分西東走了！

太玄祖師簡直是想笑 自己是陷害巨靈宮之主謀 現在巨靈宮之後裔竟然來救自己 如果不是他們 自己之後果 簡直不可思議……

「大小姐！」

「別說話 靜臥 從容 待我用靑羊燾 助你乾坤正位。」言大說罷 雙掌一陰一陽 一按左肩 一按右肩……本來，太玄之內血洶湧 現在 她之雙掌正反一按 太玄可以感覺得到 本來巳稍安定之血湧現象 漸漸 漸漸的 按內臟六腑，歸於血海穴……而太玄可清清楚楚的看出·言大的汗 宛如雨下。

「言大小姐 你那會回來的？」

「我忘 問你一件事 你可曾見過一個靑玉神像？」

「有 唉，如果 你不提說，我也想命人專程送來巨靈宮……」

「現在，那裏還有什麼巨靈宮啊？」

「是我炸了的……是我命尙品三偷帶七粒陰雷珠……言大姑娘 我毀 你們巨靈宮！我——」

「不是，適逢其會，並且，炸得好。將那些叛徒全部消滅了，我們是自己不爭氣。」

原來 尙品三是奉太玄之命 帶了七粒陰雷珠 引爆巨靈宮 其實 當時，巨靈子剛才看顧其婦 練功有緊氣之象 宮中之別具野心者 朱格、嚴欽、韓不神，李不將發動內叛，至於爲什麼內叛，爲了巨靈子持律太嚴 對師弟們勒束極緊，尤其是朱格爲朋友之事，私自出宮，並勾引三師弟同行，用巨靈宮中靈官鞭，天王槍，殺戮 武林朋友七十二人，若不是七子中的鐵鼓仙尙在，出面說情，並且 巨靈子愛極四個師弟 將他嚴禁天門洞中 雖不是面壁反省 也要他們一時四次苦讀經文 不料朱格兇性越禁越發，最後狂性大發，打出大門洞 惡門師兄。

一場地震 將四個狂徒震醒了 巨靈子言玄煇也無法再對付尙品三 祇能付託尙品三巨靈譜 斧。但是 靑羊訣不想交出，可讓尙品三詐走 如果，不是七粒巨靈釘 十三枚斷魂尖擊走太玄子 那麼，他們巨靈宮中 全得落在別人手中 言玄煇不愧爲一代宗師 他竟然能在重傷之下，救活懷孕之妻子，要她妻子不可糊裏糊塗的殉情 得保存巨靈門 反正 還有巨靈門中之基本口訣，雙鞭 雙槍還在，要孩子長大成人後 依他與品三之約 去向尙品三取還巨靈譜 及巨靈斧。還有，巨靈宮中寶庫之鎖匙。

言 從姑姑口中巳知 寶庫鎖匙不在巨靈宮中 她想到了太玄祖師，故此 她再回來一次，救了太玄祖師 果然在他手中取回巨靈寶庫之鎖匙。

互相小心 在言大的面上，一些沒有看來愀然 或者傲然的容色 反而是誠懇叮囑的說話，太玄實在忍不住向言大問：「你爲什麼這樣好？」

「這不是好 我祇記得我娘對我說過一句話，『仁者無敵』，我，」誰也可看到她眼中有淚水 又說道：「我看見過多少的不幸，我見到過多少爲飢餓而啼哭的人，我甚至於看到人賣兒鬻女，爲什麼？」爲想活下去。可惜，我看到的是，父母以爲代孩子覓得個啜飯所，其實，他們是將兒女推入了另一個火坑……我，祇有一個人——！」

「現在有兩個，」那個姓岳的接了口說。

言大是苦笑的點了點頭：「算你一個·即使是兩個，我又救得了多少？」突然·她飲泣了。「我慢了一步，可惜一對多可愛的兒童 被財主釘作了喪禮用的招魂童男女……」

「爲什麼不殺了那個該死的財主——」太玄祖師憤然的說。

「於情，很合，於理，他們出錢買來的啊……以前，還有的生人殉葬的哩……因爲 他們是奴隸，我——眞想殺，但是，他們——我娘說：讓天來罰他們，看，有多少財主一個又一個的敗壞，還有那些亡國的帝皇，王子公孫，他們又如何？仁者無敵……」她笑了。「我不得不信。」

太玄祖師在長笑聲中，他竟然跪下了·對言大姑娘叩了一個頭道：「仁者無敵·我不敢不信，以暴制暴，這是武林道義·從今之後，我會出山，我再不會爲那小小意氣而耿耿於懷，但是，爲了救人，我會不擇手段——」言大姑娘，祇要你有所命·范天玄無論在何境中，除非死了，必來赴會。」言畢，他是在輕傷扶重傷之情形下，離開了這個幽靈谷！

姓岳的靑衫客，對言大姑娘道：「目下，你我無事羈身了吧，我多想與姊姊飲盃酒！」

「我素不飲酒。」

「喝茶也可以。」

「唉，大弟，何必纏住我 說實話，我，對自己有足夠之衡量。再說，我也不是你的好伴侶，前面，有你的好對象……」說到這裏，她微微的笑了笑道：「跟她去吧，這樣，反而我還可多個好朋友。」

「你在說什麼啊？」姓岳的有些莫名其妙，不料半空中突的傳來一支響箭聲。

姓岳的一聞響箭聲，不禁俊臉變色，而一聲怒吼：「是宇文家兄弟麼，請出來·何必鬼鬼祟祟？」

語聲才完，連響起一聲接一聲的鬼哭聲。

這不像是宇文弟兄……姓岳的不禁一凜，再回頭一看，言大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

神箭門游龍

言大是不見了，面前可有陣勁風吹到。眼睛一花，祇見多了一個千嬌百媚——說她國色天香，未免過份。說她舉止雅重，却非過譽。又何況；年紀祇在廿歲左右，生得鳳眼、修眉、鼻正、口方。櫻桃小咀，點兩粒胭脂，越顯俏美，一身白色短裝，披一領雅殿之風篷，更是風流美俏。令人看了不忍移目。如此女子，站在姓岳的面前，他竟然會如碰見了鬼般，僵住在當地。

「不走了？」女子欵欵的說出了三個字。

「姓岳的還不止如此蠢鈍！這一來，我還能走得開？」

「唉！你也知我家幾個哥哥來了？」

「否則，那會嘰呱鬼吵的！放出你們的獨門響箭！」

「你已幫了言大姑娘不少忙了吧！」

「不見得！」

「至少 從她姑姑手中救出，這巳是大恩一件」

「宇文小姐！試問：言大姐她幫助過多少江湖的朋友，她可放在口邊如此寒痠！說句實在話 天下，再沒一個女子比得上她！至於你——」姓岳的說到這裏 面色微變道：「我明白你們宇文氏，厲害！更明白宇文氏說一不二 但是，男女之事·需得兩情相悅……」

那位宇文小姐面色慘變道：「岳哥！平時由得你如何言語作賤我，難堪我！今日，不可——」

「今日我偏要罵，今日我——」

「岳陵孝，別以爲仗師門之聲威 所以肆無忌憚！」聲到人到 祇見一條紫影·其疾似飛的，一晃眼 巳站立在岳陵孝之面前：「請問！」

「你問吧 箭神！」岳陵孝依然强頭倔腦。

「我女可是不貞不馴？」

「我可沒說過！」

「我女那一點不及那個醜大個子！」

「一點？我可以舉出十點：一、她性情暴躁 二、自命名門之後，三、動輒殺人 四、毫無同情之心 五、不守信諾，六……」

宇文老人早巳忍不住了 而那位小姐·更是哭得似淚人兒般，岳陵孝還在得意洋洋，滔滔不絕，突然，一聲宛如山崩石裂的喝聲：「住口！」

「你這又算什麼？」

「老夫不再與你胡說八道……你且等着……」老人一面對那宇文小姐道：「櫻兒，別哭 我去去就來……」老人可眞是說走就走，而且其快無比，紫影是一晃無踪 岳陵孝不是笨人，看出老人巳有眞火·可不對自己發作 反而走」，分明 老人是去找言大姐的麻煩——不能 因此大叫一聲：「慢走！」其實 岳陵孝之師門所傳追風步法 決不在一般前輩老人之下。可是他動剛脚 耳聞弓弦響 一枝金碧硬羽的長箭巳在他脚前三寸射到。並且迸然幾點火星處 長羽不動 分明這長箭之整支箭身深入土石之中。

「岳陵孝，別不聽話 第二箭，我可沒有這樣的準頭了。」語聲畢 又聞拉弓之聲——

「是宇文老三！」

「好耳音 岳陵孝，我勸你就乖乖的站着 等我父親回來……」

「我偏不聽話！幹嘛我得站 我偏坐！」岳陵孝眞有些小孩脾氣，這一來，本來哭得不住口的宇文櫻 竟然讓他這語氣·行動 惹得破涕爲笑！

「有甚好笑的？」

「我笑干你何事？」

好 這一對小兒女可鬥上了口咀 突然 岳陵孝不禁大叫一聲：「言大姐！你來幹什麼？」

「我不能不來！」

再一看，言大身後 正是那個方今第一老前輩箭神宇文深。

「你……來幹什麼？」又追問一句：意中是你大可不來。

「老夫要她來，她能不來？」

喏，人，不能太倚老賣老。宇文深自以爲縱橫江湖卅年，有誰敢在他面前稍有拂逆 而言大又是他心目中最忌憚之同道之女 廿來年前，傳來地震巨靈宮 別人全趕到看望，並有所投計宜。祇有宇文深反而遠走遼東，什麼太玄子，什麼尙品三·什麼巨靈斧他全不理！當他聽到百靈宮寶庫被壓 鎖匙又失，他更爲得意。而神箭之別名就此變爲箭神。事實上再沒人可以同他的養由基箭譜十三訣可比了。

現在，他對言大當然是一面孔的老前輩自居 對一個不起眼 且又難看得可憐的少女，還不是呼呼喝喝？可是，他忘了言大是個極講情理之人。一句話說錯 她也不肯就此干休。

「宇文伯伯，說句實話 如果 我不想來，你逼我，命令我，即使用百步穿揚絕技射死我 我也祇不過一個死，我不會怕，也不會來，我來是自願來，來代岳大弟了件心事而巳。」言大在說話之時 而四面八方射來七支長箭 支支如射岳陵孝般，深入土中，可是，言大是眼睛也不眨一下，侃侃而談——

「唉——」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長嘆……誰也聽得出，這嘆氣聲是又老又可憐，有經驗的人，一聽就知，是個末路窮途的失意人。但是，在半空中啊，失意人在半空——大樹上或山崖上……幹什麼？宇文深倒底閱歷深，看來，此君決不是嘆口氣就算了事的……果然——

「人哪！不可老，一老就易糊塗，而且越老越糊塗。天下，那有自命丈人搶女婿的？現在，可讓個小輩堵住了口啦！」

在罵他啊！宇文深是冷冷一笑道：「與我滾下來！」快，實在快，與流星相仿的，從老人的大袖中，飛出七點紫光。宇文深自以爲老人說話未畢 人決不能走，自己的追魂攝魄七巧箭，決不空發……

不想你快，言大更快，隨手拔起幾莖長草 往空一擲，這正是她家傳之秘，「巨靈燾。」將七巧箭擋橫引歪的，飛了個不知所謂。

「老頭，你可看見了吧，大姑娘可不是說空話哩。顯了一手 好，將你的什麼七巧八脫箭打了個不知所謂，她來是好心，你啊，老糊塗 將人好心當惡意……」

「你是誰！」

「不講給你聽……還是先把你女兒的事，辦妥了再說！」

這可不錯……

「言大姐，你來幹什麼？」

「還不是爲」你……」言大是十分冷靜的說。

「爲我？大姐！你—難道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心……」

「大姐十分明白，因爲明白，不想相互間有不幸！不錯，目前，你忘了我的無形怪狀，祇覺得我這也好，那也好，但是我，你得相對一世，這就不太好啦。常言道：配、匹配，是相互間無瑕，這才叫配啊！大弟，我能配你嗎，你找十個不相識人問，我相信有十個會說不配……」

岳陵孝道：「我說配，就是配，又不

是他們的事！」

「豈不聞曾參殺人之事！一個說給曾母聽，曾參殺人，曾母她毫不動心，安坐織布。第二個，她還勉强，到第三個說，曾母不得不踰牆而走。我們即使成夫妻，能如母子之親？又何況說來不配的，決不止三個人，常言道衆口已可鑠金，以後說實話，你能忍受我也不能啊！做一個好朋友，相互關心，有難可同擋，比夫妻好如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好嘛……大弟，你是聰明人，難道還要我多費口舌不成？」

言大的說話是平和，誠懇的。說得在塲人個個如木頭。因爲，誰也駁不過，更說出一個道理來。

但是，岳陵孝却別有心意，另有打算，他走到宇文嬈面前，沉聲問道：「你以爲如何？」

宇文櫻給岳陵孝突如其來的問話，可問僵了。她實在說不出半句話來。事實上她感激言大，她更覺得言大爲人值得親近。至於如何如何？可說不出個「如何」。

「我非卿不娶！」岳陵孝一句話，宛如石破天驚！

言大却微笑了笑道：「剛才，我是以理以情相勸，你還不死心……好……現在，你可看清我之本來面目！」言大說到此地，一扳頭髮……在塲人個個「啊」的一聲，原來，言大是個業經披度的比丘尼。也怪不得她不吃酒，更不吃葷……以爲是巨靈宮中之門規，那想到是佛門的規戒！

岳陵孝不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一聲比一聲高，簡直像現代歌唱家在練男高音般——

宇文櫻姍姍的來到言大面前，道：「大師！」

「我配算大師？不，我連佛門限才走進一步呢！」

「祝你佛壽無疆！」

「我也不願早死啊！」那個半空老人聲音插了咀。

「爲什麼？」

「她死了，我的酒呢，鷄呢……唉！」

這一次，他們可看見了，來的是一個化子不想！，他人才由空落下，橫裏突的射來一支碧羽長箭！可是，來得快，霖得更快，並且，一聲慘叫後，墮地無聲！

宇文深一見老丐不由怒火突發，再說，一出面就傷了他的手下，不知是兒子還是弟子！這還能放他過門！別以爲他是箭神，其他功夫就不行，錯了，宇文深之神臂連珠奪，巧手射陽掌！再加上養由基之箭訣，煉氣，擊打，進奪，追封等等十三古訣中之出手，比目前一般武林世家出手，既詭且怪，不遑多讓。現在他在火頭上，這出手進招，更似天神般向老丐圍打。

老丐却在狂叫：「言大，別看不起我，幫我打，看我來對付他……」一邊說，一邊還招，更奇怪，老丐的出手比一般武林名家的迴反打擊等，更怪更異。人家直點中門，應該先封中門，再圖進攻。哈，老丐是你打我中門，我擊你雙肩，你迴掌相護，他又變怪招不出手。算是以靜制動……但是，十招之中，突發一招，這一招還是宇文深，否則，誰也得讓他的石火電光之出擊，打成重傷……

「原來是你！」宇文深若有所悟的叫了一聲。

「本來是我！」老丐是傲然的回了一句。

「既然是你，爲何傷我手下……」

「傷？說得太輕了些吧！」

「什麼？」宇文深更爲惱火，一邊怒擊猛打，突然之間封住老丐四週，而大袖展動，不對，老丐也是做夢想不到，既然已認出雙方來歷，決不至於施展辣手……可是，自己不好啊，一個疏神，雙手被封當然，祇是一時，他可脫出反擊，但是，這萬點飛簧的打來，他要脫出封圈，才能施全力以避宇文深之暗器……現在，慢了一步。

江湖比門，一秒一分之差，那就可分勝負見高低，那可慢一步之多？老丐是鬚髮戟張，正想拚個兩敗俱傷，眼前突見青影一條奪人圍中，雖說仗其無比之快捷，及本身功力之眞純，但是，萬點飛簧是宇文深之得意絕技，卅年前已憑此一着，擊斃二魔歐陽衡。而今他的功力越深，出手越快，勁力也更狠。言大雖是巨靈宮唯一傳人，其實祇憑其母口授巨靈訣，現今得了青羊訣，尚未通曉，不能正反輔合，可惜老丐是脫出重圍，她却連中七飛簧，雖說中在非要穴，可是受傷也不輕。

老丐之奪命霹靂錐，想打，可碍於言大阻在其中，再看到言大中了宇文深之飛簧，他那會不明白，她是代自己受的傷，老馬眞的發火：「宇文深你這老匹夫，老夫與你拚了……」

「不可！」言大在叫。

可是另一邊的岳陵孝竟然取出他的騰蛇棒也想拚命了！而四週却突的又現出五個一樣裝扮的漢子手中各自彎弓引箭……

尙幸宇文櫻看得清楚，頭腦也靈活，她是一聲嬌叱道：「五位哥哥，你們意欲何爲？」

「毀了在塲人，以免爲江湖人落下口實！」

「殺人滅口！」

「不得不爾！」

「爲什麼？」別看小姐生得斯文，實在，眞讓岳陵孝說中了，她的脾性是十分暴躁。順她性時，她可溫馴如羔羊，可是一不順性，對不起，比雌虎更狠惡。

不過，這一聲「爲什麼」非但小姐要問，連宇文深也想問。老實說；比武嘛，總得有勝負，現在，自己雖說未算全勝，但是，至少……不，對這個言大却眞正的有些歉然之意。他是想取出金瘡藥。希望就此落台。那想到，老叫化是以前的中原游龍，龐不孝想和他拚命！宇文深可眞有些怕他的游龍錐—又名奪命霹靂錐。

宇文櫻又阻在中間了。她是抱住了那個又高又大的言大，她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突然，她明白，爲什麼岳陵孝會愛上這個看來一無是處的言大。因爲，言大，她有一顆黃金的心，眞正的，人的心。

「拿來！」宇文櫻本來是最得老父寵愛，現在她發覺老父的出手，誤傷了她心目中的偶像，因此這語氣也有着命令式。

言大還在笑，對宇文嬈忍痛說話：「快去看看那受傷者……如果死了，爲什麼

死……」

宇文深心思比言大不算鈍，立即發覺此事另有蹊蹺，龐不孝即使和自己有心病，也不至於要自己好看的啊，立即身形動，果然，自己門下，出手和隱蔽之處，他是一查即着，死的是自己得意弟子，小李廣、胡飛、分明是爲游龍潛力反擊長箭致命……但是，奇怪，長箭中的不在致命之處啊。

宇文深返回塲地，龐不孝分明已爲言大勸住，可是，面色極難看，「看明白了沒有！」

宇文深一凜，這話算什麼意思。

「箭上有毒！」

啊，這簡直是天打一個旱雷，宇文深以箭法聞名江湖有箭神之稱，還用得着箭頭蘸毒；這不是豈有此理；何來此事……

「你老了，糊塗了，可是眼睛還在，鼻子還能聞……你不會去看個清楚，聞個明白……」

宇文深是一聲冷笑，這可見此老身法之可驚，也不見移動步位，人已到了他大兒宇文信之身後，更快的，將佈箭壺中的箭全抽了出來，老實說，毒箭，在當時，用以塗抹兵刃的，決不會毫無氣味。宇文深又是老江湖，能不發到的。

「是蛇信毒！」哼哼，宇文氏子孫越來越長進了，是誰給的藥，是誰教唆你們的？講——」

五個孩子沒半個肯說，而且，互打一個眼色，各個向天發了一箭，人，借你們稍有疏忽時，人分五方走了，宇文深能受這個氣？一聲追，好，大家走了，祇剩下負傷的言大，她想叫，再一想，叫什麼？一切皆因果，算了，她的心靈上，時起警兆，不過，祇要上身能動，普通江湖暴客她自信還能對付——但是，來的人，却不是目前她可對付的。

誰？她的姑姑，化名齊瑛的言玄清，帶了她唯一孩子尙雲彬。

言大不是笨人啊；她那會及時出現，分明，她與宇文氏也有聯繫，至於蛇信毒，當代能煉這種劇毒的，祇有一人，就是太玄祖師，唉，看來太玄還不死心啊，巨靈斧看來是保不住了。

「孩子，你好！」

這是假斯文，她苦笑，笑，你是長輩你有毒意，我可不能失禮啊：「姑姑，表弟……兩位好！」

「我們可好不了啦，有家難投，有國難奔啊！」

「那有此事？」

「我也不必與你多說什麼，交出青羊訣，巨靈斧，我們立時就走。這是我顧全一份親親之情，否則，我殺了你，你該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吧！」

「我已領教過姑姑的手段了啊。」

「那你就拿出來，以免多費手脚。」

「你以爲可以煉成巨靈斧了？」

「我不信我煉不成。」

「如果我傷癒追來——」

「我會令你傷癒，你太小視我的智慧了吧！」

「我是不敢輕視他人之智慧！」聲到人到，而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已插咀在齊瑛與言大之間。

「你是誰？」齊瑛不禁心頭亂跳。

「我複姓宇文，單名個櫻字。」

齊瑛一聽是宇文氏家，不禁大喜：「啊呀原來是宇文妹子？」

「誰是你的妹子。」

「唉，宇文妹子，令兄宇文杰可與我極有交情，並且，巨靈宮中的射陽弩，震天弓，全在巨靈寶庫中，祇要取得巨靈譜，斧，由我入巨靈宮，見了嫂嫂，就可將這兩件對你們大有威脅之物盜來，如此，你們宇文氏神箭獨步天下……這件事難道你兄沒提說過？」

宇文櫻可氣得面色發白，世上竟然有這狼心狗肺之人？

難怪岳郎要說，越是美麗的女人，越是可惡。這不是個現成的例子？

「唉！」宇文櫻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賊淫婦，你看看後邊——後邊有你的榜樣……」

齊瑛可不是個容易受欺之人，她祇怕自己眞的一回頭，中了宇文氏的無音弩。所以她是走到宇文櫻之身邊，然後再回頭，這樣她與宇文櫻是平肩而立，不怕她有什麼手脚……

可是，齊瑛不回頭還罷了，一回頭，她不由急得花容失色。爲什麼？她恃爲靠山，並且有幾個覬覦自己美色的人，一個又一個，如被廢了武功一般，垂頭喪氣的走來，後面，一個紫袍老人，一個老頭子，還有依稀見過一面的少年……這是什麼道理呢？這五位江湖著名的箭客，並且又有父親之威名震住，誰敢對他們不利？

「宇文兄弟，你們怎麼了？」

「賊淫婦，我們……中了你的美人計……而今武功全廢，這也算是孽由己作，哈哈哈。」話是老三宇文杰所說，而笑，是五人全笑，可惜這笑，比哭還難聽。

「那麼，身後何人？」

「龐兄，你去收拾那個孩子，我來到付這毒淫婦。」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言大在竭聲叫了

「大姐！」岳陵孝已一越而過，半跪在言大面前：「你還代她求情？你可知她利用宇文五箭客，想打亂架，暗算宇文，及龐老前輩，然後，逼你的巨靈斧譜。得到後一走了之，隱藏一段時間，學成巨靈斧，再上巨靈宮……」

「她本是巨靈宮中人啊？」

「可惜，她把巨靈宮獻給了北海天冥長老了啊。」

言大聽見天冥之名，她面色變了，如果，眞的，天冥得了巨靈宮中一切，那可眞會荼毒武林，遺害無窮，爲了這個原故，她越發的寧神療傷。

現在，尙雲彬首先放出一羣信鴿，只六金頂健羽，實在是好健鴿，可是，龐不孝大笑道：「倒是燒鴿的好材料！」邊說邊已抓起一把泥土，洒向空中，別看是這一把泥土，在龐不孝的潛龍勁催動下，直如一把鐵豆，說什麼是燒鴿好材料，實在是要阻殺這批通風報訊的飛鴿。

不想你快人家也不慢，一片片玄色光華飛來，飛鴿是走了，而塲上又多了三個裝束一般，面相彷彿的黑瘦長子，齊瑛一見三人，如見親人，嬌笑哈哈的說：「我

以爲你們把我置之不理了，原來，還有昔日香火情。」

「本來，我們根本不會來，因爲，我說過再解你一次困，所以，一接信香，連趕一日夜，才算來得時候。」

第二個接口道：「列位道友請請，請看在我們三人份上，放她母子一條生路，大家留點香火之情如何？」

「老龐，你可認識這三人？」

「大概是自稱天、地、人三星的衞氏弟兄。本來，他好像在雲霧山中的嘛，啊，記起來了，十六、還是十七年前，讓天河老人趕到了八面山……所以，最近，說話也比從前好得多了！」

「你倒好記性，可是，你看，這個香火情該留不該留？」

「不必多說，想不留也不成啊，老宇文！」那個爲首的不知這麼一來，一個移形換位，快如迅雷的將個宇文櫻小姐之頸間扣住。這一個石火電光之變化，令多歷江湖的宇文深、龐不孝也爲之目瞪口呆，當然，他倆也突的醒起了，你卅年沒浪費，人家卅年也沒白過。你自大，人家可時時在乘隙找縫，一個偷襲，就可令你們落一個陣脚大亂，雖然，箭神是可以發打其餘兩個，自己女兒又該怎辦？

兩位老人幾乎想自打咀巴，自出氣，嗨，宇文櫻突然變得萬分鄭重：「江湖上生死俄頃，那算得了一回事，該除邪誅妖，就得殺，死一個我，又有什麼道理？」

話是說得萬分得體，可惜，身爲父母者，能忍得下這心？衞氏三弟兄中，以老二出手最陰，也最殘，本來，他們學的是天殘地煞手法，現在，他出手扣宇文櫻，說實在，他不想將事鬧大，因此，他是祇扣宇文櫻之軟穴，不想毁了此女，鬧得不可開交。也所以他不想，還有一個少年在其間，一則自視，二則有人質在手，也根本不在乎，不料，少年突的一抬手，一股又淳又厚，又剛又狠之力外爍，令衞仲年不得不鬆手，宇文櫻也是名家之後，她是一時被扣，軟穴被拿，無可奈何，而今，一有鬆動，她還有不走之理？她祇看見岳陵孝出手，以爲岳郎心中已有了她，這比脫險更心喜，因此，一脫手，手一抬，不愧箭神之後，而百步奪命箭，已打向衞仲年。不，更厲害的碧羽神弩，竟然照顧了衞伯年，衞季年。

衞氏雙年二人，做夢也想不到這猝然而來的神箭，遂不得已將自己苦心所煉的玄金片打出，一邊飛身閃步，本來，他們的移形換位，允稱江湖第一，現在，可也讓宇文櫻的一套箭，射得他倆狼狽不堪。

三人一合，可發了兇惡之本性，齊瑛就希望他們惡鬥，自己可以從中取利，現在，箭神，游龍還會客氣？各展殺手，雖然，宇文深、龐不孝之功力比三衞强，可惜，三衞既喜於移形換位，又擅於天殘地煞手，因此，五人打成一塊，一時間，也眞難分高低。

本來宇文櫻、岳陵孝全是江湖小輩之好手，應該上前助戰，奇怪的是，兩人全守護住個言大姐不肯走，好，你們不出手助戰，他們可不客氣了，雙雙加入戰圍；現在，五個打一個，即使尚雲彬還懶，齊瑛可着實不弱，實在巨靈斧不在手中，否則，憑她三分巨靈悉，一柄巨靈斧，眞可以將個陣脚，攪得更加亂，而令宇文，龐兩老受挫也說不定。

事情是越來越混亂，不想四週又傳來數聲鬼嘯。一股又一股陰風捲來，在場人個個驚叫：「北冥長老來了！」不錯，是北冥先生來了，並且還帶了他手下三個得力妖徒，薩齊連，苗運山，珠瑪扎連……

宇文深與龐不孝全知不妙，迫於無奈，兩人的獨門利器，萬點金蝗，霹靂錐全已打出了手。不錯，這兩件暗器，果然毁了北冥二徒，連尚雲彬。但是，齊瑛却退出場來，她要來對付岳陵孝與宇文櫻，更且帶同衞氏三年中的衞仲年，以二對二；他們還怕不手到拿來？錯了，齊瑛突然爲一股巨靈悉擊中，她弄得莫名其妙，誰，巨靈宮中還有誰？嫂子？嫂子爲山石所壓，半身不遂，那能出山？她如無事，也不至於等到今天。

可是，還不允她想下去，第二，第三下巨靈悉如巨浪般壓倒，非但逼得她所有之巨靈悉洩出功門，人，更是嘔血成升，這是巨靈門中最可怕之事，一嘔血，要復功，起碼三五年……這一來不由她心魂俱冒。

還有一個衞仲年也是一樣，莫名其妙的中了三下巨靈槌，他不是本門中人，首先跌翻在地，再也爬不起身。就在此時，祇聞一聲宛如龍吟，衆人俱見那負傷在地的言大起身了，衣裙一掀，一柄耀目生光的巨斧出現了，這柄斧頭，形狀古怪奇特，其實，這是一柄上古所遺之眞正斧頭，言大執斧在手，一入場就說：「我不想殺害你們，但是，你們全是窮兇極惡之人，我——不能容忍你們害人。」邊說，祇見銀光閃眼中，奇怪，斧形奇怪，連斧法更奇怪，不是直砍、直劈，而是横拖、直刺、翻滾、捲削……其實衆人是看到了眞正的巨靈斧法。

在宇文深、宇文櫻、岳陵孝、龐不孝之相助下，北冥先生首先見機借一個徒弟作替身，自己也帶了些傷走了。唉，北冥先生走了幾丈路，這才發現不對，自己所煉之北冥眞氣……一點一點的在洩露出去，他那裏知道，巨靈斧這最高境界就是：破人功穴。

今日，在場人沒半個討得了好。但是，沒半個人死，不過，誰也知道，這以後，可比死還難過，功穴一破，將來怎樣得過？在江湖上行走，誰沒十個八個仇家。

「我知你們的苦衷，不過，我不想你們再出山爲惡。咳，此地是各人一份修功秘訣，希望你們能明白我的苦衷，功是不能再復舊觀，不過，保身有餘……如此而已，你我後會有期。」

巨靈子當年是施展過這套斧法，不過他不說毁了對頭的功穴，現在他們明白，爲什麼他的對頭全會失了踪，原來他們得苦練本身之功力，以免爲其他仇家所殺。

「現在，我該走了……這是我第一聲宣揚佛號，阿彌陀佛！」言大說完，回身就走，留下的人，個個有他們的感觸，尤其是宇文櫻，她見過齊瑛這等壞人，但是，言大走，她也簡直不相信，天下竟有這樣的好人。「阿彌陀佛！不，好好，我祝你佛壽無疆！」

（完）

江湖外史秘辛錄　傳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一）

飛鷹堡內　戒備森嚴

三月二十一日，大日子。

天不過剛朦朧亮，司馬如虹便起身了。

他並不是一個早起的人，可是此刻卻一點睡意也沒有。

事實上，他整晚未曾闔眼，連衣鞋都未脫。

他很少有這種現象，他也不是個緊張的人。

只怕有十幾二十年了，能讓司馬如虹緊張的事可說沒有。

只因爲他是名動武林的「飛鷹堡」堡主。

可是，他昨夜竟眞的一晚未睡。

雖然如此，此刻的他看起來不僅毫無倦容，尤其是他梳洗之後，彷彿比平日更容光煥發。

雖然到今秋就是他的六十大壽，可是無論怎麼看，他都不像一個年將六十的老頭子。

他站着不動的時候像座山，一座誰也撼不動的山。

他急奔飛跑的時候像隻鳥，一隻誰也追不上的鳥。

他並不是一個老頭子。

他是「飛鷹堡」堡主。

尤其是他披上一襲質料極好、背後繡有一隻栩栩如生的飛鷹黃色大袍時，他對自己就充滿着無比的自信與滿足。

現在他就穿着這件黃色飛鷹袍走出房門。

他當然有着無比的自信與滿足。

可是，他自己也知道，此刻的他除了自信與滿足之外，他的心底深處還有着一絲絲的緊張……

* * *

世上習慣於早起的人很多。

山居的人和出家的人正是屬於早起的人。

五更的梆子剛响過，吃虧和尚便起床了。

他不僅是山居的人，而且也是出家人，因爲他正是當今名滿天下的少林掌門。

誰都知道凡是做和尚的人在出家之時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剃光頭髮，一是拋棄父母所用的名字。

這無非是表示出家人此身已不屬於生我、養我之父母，而是屬於普渡衆生的佛祖。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光禿禿的頭，和一個寓意艮深的法號。

這兩項吃虧和尚自然都有。

可是吃虧和尚的法號決不是「吃虧」。

少林戒律極嚴，連法號都有一定的稱排，並非隨意可取，吃虧和尚實際上的法號是「悟心」。

但是大家都喜歡叫他吃虧和尚。

只因爲他除了有一顆一般人比不上的佛心之外，還有一顆入世的熱心。

他除了喜歡唸「阿彌陀佛」之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便是「吃虧便是佔便宜」。

他的確是一個經常吃虧的人。

所以大家都叫他吃虧和尚。

他接任掌門一職，上個月剛好滿五年，可是他今年只有四十三歲，換句話說，他只不過三十八歲時便當上了名重武林的

少林掌門。

他是少林派開山以來最年輕的掌門人，而且也是一位最能幹的掌門人。

他昨夜也沒睡。

整晚都沒睡。

他從不失眠，因爲他是一個快樂的出家人。

他失眠了，因爲今天是大日子。

* * *

今天的確是大日子。

誰都知道，連小孩都知道，今天就是「冷星堡主」姬重生拜訪「飛鷹堡主」司馬如虹的日子。

這是三百年來從未有過的事。

三百年以前的冷星堡的確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樣，只有她那顆星最亮，而且也最大。

可是自從「飛鷹堡」崛起後，牠那飛得又高又遠的翅膀無疑遮去了冷星堡的光芒。

三百年來的武林史，等於就是冷星堡與飛鷹堡的鬥爭史。

如果說他們是世仇，實在不正確。

因爲他們之間並沒有仇恨。

可是長期以來，他們彼此敵視、傾軋、爭鬥、甚至廝殺。

這不爲什麼，只因爲他們彼此要生存。

在江湖上，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勢力的生存，往往就會影响另一個勢力的生存。

而他們是兩個龐大的勢力，當今武林兩股最龐大的勢力集團。

所以三百年來，他們彼此互相鬥爭、互相競爭，從不停止。

這其間，誰都曾勝過，也都曾敗過。

可是誰都沒辦法把對方擊垮。

因爲，到今天爲止，他們都昂然站立着。

無論如何鬥爭是殘酷的，血腥的，不僅他們感到厭倦，即連周圍的小幫小派也受不了。

畢竟他們的勢力太大了，每一回合的鬥爭，必然都牽動到周遭的小勢力集團，就好像海上的大漩渦在轉動時，旁邊的小漩渦也只好跟着轉動。

可怕的是，大漩渦只要轉動一次，小漩渦也許要轉動十次、百次，弄個不好，說不定被大漩渦吞併去了。

而今天就是風平浪靜的開始。

因爲那兩個大漩渦從此不再是漩渦，他們將是海上的兩條大船，彼此並肩航行，後面一大堆的小舟小船正好也跟着他們航行，再也不必担心受怕。

誰說今天不是大日子？

* * *

有人說一天當中最美的時刻是黃昏。

也有人說一天當中最美的時刻是清晨。

三月的清晨尤其美。

但對司馬如虹來說，無論是清晨或黃昏，他都沒有美的感覺，他並不是個風雅的人。

他是飛鷹堡主。

頂頂大名的飛鷹堡主。

所以他感覺最美的時刻，也就是他現在巡視着飛鷹堡的時候。

他說不出此刻的感覺，那也許就是得意，滿足與驕傲。

從他父親手中接下這片基業少說有廿年了，不管是刮風下雪，只要他不外出，每天至少有一次這樣的巡視。

也許是白天，也許是夜晚，但絕少在凌晨。

今天不同，今天是大日子。

霧很濃。

露水也大。

冷風撲着他的臉，捲起了鷹袍的下襬，發出了烈烈之聲。

風，强而冷。

他面風而走，有一股說不出的暢意，只覺得晨風使他精神更加抖擻。

原來清晨的風是這麼可愛。

他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他不自覺浮起了笑意。

那縷笑意不過剛剛浮起，卻立刻被凍結了。

風仍然一樣，並沒有加大，可是風捲衣袍的聲音卻加大了。

司馬如虹此刻的心情說不出的恐懼。

衣袍的聲音其實彷佛還是一樣大，其間的差距只不過一滴滴，一點點。

司馬如虹臉色大變。

因爲他知道自己的衣袍聲不可能突然加大，那一滴滴、一點點的衣袍聲當然是別人身上發出來的。

他連想都不用想，那一滴滴，一點點的衣袍聲正表示了那人輕功的高超。

眞正令他恐懼的並不是那人的輕功，而是他耳邊那撮令人發毛的冷風。

那當然不是晨風。

那是劍氣，一股要人命的劍氣。

司馬如虹沒有回頭。

他早已沒有回頭的機會。

因爲那股劍氣就要刺進他的脖子。

無論誰的脖子被一把又快又準的劍刺進，都只有一個結果，那當然是死。

司馬如虹也不例外。

他馬上就要死。

可是他卻沒有死。

因爲那柄劍並沒刺進他那又粗又大的脖子。

誰都看不清那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旁邊有人看的話。

司馬如虹並沒有躲，他比誰都清楚，任何人都躲不了那一劍，所以他只有硬擋。

那當然不是用脖子擋，而是用刀。

一柄金光閃閃的萬馬金刀。

這是司馬如虹的成名兵器。

只要有司馬如虹就有這柄金刀，只要有這柄金刀就有司馬如虹。

誰也不曾看見他們分離過。

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司馬如虹的刀在，所以他的人也在。

叮！

聲音輕盈悅耳，彷佛是霧中的鈴聲。

聲音不大，而且只是那麼一聲。

這就夠了。

司馬如虹所企盼的就是這一聲。

有了這一聲，就表示他不會死。

* * *

春寒料峭。

霧仍很濃，但也慢慢開了。

風仍强，吹人冷。

司馬如虹果眞沒有死。

晨風撲在他臉上。

他的臉沒有汗，一片平靜。

可是他內裏的衣服卻濕透了，因爲就在刹那前，他剛剛在鬼門關口轉了一圈。

他畢竟是名震江湖的飛鷹堡主，所以此刻的他看來一如平常，沉穩而安定。

他站着就像一座山，一座誰也撼不動的山。

他瞬也不瞬的盯着眼前的人有好一會，終於淡淡的開口了：「你爲什麼要殺我？」

那人站着紋風不動，也像一座山，一座冰山，因爲他的聲音很冷，冷得像冰：「我殺了你嗎？」

司馬如虹一怔，隨即笑了起來：「沒有。」

那人的手中已沒有劍，早已回到他腰間的劍鞘，他說話的速度不快也不慢：「那就好，你不該說我要殺你。」

司馬如虹又是一怔，可是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

他是一個不容易生氣的人，但是他握着金刀的手背青筋已突起，可見他已生氣了，他的語聲已有憤怒：「那你告訴我，我該如何說？」

那人似笑非笑的咧了下咀，回道：「司馬堡主，別忘記今天是個大日子，當然要專挑吉利的話說。」

司馬如虹眞也生氣不起來，金刀反手回鞘，苦笑道：「今天我總算領教了你，『慈悲劍客』夏無情。」

「劍慈悲，人無情，慈悲總無情，無情總慈悲。你爲什麼這麼矛盾？」

這句話不是他們說的，不知何時一個人竟無聲無息的走近他們，而且口中還說着話：「原來早起的人不只我一個，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看來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了。」

夏無情冷冷的看着那人，淡淡道：「吃虧便是佔便宜，佔便宜便是吃虧，吃虧和尚不叫便宜和尚，豈非也矛盾？」

司馬如虹歎了口氣道：「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起的蟲兒被鳥吃，豈非更矛盾？」

吃虧和尚搖搖頭道：「矛盾，矛盾，爲什麼矛盾，這道理我就不懂了。」

停了一下，望着夏無情接道：「不過有一點我是懂的，你決不會大清早的趕來只是爲了跟我們談矛盾的道理。」

夏無情毫無表情道：「當然不是，我只是來刺司馬堡主一劍。」

司馬如虹撫掌笑道：「可不是，我差點就成了那早起的蟲兒。」

夏無情轉首冷冷瞪着他道：「司馬如虹不是蟲兒，所以是司馬如虹；如果司馬如虹是蟲兒便不是司馬如虹。」

話說完，人也不見了。

司馬如虹呆立如山。

吃虧和尚不住搖頭喃喃道：「矛盾，矛盾……」

* * *

吃虧和尚摸了摸光禿禿的頭頂道：「這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司馬如虹嘆了一口氣：「也是一個可怕的人，如果誰有這樣的一個敵人，包準他一輩子吃睡不安。」

「只可惜他連一個敵人也沒有。」

話落，一個人大步走到他們面前。

司馬如虹問道：「爲什麼？」

那人笑了笑，右頰上一道五分長的刀疤也隨着漾動：「因爲誰也不願做他的敵人，正如你所說，誰也不願一輩子吃睡不安。」

吃虧和尚望着那人道：「這麼說來，那他一定有很多朋友了。」

那人搖頭道：「你錯了，他一個朋友也沒有。」

司馬如虹楞住了，忍不住又問：「爲什麼？」

那人淡淡道：「不爲什麼，只因他不願意有朋友。」

吃虧和尚苦笑道：「怪人，眞是怪人，我看他只怕是天下第一怪人。」

那人接着說：「他究竟是不是天下第一怪人，我不知道。」

頓了頓，忽地長嘆一口氣又說：「不過有一點我是知道的，他只怕是天下第一劍客。」

司馬如虹滿臉驚訝：「你爲什麼對他這麼清楚？」

那人忽然道：「我是誰？」

猛地一楞，司馬如虹睜大了眼睛：「你說什麼？」

那人一面正色：「我問你我是誰？」

差點笑出來，司馬如虹忍笑道：「難道你不是武當掌門疤面道長？」

那人點了點頭：「那就對了，江湖上凡是有名氣的劍客，我多少知道一點的。」

恍然大悟，司馬如虹連忙道：「抱歉，抱歉，當今武林最大的劍派自然是非武當莫屬，天下的劍客，尤其是成名劍客，十個有九個都會上武當比劃比劃的。」

吃虧和尚接口道：「怪不得你對他這麼清楚，想來他也曾上武當找你比劍。」

疤面道長搖搖頭道：「你又錯了。」

吃虧和尚苦笑道：「我怎麼又錯了？」

疤面道長笑道：「你自然是錯了，因爲是我找他比劍，不是他找我比劍。」

司馬如虹哈的一聲笑了出來。

吃虧和尚翻了翻眼：「牛鼻子天打雷劈，一清早便拿我和尚開心。」

疤面道長哈哈大笑：「人若在清早多笑點，對身體總是有幫助的。」

司馬如虹停住笑，又問：「比劍的結果如……」

話聲未完，他已發覺這個問題是其蠢無比，疤面道長若贏了，怎還會說夏無情是天下第一劍客？

只可惜他已來不及了，只聽得疤面道長笑道：「原來你也有笨的時候。」

吃虧和尚老早開懷大笑。

司馬如虹沒好氣道：「死牛鼻子就會糗人，如果柳花花在這，我看你就沒辦法這麼得意了。」

疤面道長嗤了一聲道：「誰說我怕那個繡花枕頭花花大少來了？我只不過動了點小腦筋，就叫他在江湖上絕跡三個

月。」

吃虧和尚瞪眼道：「說你臉皮厚，卻又長了一咀鬍子，若不是我吃虧和尚昧着良心幫你，你還眞以爲你能贏他呀？」

疤面道長滿臉得意，聲音振奮：「話是不錯，但辦法總是我想的，能有讓他上當的辦法並不多，你們總不能否認吧？」

司馬如虹哼了聲，道：「辦法雖然是你想的，可是若沒有我的酒量配合，那傢伙那有這麼容易上當？」

疤面道長咀角仍有笑意：「那個繡花枕的確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我一想到要他絕跡江湖三個月，不准跟任何朋友來往，那簡直是比要他的命還難過。」

吃虧和尚嘿嘿笑着：「說歸說，我倒眞的很想念他，今天是大日子，他應該在這裏的。」

司馬如虹微笑道：「說的是，他是最喜歡大場面，最喜歡熱鬧的人，他如果不在，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沉吟了一會，又道：「說眞格的，這傢伙眞是他媽的捧，早在半個月以前，我就通令我飛鷹堡在大江南北三十六分舵找他，想不到連個影子也沒有，難道他眞有上天下地的本領？」

疤面道長噴了一聲：「我早就跟你說過，就算你發動全天下的人也沒用，他說不來就不來，誰也奈他不何。」

吃虧和尚笑道：「最要命的是，他說來就來，誰也擋不住，那怕是三更半夜，那怕是暴風大雨……」

司馬如虹不等他說完接口道：「那怕是你正在抱女人溫存的時候，他也可能突然出現在你床前，硬把你拉起來，跟他喝兩罈、下兩盤，甚至聽他吹牛。」

吃虧和尚道：「他實在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

疤面道長道：「可是我們都喜歡他。」

司馬如虹道：「他也喜歡我們。」

疤面道長道：「所以他今天一定會來。」

「他的確是來了。」

不知是誰說了這句話。

也不知甚麼時候，就在離他們三人不到一丈之處站着一個人。

誰也不知道他何時站在那裏，彷彿他本來就一直站在那裏。

這個人看來並不起眼。

而且是個佝僂的老頭子。

面貌普通。

衣着也普通。

任誰來看，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子。

＊　＊　＊

仍有霧。

仍有風。

風吹不散霧。

也吹不散司馬如虹心頭的震駭。

因爲不到一丈的距離實在是一個近距離。

天下之間，能欺近司馬如虹一丈之處而不被發覺的人，他想不出幾個。

而竟然連少林與武當的兩大掌門也不能查覺，這樣的人更少。

能在舉世聞名的飛鷹堡來去自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普天之下，誰人不知飛鷹堡仍是一片寧謐。

所以，不管怎麼說，那個普通的老頭子決不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子。

心中翻湧，臉上却一片平靜，司馬如虹到底是飛鷹堡主，他彷佛在自言自語：「人眞的應該有早起的習慣，今天我才發現高來高去的人原來這麼多。」

一頓，淡淡道：「你看來不像是要刺我一劍，我還眞該歡迎你。」

老頭子右手握着劍，左手拎着一個包袱；劍未出鞘，包袱也沒打開；劍與包袱，跟他的人一樣，普通而不起眼。

他終於開口了，語音普通而平淡：「當今天下，能值得我刺一劍的人已經愈來愈少了。」

司馬如虹兩眼緊盯着他：「你是否也要刺我一劍？」

「不是。」

「爲甚麼？」

「因爲你不值得。」

司馬如虹的兩眼已經激起了一絲怒意，「怎樣的人才値得你刺一劍？」

老頭子突然答非所問：「你爲甚麼不問我是誰？」

司馬如虹冷冷道：「我當然不問。」

老頭子有點意外：「你認識我？」

司馬如虹面無表情：「不認識。」

老頭子停了一下，道：「既然你不知道我是誰，你就應該問我。」

司馬如虹也突然答非所問：「你知道不知道一件事？」

老頭子當然不知道，因爲司馬如虹這個問題根本沒指是那件事。

老頭子只好不說話。

司馬如虹却在等他開口。

一片沉默。

一旁的吃虧和尚和疤面道人也沉默着，畢竟他們不是飛鷹堡的主人。

最後還是老頭子開口了：「甚麼事？」

司馬如虹似笑非笑道：「當今天下，能值得我問他是誰的人也愈來愈少了。」

老頭子臉上有了笑意，輕輕點着頭：「果然是司馬如虹，果然是司馬如虹。」

「你是誰？」

司馬如虹沒有問，問話的是吃虧和尚。

老頭子望着他笑道：「到底是吃虧和尚肯吃虧。」

吃虧和尚突然開口道：「如果我猜的沒錯，你大概就是當今武林最高級的殺手，『一劍千金』歐陽一諾。」

老頭子臉上的笑意更濃：「武林中人說，凡是用劍的人都逃不過武當掌門的眼睛，看來這句話一點也不假。」

＊　＊　＊

殺手是一門很古老的行業。

但絕不是一項輕鬆的行業。

所以好殺手並不多。

高級的殺手更少。

而一劍千金歐陽一諾便是最高級的殺手。

他殺人只刺出一劍，只有一劍。

代價却是千金，千両黃金。

所以他一劍千金。

所以他是最高級的殺手。

誰都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可是誰也

沒見過這樣的一個人。

畢竟千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能出得起的人實在不多。

願意出這筆錢的人更少。

因爲他只刺一劍，不管被刺的人是死是活，他絕不再刺第二劍。

但是千兩黃金照拿。

所以即使願意花這筆錢的人還得須冒點險。

萬一一劍刺不死，不僅目的未達，那筆一輩子吃不完的千兩黃金便泡湯了。

但到今天爲止，從未聽說過買主白白犧牲千兩黃金。

換句話說，他那一劍從未失過手。

這眞是一個最高級的殺手。

當然也是最可怕的殺手。

可是他看起來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一點也沒有可怕的樣子。

誰會相信他是最厲害的殺手呢？

司馬如虹相信。

吃虧和尚相信。

疤面道長相信。

他們都相信。

因爲他們都知道，愈是可怕的人，通常看起來都像是一個普通人。

這叫做人不可貌相。

歐陽一諾望着司馬如虹道：「我說你不值得我刺一劍，是因爲沒有人給我千金買你人頭，你一定知道，殺手做事通常是有代價的。」

司馬如虹冷冷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一大清早就來我飛鷹堡？你總不會是專程來要我問你是誰吧？」

疤面道長道：「我好像記得你說柳花已經來了？」

歐陽一諾道：「我的確是這麼說。」

司馬如虹道：「你來此的目的，就只爲了說這句話？」

歐陽一諾搖搖頭：「當然不止如此，我還要告訴你，只怕柳花花今天是有來沒到。」

司馬如虹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歐陽一諾露出了一個怪異的微笑：「你會懂的，一個人在半路上被殺了，就叫做有來沒到，難道連這個你都不懂？」

吃虧和尚吃驚道：「你說誰被殺了？」

歐陽一諾冷冷道：「難道你是聾子？」

疤面道人冷哼一聲道：「他當然不是聾子，而且也不是白痴，你以爲他會相信你的話？」

司馬如虹睜眼道：「我到現在才明白你爲甚麼來了，原來你祇是開玩笑。」

一頓，語音冰寒無比：「只可惜我並不喜歡你這個玩笑。」

歐陽一諾垂眼道：「更可惜的是，我從來不跟人開玩笑。」

吃虧和尚喃喃道：「當今世上能殺死柳花的人並不多。」

歐陽一諾淡淡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遺憾的是不多並不表示沒有。」

頓了頓，又道：「更遺憾的是，我正巧就是那不多的其中之一。」

司馬如虹長吸一口氣，緩緩道：「如果我殺了一個人，我想我絕不會專程跟他的好朋友講，因爲他的好朋友一定會殺了我替他報仇，你說是不是？」

歐陽一諾道：「問題是你不是我，所以我殺了他，而且也特地來告訴他的好朋友。」

司馬如虹咬牙道：「很好，無論如何我總是喜歡敢做敢當的人。」

頓了頓，一字一字道：「現在，拔出你的劍吧。」

疤面道人緊接着道：「在你拔劍以前，你至少應該說明你爲甚麼殺了他？」

歐陽一諾面無表情道：「一劍千金殺人從來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十足的千両黃金，少一両都不行。」

吃虧和尚噴了一聲道：「好一個少一両都不行。」

停了停，又道：「既是如此，你根本就不應該跑來告訴我們你殺了柳花，因爲你明知道我們一定會殺你報仇，縱算你一劍都把我們殺了，別說是千兩黃金，就連一両你都得不到，難道你不知道嗎？」

歐陽一諾微笑道：「怪不得你叫吃虧和尚，一個太過聰明的人，總是容易吃虧的。」

突然嘆了一聲，又道：「我老實告訴你吧，是柳花臨死前要我這麼做的。」

司馬如虹冷笑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的話？」

歐陽一諾道：「世人都知道有古人的一字千金，也都知道有我的一劍千金，並不知道我還有一個千金。」

疤面道長一楞道：「甚麼千金？」

歐陽一諾道：「就是我歐陽一諾的一諾千金。」

他環視三人一眼，續道：「世人只知道我殺人一劍，偏偏不曉得我交朋友也是一劍。」

司馬如虹鄙夷道：「原來殺手也會交朋友。」

歐陽一諾淡淡道：「別忘了我是一個高級的殺手。」

司馬如虹冷哼道：「我從不忘記一條蛇再怎麼漂亮，再怎麼高級，終究還是一條蛇。」

哈哈一笑，歐陽一諾道：「你比喩得眞好，同時也提醒了我告訴你一件事，不管再怎麼無情、冷酷的殺手，他終究還是一個人。」

吃虧和尚道：「既是殺人一劍，爲何交朋友也是一劍？」

歐陽一諾道：「凡是接我一劍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接我一劍的人不死，則終生是我的朋友，只要他對我有所求，我必定答應；如果死了，只要他生前有所交待，我也必定做到，但只限一件事。這就是我的一劍殺人，一劍交朋友。」

司馬如虹睜目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鬼話？」

歐陽一諾道：「一個人本來就不應該輕易相信別人。」

話聲一落，突然把手中的包袱丟向司馬如虹。

司馬如虹單手接住，當他打開那包袱時，突然面如死灰。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更是面色倏變。

良久，司馬如虹啞聲道：「我明知道我這個問題不會有答案，但我還是要問，是誰要你殺的？」

歐陽一諾已轉身離去，只聽得他緩緩道：「我也明知道你一定會問，我更知道我決不會告訴你。」

* * *

天終於大亮。

霧也終於散了。

只有風仍吹着。

春風。

春風令人醉。

路上眞有一個醉了的人。

他當然不是喝春風醉的。

實際上能使人醉的只有酒。

一大早就喝酒的人似乎不多。

一大早就醉的人顯然更少。

眼前就有一個。

他醉態可掬。

他仍能走路，東晃西歪的。

速度却不慢。

絕對比沒醉的人還快。

這樣的人肯定不多見了。

天底下只有一個，絕對沒有第二個。

那當然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誰都知道他醉的時候最喜歡唱歌。

他現在就唱着：

「萬杯我獨飲，天不醉我醉，一醉解千愁，再醉笑乾坤，三醉成彌陀。」

「好一首百醉歌，好一個百醉書生，好一個賀萬杯。」

一陣朗聲傳來，一個人直挺挺的站在他眼前不及五尺處。

「如果李白生與你同時，我看他也要自愧不如的。」

賀萬杯搖晃着，沒有再往前走，他醉眼迷濛的望着眼前之人，打了個酒呃才道：「誰是李白？李白是誰？他跟我有甚麼關係？我跟他有甚麼關係？」

「他跟你沒有關係，我跟你也沒有關係。」那人身材碩大，一副勇猛漢子，語音平穩有力：「但有一個人跟你絕對有關係。」

「誰？」賀萬杯醉聲問。

「烈女劍。」

賀萬杯身子突然輕晃一下，彷彿就要醉倒。

「她……她在那裏？」他醉得連語聲都不太順暢了。

「跟我來就知道。」勇猛大漢說完便轉頭走向左側小路去。

賀萬杯突然怔兀立，醉眼裏泛起了一絲輕霧。

眼見那人就要消失在樹林裏，賀萬杯忽然長嘆一聲，舉步跟去。

* * *

春光明媚，鳥語花香。

修竹成林，碧波萬頃。

精簡小築，如詩如畫。

賀萬杯此刻就在這小築裏。

他端坐不動，一點醉態也沒有。

他望着庭院中的花圃。

花圃好美。

蝴蝶更美。

他的目光隨着蝴蝶而閃動。

他的眼中有光。

他看得出神了。

簡直就是痴呆了。

否則他怎會沒感覺他身旁多了一個人。

那人好美。

比花還美。

比蝴蝶還美。

任誰看了都會說她美。

她靜靜的坐着。

像一座石雕美人。

她彷彿怕驚擾了賀萬杯。

她只是靜靜的看着他。

他緩緩轉過身子，目光停在她臉上。

他看得很眞切，他突然覺得她好陌生。

「妳爲甚麼一定要我做這件事？」

「我知道你一定會替我做任何事。」

「妳變了。」

「人都會變的。」她幽幽道：「但我知道你沒有變，一直都沒有。」

* * *

三月二十一。

黃曆上寫着：諸事吉祥。

司馬如虹却有了不祥的預兆。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迷信的人。

他更加確定今天是不祥的日子。

不祥的事情，他經歷了很多。

他始終不會被擊倒。

現在也一樣。

誰也擊不倒他。

所以他此刻看起來和平時沒兩樣。

多年來的歷練，他早已有了近於無情的冷靜功夫。

他老早就知道，冷靜的功夫比刀劍上的功夫來得更重要。

所以他現在完全忘記了柳花花之死。

他現在只記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冷星堡主在日落以前就會到。

只要他一踏入飛鷹堡半步，就得完全負起他的安全責任。

絕對不能出差錯。

一點都不行。

偌大的飛鷹堡，幾乎每個角落他都巡視過了。

原本的安全佈置，他火急加强了三倍。

他下令淸查所有的來客，凡是來歷不明的人一律拒絕入堡。

他下令晚上的酒宴任何人都不準攜帶武器。

他親自核對菜單，任何人都不準變更既定的菜式與烹煮的方法。

他特意派了一班人監督膳房人員。

他早已封鎖了酒宴大廳，無關人員擅進一步格殺勿論。

連如厠與洗浴之處，他都親自檢視過了，而且也埋伏了複式暗卡。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連跟隨他多年的得力部屬春明望都嚇了一跳。

這樣的安全佈置，眞可用「固若金湯，滴水不漏」八個字來形容。

他相信慈悲劍客夏無情與一劍千金歐陽一諾如果再來一次，絕對是直著進來，橫著出去。

如果他是個喜歡說大話的人，他一定會說：連蒼蠅都飛不進來。

他並不是一個喜歡說大話的人，他只是一個非常小心而謹慎的人。

直到現在，他仍在大廳裡忙著。

陪著他的人並不是春明望。

在平時春明望要做的事本已就多了，今天他要做的事情當然更多。

司馬如虹常對人說他有三隻手。

另外一隻手就是春明望。

他對他的信任就像對自已的信任一樣。

這件事情本該是春明望做的，可是他知道他今天絕對忙不過來，他老早就請了一個人來幫忙。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驗酒。

酒宴當然有酒，沒有酒怎叫酒宴？

驗酒當然不是驗酒的品質好壞。

這種場合用的酒，不用說也是最名貴的好酒。

所以驗酒自然是檢驗酒中是否有毒。

這的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誰都知道如果酒中有毒，那眞是一件不好玩的事。

他請來幫忙的人自然是對毒很內行了。

不但內行，而且還是個高手。

他就是頂頂有名的「天毒子」獨孤惜。

江湖上玩毒的人很多，不過玩得像他這麼好的好像並不多。

所以他驗酒的速度相當快，足足有兩百罎的酒眼看不到十罎便將驗完。

司馬如虹忽然看見春明望遠遠走來。

他也看見了他臉上一片沉重之色。

他拍了拍獨孤惜的肩，便大步走出。

* * *

飛鷹堡到底佔地多寬？

飛鷹堡到底確實人馬多少？

外人很難知道。

因爲那畢竟是飛鷹堡的機密。

如果以她的柴房來推算的話，這個堡內至少有千人以上。

因爲她的柴房竟然是一整列石房。

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二間。

司馬如虹和春明望此刻正在第十八間柴房裡。

柴房裡本該就是堆置生火的木柴，可是竟也堆放著八個死人。

司馬如虹緊蹦著臉。

春明望的臉色已經發青。

他們彎身查看那些人。

忽然那些人都醒來了。

原來不是死人，他們只是被點了穴道。

「胡七。」春明望對著一位濃眉大漢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稟告堡主、春總管，屬下等本是第八十七號暗樁。」濃眉大漢惶聲道：「今午接班後不久，便見一人影闖入，然後便被點了穴道。」

春明望怒道：「連警號都來不及發？」

濃眉大漢低頭不語，滿頭大汗。

春明望更怒了：「你怎不說話？胡七。」

胡七突然咚的一聲跪了下去，其餘七人也都扒了下去。胡七顫聲道：「屬下該死，屬下連他的身影都沒看淸楚。」

「養你們這些酒囊飯袋做甚麼？」春明望踢翻了胡七。

胡七像滾地葫蘆般的滾到了屋角，咀角流出了血，依然跪伏於地，不敢哼聲。

春明望轉身朝司馬如虹低首道：「屬下等聽候堡主處分。」

「今日是大日子，來的當然都是大人物。」司馬如虹長吁一口氣道：「又怎麼是他們對付得了的？」

說罷回身走出屋外，身後傳來一陣聲音：「謝堡主不罰之恩。」

司馬如虹統御部下向來功過分明，絕不縱枉，更不循私。

所以他的部下對他除了畏懼之外，還有更多的尊敬。

在平時，這種嚴重的過失，他的處罰是非常嚴厲的。

可是今天他連罵一聲也沒有。

因爲單是今天早上，就有兩個人在他眼前來去自如。

他都擋不住了，何況是他們？

司馬如虹的脚步相當沉重。

他的心情更沉重。

他自詡銅牆鐵壁般的安全佈置竟然不堪一擊。

那人的武功實在高得可怕。

他是誰？

他來幹什麼？

他當然不是來喝酒的。

殺人？

如果是，殺誰？

司馬如虹？冷星堡主姬重生？或是來觀禮的客人？

如果是，爲什麼一定要選在今天？

爲什麼不在平時？

平時的防備至少鬆懈多了。

防備鬆懈，得手的機會就更高。

他難道不懂這個道理嗎？

只有白痴才不懂。

那人絕不會是白痴。

* * *

想不通的事情最好暫時抛開，否則很容易鑽入牛角尖，結果是愈想愈離譜，愈想愈不是那回事。

所以司馬如虹現在想喝酒。

酒，能讓人鬆弛緊張。

酒，能讓人突有靈感。

只有傻瓜才不喝酒。

* * *

三部馬車。

大而且豪華的馬車。

平穩而快速的馬車。

馬車的前頭有八騎。

馬車後面也有八騎。

這是一隊車馬。

這隊車馬不是商旅，也不是過客。

因爲那隊車馬的前頭飄著一幅顏色鮮明的旗幟。

任誰看了都知道那旗幟。

只因爲那是一面很有名氣的旗幟。

冷星堡的旗幟當然很有名氣。

當今武林比她名氣更大的似乎沒有。

飛鷹堡的名氣只是跟她並駕齊驅，決不能說比她大。

所以路上的行人車馬遠遠看見那面旗幟，便自行讓路、廻避。

這也許是人們對她的尊敬或畏懼。

其實有權勢的人，不僅只是能獲得別

人的尊敬與畏懼，通常還有羨慕。

羨慕往往也就是嫉妒。

這其間本就不易分別。

除此之外，有權勢的人還能獲得別人的什麼呢？

有的。

這大概就是權勢者最不喜歡、而又不希望發生的東西。

那就是刺殺。

現在就有人來進行這份工作了。

來的人不少。

大概十幾個，不，起碼二十個以上。

全身一身黑，連臉都蒙住，只露出兩個眼睛。

他們像鬼靈一樣，無聲無息的，從四面八方撲向那隊車馬。

身手敏捷，刀法快速，而且辛辣，任何人看了都會說他們是高手。

可是這樣的高手竟然一擊無功。

他們全都被逼退了回來。

三部馬車，包括前後共十六騎的冷星堡衛士，完全毫髮不損。

顯然他們也是高手。

他們就是冷星堡出了名的「十六鐵騎」。

他們現在圍成一個圈子。

三部馬車在圈子裡。

那些蒙面黑衣人全都在圈子外面，一個也進不去。

第一部馬車中走出了一個人。

他就是冷星堡的少堡主姬劍飛。

他的生肖屬「鼠」，算起來應該有三十六歲了，而且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可是他給人的印象却不是這樣，他看起來連三十都不到。

高貴而又貼身的天藍色絲衣勁裝，把他烘托得像天上一顆遠而明亮的星。

這麼帥美的年青人，誰會相信他已爲人之父了呢？

他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緊張。

雙手負背，唇角含笑，他看了一下四週的黑衣人，彷彿就在賞花一樣，他輕笑道：「原來是你們，怪不得一副見不得人的樣子。」

黑衣人不搭腔，忽然又發動第二波攻擊。

全部一湧而上，其中至少有三個人撲向姬劍飛。

三個人，三把刀，幾乎在同一時間刺向他的咽喉、胸膛以及小腹。

這三個地方，只要任何一把刀尖刺進，恐怕姬劍飛從此再也不能微笑了。

可是他仍微笑著。

微笑中，他的手中多了一把劍。

微笑中，那把劍不可思議的漾起了一道劍幕。

那道劍幕不僅漂亮，而且實用。

因爲那三個黑衣人忽然都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全部飛了出去。

姬劍飛看也不看他們。

因爲他從來不看死人。

地下至少躺著十個以上的死人。

全部是黑衣人。

沒死的黑衣人此刻全部被逼在圈外。

十六鐵騎仍然圍成一個圈子。

圈子內的車馬仍安好無恙。

聰明的人一定看得出，只怕那些黑衣人除了死光和立刻逃走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但是那些黑衣人完全沒有走的意思。

因爲他們又發動了第三波的攻勢。

這些人彷彿不怕死。

不怕死並不表示不會死。

就在他們剛發動第三波攻擊時，突然臨空降下十幾條身影，而且全部撲向黑衣人。

那些人彷彿是天降神兵。

黑衣人全死了，一個也沒活著。

* * *

司馬如虹喜歡喝酒。

而且也很會喝酒。

唯獨不喜歡喝悶酒。

此刻却一個人獨自喝著悶酒。

其實他並不眞的喝酒。

他實際上是在沈思。

每當他碰到麻煩事時，他總習慣一個人躲起來沈思。

沒多久以前，春明望稟報他第九分舵有飛鴿傳書。

飛鴿傳書中說：「冷星堡主於途中遇刺，我堡『十二金鷹』及時趕到救駕，冷星堡一行人全無受損，伏擊之人乃來自扶桑國之伊賀忍者。」

近年來，東南靠海一帶備受來自扶桑國的倭奴人搔擾。

那一帶地方本屬「東南劍派」的勢力範圍。

東南劍派無力征剿他們，所受的威脅愈來愈大。

兩年以前，冷星堡接受他的求助。

少堡主姬重生帶著十六鐵騎，以及兩百名冷星堡好漢前往。

倭奴被打得落花流水，從此不敢囂張。

東南沿海一帶的人視姬重生爲不世英雄。

倭奴人却視他爲眼中釘。

今天以前，倭奴人行刺姬重生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

但派出伊賀忍者行刺却是第一次。

司馬如虹聽說過，伊賀忍者是扶桑國最厲害的殺手。

除了武功高超之外，最厲害的是他們不怕死。

其實殺手通常都不怕死。

殺人或被人殺，本就是殺手的命運。

所以他們早已看破了生與死。

一個或是兩個不怕死的殺手並不可怕。

因爲只要你武功夠斤兩，殺死一兩個不怕死的殺手並非一件難事。

但是伊賀忍者的殺手絕不止一兩個。

今天就出動了廿五個。

雖然今天他們全死了。

也許明天，也許後天，一定還會有更多的伊賀殺手。

他們就像海浪一樣，一波接一波。

面對這樣的殺手，怎麼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難道今天潛入飛鷹堡的人，也是伊賀殺手？

除此之外，司馬如虹再也想不出有誰

願意在這樣的場合殺人了。

因爲今天的飛鷹堡的確是虎穴龍潭，殺手成功的機會實在不多，幾乎可以說沒有。

就算他得手，他又如何全身而退？

再笨的人也不會挑今天下手的。

除了伊賀忍者，還有誰呢？

* * *

司馬如虹此刻的心情突然輕鬆起來。

因爲他已經知道那殺手的目標了。

他認爲不須要再在這裡喝悶酒了，他正想起身離去，却見 馬其煙急步走入。

「爹。」司馬其煙就是司馬如虹的兒子，他垂手肅立著，他跟他父親講話時的態度一向都是如此：「梅花林外側第九十七號暗卡剛剛殺死了三名入侵者。」

「查出他們的身份了？」司馬如虹淡淡問道，他跟他兒子講話的語氣從來都是這樣：「有沒有弟兄傷亡？」

「沒有傷亡，他們一進來便給樁卡發現，立刻被亂箭射死。」司馬其煙恭謹道：「他們攜帶的武器是東洋刀，由此看來是倭奴人。」

果然是伊賀忍者。

司馬如虹點點頭道：「有無驚動客人？」

司馬其煙回道：「沒有。」

「已經來了多少客人？」

「大概一百五十個左右，已經到了四分三。」

「有沒有發現不妥的人？」

「只有兩個人不是持帖來的，一位是『開心劍客』，一位是東郭先生，其餘的人都持有我們的請帖，應該沒有問題。」

「客人都安置在迎賓閣了？」

「是的。爲了安全起見，全部安置在那裏。」

「很好。」

司馬如虹似想再說什麼，忽又道：「沒事了，你去忙你的吧。」

司馬其煙應了聲是便退出房門。

司馬如虹目送他離去的身影，心中忽然浮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他突然覺得他好陌生。

他是他的兒子。

有人說：父子連心。

可是司馬如虹總覺得他們之間有一層很大的隔膜。

他眞的不瞭解他。

他甚至記不得他確實的歲數，二十？不，已經二十二了，他有這麼大了嗎？

司馬如虹歎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我很想跟他說話，可是我眞不知該說些什麼？唉，要是他娘還在就好了。」

* * *

潛伏在堡裡的殺手並沒有抓到。

司馬如虹清楚這樣的殺手一下子要找到並不容易。

他既然有這麼高的武功，自然也有旁人沒有的隱藏功夫。

可是司馬如虹不緊張。

因爲他已經知道了他的企圖。

他一定會出來的。

只要他一出來，就會像網中之魚，甕中之鱉。

天底下再沒有比網中抓魚，甕中捉鱉的事更有趣了。

* * *

日落的時候，冷星堡主一行人便會到達。

現在離日落的時候大概還有幾個時辰。

所以司馬如虹可以從從容容，舒舒服服的泡一個熱水澡。

梳洗過後的他，更不像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

他自己從來也不認爲自己是老頭子。

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

他覺得自己像天上的鷹，飛鷹。

勇猛，冷靜而快速的鷹。

他對著鏡子換上一襲嶄新的黃色大袍。

大袍後面繡著一隻彷彿就要飛去的猛鷹。

那股自信與驕傲又充滿著他整個心胸。

要不是吃虧和尚和疤面道長進來，他還眞捨不得離開那面銅鏡。

他們是他的好朋友。

還有柳花花。

除此之外，他再也沒有朋友。

他所謂的朋友，絕不是吃喝玩樂有份，利害關頭各自各的狗頭朋友。

他的朋友是無話不可以談、無事不可以商量的朋友。

像他這樣身份與地位的人交朋友更不容易。

因爲趨炎附勢，攀龍附鳳的人實在太多。

所以位居高位的人看來好像都是桃李滿天下，其實心底深處的寂寞誰知道？

他曾經問過自己：富可敵國的飛鷹堡基業是不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財富？

如果是，那只是死的財富。

只有知心朋友才是活的財富。

他認爲活財富比死財富重要而可愛。

因爲活財富才能與他共享樂、同担憂。

死財富固然使他有意氣風發、睥睨羣環的感覺，但他同時也有被奴役的感覺。

畢竟做奴隸的滋味令人厭惡。

所以他非常珍視、愛惜他的活財富。

今天的日子誰都知道是大日子。

大到什麼地步？

大到足以改變歷史！

這絕不是虛妄誇大之詞，誰都知道今天飛鷹與冷星兩堡的友好拜訪，不僅將結束武林的動盪，而且也將展開江湖上的均勢、和平、而有秩序的新局面。

這種改變江湖歷史的日子，當然是大日子。

大日子的主角當然是司馬如虹與姬重生，締造大日子的人却是「活財富」——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

沒有他們從中拉綫、游說、勸解、來往奔波一個月，縱算有今天，也絕不會這麼快就到來。

所以司馬如虹更加肯定活財富比死財富重要、可愛。

（未完・一）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兇神張忠以為小魚兒等救了他的命，對他們感恩不淺，其實小魚兒目的是將太極棍攫到手和知道它的妙用之後，便將他綑綁送到順德府向總捕頭周慶領二萬兩賞銀，另外又得到最高榮譽獎牌，烏劍、太極棍已得到，只差玉鐲未到手，玉鐲在黃河三十六寨總寨主浪裏白條游全河的手裏，找他亦如天狼、黑風兩寨一樣，痕跡全無。自開封一戰之後，小魚幫畧具聲名，開封逍遙莊主張文光請到莊上作客，目的志在烏劍、太極棍，還有其他獵物，小魚兒發覺張文光就是游全河，捉住審問，從後院「夫人」中取到玉鐲，至於夫人身世還未弄清……

公事辦妥

小魚兒詭笑一下，道：「想要脫離苦海不難，但你必須實話實說。」

浪裏白條游全河全身顫抖，暈頭轉向，苦不堪言，連話都說不清楚，斷斷續續的道：「請小魚帮主明示，老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小魚兒道：「我先問你，逍遙居士張文光是不是你殺的？」

游全河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張婷婷恨得牙癢癢的，揚手給了他兩個耳光子，怒叱道：「老賊，先父跟你有深仇大恨？」

浪裏白條道：「沒有。」

「沒有仇為何要殺害他老人家？」

「官府追捕太緊，為了找一個棲身之所。」

婷婷怒問：「你是在什麽地方害死先父的！？」

「河上渡船之中。」

「埋骨何處？」

「葬身黃河滾滾洪流中。」

巧遇師爸

葬身黃河，自然屍骨無存，張婷婷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拳打腳踢的攻向游全河，盛怒之下，狀似瘋狂，最後竟從浪裏白條的身上，咬下一塊肉來。

阿呆口沒遮攔的道：「打得好，咬得好，父仇不共戴天，何況他還曾有強姦妳的意圖，另外，小魚兒也偷看到妳的小饅頭，同樣欠揍。」

婷婷愕怔一下，住手道：「什麽小饅頭？」

小魚兒想制止已經來不及，阿呆話已出口，說道：「就是妳那一對很發達的奶子嘛，在睡夢中被小魚兒飽覽無遺，聽說女孩的身體如果被人看到，就得嫁給那個男人——」

「住口，你不說話也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小魚兒見他越說越不像話，差點沒將做人家「細姨」的話說出口，連忙伸手捂住他的嘴。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阿呆唯恐天下不亂，想報他被小魚兒愚弄之仇，原以為婷婷一定會大吵大鬧，那知事實大謬不然，紅着臉，深情欵欵的瞟了小魚兒一眼，便扭着腰肢躲到鳳兒身後去。

鳳魚很敏感，同時女孩也最瞭解女孩，無疑的她已意識到，在未來波濤洶湧的情場上，又多了一位跟她競爭的勁敵。

小魚兒揍了阿呆一拳，繼續逼問游全河的口供：「老匹夫，本帮主想知道那百萬兩銀的下落。」

游全河却不肯吐實，連道：「不能說，不能說！」

小魚兒臉一沉，說道：「為什麽不能說？」

「當年我們曾有誓言，說出來會天打雷劈，五馬分屍。」

「不說實話，你難道就能在本帮主的手中活命超生？」

「老夫寧可做一個守信的鬼，也不願做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小魚兒道：「看不透你還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此乃英雄本色！」

張婷婷怒氣沖天的道：「少臭美，英雄狗熊都一樣，死後不過是一堆臭泥巴，想死我現在就成全你！」

掣劍在手，眼看就要下手殺人，被阿呆及時阻住，道：「別亂來，這個老小子還值不少銀子呢。」

浪裏白條游全河驚疑不迭的道：「什麽？你們要將老夫賣到衙門去？」

阿呆道：「這叫做廢物利用，不賣白不賣。」

游全河怒視着小魚兒，道：「小魚帮主怎麽說？」

小魚兒道：「阿呆先生的意思，就是小魚帮主的意思。」

「小魚兒，你曾經答應饒老夫一條性命。」

小魚兒道：「本帮主現在也沒有說要你的命。」

「可是，落在官府手中，等於是死路一條。」

小魚兒道：「這只是交換解開『癲』穴的條件。」

「老子寧願換個別的方式。」

「可以，只要說出那百萬兩餉銀的下落就成。」

「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恐怕就難逃牢獄之災。」

「老子這一生曾三進三出，死也不再去那個鬼地方。」

「難道你情願發一輩子羊癲瘋？」

「游某可以設法籌措那二萬兩銀子自贖。」

鳳兒撥弄一下掛在胸前的兩面獎牌，道：「太少太少啦，這兩面獎牌意義重大，等於是交通官府的通行證，也是榮譽國民的表徵，再多的銀子也買不到。」

游全河顯然有點支持不住了，仆倒在地，吐了一地的白沫，聲嘶力竭的道：「那你們要多少？」

阿呆伸出十個手指頭，翻了一下，道：「二十萬兩，少一文也不行。」

「這簡直是敲詐！」

「敲詐又怎麽樣，你有權拒絕。」

游全河道：「老夫亡命在外，那來這許多銀子。」

「可以同總寨去取。」

「總寨早已片瓦無存。」

小魚兒道：「那你不是說出餉銀的下落，就是坐牢吃鹽水飯，或者發一輩子的羊癲瘋，沒有第四條路可走。」

陳總管忽然插言，說道：「小魚帮主，殺人償命，小老兒主張將他碎屍萬段，為死去的老主人報仇，或是交給夫人去處置。」

游全河對丏命夫人似是十分畏懼，聞言臉色大變，不遑多想，便痛快的答應下來，道：「好吧，老夫答應去坐牢就是，千萬別交給夫人。」

事情急轉直下，意外的順利解決，小魚兒召來張大柱，商請陳總管套了一輛車，先將游全河綁在車上，這才替他解開「癲」穴。

轉過身來，小魚兒拍一下阿呆的肩膀，道：「阿呆，蹲下去，本帮主現在要騎着你到開封府去。」

阿呆當然不肯輕易就範，耍賴道：「堂堂小魚帮的二帮主，怎麽可以被人當馬騎，我阿呆先生說不幹，就不幹，這會破壞我完美的形象。」

小魚兒當然不同意，破口大罵道：「阿呆，你少耍賴，輸不起當初就不要賭，賭輸了就不要賴帳。」

「我並沒有賴帳呀。」

「那你是承認輸啦？」

「這是你使詐的結果，心不甘，情不願。」

「承認賭輸就得履行承諾。」

「欠着，欠着！」

「什麽時候還？」

「人不死，債不爛，只要阿呆不死，你永遠有希望，拜拜，再見，我先走一步啦。」

揮揮手，輕鬆寫意，瀟瀟洒洒的兀自朝莊外行去。

小魚兒恨得牙癢癢的，却也拿他沒轍，此刻被陳總管擒住的六名游全河的死黨，業已全部押來，當即告別婷婷主僕，與鳳兒依依離去。

張婷婷一直送到莊門之外，難分難捨的道：「小龍哥，鳳兒姐，有空的時候你們可一定要來看我。」

「會的，只要路過開封，我們一定作客逍遙莊。」

「祝你們一路順風。」

「願我們後會有期。」

「再見。」

「拜拜。」

× × ×

開封府的大門前，雄偉壯觀，高大莊重。

門口面對面站着六名兵勇，服裝鮮明，亮麗奪目，手執鋼刀，光芒四射，一個個全神貫注，精神百倍，不言不動的杵在那裏，好似泥塑木雕的一般。

衙門本是莊嚴肅穆的所在，這時候却突然傳出一陣刺耳的笑聲。

笑聲很大，甚至應該說是很狂，而且聲音清脆稚嫩，顯然是出自一羣大孩子之口。

果然，不旋踵間，從衙門內大搖大擺的，神氣活現的，大踏步的走出三名少年來。

少年二男一女，一個是小帮主，一個是阿呆先生，女的不用問，自然是鳳兒姑娘無疑。

三人的胸前，又多了一面純金打造的獎牌，金光閃閃，耀眼生輝。

毫無疑問，荷包裏必然又增加了二萬兩以上的銀票。

鳳兒的臉蛋紅噴噴的，阿呆還打着噎，小魚兒的身上散發着陣陣酒香，顯而易見，他們剛剛才吃過盛宴。

還有人送出來，官還不小，是開封府的知府大人，以及總捕頭。

三小和兩位大人談笑風生，狀至愉快，行至衙兵前面時，突聞有人喊了一聲：「敬禮！」

動作整齊劃一，明晃晃的鋼刀一齊指向空際，以示敬意。

小魚兒暈陶陶的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咱們也該有所回報才是。」

阿呆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取出六錠小元寶來，每人送了一錠。

送禮的方法很特別，盍見阿呆功力非凡，將元寶硬生生的插在鋼刀刀尖上。

看得知府大人笑口大開的道：「三位帮主爲民除害，義行可風，足可爲萬民表率，本府已感由衷欽服，怎敢再勞三位破費，不敢當，不敢當！」

阿呆樂乎乎的，說道：「吃紅、吃紅嘛。」

小魚兒笑嘻嘻的說道：「有錢大家花嘛。」

鳳兒也隨聲附和道：「應該的，應該的。」

越過兵勇後，知府大人便停下來，肅穆莊重的道：「本府有公務在身，恕不遠送，請總捕頭代我送至驛館，叫他們好生招待，開封乃前朝古都，名勝古蹟甚多，三位不妨多盤桓幾日。」

言吧，知府大人深施一禮，便即轉身回衙。

三小亦在開封府總捕頭的陪伴下，住進驛館。

驛館很大，美侖美奐，係專爲招待過往官員之用，三小能在此歇脚，可謂無上榮寵，阿呆溜一眼屋內的華麗陳設，脫口驚呼道：「哇啦！好漂亮的房子，一定很貴吧？」

小魚兒笑罵道：「呆子，驛館是公家的，知府大人叫咱們住進此地，就表示免費招待。」

總捕頭補充道：「是呀，三位現在是我們大人的貴賓，想吃什麼，喝什麼，儘管交代下去，誰要是服務不週，只要跟知府大人打個招呼，馬上炒他的魷魚。」

阿呆臉上微微一熱，謙遜的說：「這樣不好意思啦，小事一件，當不起如此熱誠招待，太客氣我們會難爲情的。」

總捕頭正容道：「阿呆二帮主說那裏話，游全河及欽命要犯，這個江洋大盜落在開封府，可說是大功一件，對我家大人的前程大有助益，三位受之無愧，千萬別客氣。」

經他這麼一說，阿呆才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坦然的笑笑，道：「好極，好極，白吃白住，求之不得，總捕頭怎麼說，我們怎麼做就是啦，誰要是胆敢怠慢，就叫他捲舖蓋走路。」

總捕頭未再多言，寒喧數語後，便即起身告辭。

一送走客人，阿呆便如脫韁野馬，跳上軟綿綿的床去，翻了兩個滾兒，興冲冲的說道：「奶奶的，賣掉一個游全河，得到二萬兩銀子，還有額外招待，這種好事，平常人八百年也遇不上一次，咱們却遇上了，眞是三生有幸，祖上有德，一定要在開封好好玩一玩，玩瘋玩狂玩死也無所謂。」

心裏高興，阿呆的話特別多，鳳兒冷冷一笑，道：「只怕我們沒有玩的命，明天一早就得動身起程。」

阿呆一楞，道：「到那兒去？」

「回野人山交差呀。」

「還急什麼，玩個十天半月，也不打緊。」

「烏劍、玉鐲、太極棍，都是無價之寶，我是怕夜長夢多，變生不測。」

「不會的，小魚帮如日中天，氣勢如虹，江洋大盜都被咱們打得稀里嘩啦，誰敢在老虎嘴裏拔牙，太歲頭上動土。」

「須知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水死水葬，路死路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先玩個痛快再說，管他個娘！」

「你不怕糟老頭翻臉治咱們的罪？」

「天高皇帝遠，他又沒有千里眼。」

小魚兒的眸中閃出一道充滿邪氣的神光，說道：「不錯，天高皇帝遠，天王老子也管不到，先玩個痛快再回野人山，糟老頭若是胆敢找麻煩，咱們就聯合起來揍他一頓，帶着烏劍、玉鐲、太極棍遠走高飛。」

連小魚兒都這樣說，鳳兒勢孤力單，只好少數服從多數，隨他們的便。

× × ×

可是，連開封城是個什麼樣兒還不曾看清楚，離開驛館，才逛了兩條街，來到一家染坊的門口，便被人攔住了。

來人非別，正是黑道總瓢把子，綠林盟主鐵胆魔星雷天豹的夫人，黑鳳凰冷寒燕，以及她的女兒，阿呆的未婚妻俏羅刹雷玉嬌。

阿呆的眼珠子賊碌碌的在雷玉嬌的胸脯上打了一個轉兒，不乾不淨的道：「阿嬌，我好想妳啊，妳那一雙小饅頭好發達，比鳳兒他們的更圓更大，是一個標準的大哺乳動物。」

俏羅刹雷玉嬌面罩寒霜，一臉怒氣：「哼，我好恨你啊，什麼饅頭窩窩頭，亂七八糟的。」

阿呆更胡言亂語道：「饅頭就是奶子，奶子就是乳房，將來我們的孩子一定會用得着，我也用得着，發達才有魅力與性感——」

氣得雷玉嬌怒貫眉梢，恨滿心頭，截口臭罵道：「卑鄙！無恥！下流！豬八戒！你再胡說八道，我就把你的舌頭割下來餵王八。」

小魚兒怕他們眞的翻臉鬧僵，忙將話

題岔開道：「雷夫人這麼快就從野人山回來啦。」

「嗯！」冷寒燕的臉色沉沉的，沒有一點笑容。

「可曾見到千面人魔？」

「沒有。」

「丁哥及珍珠姐呢？」

「也沒有！」

「奇怪，他們跑到那裏去了？」

「小魚兒，你是個大騙子，野人山上根本沒有人。」

「有，一定有！」

「沒有，絕對沒有！」

「那一定是親家母找錯了地方。」

冷寒燕道：「不可能，那個地方十五年前我與阿嬌她爹曾去過一次，山上有一座山神廟。」

「我們就住在那個山神廟裏。」

「可惜未見到半個鬼。」

「好好找找嘛，那裏有機關秘道。」

「我們去時，山神廟已變成一片廢墟了。」

「是塌啦？還是被火燒啦？」

「看情形是被火燒的。」

鳳兒和阿呆相顧一愕，面有驚容，小魚兒道：「莫非是遭到官兵的圍剿，被抓進監牢去？」

阿呆道：「這樣也好，咱們不必再回野人山去受苦受難。」

俏羅刹雷玉嬌道：「事實可能並非如此，我們一路行來，並沒有聽到官府抓到重要人犯的消息。」

黑鳳凰冷寒燕語冷如冰的道：「倒是聽說你們三個娃兒成立小魚帮，到處興風作浪，見利忘義，將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以及浪裏白條游全河賣給官府，可有此事？」

鳳兒道：「見眞人不說假話，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冷寒燕的臉色更兇更難看，聲色俱厲的，說道：「小魚兒，你既然身懷綠林令，當然跟老盟主關係密切，可知王化、張忠、游全河都是我的丈夫雷天豹的結拜兄弟。」

小魚兒道：「親家母之言差矣，千面人魔不一定就是妳的丈夫雷天豹。」

「那麼，他是誰？」

「我說過，也有可能是殺死妳丈夫鐵胆魔星的人。」

「這樣老身就更不能饒你們，何況綠林道上最忌出賣同道，你們已經犯了綠林大忌，人人得而誅之。」

「雷夫人說那裏話來，小魚帮比白道還白，專門行俠仗義，綠林規矩管不到我們頭上來。」

什麼時候了，阿呆還有心情開玩笑，拿小魚兒的「白」字大作文章：「可不是嗎，丈母娘，我們比白道還白，那個殺豬的他們爲非作歹，不賣白不賣，我們承知府大人招待，住進驛館，白吃白住，歡迎你們也一起來，白喝白睡。」

俏羅刹雷玉嬌好利的一張嘴，也以白字兇罵道：「白你的頭，我看你是一個喜歡做白日夢的大白痴！」

容不得阿呆再反唇相譏，黑鳳凰冷寒燕便自搶先說道：「小魚兒，你說你們並非綠林道上的人？」

小魚兒沾沾自喜道：「本帮乃俠義中人。」

「既非綠林人，你就不應該擁有綠林令。」

「赫！還是老薑辣，夫人在拿話扣人呢？」

「老實說，冷寒燕要你將綠林令交出來。」

「『天王之星』是千面人魔的東西，本座無權送人。」

「烏劍、玉鐲、太極棍是王化、游全河與張忠的東西，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小魚帮只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千面人魔。」

「依我看，千面人魔其人，壓根兒就是子虛烏有，打從一開始就是你們三個小鬼頭在作怪。」

「本座無意改變夫人的想法。」

「老身要你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一起交出來。」

「爲什麼？」

「因爲這些東西原屬綠林所有。」

「然而，現在屬於小魚帮。」

「你不答應？」

「不答應！」

「怎樣？」

「那就休怪我們母女翻臉無情。」

「功夫上見眞章！」

冷寒燕可不是空言恫嚇，立即動手玩眞的，母女二人聯手合擊，以雷霆萬鈞之勢，單挑小魚兒一個人猛衝猛攻。

快！狠！準！掌風劍浪，波濤洶湧，一霎時，小魚兒全身三十六處大穴，悉在他們母女有效攻擊範圍之內。

不禁撩撥得小魚兒火冒三千丈，怒氣冲天的道：「媽的，給臉不要臉，妳這是自討苦吃，也不打聽打聽我小魚兒是幹什麼的，三個江洋大盜都吃了癟，你們母女也絕對討不了好！」

說話同時，早將摺扇打開，刷！刷！刷！一眨眼的工夫便是十二個來回。

招無虛發，猛銳絕倫，扇扇不離對手左右，招招皆攻向他們母女必救必避的部位。

何況還有兩個絕佳好帮手，三小向來行動一致，禍福與共。

阿呆道：「爲朋友兩肋插刀，休怪我阿呆先生要大義滅親啦。」

鳳兒道：「親家變怨家，夫妻變對頭，是你們自找苦頭吃！」

立從左右兩側，電襲而到。

不論是鳳兒、阿呆、或是小魚兒，其身手功力，皆已具備第一流的水準，單打獨鬥，原就綽有餘力，以三對二，自然遊刃有餘，黑鳳凰冷寒燕母女逞強的結果，徒然招來更大的屈辱。

俏羅刹雷玉嬌的寶劍，被太極棍所毀，暴退出一丈三四，胸衣則爲小魚兒的摺扇劃破數條小口子，變得絲絲縷縷的，豐碩的小饅頭隱約可見。

乃母冷寒燕的情形也好不到那裏去，胸衣已破，老饅頭半隱半現，雙肩之上，尚有不少斷髮，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楞立在丈許之外。

這還是三小手下留情，出招極有分寸，拿捏的恰到好處，否則，怕不當場皮開肉綻，頭破血流才怪。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冷寒燕心裏明白得很，未敢再恣意蠻幹，手撫着胸部怒聲道：「小魚帮的恩賜，我們母女銘記在心，他日有緣，自當加倍厚報！」

不愧爲是老江湖，自知不敵，只好自尋退身的台階，她話甫出口，便自掉頭而去。

小魚兒嘻皮笑臉的道：「親家母，區區小事，可千萬別往心裏擱，下次見面，就當從來沒有發生好啦。」

阿呆亦衝着雷玉嬌的背影道：「阿嬌，聽人家說：夫妻吵架是床頭吵架床尾和，希望咱們也能在開封吵架開封了，別傷了彼此的感情。」

話說一半時，雷玉嬌母女已繞過街角，消失不見了。

× × ×

這是開封城最大的一家賭場。

名字很怪，叫「大家樂」。

牌九、骰子、痲將、梭哈、單雙、大小，押寶、輪盤等新舊玩藝兒，在這裏皆應有盡有。

人潮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如縷，還有衣著暴露的美女穿梭其間，招待親切，熱忱大方，不停的免費供應賭客烟酒茶水。

這時，從「大家樂」的門外，走進來一個魁梧昂藏，黑臉，虎目，絡腮鬍，雙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年約五旬左右，彷若一座鐵塔似的老頭。

黑臉老頭逕自來至櫃台之前，掏出一張銀票來，交給櫃台小姐。

櫃台小姐看一下票子，笑盈盈的道：「十萬兩？」

黑臉老頭表情全無，生冷的聲音道：「十萬兩！」

「要幾種？」

「一種！」

「高額的？」

「當然。」

「面額多大？」

「十萬兩！」

「一個？」

「嗯！」

十萬兩銀子僅僅換取一個籌碼，這位小姐雖在賭坊打滾已久，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見過，這種情形却是破題兒第一遭，從未見過如此大手面的賭徒，必然是一位豪客無疑。

或許是面額大的關係吧，籌碼製作十分精緻，通體一色金黃，比一般的籌碼至少大一倍，就好像是一面黃橙橙的金牌。

黑臉老頭很技巧的把玩一下籌碼，放步向內行去，轉了半個圈兒，還不曾決定賭什麼，即有一位妖冶的姑娘端着一個漆盤，上面有茶也有酒，搖擺着屁股攏過來猛獻慇懃：「大爺請喝一杯酒。」

聲如出谷黃鶯，又甜又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却盯在那個金黃色的大籌碼上。

老頭倒很乾脆，端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還賞了她二十兩銀子的小費。

直樂得姑娘笑口大開，連聲稱謝道：

「謝謝大爺，謝謝大爺。」

老頭想係一位獵艷高手，一把摟住了姑娘的腰，還順勢在她的面頰上親了一下，望着她豐腴壯碩的胸脯，道：「妳叫什麼？」

「小紅。」

「多大？」

「十八。」

「今夜有沒有空？」

「幹嘛這麼急嘛，我們剛剛才認識，況且你還不曾入局呢，奴家倒是可以替大爺參謀參謀，包你發大財。」

「老夫賭錢一向不用參謀，而且也從來沒有輸過，等老子贏足了銀子後，咱們再在床上參謀吧。」

輕輕地，在小紅姑娘的乳房上彈了一下，黑臉老頭接着又道：「去叫你們老闆來，我要他本人親自跟老子賭。」

其實這話是多餘的，有人用十萬兩銀子買了一個籌碼，早已驚動了「大家樂」賭坊的老闆宋開花，正快步行來，老遠便堆着一臉的諂笑道：「難得貴客光臨，歡迎，歡迎，請恕我宋開花一步來遲。」

黑臉老頭的架子眞大，冷言冷語的道：「宋開花？槓上開花，一個抵倆，算自摸，可以翻一番，好名字，只不知運道如何？」

「大家樂」的老闆宋開花一怔，道：「請敎貴客尊姓大名？」

黑臉老頭仍舊十分傲慢，很巧妙的把玩着金色籌碼，沉聲道：「老子是來賭錢的，何必通名道姓。」

宋開花碰了一鼻子灰，訕訕然的說道：「是，是，小老兒這就請一位賭師來奉陪。」

「不必，老子的規矩，從來不跟二流的蹩脚貨過招。」

「貴客的意思是！——？」

「素聞宋老闆賭技超卓，想跟你一決高下。」

宋開花道：「那裏，貴客太謙，愧不敢當，不知要賭什麼？痲將？牌九？骰子？梭哈——」

「這些都是老掉牙的老套，膩了，咱們玩點新鮮的。」

「什麼新鮮賭法？」

「賭自己的牙齒，能否咬到自己的眼珠？」

「貴客眞會開玩笑，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假如老夫說，我自己的牙齒能夠咬住自己的眼珠子，宋老闆你可願意賭上一賭？」

「賭多少？」

啪！黑臉老頭將籌碼往面前的桌上一放，粗聲大氣的道：「就這麼多！」

自己的牙齒咬自己的眼珠子，根本絕無可能，十萬兩銀子等於垂手可得，宋開花豈有不願之理，道：「貴客不是在開玩笑吧？」

黑臉老頭斷然決然道：「老夫向來說一不二，如果做不到，拍拍屁股就走。」

「好，小老兒跟你賭啦！」

也命人取來一枚十萬兩的籌碼，放在桌上。

怪哉，怪哉，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絕無可能的事變作可能，任誰也沒有料到，黑臉老頭自己的牙齒果然咬住了他自個兒的眼珠子。

實則說穿了不值識者一笑，原來黑臉老頭是個獨眼龍，有一隻眼裝得是假眼珠，輕輕巧巧的取下來，放在自己嘴巴裏。

也輕輕鬆鬆的贏了十萬兩銀子，宋開花雖然明知上了人家的惡當，却無詞以辯，只好忍氣認栽。

黑臉老頭將小紅摟得更緊，兩個人幾乎已經貼在一起，爽朗的聲音道：「宋老闆，要不要再賭？」

宋開花道：「賭什麼？」

黑臉老頭抬起左手來，指着三丈以外的一名美女，道：「老夫站在此地不動，用這隻左手，將小妞漆盤中的酒端過來，保證杯不破，酒不溢，溢則爲輸，絕無反悔。」

這又是一個莫大的誘惑，美女在三丈以外，老頭站在原地不動，而手臂的長度不過才二尺餘，如說能將酒杯取來，其誰能信？

何況杯不能破，酒不能溢，溢則爲輸，絕無反悔，說這話的人不是白痴，便是二百五。

宋老闆當然不相信，決定再跟他賭一局。

「賭多少？」

「二十萬兩。」

「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好，賭啦！」

於是，四個十萬兩白銀的金色籌碼堆積在一起，這一場難得一見的世紀大豪賭已經揭開序幕，賭坊所有的賭局全部停下來，數以百計的眼睛，皆一瞬不瞬的凝視在黑臉老頭的左臂上。

說也邪門，他那一條左臂當眞飛了出去，伸手抓住了一杯酒，而黑臉老頭本人則仍舊卓立原地，紋風未動。

大家均注意到了，黑臉老頭的左臂僅是一隻義肢，另有一條天蠶絲與軀體相連着。

但，儘管如此，能將一隻義肢操縱得收發自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有極深極深的功力火候莫辦。

然而，黑臉老頭辦到了，酒未溢，杯未破，輕而易舉的端回來一杯酒，臂回原處，酒到唇邊，仰脖一飲而盡，哈哈大笑道：「承讓，承讓！」

伸手取過籌碼，給了小紅姑娘一個，又道：「小紅，連妳在內，總共給老子找十個妞兒，每人一萬兩，要清官，不要二手貨，老夫今夜要來個『集體屠殺』！」

一萬兩銀子幾乎可以討十個老婆，黑臉老頭僅作一夜風流，竟願出此鉅欵，手筆之大，可謂絕後空前，小紅懷疑是自己聽錯了，連問了三遍，這才歡天喜地的兀自張羅去了。

小紅已去遠，黑臉老頭又粗聲大氣的叮嚀道：「記住，要處女，卡水的，年輕的，豐滿的，性感的，越風騷越好，若是胆敢拿破鞋來濫竽充數，小心老子剃光她的頭髮送到廟裏去當尼姑！」

「是！是！」

小紅在遠處應諾，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戰戰兢兢的尋賭坊裏的姐妹淘去打商量。

大家樂賭坊的老闆宋開花却嚇壞了，三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連半張牌也沒摸到，便糊裏糊塗的拱手送人，他已瀕臨破產的邊緣，在心底最深頻呼：「完了，完了！」

忽兒小魚帮的三位帮主從人羣中冒出來，一字排開，神氣活現的，踏着大步，逼向黑臉老頭。

鳳兒大聲嚷嚷道：「騙子，騙子，這簡直是訛詐！」

阿呆喳呼道：「根本是頭號大騙子，殺人不見血！」

小魚兒亦道：「應是超級大騙子，吃人不吐骨頭！」

舌劍唇槍，存心想激怒黑臉老頭，也好名正言順的跟他幹一架，那知，事與願違，老頭僅淡淡一笑，道：「怎麼？你們三個小鬼頭不服氣？」

阿呆上前一步，抬頭挺胸的道：「不錯，路見不平，用土來塡。」

鳳兒小聲啐道：「呆啊，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黑臉老頭陰惻惻的冷笑道：「不管用土用刀，也不管是塡是助，我老人家照接不誤，三位小友可是想跟老夫賭一局？」

小魚兒正中下懷的道：「在下正有此意。」

阿呆道：「小兒科，多賭幾局嘛，一局不過癮。」

黑臉老頭冷哼道：「哼，一局已足夠爾等清潔溜溜脫褲子，兩局就會連小命也賠進去，說吧，怎麼賭？」

阿呆毫不考慮的道：「咱們趕時髦，賭大家樂。」

黑臉老頭錯愕了一下，道：「什麼大家樂，這裏不就是大家樂賭場嗎？」

鳳兒嬌笑道：「眞差勁，沒水準，趕不上時代潮流。」

將玩大家樂的方法告訴他，黑臉老頭好豪邁的性子，立將三十萬兩籌碼往身旁的一張賭桌上一放，擊掌叱喝道：「哈！這種賭法夠刺激，幹啦，老子賭三十萬兩，你們拿什麼來賭？」

身旁正巧是賭押寶的桌子，上面有六個號碼，從一至六，黑臉老頭只是將籌碼隨便一丟，並未正式簽押，阿呆老大不高興的道：「粗人，亂來，衰！跟你這種人賭博眞傷腦筋，你到底選那一號？」

黑臉老頭將籌碼搬動一下，押在面上，道：「就四好啦。」同時取了一張四號的號碼，丟進籤筒去。

阿呆這一下可樂了，道：「好極，好極，四者死也，你老小子死定啦。」

黑臉老頭臉一沉，道：「想要贏老子的銀子，你們要有相等的錢來賭才成，單吹牛有屁用。」

小魚兒不假思索，亮出「天王之星」，押在「一」號上，道：「大帮主簽一號，保證一帆風順，一戰成功！」

利用自己放號牌入籤筒的機會，已神知鬼不覺的將老頭的四號號牌換走。

黑臉老頭眼一瞪，道：「這是什麼東西，值三十萬兩銀子？」

阿呆自吹自擂道：「土包子，這是一

顆一百克拉的大鑽戒，曾是大理國王王冠上的東西，名爲「天王之星」，也是綠林令，是綠林盟主的信物，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現在折價三十萬，算是跳樓大犧牲。」

黑臉老頭怒聲道：「傻小子少吹牛，你自己又賭什麽？」

阿呆將太極棍押在「二」號上，才說道：「我阿呆先生賭這個，太極棍，太極老祖的寶貝，簽二號，好事成雙，雙喜臨門。」

鳳兒好大的興緻，將玉鐲、烏劍一古腦全部押上去，嬌滴滴的道：「本姑娘簽三和六號，三陽開泰，六六大順！」

說話同時，阿呆與鳳兒亦將自己所簽的號牌，放進籤筒內。

一二三四六都有人簽，獨獨剩五號是空號，小魚兒望了宋開花一眼，道：「宋老闆也簽一個吧，一旦中獎，不但血本可歸，免得你傾家蕩產，還可以賺得四件蓋世無雙的奇珍異寶，何樂而不爲。」

宋開花當然想撈回自己的老本來，却籌不出足够的賭本，只好望賭興歎，搖頭不語。

小魚兒游目環顧一下四週的賭客，一朗聲說道：「各位，人之初，性本賭，號碼還是多得很，從一至六可以賭，從零到九也可以賭，一號在手，希望無窮，歡迎大家一起來賭！」

阿呆拍一下巴掌，道：「韓信點兵，多多益善，錯過這個發財好機會的人是白痴。」

鳳兒道：「大家樂，大家樂，大家一起來賭才樂，不賭不樂，不賭的人是呆頭鵝。」

三人鼓是如簧妙舌，說的天花亂墜，奈何賭注太大，却無人敢冒險一試。費了半天口舌，參賭的人依舊是鳳兒，阿呆、小魚和黑臉老頭四個。

而且，小魚兒巳動了手脚，是一個穩贏不輸的局面，大大方方的將籤筒往黑臉老頭面前一送，笑容可掬的道：「小魚帮做事，一向講究公平、公正、公開，老頭請抽一支吧，祝你中獎！」

這眞是公鷄下了蛋，日從西出，籤筒內的分明沒有四號的籤，黑臉老頭却從容不迫的從裏面抽出一個四號的號牌來。

三小全部嚇傻，嚇呆，嚇楞了，阿呆大驚失色的道：「慘啦，慘啦，煮熟的鴨子飛啦，這一下我們全部完蛋啦！」

的確，煮熟的鴨子飛上了天，籤筒內沒有的號碼，竟然被人無中生有的抽出來，三小心知遇上了一等一的絕頂高手。

一陣楞愕之後，小魚兒疑雲滿面的道：「老傢伙，籤筒之内分明沒有四，這個四你是如何生出來的？」

黑臉老頭的臉上，一點喜怒之情也沒有，冷冷一笑，說道：「誰說沒有，多的是！」

拿起籤筒來一倒，赫然又倒出四個四來。

換句話說，籤筒裏清一色全部都是四號。

在山西靜樂縣玩大家樂時，三小就是用這種方法贏了很多錢，但那時候用的是紙做的籤號，由鳳兒一手包辦，很容易偷天換日，此刻的號牌則是木製品，係賭場現成的東西，鳳兒、阿呆、小魚兒亦乃箇中高手，三人六目，却不知道人家是何時及如何動了手脚。

這個觔斗栽得不小，小魚兒心有不服，道：「老傢伙，你騙人。」

黑臉老頭仰天大笑，說道：「騙人？哈哈，彼此彼此，小騙子自然騙不過老騙子，輸在老夫的手裏，不算是一件丢人的事。」

「本帮主不服，咱們再賭一局。」

「娃兒巳空無所有，賭什麽？」

「賭項上的人頭。」

「當椅子太圓，當夜壺會漏，燉得吃又太嫩，我老人家没興趣。」

「不賭就休怪本座不認帳。」

「不認帳又怎樣？」

「物歸原主！」

「想要賴搶回去？」

「就是這個意思！」

思字一出口，閃電出手，猛抓天王之星。

鳳兒與阿呆配合的天衣無縫，同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手伸向烏劍、玉鐲、太極棍。

可是，三小快，黑臉老頭更快，兩三下便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收拾的清潔溜溜。

「媽的，本帮主和你沒完了。」

阿呆也說道：「媽的，阿呆先生和你誓不兩立！」

「除非物歸原主，鳳兒姑娘要你血流五步！」

「宰了他！」

「送他上西天！」

「送他回姥姥家！」

三小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管它有理無理，決心要奪回寶物來，分從三面攻上去。

眞是邪門透頂，三小聯手合擊，進如猛虎蛟龍，退若鐵壁銅牆，却絲毫也奈何不得黑臉老頭。

而且，黑臉老頭似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往往三小招甫出手，他便預知攻擊的部位，防患於未然，先一步閃避開去。

退時亦熟知三小的身形步法，先發制人，因而三小非但未能將寶物奪回，反而吃了不少悶虧。

小魚兒甚覺納罕，與鳳兒、阿呆退出一身之地，滿腹狐疑的道：「老傢伙，你究竟是何方神聖？」

黑臉老頭嘿嘿陰笑道：「拉拔你們長大，傳你們武功，叫你們成爲第一流高手的人。」

此話一出，三小皆臉色大變，倒抽了一口寒氣。

小魚兒道：「你眞的是野人山上的糟老頭？」

黑臉老頭道：「如假包換。」

阿呆道：「奶奶的，我們怎麽不認識你？」

千面人魔道：「兔崽子，你忘了老夫是千面人。」

鳳兒道：「可是，在野人山你曾是手下敗將，如今爲何能勝過咱們？」

千面人魔道：「渾球，我老人家自然

會留一手，以防爾等數典忘祖，背叛老夫啦！」

小魚兒喪氣道：「衰！這樣說來，我們還不能算是一流高手，只能算是二等角色？」

千面人魔鄭重其事的道：「不！你們是一流高手，從力戰王屠夫，智戲張兇神，生擒游全河這三件事來論斷，更是當之無愧，放眼當今武林，能够勝過你們的，巳寥寥若晨星。」

阿呆道：「老頭，你一直跟在咱們後面？」

千面人魔道：「老夫是替你們把風，怕你們吃虧上當。」

阿呆道：「傷腦筋，還有幾個人能勝過我們？」

千面人魔想了一下，道：「不多，大概不會超過三個。」

小魚兒道：「那三個？」

千面人魔道：「歹命夫人、太極老祖與黃山姥姥。」

「老頭也曉得歹命夫人？」

「在逍遙莊始初聞此人。」

「可知她的來龍去脈？」

「老夫正設法查探中。」

「太極老祖早巳老掉了牙，還會活在世上？」

「有可能，並未聽到他的死訊。」

「黃山姥姥的歲數也不小了，能够自己拉屎就不錯，還能跟人爭強鬥勝？」

「這可不一定，黃山神仙谷，一度曾領袖武林，黃山姥姥更是老當益壯，不過，神仙谷由於家務事，鬧得分崩離析，鷄犬不寧，黃山姥姥巳有多年不曾行走江湖了。」

鳳兒朝四下瞧一瞧，道：「咦，怎麽沒見丁哥及珍珠姐？」

千面人魔道：「他們就住在對街的『龍安客棧』，稍後我們也過去，大家好好聚一聚。」

掂一下手中的籌碼，抖手擲給宋開花，又道：「宋老闆，痲煩你換成銀票吧，面額越大越好，最好是三十萬一張，但願不是空頭。」

宋開花擺出一張苦瓜臉來，畏畏縮縮的道：「小老兒一時可能籌不出這麽多銀子來。」

千面人魔鐵青着臉，問道：「你有多少？」

「頂多二十萬兩。」

「幹你娘，除去老子的十萬兩，你僅有十萬資金？」

「剛剛被小紅兌走了十萬兩。」

「不足之數如何支付？」

「小老兒正在多方設法。」

小魚兒道：「可以賣房地產。」

鳳兒道：「可以將賭場典當。」

阿呆說的最難聽：「老婆孩子也可以賣，女兒如果不是二手貨，眼前就値白銀一萬兩。」

千面人魔目泛兇芒，陰冷的聲音道：「不管你是賣房子，押賭塲，賣妻售女，只要能付出老子的賭帳就成。」

乍然伸出了他的蒲團大手，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捉住宋開花的脖子提起來，厲聲說道：「老夫就住在對街客棧裏，籌足了銀子馬上送過來，不然，小心老子剝你的皮！」

嚇得宋開花魂不附體，冒出來一身冷汗，猛覺頸上一鬆，一屁股坐在地上，待他驚魂甫定，展目再看時，千面人魔巳領着三小步出賭場的大門。

× × ×

龍安客棧。

一個精巧別緻，花木扶疏的小跨院子裏。

客廳內燈火通明，千面人魔正與丁寧、賽珍珠、鳳兒、阿呆、小魚兒等人圍桌夜飲，海闊天空的瞎扯蛋。

吃得都是山珍海味，名菜名酒。阿呆又在打嗝兒，早巳酒足飯飽，但仍貪心不足，繼續東一箸西一箸的儘挑好吃的東西往嘴裏塞。

小魚兒的眼珠子忽然打了一個轉兒，突如其來的問道：「老頭，你老婆在找你，知道嗎？」

千面人魔聽得一楞，道：「我老婆，誰呀？」

「就是黑鳳凰冷寒燕。」

「哦，是她。」

「還有你女兒俏羅利雷玉嬌，她們千里迢迢的還曾去野人山找過你。」

千面人魔聽到這裏，顯然甚是惱怒，冷厲的聲音道：「小子，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洩老夫的底？」

小魚兒一面運功戒備，一面口裏喊冤：「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寃枉，寃枉，我是好心好意讓你們夫妻父女團圓，共敍天倫。」

阿呆隨聲附和道：「是嘛，別拿好心驢肝肺，冷寒燕千里尋夫，雷玉嬌萬里尋父，好可憐啊，也好偉大啊。」

鳳兒亦道：「我們阿呆艷福不淺，巳與阿嬌緣訂終身，假如老頭是阿嬌的爹，那麽，你老人家就是阿呆的老丈人啦。」

千面人魔冷哼一聲，道：「哼，我老人家没有老婆，那來的女兒，更不可能有女婿，少亂拉關係。」

小魚兒處心積慮的，就是想查清楚千面人魔的身份來歷，促成黑鳳凰母女野人山之行的目的在此，這時亦是爲此而詢長問短。

然而，千面人魔的答覆却令三小大失所望，小魚兒道：「糟老頭，你不是綠林盟主，黑道上的總瓢把子，人人聞名喪胆的鐵胆魔星雷天豹？」

千面人魔斬釘截鐵的說道：「不是不是！」

「不是雷天豹，何來天王之星？」

「獲得綠林令的方法很多。」

「乞道其詳。」

「可以偷，可以騙，可以搶，也可以殺人。」

「噢，原來是你將鐵胆魔星幹掉？」

「老夫並没有說殺掉雷天豹的話。」

「那雷天豹爲何會突然在武林中消失的無影無踪？」

「也許是遭了別人的毒手，也許是金盆洗手，早巳埋名隱姓，退出江湖。」

「如說這個老魔頭仍健在人世，他自己的妻子女兒爲什麽找不到？」

（未完・六）

◎◎◎◎◎◎◎

上文提要： 青雲道長揭發了青石、青藜奸謀後，把二人拿下收押。未幾，黑衣教副總管但無忌卒衆來犯，青雲道長與玄字輩弟子從容應付，卒使但無忌等人鎩羽而去。黑衣教爲了救援青石、青藜二人，派出高手夜闖南離園，任雲秋喬裝小道士，暗伏一隅監視，危急間出手與一黑衣中年人劇鬥一番後，逕往南嶽廟與春申君等人會合……

◎◎◎◎◎◎◎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棄暗投明　合力抗敵

任雲秋不待表叔開口，笑道：「小侄不妨告訴陳大叔，大亂子早就出了呢！」

春申君點頭笑道：「雲秋說得不錯，咱們今晚就希望亂子出得越大越好。」

陳康和吃驚道：「你們……」

春申君臉色一沉，正容道：「康和兄，咱們交往了二、三十年，你應該知道我陳春華的爲人，也應該瞭解沈兄、謝兄三位的爲人，豈是區區黑衣教惡勢力所能屈服？康和兄，今晚你只有一個抉擇，願意和咱們爲友，這是正大光明之路，願意投靠黑衣教，和正義爲敵，咱顧念多年交誼，也不會爲難你，你可以自由離去，但不能洩漏半句機密，否則後果就該由你自己去衡量了。」

陳康和聽得汗流浹背，說道：「春華兄，咱們幾十年交情，你老哥還信不過兄弟麼？」

金贊廷哼道：「春華兄就是相信你，差點就被你出賣了，你以爲自己所作所爲，春華兄不知道麼？春華兄只是宅心仁厚，不願戳穿你罷了。」

陳康和一張灰臉，不禁脹得通紅，囁嚅道：「那是黑衣教的但無忌脅迫兄弟，兄弟有苦難言。」

謝公愚道：「康和兄，春華兄方才已經說過了，今晚你只有一個抉擇，是友是敵悉憑一言，你如果不願留此，那就請吧！」

沈同道：「康和兄受人脅迫，情有可原，以兄弟想來，康和兄不至於不辨邪正，不明是非，咱們究是幾十年朋友了，也不忍他棄明投暗，不過康和兄，去留只在一念之間，你應該愼重考慮才好！」

陳康和矢口道：「兄弟不用抉擇，自然要留下來要追隨四位老哥之後，稍盡我一己之棉薄，爲武林正義效勞，若有貳心，天誅地滅。」

春申君點頭道：「兄弟自然希望康和兄留下來，也很高興聽到康和兄這句話，不過康和兄，兄弟希望你記着今晚說過的話，如若言不由衷，天不會誅你，地也不會滅你，是你自己會走向毀滅之路。」

陳康和連連點頭道：「兄弟記得，兄弟一定牢記在心。」

謝公愚回頭看了那黑衣青年的屍體一眼，說道：「這人怎麼辦，咱們要儘快把他處理了才是。」

任雲秋笑道：「這個不勞謝大叔費心，小侄自有辦法。」

說完，大拇指按了一下手中的一支鐵管，但聽「嗤」的一聲細響，一縷細芒朝黑衣青年屍體上一閃而沒。

春申君問道：「雲秋，這是什麼？」

任雲秋道：「化血針。」

春申君道：「雲秋，這種歹毒的東西，不可留着，把它毀了吧！」

任雲秋道：「表叔，這東西對我們很有用，黑衣教匪徒用它來殘害武林中人，我們也可以用它來對付黑衣教匪徒，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毀了豈不可惜？」

金贊廷道：「對，任老弟說得一點不錯，對付匪類，就要用非常手段，我們要去多找幾管來才好，豈可把它毀了？」

春申君轉臉看去，這不過幾句話的工

夫，地上黑衣青年那具屍體，已被「化血針」化去，只剩一灘黃水，也漸漸滲入泥土之中，不覺搖搖頭道：「眞是歹毒之至！」

接着朝任雲秋問道：「雲秋，你此行情形如何，現在可以說了。」

任雲秋就把自己進入南嶽廟的所見所聞，詳細說了一遍。

春申君聽說但無忌鎩羽，青雲道長一戰拏住了矮路神令狐宣和湘西四怪，自然可以說大獲全勝，這就點頭：「如此就好。」

沈同道：「原來任老弟和另一個黑衣青年動過手，所以知道他們臉上戴着人皮面具。」

任雲秋道：「是小侄看他們面貌差不多，而且說話之時，神色倨傲，一點沒有表情，才想到的。」

沈同問道：「春華兄，現在咱們該如何了？」

春申君沉吟道：「剛才南嶽廟傳出一陣雲板聲，敢情是青雲道長正在召集全廟弟子，咱們不妨待機而動，看看黑衣教有何舉動？再作定奪。」

話聲甫落，突聽南首響起「嗤」的一聲破空之聲，一道紅色火花，衝霄直上，接着又是「叭」「叭」兩聲，爆出一天花雨！

陳康和道：「這是黑衣教發出總攻擊令了，咱們也該點燃起信號，表示響應才對。」

春申君點點頭，左手揮了揮。陳福立即點起信號，嗤的一聲，破空直上，這時南嶽廟西首，也在同時射起了一支火花。

春申君心頭不禁一動，「西首的一路人馬，莫非是青松道兄不成？」一面朝任雲秋道：「表叔又有一件事，要派你去一趟了。」

任雲秋道：「表叔只管吩咐。」

春申君道：「你穿了這身服裝，行動必須特別小心，愚叔是因爲青松道兄不見趕來，可能獨當西首一路，因此想到要你前去看看，西首一路，是不是青松道長？如果是他，一定是被黑衣教迷失了神智，你相機行事，給他服下解藥，告知咱們這裏的情形，只待衡山派迎出，咱們再左右夾擊，自可一舉把黑衣教匪徒擊潰。」

任雲秋道：「小侄得令，小侄這就走了。」

春申君道：「你要小心應付。」

任雲秋道：「小侄省得。」

話聲一落，立即長身拔走，掠空電射而去。

陳康和攢着眉道：「春華兄，上面派這使者來此，是來督戰的，如今任老弟一走，萬一給他們發現，怎麼辦？」

春申君笑道：「雲秋這孩子膽大心細，不會出漏子的。」

陳康和道：「不，兄弟是說咱們這裏。」

春申君道：「那就不管我們的事，使者是黑衣教派來的，他要去那裏，我們管得着麼？」

陳康和一怔道：「但現在這使者是任老弟呀？」

春申君道：「兄弟知道：但這是藉口而已，咱們只要連絡好青松道兄，左右夾

擊之勢就成了。」

* * *

任雲秋藝高膽大，從南嶽廟東首圍牆飛走，凌空掠飛，快若殞星，朝西首圍牆飛落，立即隱身暗隅，縱目看去。

南嶽廟西首的一片空地上，劍氣森森，近百個道人，列下了一座十數丈方圓的劍陣。那正是衡山派的「九九離火劍陣」，九人一組，四周一圈，合計十組，是爲外圍，中間一組，也是九人，也是劍陣的核心。

這中間的九人，八名青衣道人列成一圈，中間盤膝坐着一個頭堆道髻，蒼鬢垂胸的老人，背負長劍，瞑目靜坐，敢情就是白雲觀主青松道人了。

他身邊不遠坐着一個黑衣青年，臉型瘦削，膚色略見黝黑，正是黑衣教的使者。

這一情形，看得任雲秋不禁暗暗攢了下眉，忖道：「自己奉表叔之命而來，主要是讓他服下解藥，才能和東首聯成一氣，以收左右呼應之功，但這一情形，自己如何下手？看來只有冒險一試，先設法把這個黑衣教的使者除去，才能替青松道長解毒了。」

心念一轉，也就不加思索，雙足一點，長身縱起，越過劍陣外圍，颼的一聲朝劍陣核心中落去。

就在他身形堪堪飛落之際，眼前寒芒飛閃，登時有四五支長劍朝他身上要害攻到！

任雲秋當然不好還手，口中沉喝一聲：「住手！」

青松道長是盤膝坐着的人，雙目及一睜，緩緩喝道：「你們退下。」

那五名發劍的道人劍發得快，收得也快。

任雲秋落在地上，一直直立不動，他因不知那黑衣青年如何稱呼，所以只好等他先開口了；但這也正好；因爲他落地之後，就受到攻擊，只好凝立不動了。

果然那黑衣青年看到任雲秋飛身落地，立即從地上站起，迎了上來，抱抱拳道：「師兄此時趕來，不知有什麼事麼？」

任雲秋現在知道自己是黑衣教的三弟子，自己是師兄，事情就好辦了，這就微微頷首，說道：「我奉副教主密令，你隨我來。」

他看到過跟隨黑衣中年人一同去南離園茅屋的那個黑衣青年，臨時走的身法，因此話聲一落，立即縱身朝右首松林中掠去，他使的身法，並不很高，只是仿效着他們的程度，掠出劍陣，在林下停住。

那黑衣青年聽說三師兄奉了副教主密令趕來，自然不敢怠慢，緊跟着來至林下，問道：「三師兄奉副教主密令而來，副教主也來了麼？」

任雲秋故意裝作十分審愼，廻目四顧，才低聲道：「副教主剛到，他得到的消息，眼下情勢已有很大的變化，來，此事關係極大，咱們到林中再說。」

舉步朝林中走去。

黑衣青年不慮任雲秋有詐，果然緊隨身後走了進來，口中吃驚的道：「情勢有很大的變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任雲秋壓低聲音道：「本教之中，有了奸細。」

「啊！」黑衣青年吃驚的道：「會是誰？」

任雲秋右手早已暗握「化血針筒」，一面附着他耳朵說道：「你！」

「你」字出口，一縷「化血針」已經射出。

黑衣青年連哼都沒有哼出聲，臉色扭曲，身子搖了兩搖，就往地上倒去。

任雲秋俯身從他懷中取出一面金牌和一個「化血針筒」，一起收入懷中，就揚長走出林中，依然連縱帶躍，穿劍陣而入，走到劍陣核心，朝青松道長抱抱拳道：「副教主得到可靠消息，這片草地上，可能已被洒上毒粉，因此才要三師兄送來一顆預防劇毒的解藥，請道長含在口中，慢慢化去，即可無妨了。」

說着，就把手中解藥朝青松道長遞了過去。

青松道長接過解藥，一面遲疑的道：「據貧道所知，敝派從不使毒……」

任雲秋道：「聽說廟中好像來了一個使毒高手，曾在南嶽廟四周佈下了奇毒。」

青松道長究是神志受了迷失，聽了信以爲眞，浩然歎道：「掌門人如此倒行逆施，眞是南嶽派的不幸……」抬手把解藥納入口中。

任雲秋道：「道長最好坐下來休息一回。」

青松道長點點頭，依言坐下，過了約莫一盞茶的工夫，任雲秋計算他迷神藥物已解，這就輕聲叫道：「道長感覺如何了？」

青松道長倏地睜開眼來，口中不禁輕「咦」了一聲。

任雲秋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道長身上奇毒已解，神志自然恢復清明了，但此刻不可流露出形迹來……」

青松道長目光盯着他，也以「傳音入密」問道：「施主自然不會是黑衣教的人，不知施主究是什麼人？」

任雲秋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任雲秋，奉表叔陳春華之命，給道長送解藥來的。」

青松道長喜道：「陳莊主現在何處？」

任雲秋道：「表叔和羅龍莊沈大叔，弓箭塘謝大叔，羅漢莊金大叔都在南嶽廟東首，故作被迷失神志，投入黑衣教，目前南嶽廟正面黑衣教即將發動攻擊，貴派掌門人已經集合弟子，準備和黑衣教一決勝負，表叔之意，希望道長暫時仍裝作神志受迷，待回雙方交手之時，咱們也以火花信號爲號，左右夾擊，才能一舉把來犯黑衣教匪徒擊潰。」

青松道長點頭道：「好，任施主請覆上陳莊主，貧道自當遵辦。」

兩人這番話，均以「傳音入密」交談，說到這裏，任雲秋拱拱手道：「在下那就告退了。」

他任務順利達成，自然急於趕回去報告表叔，話聲一落，就急匆匆穿出劍陣，剛走近圍牆暗隅，正待縱身躍走。

忽見從暗處閃出一個苗條黑影朝自己這邊行來，既然有人過來了，他自然不好再縱身撲起了。

苗條人影漸漸走近，那是一個身穿黑色衣裙的少女，烏黑的秀髮，梳着兩條辮子，垂在鼓騰騰的胸前，烏黑而彎得像新月般的眉毛，烏黑而亮得像星星的美眸，配着一張稍微黑了些的瓜子臉，看去約莫二十來歲，生得很俏，也很甜！

任雲秋正朝她看去，黑衣少女已經開口了：「三師哥，小妹正在到處找你呢，我看你好像很忙……」

任雲秋不知如何稱呼她才好，只得「唔」了一聲，說道：「妳找我有何事？」

黑衣少女烏溜溜的美眸溜了他一眼，才道：「找你的可不是小妹，小妹只是奉命找三哥和四哥來的，是副教主有機密指示，我剛才去了春申君那裏，沒看到三師哥，是黑石頭陳康和說的，三師哥剛走開，沒說到那裏去，我想只好先來找四師哥，沒想到在這裏反而遇上三師哥了。」

任雲秋問道：「不知副教主有何指示？」

黑衣少女道：「副教主剛到，他因副總護法無垢突然失踪，事有可疑，據說副總護法的令牌是在春申君手上，懷疑春申君這一夥人不穩，要三師哥多加注意，現在三更已過，咱們決定四更發動攻擊，要右左兩翼的人馬，配合發動攻勢，三師哥認爲那一個不穩，可以見宜行事……」

任雲秋點頭道：「好，那我立時趕回去。」

黑衣少女忽然朝他展齒一笑，露出雪白的一排貝齒，她膚色雖然黑了些；但這一笑，却笑得極爲嫵媚，說道：「那也不忙，現在距離四更，還有半個時辰呢，三師哥，我看你今晚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任雲秋道：「我那裏變了？」

「你呀！」黑衣少女俏皮的道：「本來見了師姐妹，總有說不完的話，纏着人家不肯放，今晚怎麼急着要走了呢？」

任雲秋笑了笑道：「今晚有正經事兒，我怕躭誤了事。」

黑衣少女有意無意的瞟了他一眼，披披嘴道：「好，那你就走吧，不過我有一個重要的消息，不知你要不要聽？」

有重要消息，任雲秋豈肯放過？忙道：「那妳快告訴我，是什麼重要消息？」

黑衣少女道：「大師哥方才在廟裏，敗在衡山派一個小道士手裏，你當那小道士是誰？」

任雲秋心頭微微一震，問道：「是誰？」

黑衣少女低聲道：「他並不是衡山派的人！」

任雲秋道：「是誰說的？」

「還有誰說的？」黑衣少女故作神秘，壓低聲音道：「是有人看見他脫下道袍，偷偷的溜出廟來了。」

任雲秋心頭咚的一跳，問道：「是誰看見的？」

黑衣少女抿嘴一笑道：「三師哥，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話還沒說完呢！」

任雲秋道：「妳說。」

黑衣少女又抿抿嘴，笑道：「我不說啦，說出來三師哥一定會生氣。」

任雲秋道：「我絕不生氣，妳只管說好了。」

黑衣少女眨着眼睛說道：「眞的？」

任雲秋道：「自然是眞的了。」

「好，那小妹子就直說了。」黑衣少女笑盈盈的道：「據說那個人也和三師哥交了手，他把三師哥摔在地上，有沒有這回事？」

任雲秋聽得心頭大凜，問道：「這到底是誰說的？」

黑衣少女道：「看你，還說不生氣的，現在不是生氣了麼？」

任雲秋道：「我不是生氣，我只是奇怪，是誰造的謠？」

「這可不是造謠！」黑衣少女接着道：「造謠，就是把不實的事情去告訴別人，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何況，我除了告訴你，又沒跟第三個人說過，怎麼能說我造謠呢？」

任雲秋道：「是妳……」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是我親眼看見的了，三師哥信不信？」

任雲秋一把抓住她手腕，喝道：「妳還看見了什麼？」

「啊，你把我手腕弄痛了。」黑衣少女一面說道：「我是奉命去探聽青石、青藜被囚在那裏，才躲在南離園竹林子裏，所以看到大師哥被小道士打敗，後來我回出來，副教主就要我來找三師哥和四師哥，我到的時候，三師哥剛被他摔在地上，我不敢多留，悄悄退出，就來找四師哥……你快放手咯，小妹看到你被人摔了一跤的事，小妹不說也就是了，三師哥難道還要殺了小妹滅口嗎？」

她越說越露骨了！

任雲秋心裏大感爲難，聽她口氣，好像一直跟在自己身後，自己的行藏，她全都看到了，她也一再的說，她並沒有告訴第二個人，但她總是黑衣教的人，如果一旦洩漏出去，豈不誤了大事？自己豈能放過她？但當自己朝她看去的時候，她那無邪的眼光，在正好望着自己，似乎並不知道已經惹下了殺身之禍，自己又怎麼忍心對一個如花少女，辣手摧花？心念轉動之際，忽然五指一鬆，點點頭道：「妳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黑衣少女也點着頭道：「你是我三師哥，我自然知道咯！」

任雲秋道：「萬一不是呢？」

黑衣少女一雙烏溜溜的眼睛望着他，嗤的一聲輕笑，說道：「三師哥會說笑，你是我三師哥，本名叫做章一虎，是大師哥王其石的表弟，我說的沒錯吧？」

她沒待任雲秋開口，接着偏了下頭，撒嬌的道：「三師哥，我也要考考你，你平常都一直叫我九師妹，我叫什麼名字，你忘了沒有？」

任雲秋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扮演的人叫做章一虎，大師兄還是自己的表兄，叫做王其石，一面故意說道：「我要是忘記了，你會不會生氣？」

黑衣少女道：「我當然生氣了，三師哥連人家名字都會忘記，那還算是有心人麼？好嘛，我再告訴你一遍，三師哥如果再忘記的話，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我叫江翠烟。」

任雲秋低笑道：「我眞的怎麼會忘記九師妹的芳名呢？」

江翠烟(黑衣少女)有意無意的又瞟了

他一眼，披披嘴道：「我要是不說呀，只怕你早就忘了呢！」

她忽然低低的道：「這次我們六個人奉派出來，你的記性最差了。」

任雲秋心中忽的一動，暗道：「她這些話，不是故意在告訴自己麼？她……」

突然「嘶」的一聲，一道人影飛瀉而下，那是一個面色黝黑的瘦削黑衣青年，他兩道目光逼視着兩人，冷聲道：「這是什麼時候，你們兩個却躲在這裏說個沒完。」

這人任雲秋在南離園茅屋前面見過。

江翠烟趕忙躬身叫道：「大師哥，小妹就是奉命來找三師哥的！」

任雲秋聽說這黑瘦青年就是大師哥王其石，也連忙躬下身子叫了聲：「大師兄。」

王其石(黑瘦青年)哼了一聲道：「你們還不快隨我見副教主去。」

說完，雙脚一頓，長身縱去。

江翠烟朝任雲秋吐吐舌頭，低聲道：「快走。」

任雲秋和她一同縱身掠走，跟在大師兄身後奔去。

不大工夫，就奔到南嶽廟南首，只見二十幾名黑衣佩刀漢子，雁翅般站立。

王其石也沒說話，只是急步朝路旁一間民房行去。

任雲秋跟在身後，亦步亦趨，跨進門，就看到兩個一身黑衣的少女迎了出來，躬身道：「大師哥、三師哥回來了。」

王其石朝她們點點頭，一直往裏一間走去。

任雲秋聽到身後江翠烟低聲叫道：「七師姐、八師姐，可有事麼？」

她這一叫，任雲秋朝兩個黑衣少女迅速看了一眼，他已可約莫看出左首一個個子稍高的是她七師姐，右首一個個子稍低的是她八師姐了。她說過今晚奉派來的一共六個人，那是大師兄王其石、自己章一虎，和四師弟(在林間被自己殺死的)，再加上這兩個黑衣少女和九師妹江翠烟，正好六個。

裏首一間，地方相當寬敞，上首坐着一個黑袍老者，此人臉如死灰，太陽穴突出，雙目深凹，却閃着烱烱精光，一望便知是個練有異派特殊功夫的高手。他左右兩邊站着四個人，左邊是個黑衣中年人和紫臉老者，右首是但無忌和湘西七怪之首的羊東山。

從這情形看來，坐着的黑袍老者，不用說就是黑衣教副教主了。只聽他尖細的聲音說道：「咱們這次行動，怎麼會出這許多漏子？無垢到底出了什麼事，你們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

四個人誰都不敢作聲。

王其石、任雲秋和三個黑衣少女，進入室中，悄悄在下首站定。

黑袍老者目光朝他們投來，問道：「殷友泉呢？怎麼沒來？」

王其石躬身道：「回副教主，四師弟不知去了那裏，弟子沒找到他。」

黑袍老者目光一注，說道：「他不是派到青松道兄那裏去的麼？怎麼會不見他的人？」

王其石道：「弟子聽青松道長說，咱們放起信號之時，他就匆匆離開，一直沒有回去。」

黑袍老者嘿然道：「殷友泉不要也出了事？」

任雲秋心頭暗暗感到緊張，但江翠烟却站在下首，一言不發。

黑袍老者尖怒的道：「老夫眞想不到對付區區衡山派，竟然會有如此扎手，老夫既然來了，咱們就和衡山派擺明了幹，老夫倒不信沒有青石、青藜，咱們拿不下衡山派來。」

說到這裏，目光又朝王其石等五個投來，說道：「殷友泉此刻尙未回來，只怕已經出了事，王其石，你可暫時去青松道兄那裡，代替你四師弟殷友泉，章一虎、你立即回到春申君那裏去，要他們撤離左右兩翼，前來會合，咱們既然和衡山派來明的，就不用他們虛張聲勢了。」

王其石、任雲秋躬身領命，一齊退出。

任雲秋別過了大師兄王其石，匆匆趕回東首林下。

春申君等人因他去了好一會，仍不見回轉，正在焦急，看他從南首大路而來，大家都不覺圍了上來。

春申君問道：「雲秋，事情如何了？」

任雲秋道：「都辦妥了，只是黑衣教來了一位副教主，現在準備跟衡山派來明的了。」

春申君聽黑衣教來了一位副教主，不覺心頭「咚」的一跳，急急問道：「是鳳簫女？」

「不是。」任雲秋道：「此人面如死灰，聲音尖細，看去似乎練有異派功夫，而且武功極高……」

一面就把自己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沒把遇上江翠烟的事說出來。

春申君聽得一怔，攢攢眉道：「這位副教主，會是什麼人呢？你們四個，可曾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麼？」

金贊廷道：「江湖黑白兩道中，武功高强，名氣較大的人中，好像並沒有這麼一號人物。」

謝公愚道：「黑衣教主門下弟子都戴了面具，他會不會也戴了面具呢？」

沈同道：「這有可能，他也許是不願人知，才戴了面具。」

春申君道：「他既然要咱們趕去會合，時間不多，咱們這就走吧！」

當下由春申君爲首，率同四莊武士，朝南嶽廟前趕來。

他們趕到的時候，只見百餘名黑衣教徒衆——身穿黑色勁裝，手持扑刀的黑衣武士，面向南嶽廟大門，雁翅般排列在廣場之上。另有一簇人，站在中間，那自然是副教主等人了。

春申君率同衆人，進入廣場，就要鄷榮把四莊武士在中間左邊停住。然後和沈同等五人連同任雲秋一起朝中間行去。在他們到達廣場左首的同時，青松道人也率同門人，抵達廣場上的右側，由王其石陪同，向中間行來。

春申君拱拱手道：「道兄也來了。」

青松道人連忙稽首道：「五位莊主好，咱們又在這裏會面了。」

但無忌看到春申君等人行來，慌忙迎

了上來，拱拱手道：「陳莊主幾位辛苦了，兄弟給各位引見，這是本教首席副教主晏副教主。」

他只說：「晏副教主」，沒說出名字來。

春申君連忙抱拳道：「屬下陳春華見過晏副教主。」

青松道人和沈同等人也一齊拱着手，恭敬的說了句：「屬下某某人見過晏副教主。」

但無忌站在一旁，也一一給大家引見。

晏副教主是黑衣教的首席副教主，他雖然臉上綻起了笑容，和大家頷首爲禮；但笑得很傲慢，是一種自視甚高，上司對下屬的笑意。

接着但無忌又和大家引見了黑衣中年人是副總護法韓自元，紫臉老者是護法項榮，和湘西七怪的老大護法羊東山。使者王其石、章一虎(任雲秋)、史月蟾、陸湘芬、江翠烟。一面也替春申君等人一一作介。

春申君等人也是護法身份，韓自元身爲副總護法，自然要和他們親切招呼，以示籠絡。

但無忌介紹完畢，忽然咦道：「陳莊主，還有一位任少俠呢？」

春申君道：「雲秋隨兄弟來至南嶽廟左側，兄弟命他負責巡邏松林，却一去不返，直到此刻猶不見他回來，兄弟因使者傳達副教主令諭，趕來此地會合，不敢稽留，不知雲秋是否出了事？」

晏副教主道：「無忌，你說的可是那個叫任雲秋的少年？」

但無忌連忙躬身道：「是，是，屬下說的就是他。」

晏副教主又道：「聽說此人武功不錯，是你保擧他擔任本敎副護法的？」

但無忌依然躬身道：「是，是，任雲秋一身武功相當不錯，而且也已入本教，只是年紀尚輕，屬下才保擧他擔任副護法的。」

晏副教主道：「聽你口氣，好像不是因爲年紀尚輕，就可以擔任本教護法了？」

但無忌又連應了兩聲「是」，才道：「如論武功，他已是可擔任護法了。」

晏副教主點點頭道：「本座相信副總管的眼光；但本敎護法，除了武功，還須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的人，才能擔任，若是如此容易，就能擔任本敎護法，本教的護法就不値錢了。」

但無忌又連聲應「是」。

晏副教主一手托着下巴，抬首向天，徐徐說道：「方才殷友泉一去不返，失了蹤影，衡山派可能隱伏高手，只要看到咱們的人走了單，就乘機下手，咱們豈能丟了人就算，自該派人先去查查，是否已經落在對方手中。」

說到這裏，目光一掠王其石、任雲秋(章一虎)二人說道：「王其石、章一虎，你們兩人，各帶一個師妹，去查看東西兩側松林，可曾潛伏敵人，這失蹤的兩人，在林中可有打鬥痕迹？」

王其石、任雲秋各自躬身道：「弟子遵命。」

王其石回身朝二個師妹問道：「妳們誰和愚兄同去？」

陸湘芬道：「小妹和大師兄同去。」

江翠烟也搶道：「小妹和三師哥同去。」

晏副教主點頭道：「好，你們去吧！」

王其石、陸湘芬、任雲秋(章一虎)、江翠烟四人朝晏副教主躬身一禮，便自退出。

晏副教主深沉目光轉到了春申君臉上，徐徐說道：「陳莊主，本座聽說副總護法無垢把副總護法金牌交給了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自己爲什麼不來？」

春申君早已聽任雲秋說過，心中有了準備，連忙伸手入懷，取出副總護法金牌，雙手遞上，說道：「屬下今日趕到祝融寺，副總護法還在方丈室召見了屬下等人，當面令諭屬下等四莊人手，於二更前在大殿前面集合。屬下等依時集合，副總護法無垢忽然把副總護法金牌交給屬下，要屬下率領四莊人手，前來南嶽廟左首林下待命，屬下不知他因何不來？副總護法金牌在此，請副教主驗看。」

晏副教主連看也沒看，口中沉哼一聲道：「這金牌你先收着，無垢身爲本教副總護法，膽敢違抗命令，擅離職守，還把副總護法金牌交與他人，這不是叛逆行爲，還是什麼？本座倒要看看他有幾個腦袋？」

春申君不敢也不好作聲。

晏副教主又道：「祝融寺不過少林南派一支，敢和本派作對麼？哦，韓副總護法，但副總管，你們最近可曾聽到什麼消息，是否少林寺有什麼人趕來了？不然我想祝融寺不敢如此作法。」

韓自元道：「祝融寺雖然是少林南派一支，但那是數百年前就分出來了，一向從未和少林寺有過來往，換句話說，他們早已各自爲政，不相隸屬，而且祝融寺的武功，和少林寺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但無忌接着說：「韓副總護法說得極是，祝融寺和少林寺早已沒有任何來往，少林寺絕對不派人前來。」

晏副教主沉笑一聲道：「那好，咱們拿下衡山派，連祝融寺也一起拔了就是。」

春申君心中暗道：「此人口氣如此托大，不似無名之輩，只是他聲音尖細而沉，是否故意裝作，不讓別人聽出他的聲音來？」

晏副教主又道：「好，陳莊主幾位，青松道兄，你們請回，咱們立時正面進攻。」

春申君等人躬身領命，退了出去。

* * *

再說任雲秋和江翠烟來至東首林下。

江翠烟回頭道：「三師哥，你奔波了一個多更次，累不累？我們在大石上坐下來歇一回好麼？」

任雲秋道：「我們奉命查尋四師弟和任雲秋來的，不先找找看，就坐下來偸懶了，給副教主知道，那還得了？」

江翠烟笑道：「坐憩一回有什麼要緊？反正找不找都是一樣。」

她已經俯下身去，用小嘴吹着大石上的沙石，自顧自坐了下來，一面拍拍她身

邊大石，說道：「三師哥，你也坐下來吧。」

任雲秋正想套套她口氣，只得跟着在她身邊坐下，一面偏首問道：「九師妹，你說找不找都是一樣，這話怎說？」

樹林底下光線幽暗，但江翠烟一雙眼睛却亮晶晶眨動着，低笑道：「這話說得還不夠明白麼？」

任雲秋道：「在下眞的不明白。」

這「在下」二字，聽得江翠烟又是一聲輕笑，身子緊挨着任雲秋，輕聲道：「三師哥可要聽小妹說出來麼？」

任雲秋道：「我就是不明白，才問妳的，當然想聽聽了。」

江翠烟身子微側，一顆頭緩緩靠在他肩上，輕聲道：「因為……」

她只說了兩個字，就停住了。

任雲秋只得讓她把頭擱在肩上，一面問道：「妳怎麼不說下去呢？」

江翠烟嬌聲道：「因為四師哥不是在這裏失蹤的，我們自然不用在這裏找了，其實大師哥他們在西首也是找不到的了。」

任雲秋問道：「為什麼？」

江翠烟吐氣如蘭，低低的道：「人是活的，他生着兩隻脚，既已失蹤，自然是走開了，不會在樹林裏等着我們去找？」

任雲秋道：「那麼任雲秋呢？他是在這裡巡邏沒有回去。」

江翠烟道：「他自然也走開了。」

「走開？」任雲秋道：「會到那裏去呢？」

江翠烟道：「我不是說過麼，一個人生了兩隻脚，可能走開了，也可能會回來，三師哥方才不是去見過副教主麼，現在不是又回來了，所以我們也不用去找，古人說得好，一人躲，千人找，他如果只是暫時走開，待會自會回來，我們只要坐在這裏等他就好了。」

任雲秋笑道：「九師妹眞會偷懶！」

江翠烟道：「這不是偷懶，這叫做……我不說啦！」

任雲秋道：「妳說了一半，怎麼又不說了呢？」

江翠烟一顆頭依然靠在他肩頭上，幽幽一歎道：「三師哥，我說出來，你不許笑我。」

任雲秋道：「我怎會笑妳，妳只管說好了。」

江翠烟道：「說錯了，您也不會怪我？」

任秋雲道：「當然不會。」

「好，那我就說了。」

江翠烟幽幽的道：「我這一生，只有這一刻時光最開心了，過了這一刻……時光就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回頭，人生就像水上的浮萍，隨着流水聚頭，也隨着流水飄散，你如果不珍惜這片刻的聚頭，飄散又到那裏去找尋呢？」

任秋雲心中一動，笑道：「九師妹，原來妳還是個多愁善感的人！」

「我說的是實情。」江翠烟低低的道：「你不要叫我九師妹，叫我翠烟好麼？」

任秋雲道：「妳是我九師妹，怎麼不叫妳九師妹呢？」

「我不管。」江翠烟撒嬌道：「我要你叫我翠烟嘛，只要叫一聲就好，以後……以後也許永遠聽不到了……」

她靠在她的肩頭的頭忽然別了過去，雙肩有些輕微的抽動！任秋雲轉過臉去，發現她一雙明亮的眼睛中，含着一顆明亮的珠子，忽然滾了下來，不覺輕咦道：「翠烟，妳怎麼哭了？」

江翠烟淒然一笑道：「你終於叫我翠烟了，我好高興！」

她眼中還有淚水，別過頭去，低聲道：「你不會笑我吧？」

任秋雲道：「我怎麼會笑妳呢？」

江翠烟忽然伸手從她臉上一揭，輕輕揭下一張人皮面具，把臉孔湊到任秋雲面前，說道：「你看看我！」

她這一揭下面具，本來是一張黑裏帶俏的臉孔，現在當然全變了。她膚色白潤如玉，只是戴久了面具，稍見蒼白，但此時帶着些嬌羞，就飛起一片紅暈！

任秋雲道：「妳這是做什麼呢？」

江翠烟眨着眼睛，說道：「我要你看清楚，以後……你也許會不認得我……」

任秋雲道：「我怎麼會不認得妳呢？」

「會的。」江翠烟肯定的道：「你會不認識我的，你再看我一眼，我就要戴上了。」

她生得很美，細長而稍有稜角的眉毛，明亮而靈活的大眼睛，筆直的鼻子，配着紅菱般嘴唇，她臉就在他面前，他自然看得好清楚。

江翠烟朝他羞澀一笑，緩緩的覆上面具，但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依望着他，流露出希祈之色，低低的道：「你也取下面具來，給我看看好麼？我只要看一眼就好，如果你不願意，那就算了。」

任秋雲心頭不由「咚」的一跳，他先前還以為她一直和三師哥章一虎有着情愫，是以把她頭靠到自己肩頭，也只好任由她靠着，但現在，她說出這句話來，豈不是明白的告訴自己，她已經知道自己是誰了，她愛的原來並不是她三師哥！

這話好教任秋雲為難，她竟然……

江翠烟看他沒有說話，低頭一笑道：「我知道這是奢望，我說出來的話，既然使你為難，那就不用取了下來，也許你還不相信我，我要怎麼說，你才相信呢？」

她不待任秋雲回答，繼續的道：「有一種花，可以種在江水裏，江水固然清可見底，但江水下面却是污泥，這種花生根在污泥裏；但它却從污泥裏慢慢生長，一直到露出水面，開出潔白的花朵，這原是它的本質，不會沾上一點污泥，污泥也沾不上它，詩人們就把它形容為出污泥而不染，它就是蓮花，我們忍心讓它一直留在污泥裏麼？」

任秋雲還沒說話，只聽有人在耳邊「嘻」的一聲笑說道：「取下來讓她看看又何妨？」

這話是有人以「傳音入密」說的，聲細如蚊，但話聲入耳，依稀聽到「嘶」的一聲極輕微的破空之聲！

任秋雲一驚，霍地站起，喝道：「什麼人？」

江翠烟也跟着站起，失色道：「你聽到有人麼？」

任秋雲已聽出說話的人，早已去遠，

忍不住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江翠烟的柔荑，柔聲道：「沒有，大概是我聽錯了，翠烟，妳要我取下來給妳看，我這就取下來。」

「不用了。」江翠烟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沒有抽出來，只是輕輕搖了搖頭，又低下頭去，幽幽的道：「其實我也只是說說罷了，我見過你，也認識你，你只要答應一聲就好，我會記得的。」

任秋雲奇道：「妳見過我？」

江翠烟噗嗤笑道：「你方才到南離園去，又假扮道士有沒有？我就隱身在附近，你沒看到我，我却看到你了。」

任秋雲輕哦一聲，笑道：「那時我確曾聽到三丈外有人呼吸的聲音，我還以為是隱伏在林中的衡山派門下，所以沒加注意，原來是妳！」

江翠烟驚奇的回頭看了他一眼，說道：「我就隱身在三丈外的竹林裏，你聽到我的呼吸，你練過天耳通？」

任秋雲道：「沒有，練天耳通談何容易？我練過幾年內功，三五丈距離有人隱伏，還可以聽得出來。」

江翠烟道：「你練過幾年內功，就可以聽到三五丈遠，我也練過幾年，怎麼連一丈以內也聽不到呢？你騙人？」

任秋雲兩手輕輕合着她手掌，說道：「我沒騙妳，因為我練的是『九陽神功』，玄門正宗內功，和一般內功，稍有不同。」

江翠烟美眸中閃着亮光，低聲問道：「你到底是那一門派的人？」

任秋雲道：「我沒有門派，因為我師父只是一個隱居山林的老人，一世都沒在江湖走動過。」

江翠烟道：「今晚你……」

話聲未落，任秋雲忽然「噓」了一聲，低低的道：「有人來了！」站起身，拉着她，閃入林中，躲到一棵大樹之後。

兩人剛隱蔽身形，但聽「嘶」「嘶」兩聲破空輕響，兩道人影，飛瀉而下。

這兩人一高一矮，看去都有六十開外，高的濃眉大眼，身材高大，矮的扁臉塌鼻，個子矮小，但却都穿着半長不短的黃麻長衫，長僅及膝。

江翠烟看到這兩人，嬌軀不由一震，本來隱伏在樹後的人，輕輕朝任秋雲擠近了些，好像怕被人家看見一般！

任秋雲立即發覺她舉動有異，以「傳音入密」問道：「妳認識他們麼？」

江翠烟點點頭，還沒說話！

那知她身形這一動，站在林前的矮小老者忽然回過頭來，發出尖細的聲音問道：「林內是什麼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任秋雲心頭一驚，江翠烟只是極輕的移動了一下身子，對方就聽到了，可見這兩人有着極深厚的內功修為了，人家既然喝出聲來，自己兩人說不得只好現身出去了，心中想着，只覺江翠烟纖手把自己抓得緊緊的，好像十分害怕！

「阿彌陀佛！」忽然另一棵樹後，響起一聲佛號，接着又嘻嘻一笑，說道：「是貧僧，貧僧怕人看見，才躲在樹林子裏捉蝨子，剛找到兩隻蝨子，還來不及把牠們咬死，就聽到施主叫貧僧出來，貧僧不得不放了兩隻蝨子，走出來。」

隨着話聲，果然從右首一棵大樹後面，走出一個蓬頭垢面，頦下黃鬚于思的和尚來，身上穿一件又破又舊，又積滿了油垢的僧袍，赤着雙脚，走起路來彎着腰，一顛一顛的，活像一隻大馬猴。

任秋雲先聽到右首樹後人出聲答應，心頭不期大吃一驚，後來看到走出去的是邋遢和尚，不覺放下心來，接着心中又是一動，暗暗哦道：「方才叫自己『取下來讓她看看又何妨』的，原來也是他了，他明明已經走了，不知什麼時候又回來了的？」

矮小老者目中精芒閃動，注視着邋遢和尚問道：「你是什麼人？」

邋遢和尚裂着嘴嘻嘻笑道：「貧僧就是貧僧，還會是什麼人？」

高大老者道：「深更半夜，你在樹林子裏作甚？」

邋遢和尚笑得很傻，因為裂着嘴，從嘴角流出口涎來，他舉起衣袖，在嘴上抹了一把，說道：「貧僧方才不是說過了麼，貧僧是躲在沒有人的地方捉蝨子，剛捉到兩隻蝨子，這位矮施主就把貧僧叫了出來。」

高大老者目射稜光，喝道：「明人眼裏，不揉砂子，你和尚少說話……」

邋遢和尚沒待他說完，連連搖手道：「不，不，貧僧只會捉蝨子，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捉一雙，不會說謊話的。」

矮小老者問道：「你是那一個廟裡的和尚？」

邋遢和尚聳着肩，嘻嘻笑道：「貧僧是遊方和尚，遊來遊去，好不逍遙自在！」

一面說着，右手還作出魚在水中游來游去的模樣，看去一副傻相。

高大老者不耐的道：「不用和他多說了。」

不用多說，就是他已經起了殺機。

江翠烟附着任秋雲耳朵，低低的道：「這和尚不知是什麼人？遇上這兩個老魔頭，他非死不可。」

「不會的。」任秋雲也低低的道：「他是邋遢和尚。」

江翠烟問道：「你認識他？」

任秋雲點點頭。

他們附着耳朵，話說得很輕，離開耳朵，幾乎就聽不見了，那知就在他們說話之時，突聽高大老者洪喝一聲：「林中何人？」

突然雙足離地數寸，筆直平飛過來。

邋遢和尚嘻的笑道：「貧僧剛從樹林子裏出來，那會有人？」

他就站在他們的對面，一見高大老者平飛過來，好像吃了一驚，慌忙抱頭躲閃，拔脚就跑，那知心裏這一慌張，那裏還躲閃得開？尤其高大老者離地飛起，來勢何等迅速？

就這樣兩個人竟然撞上了，高大老者胸腹撞上了邋遢和尚的肩頭，邋遢和尚沒有被撞得震飛出去，兩個人竟然撞成了一堆，一同跌倒地上。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高大老者名列黑道有數高手之一，一身武功何等高强，

就算他撞上大石，滾出去的也絕不會是他，如今和一個遊方和尚撞上了，怎麼也不會跌成一堆，但偏偏兩個人跌成一堆，而且高大老者居然被壓在下面。

邋遢和尚一跤跌在高大老者身上，口中還「呀」「呀」的叫喊，慌慌張張的兩隻手撳在高大老者背脊上，爬了半天，才站起身來，又俯下身用手去扶，一面說道：「老施主，眞對不住，貧僧不小心，把老施主撞倒了，你……你莫見怪……」

他又拉又扶，忙了一回，那高大老者好像被他撞昏了，兀自沒扶得起來。

矮小老者看得大感驚訝，哼道：「和尚，你撞在老大那裏？」

邋遢和尚急得滿頭大汗，駭怕的道：「沒……沒有，貧僧眞的不知道，方才貧僧心裏一慌，根本沒看清楚，不知撞在這位老施主那裏，竟會把他撞死了，貧僧眞該死，這位老施主怎麼會經不起撞的？其實撞上了，也是兩個人都不小心，如果他不撞貧僧，貧僧就撞不上他了，貧僧別的經咒太長了，記不住，往生咒還會唸，就先給這位老施主唸幾遍往生咒，也好讓他前去超生，免得陰魂不散，老是纏着貧僧……」

他說到這裏，果然雙手合十，嘴裏嘰哩咕嚕的唸起往生咒來。

矮小老者看他的模樣，確似不會武功，暗道：「莫非他眞是無心撞上了老大的穴道？」

這就一步就掠到高大老者身邊，伸手朝高大老者「血阻穴」上推去。

高大老者只是一時氣血受阻，經矮小老者運功推開穴道，就一躍而起。

邋遢和尚正在唸咒的人一眼看到高大老者蹶然躍起，駭得「嘩」的一聲大叫，拔腳就跑，邊跑邊叫：「不得了啦，變成殭屍啦！」

高大老者心頭極怒，嘿了一聲，一個人離地飛起，朝邋遢和尚身後撲去。

邋遢和尚心裏怕極，奔出三丈，正好有一方豎立的大石，他趕忙一下躲到石後，隔着大石，一手揑訣，向空連指，大聲叫道：「我佛如來救命，唵嘛呢叭咪吽！」

高大老者怒喝一聲，揮手一掌，凌空朝他劈了過去。

邋遢和尚趕緊縮着頭蹲了下去，一陣掌風挾着呼嘯之聲，從他頭頂掠過，他又從左邊一溜烟鑽了出去。

高大老者看他從石後鑽出，一個箭步掠到他身後，右手一探，五指如鉤，朝他身後抓落。

邋遢和尚回頭一看，高大老者已經追到他身後，心頭更是害怕，低着頭往前直奔。

高大老者抓向他身後的五指，因邋遢和尚這一回頭，身子側轉，不過一寸之差，抓了個空。

邋遢和尚低頭急奔，正好奔到矮小老者面前，雙手連連合十，說道：「矮施主，只有你救救貧僧一條命了，他雖然變成了殭屍，和你總是同胞手足，不會害你的，你給貧僧擋一擋吧！」

說話之時，身子一偏，就閃到了矮小老者身後，他堪堪躲好，高大老者也追到了。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簡崑崙跟二先生鬭陣法，他且行且悟，由於變化極多，乃致奇趣橫生，妙不可言，這才明白，眼前的二先生，從無音的口裏知道他也是姓柳的，莫非是柳蝶衣的親人，雷公公也沒奈他何，就可知他的身份特殊了。另一個特殊消息，無音透露：兩廣總督丁魁楚被清廷捉去，李定國吃了敗仗，皇上的情況很不好，皇上現在逃去桂林，柳蝶衣爲此很不開心，下了手令要時堂主親自出馬……跟着七郎帶去見柳蝶衣，柳蝶衣接見，說壞了他的大事，對簡崑崙另有一番用意，要七郎和簡崑崙比劍……

擊劍成和局　陰謀未得逞

「好──」柳蝶衣由不住在一邊讚了一聲，轉目七郎道：「七郎，你可看見了，這便是我常常與你說起的，『龍形一字劍門』了……你可知道？」

七郎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一雙眼睛不敢少瞬，直直向簡崑崙注視着──腳下隨即也有了移動，漸漸與簡崑崙正面對立，形勢的發展已到了一觸即發地步。

柳蝶衣忽然一笑道：「我幾乎忘了，這是不公平的！」話聲甫落，他斜倚的身子，已似一片烏雲般倏地騰起，猝起乍落，宛若怪風一陣，已到了簡崑崙身邊，隨着他遞出的右手，潛掠間已扳住了簡崑崙左面肩頭。

出手奇快，宛若電光石火。

簡崑崙眞的沒有想到，對方忽然間竟會有此一手，正因爲前此被時美嬌封了他身上重要緊穴脈經絡，以致身手大欠靈活，更何況柳蝶衣電光石火的親自出手，乃致於一上來即爲對方扳住了肩上要脈，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雖說如此，他猶有反手出劍之能──那意思是，在對力道向尚未貫穿全身之前，把握分寸，於一髮千鈞間出劍傷害對方要害。

一念之興，長劍已脫鞘掣出。

反手一劍，巧取天星──仰首倒轉之間，直向柳蝶衣咽喉要害間撩去。

卻是慢了一步。

柳蝶衣身法絕快，並無逗留，簡崑崙動念發劍之始，他卻已去而復返，來去如電，驚鴻一瞥間已閃開了身子。

「哼哼──」打量着面前的簡崑崙，柳蝶衣微笑道：「還差一，不過，如果現在出手，可就要快上許多。小子，你身上的脈絡，我已經給你解開了，大可施開身手，全力一拚。」

微微停了一下，他才接道：「你二人年紀相差不多，劍術各有成就，兵刃來往，舉手應無相讓，不必心存仁厚，且看看勝負如何？」

言罷，後退一步，立於樹下，大有靜爲壁觀神態。

簡崑崙聆聽之下，才知道身上脈絡已解，對方果有毒手相害之意，方才出手，自己已是萬無活理，一時大爲自慚，試看運行一下氣機，果然暢通無阻。

話雖如此，柳蝶衣豈是眞的對他心存不忍？簡崑崙却不敢如此猜想。

——柳蝶衣，分明自負托大，眼前故示小惠爲他解開身上脈絡，其實，正是說明了他對七郎的信任有加，認爲即使雙方在完全公平的情況下，七郎猶應有必然制勝的絕對把握。如此一來，簡崑崙應該是死而無憾，便是傳言出去，也與他的盛名無損。

打量着當前的七郎，柳蝶衣微微點了一下頭，一切皆在不言中了。

柳蝶衣的話其實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什麼「擧手對敵」應無相讓。什麼「不必心存仁厚」，在在說明了眼前一戰非祇是勝負而已，看來亦是生死存亡之一戰。簡崑崙洞悉了對方心意，確是不敢心存大意，只得把全份的注意，暫時移向對面七郎身上。

「叨蒙主人看重，足下想必具有非常身手了，請敎貴姓？大名上下？」

說話之間，已然運起眞氣，貫通全身，頓時神采間大異方才，却有一股凌然氣機，透出「氣海」一穴，漸漸向外充斥擴張。

七郎立刻就感覺到了，面色微微一驚，才似知道對方大非易與之輩。

「我姓李——」七郎說道：「這裏的人，都祇叫我七郎，你也這麼稱呼我就對了。」

對答之際，雙方護體內炁已然相接觸，却是一觸即分，若即若離，用以作爲探測對方行動的觸角，極其微妙。所謂的高手對招，常常便是如此，能夠制敵於出手行動之前，端賴此微妙的氣機交接。

湖邊秋色，爽朗中帶有幾分蕭索。

破碎了的陽光，在眼前地面上蠕蠕顫動，紅葉三五，冉冉脫枝迤邐作舞。

李七郎的長劍還沒有出鞘——

祇是神態間，已有所改變，那一雙原本清澈明亮的眼睛，已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嫵媚，姣好的面頰，也不再靦覥，變得狡黠而凌厲，終於，他現出了可怕的一面。

一種突然的感觸，使簡崑崙警覺到對方李七郎的十足可怕——這番感觸，前所未見。

便在這微妙的一霎，李七郎已躍身而前。

簡崑崙却搶先他一步揮出長劍。

兩道閃爍劍光，在一個流動弧度裏，接觸到了一塊，很可能祇是劍尖部位，發出了「叮！」的一聲脆響，搖碎了一天劍影裏，雙方已倏地分開。

一出即收，倏乎去來。閃開來的身子更是一動即定，突然站住的脚步，宛若打下地層裏的一雙鋼樁，固若磐石。

那却祇是一霎間事。

緊接着雙方已二度交鋒。

像是猝然掀起的兩堵波濤，猛然間迎在了一塊，凌厲猛勁的接觸裏，交織出一連串的金鐵交鳴，飛動的劍芒宛若片片流電。

猛可裏，一片一片「流電」打簡崑崙頭頂上閃過，其間距離，驚險萬狀。

這一劍，原是七郎劍中精髓，取意亂雪紛飛，故名「雪花罩頂」，原是柳蝶衣得意之傳，簡崑崙無論前進或後退，或上或下，稍有移動，定當身中劍鋒，濺血當場。

他却是身若磐石，秋毫不驚。

饒是這般，李七郎的劍鋒兀自險險乎擦着了他的髮梢，揮落過去。

旁觀的柳蝶衣，顯然吃了一驚。

李七郎一劍落空，即知不妥，却已避走不及，簡崑崙掌中「月下秋露」宛若跳動銀蛇在一個反手持劍的奇快勢子裏，劍身燦若匹練。

「噗！」地扎進了李七郎右臂。

劍勢方出，簡崑崙已心中後悔。

無論如何，這個李七郎與自己是談不上甚麼深仇大恨，一劍結果了他，於心何忍？

意念方動，同時也接觸到了七郎無助的臉却似十分凄苦，絕望的神采裏，迸出了令人費解的一絲微笑。

簡崑崙頓時心頭一震。掌中劍原已刺入對方肩胛，祇消稍進，或是劍芒微吐，也定能使對方內臟盡摧，立斃劍下。

却是困惑於李七郎那莫名其妙的微笑，心頭實有所疑，手下略遲。

便祇是彈指間的霎間猶豫，李七郎的那一口「風起雲湧」已由左腋翻起，在幾乎沒有任何形迹可供追循的情況下，刺中了簡崑崙左面肩窩。

像是觸了電般，各自打了個寒噤，「唰！」地分了開來，落身於尋丈之外。

紅血怒湧，一霎間，已染紅了各人上衣。

簡崑崙終於明白了對方的詭計，那一片僞裝的微笑，不但使李七郎絕處逢生，更反敗爲勝，扭轉了整個戰局，使對方在已呈絕望的敗勢裏，戲劇般的獲取了生機，雖不能說「反敗爲勝」却已是半斤八両，各佔勝場。

對於簡崑崙來說，雖然僥倖沒有喪命在李七郎劍下，却也並沒有脫離死亡陰影的籠罩。

還有更強大的敵人，就在身邊。

是以驚魂甫定之下，一面自行點穴止住傷處流血，一面轉身向柳蝶衣望去。他認爲這一霎是柳蝶衣最易向自己下毒手的機會，不能不防，自然，如果柳蝶衣眞有這個意思，簡崑崙根本無能防範。

簡崑崙的顧慮，並非無因。

柳蝶衣果然有此心意，却不過祇是在於動念之間，並未眞的實現。隨即發出了一聲深深嘆息。

簡崑崙知道自己這條命，暫時是保住了。

× × ×

李七郎的這一劍扎得還眞不輕。

透過簡崑崙左面肩窩深深進去，足有四指來深，若是再進去一點，可就保不住傷了經絡肩骨，雖不致於有性命之憂，却很難說不爲此落個殘廢——這一霎，當他自行探視時，不禁暗自稱慶。

同想晨間那一霎的對劍，李七郎誠然是劍道中的一個怪傑，實在是極可怕的一個人物，或許他的眞正實力，猶過於此，却是不知爲何，有意無意間，對自己留了三分情意……却又爲何？

如果這個猜想屬實，這李七郎的劍法即使不高過自己，也應與自己相伯仲，若非是自己先傷了他，他是不會施出最後的那一手，近似於無賴的險招。

但是雖然如此，那種以「微笑」誘敵的殺着，却是前此未見，堪稱詭異凌厲之極。

李七郎這個人在「萬花飄零」這個幫派裏，究竟又扮演着怎樣的一個角色？柳蝶衣何以對此人厚愛如此？

猶記得在戰局結束時，柳蝶衣諱莫如深的那一聲嘆息，其中難免不包涵着某種容忍限度，以及對李七郎的失望或者是寬恕……

簡崑崙却是在此微妙的感情夾縫裏，得以暫時生存，非但如此，前此爲時美嬌所點閉的穴脈，也已解開，更意外的，得到了崔平死後遺下的那一口「月下秋露」寶劍。

或許說，正由於李七郎那微笑的一劍，才得以保全了他的性命，否則又何望能在與柳蝶衣的對陣裏，得以倖免？

一切的一切，玄妙而離奇，竟然使得他必死不死，在極不可能的情況之下，逃過了一場殺身大刦，回想起來，眞個不可思議。

然而，這一切却並不表示今後就太平了。

柳蝶衣的深沉，冷靜，在在顯示住他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今日僥倖自李七郎劍下脫出，保不住明日的殺機重現，基本上雙方的敵對立場並未消除，以柳蝶衣之心狠手辣，又有什麼理由，要對自己這樣的一個人心存袒護？那麼再一次的傳見，祇怕便是自己死期到了。

簡崑崙這麼想着，頓時心生急躁，一時頗難鎭定。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對於敵人的每一分瞭解，都是必要的。

他甚至於已猜測出來，下一次的傳見時間，當應在三五天之後——也就是說在自己肩傷新癒，已完全恢復戰鬥能力的時候——這是根據他對於柳蝶衣初初一見之後的個性瞭解，在此之前，對方可能不會有所異動。

如果這個猜測不錯，這幾天對方非但不會對自己心存加害，反而會對自己小心調護照顧有加，目的是要自己的肩傷早日復元。

面對着沉寂的窗外，簡崑崙的思維愈加清晰，漸漸他感覺到身邊的殺機愈是沉重，從而得出了結論。

「離開這裏。」

不但要離開，而且還要快。

也就是說，在自己肩傷未痊癒之前，就得離開，庶幾乃得避開柳蝶衣另一次毒手的陷害。

這個猜測，如果正確，倒是眞正應該感謝李七郎不輕不重，恰到好處的這一劍了。

來同的在房子裏走了幾步，簡崑崙心裏越是忐忑——却祇見一行人影，來到近前，來者四人。

兩名身着號衣的本門弟子，雷公公，以及一名留有短髮身着藍衫，貌相斯文的中年文士。

透過雷公公的介紹，簡崑崙乃知道身着藍衣的這個中年文士——名叫谷青松，深精歧黃之術，大概是長駐這裏的一個「郎中」。

簡崑崙的猜測不錯，柳蝶衣果然對他愛護有加、眼前谷青松正是爲他並不十分嚴重的肩傷而來。

雷公公顯然對於他的猶能生存，感到無限好奇，至於眼前出動谷青松來爲他特意療傷，那就更是不能理解了，一團疑惑，岔集心頭，乾脆什麼也不說，祇在一邊看着。

一番診治，望、聞、問、切之後，谷青松什麼話也不多說，親自爲他動手敷藥包紮。又留下了一件內服藥，囑咐了幾句，便自退出。

雷公公像是有一肚子話要說，却又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睜大了一雙眼睛，在他臉上瞧了半天，才自又搖了一下頭，匆匆離開。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行四人就此離開。

時間約在「酉」末「戌」初。天色漸漸地可是有些黑了。

× × ×

緊接着送飯的老王來了。

飯菜一樣的精饌。

四菜一湯之外，外加一大碗「羊肉泡饃」。

這便是老王嘴裏的佳餚珍饌了。

「加上點辣椒，就着糖蒜吃，嘿，可好啦——」老王眼巴巴的瞧着簡崑崙，說道：「餅是我自己動手給擘的，你嚐嚐，嚐嚐……」

果然美味之至，簡崑崙一口氣把一大碗都吃光了，反倒是別樣的幾盤好菜都剩了下來。

老王看在眼裏，可就更樂了。

「你看怎麼樣？鵝就告訴你說，有了羊肉泡，什麼也不想吃啦，什麼鷄鴨魚肉，都得靠邊兒站！」

一面說一面收拾碗筷，又道：「同頭還要給二先生送一碗過去！」

「二先生也愛吃？」

「赫！那還用說？這東西一吃就上癮了呢，想不吃都不行！二先生？早就上癮啦！」

簡崑崙輕輕一嘆，說：「可憐！好好一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

「誰？二先生？」老王直着兩隻眼，哼哼兩聲：「這位先生，唉……」

簡崑崙道：「好好一個人，怎麼會成了瘋子？」

「也不能說是瘋，有時候也很好，鬧不準兒！」老王擱下手裏的食盒，擠巴着兩隻眼：「說他好吧，他馬上就壞，說他壞吧，他可又有好的時候，到底是個什麼病，老神仙也摸不清楚！」

「怎麼不請個大夫瞧瞧？」

「大夫？」老王一個勁兒的直搖頭：「別提了！」

他又說：「頭一同一個大夫，叫他給

揍的鼻青眼腫，第二回更別說了，硬是叫他給擰下來一條胳膊，要不是雷公公眼尖手快，八成兒連命都沒有了，你說說，誰還敢再給他老人家看病去？」

簡崑崙道：「柳先生自己也深精醫術，爲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

老王整理着他身上的號衣，嘿嘿一笑說：「這些事情，鵝們底下人也說不清，知道也不能多說……」嘆了口氣，拿起食盒說：「你先生人不壞，剛才的話聽過了就當胡扯，可別說出去，要是傳到了總管事耳朶裏，鵝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啦，不給你先生拉聒了，鵝走啦——」

說走就走，轉身邁出了門坎。

「他二姐——你可別走，鵝來啦，鵝來啦——今夜晚二更不來，鵝三更準來——跳牆相會！」

× × ×

簡崑崙來至院中。

月色如銀。

由於二先生的示範導引，連日來的留意觀察，他已對這裏陣勢，有了初步瞭解，最起碼眼前附近的這番佈署排場，看來應是難他不住。

肩上傷勢，不碍行走，況乎穴脈已解，正當小試牛刀，且先到「二先生」住處走走。

× × ×

像是一片飛花般的輕巧。

簡崑崙來到了「二先生」居住之處。

像是「半月軒」一樣，這裏也有個動聽的名字。

「飛紅小築」。

想像中，當是建築於紅葉深處，其實包括他所居住的那所精緻小樓，也全是紅色。

小小閣樓，已全爲繞生的蔓草爬滿，冷月下鬼影森森。

二先生當係住在樓上。

那裏亮着盞燈，光彩婆娑迷離。

簡崑崙幾乎不費什麼力量，已攀上了樓欄。

他輕功絕佳，一經施展，落地無聲，更何況夜風颯颯，樹葉蕭蕭。

二先生正自在家內來回踱蹀。頎長的身影，蒼白的臉，喃喃不絕的低聲自語……襯托在昏黯的燈光裏，倍覺凄涼。

這一切，發生在一個被認爲神經不正常的人身上，倒也不足爲奇。

簡崑崙待將現身而出，忽然却又阻止了這個動作，那是因爲眼睛裏忽然看見了一件奇怪的東西……

他看見灰黑顏色，油光淨亮，像是一個……

一個骷髏！

簡崑崙幾乎以爲自已看錯了，定神再看——那東西正自捧在二先生手上，昏暗燈光的襯托裏，凹凸分明，不是個骷髏是什麼？

這個突然的發現，猝使簡崑崙大吃一驚，幾乎呆住了。

或許是長年的撫摸摩挲，整個骷髏變得異常光滑，映着燈盞，閃閃生光，乍看之下幾疑全個骷髏是爲大理石所雕製，若非仔細辨認，還眞不大容易看出來。

二先生眞是瘋了。

那麼近的看着——兩隻手捧着，近到與骷髏幾乎顏面相接，這一霎二先生脚下不再移動，全神貫注的祇是向手上的這個骷髏注視着；嘴裏唸唸有詞，不知在說些什麼。

二先生在笑！白森森的露着一嘴牙齒，像是遇見了什麼可樂的事，又似面對着多年不見的故人，那種面對談心，全然忘我神態，眞有傳神之妙。

「飛紅小築」整個樓閣，似乎祇住着他一個人，冷月昏燈，與他作陪的便祇是這個骷髏。一霎間的舉止，滲合着幾許鬼氣，陰森森的好不怕人。

簡崑崙那般氣慨，乍看下亦不禁髮根發炸，有毛髮悚然的感覺。

滿地落葉，在夜風裏蕭蕭打轉！

月色灰白，像是洒了一地的霜，燭影婆娑，迷離着幢幢鬼影。

二先生本人其時比鬼更可怖，這番舉止，直看得簡崑崙目瞪口呆。

在一陣莫名其妙的喁喁細語之後，二先生才自把捧着的骷髏放開了，隨着他移動的脚步，小心翼翼的把手裏的骷髏，放置在桌案上，桌案面牀而設，如此，二先生雖然坐下來，仍然與它咫尺相對！

燭影昏黃，搖曳着的燈焰，映照着他瘦削憔悴的面容，看着，看着，忽然自他眸子湧出了汩汩淚水。

「啊——宮家妹子……小娥姑娘……妳眞的走了，再也不回來了……」

大顆眼淚，順着兩腮，汪汪直下。

「狠心的姑娘……妳……這是何苦？爲什麼？爲什麼……啊……」

一霎間，涕淚交流，聲淚俱下，較之剛才的眉開眼笑，直是不可同日而語。

簡崑崙心裏一動，這才聽出了一些眉目。

如果對方這一霎神智清醒，吐言屬實，約可猜想出來，死者——眼前這具骷髏，生前姓宮名叫小娥，與他曾是舊識，後來却不幸死了。

很可能，這個宮小娥與二先生當年交非泛泛，還是一雙情侶。如此，宮小娥的死亡，才會爲他帶來如此重大的憂傷，說不定就連他狀似癲痴，神經失常的眼前疾病，也與此有關。

或許這件事發生在很久以前了，二先生的悲痛，已由他眼前神態，表露無遺，面臨着心愛人的死別，內心之沉痛，無庸待言，祇是像眼前二先生這樣，把心愛人的遺骸骷髏挖出收藏，日夕相對，摩挲把玩的人，却是前未所聞，設非是眼前的親眼目睹，簡直不敢相信。

二先生這一瞬，全然籠罩着悲痛之中，嘴裏一聲聲，儘是呼喚着「小娥」的名字，兩隻手不由自主的又自捧起了「宮小娥」的頭骸。

這般景像，看在簡崑崙眼裏，一時悲從心起，身形微晃，由不住向前跨出了半步。

便是這輕微的小小動作，使得二先生猝然一驚，猛地抬起了頭。

「誰？」

一陣狂風似的，帶起了二先生猝然騰起的身影，一起乍落，已來到了簡崑崙當

前。隨着他微傾的上身，右手突出，「呼！」一掌，直向簡崑崙當胸劈來。

這一掌力道極猛，二先生盛怒之下，不啻全力而施，眞有「力開石碑」之勢。

簡崑崙一驚之下，慌不迭閃身而開，却不能盡退其勢，情急下左手劈出，半虛半實的接了他的一掌，整個身子大鷹揚飛「呼！」地挪出了丈許開外，落在了左面窗沿之上。

閣樓裏帶起了大股旋風，噗嚕嚕風勢裏，案上殘燭應勢而熄。

二先生叱了一聲，第二次竄身直起，施展的是「龍形乙式穿身掌」身法，「呼！」大片人影，海燕掠波般來到了簡崑崙身前。

人到，掌到，第二次運掌，指尖飛挑，狀若利刃的直向着簡崑崙心上插來。

這一次，可就不便再躲了。

兩隻手掌「噗！」地迎在了一塊。簡崑崙內力乍吐，實實地接了對方一掌。

掌力方撤，才自警覺，這般巨力，祇怕對方吃受不住。那裏知道，二先生這一霎的表現，較之那夜受制於雷公公的情形，却是大有不同。

簡崑崙掌力方吐，亦自覺出由對方掌心裏，彈送出一股綿延力道，與自己的罡魄力道，顯然大異其趣，乍接之下，自己一面的掌力，頓時爲之化消過半。

饒是這樣，剩餘的一半猶是可觀。

二先生頎長的身子，並不似想像中的踉蹌而退，却是那般不倒翁似地大大搖動起來。一雙脚步，却是不曾挪動，活生生像是打入地面的一雙鋼樁。

正所謂「以柔克剛」。

一陣子快速的搖動之下，剩下來的一半力量，傾刻間化解一空。

簡崑崙陡然有所憶及。其時已脫口喚了聲：「是我！」

二先生蒼白的臉上，顯然綻出一片驚喜。

「唔唔……是你……」

「是我，簡崑崙！」

一面說着，簡崑崙把身子就近了。

燭光已熄，但月華如水。

二先生忽然抓住了他的雙肩，狼也似的在他臉上看着，一陣興奮之後，才自鬆鬆的放下了兩腕，隨着一聲冗長的嘆息，狀至落寞的轉身踱向一邊，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簡崑崙緩緩的跟了過去。

二先生摸索着找出了火種，叭打！一下子打着了，火摺子「呼！呼！」的冒着藍烟。

費了半天的事，抖着手，才把半截殘燭點着了。

「剛才的事，你……都看見了？」

「看見了！」

「也看見『她』了？」

伸出一隻瘦手，向着桌上的骷髏指了一下！

「看見了！」

簡崑崙隨即在他對面的一張竹靠椅上坐下來。

「咊……咊……」二先生低頭自嘲似的笑着，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有眼淚滴出來。

「我是在跟鬼說話，別笑話。」抬起手，用巴掌在臉上抹了一下，二先生這會子看上去更似蒼白憔悴，披散的長髮，黑白滲雜，那樣子也跟鬼差不多。

使簡崑崙大感意外的是，二先生這一霎頭腦清晰，並不呆痴。

簡崑崙道：「你……原來你並不是一個瘋子……」

「我是瘋了！」

二先生咧着嘴笑，露出白森森的一嘴牙齒：「多少年了，白天黑夜，就祇是在這裏守着……守着她……要不是瘋子，能做得到麽？可有時候……我還醒着，像現在……」

嘆了口氣，他凄慘的笑着：「你知道吧，瘋了比不瘋好受得多！」

簡崑崙左右看了一眼：「這裏沒有外人？」

二先生搖了搖頭：「就我一個，守着她——」

指着桌上的骷髏，莞爾的笑了。

簡崑崙生怕他又「瘋了」，連忙有話快說。

「柳蝶衣是你什麽人？」

「是我……大哥……」

「二先生，你的名字是——」

「柳……」搖搖頭，他說：「我可是記不清了，就二先生吧！二先生……二先生……」

原想向他打聽桌上骷髏「宮小娥」的事，祇怕刺激了他，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有幾句要緊的話却要說清楚了。

「二先生！」簡崑崙說道：「你可知道，我是被令兄軟禁在這裏？我與令兄，甚至於有不可化解的仇恨，這件事你可清楚？」

二先生微微一驚，用着十分奇怪的眼光，向他打量着隨即他又微微的笑了。

「那麽，你這條命是活不成了……」

「也不一定！」簡崑崙說：「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脫逃出去……你可願意？」

二先生低下頭森森的笑着。「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問題……」

一隻手摸着下巴，仰起頭來向着窗外看着，一會兒又囘過眼睛向簡崑崙望着，心裏頗是舉棋不定。

簡崑崙點點頭說：「當然，這件事絲毫不能勉強，如果你心裏不樂意，那就算了！」

「我……這……」

二先生忽然站起來，走了幾步，霍地囘過身來，哼了一聲：「是老大叫你來故意試探我的？想叫我上當？」

話聲一頓，「呼」地一聲，撲到了簡崑崙身邊。

簡崑崙驀地向後一閃，施展的是本門「咫尺乾坤」身法，身子東閃，却飄向西面。

却想不到這個小小花巧，帶給了二先生極大的興趣，原本憤怒的臉，一下子緩和下來。

「咦……好身法，好身法……誰教給你的？再施展一遍給我瞧瞧……」

簡崑崙乃至瞭解到，對方二先生儘管此刻神智清醒，却也不似一般常人，不能

以正常論，或許在經過他那般沉重的心靈打擊憂傷之後，神經、情緒兩者都變得極爲脆弱，一點點小事，風驚草動都能在他內心引起極大的變化……似乎巳不能對某一件事，專一執着，當然，除了巳死的宮小娥之外，那是唯一的例外，事實上那個巳死的姑娘，巳耗盡了他此生無盡年月，或許是他今生此世唯一執着認眞的一件事，捨此之外，便再也無能顧及。

難得的是，他竟然還能保持着一顆天眞的心……其實用童心未泯來形容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巳鮮有眞實的意義——一霎間，簡崑崙心裏對他萌生無限同情。

面對着的這個人，即使刀劍相加，也引不起他絲毫敵意，有之則爲無限同情。

二先生臉上瀰漫着一派天眞，雙眼笑成了兩道縫，顯然是簡崑崙方才的那一式身法所帶給他的興趣，仍未消失。

「好身法！好身法，你再施展一次我瞧瞧！」

簡崑崙點頭道了聲好，隨即又施展了一次。

二先生越加的叫起了好來。

這時的他看起來，確是連一點敵意也沒有了。

簡崑崙隨即走到了他面前說：「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教給你，在你來說，這是雕虫小技，不過，運用得當，却也有其微妙之處！」

二先生搖搖頭說：「不不不……不是雕虫小技，你教給我吧！」

簡崑崙說：「這身法是屬於『元江』派的，元江派的掌門人一空長老，你可聽說過？」

二先生想了想，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簡崑崙一笑說：「這身法一共有八式，名叫『空門八式』，乃是他們元江派不傳之秘，一空長老與我父親因爲是要好的朋友，所以傳授了我父親，我父親另以本門的一套內功心法傳授給了他，算是彼此交換，各不吃虧，旣然你喜歡，乾脆我就一併教給你吧！」

二先生大喜過望，連連點頭道好。

忽然眉頭一皺，搖搖頭說：「不行，我可不能白佔這個便宜，我不學了！」

簡崑崙搖頭說：「你並沒有白佔便宜，你巳經教了我很多，你忘了？」

二先生怔了一怔，仍似不解。

簡崑崙說道：「你記不起來了？你教了我很多自創的身法，這些身法且兼具破陣之妙，確是我前所未見，微妙極了，比較起來，這套『空門八式』眞是微不足道了。」

二先生打量着他，一臉的認眞模樣，忽然笑着在他肩上拍了拍：「你這個人很有意思……我喜歡你……這樣吧，你教我這套『空門八式』，我教你……『金鱔行波』，你可願意？」

簡崑崙前曾見他施展一種怪異的功力，兩次均能脫開雷公公的巨力把持，心裏即巳料定，那種功夫必屬於傳聞中的「金鱔功」，乃是內功中極難運用的一門異功，想不到果然猜對，這時聽他竟然要以此相授，自是喜出望外，當下一口氣答應下來。

二先生見他答應，更是高興。忽地感嘆一聲道：「我今年巳五十有六……無妻無子，連個徒弟也沒用，噢，很好，你就當我的徒弟吧！好不好？」

祇當是隨便的說說幾句話，無如他却十分認眞，瞪着一雙眼睛，滿臉的渴望神情。

簡崑崙一笑道：「這件事關係太大，我對你一無瞭解，怎能拜你爲師？再說……令兄與我仇深如海，我又豈能與你有師徒之誼？」

二先生這麼一聽，頓時爲之一呆。

「噢——這話倒也是有些道理，這……這……」

一面說，來回不住的在房裏走了一轉。忽然定住脚道：「老大是老大，老二是老二！他是他，我是我，你與他的事，我不管，這樣總好了吧！」

「不行，不行——」

簡崑崙冷冷一笑：「有一天，令兄與我爲敵，你又站在那一邊？」

「我……」

二先生可又傻了，一隻手在頭上連連搔着。

簡崑崙看在眼裏，着實不忍，微微笑道：「你不必爲難了，我祇是隨便說說而巳，直覺你祇要不站在令兄一面與我爲敵，我就巳經感激不盡了。」

二先生看着他默然的點了一下頭。一霎間皺起了眉頭，很是不樂的樣子。天知道，柳蝶衣雖與他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祇是親情並不融洽，其間更多外人不堪聞問之事，一提起他來，二先生着實的傷心了，先時的興頭，頓時爲之瓦解冰消。

簡崑崙見狀，心裏巳有所見。

二先生默默無言的望向一邊坐下來，像是很苦惱。

簡崑崙笑道：「你不必提了，你我年齡雖相差甚多，一樣可以交個朋友，結爲忘年之交，旣是朋友，當然可以互相傳授武功，你看可好？」

二先生聆聽之下，瘦削木訥的臉上，立時綻現了笑容，片刻前後，情緒又自變了，一時連連點頭道好。

簡崑崙冷眼旁觀之下，不禁生出無限感慨。

對於眼前這位「柳二先生」，也雖不盡瞭解，却因有了初步認識，看來他雖天生美質，對武學一道，尤其能自闢其說，有所創新，却巳生性過「痴」，看不開一個所謂的「情」字，在一次幾至致命的情場打擊之後，心靈片碎，神智失常，乃致自暴自棄，落得眼前下場。由此而觀，柳蝶衣對他形若「幽禁」的收留，未見得會是惡意，實在是以二先生這般形樣，巳萬難獨處生存，便祇好拘禁身邊，聽其自便，自生自滅了。

然而，二先生畢竟不曾嚴重到心靈喪失，全無知覺地步，却也偶有其暫時清醒時候——這時候，正是他心靈最感空虛徬徨之時，便只有昔日戀人「宮小娥」的往日深情，堪承慰藉。是以那具宮小娥的頭顱，便成爲支撐他生命存在唯一不可缺的精神寄託了。

或許這也正是「柳二先生」之所以甘心居此；不思他遷的唯一理由……事實上，他的生命也巳到了盡頭，人生對他來說，巳再無新鮮，巳然到了盡頭……這時候，簡崑崙的忽然闖入，對他來說，該是件何等驚天動地的大事？病在他早巳生疏了與人相處的應對擧止，即使在此一霎間的清醒時候，也不知如何應對，才致語無倫次，時現遲鈍了。

正因爲對他有此一番認識，簡崑崙才面對他更生同情。

這樣的一個人，對簡崑崙來說，其實不難控制，換在另外一人，正可乘機利用，以之爲手中棋子，用爲柳蝶衣手足自殘的惡戾佈署，出其不意的與以致命打擊……那却是卑鄙下流，簡崑崙絕不屑爲。

他所想到的却是，如何對眼前這個精神失常，心靈破碎的人施以温暖，讓他在即使片刻的清醒裏，不再憂傷，庶幾乃能使他感覺出人生另一面的義意，或許這樣做終將無濟於事，却是簡崑崙所不能爲力的了。

對於柳二先生，簡崑崙巳完全不存幻想，甚至於一度想像他能助己脫困的希望，也完全打消。基本上對方是一個精神失常心智殘缺的患者，對於這樣的一個人，除了「愛」的關懷之外，任何的寄望都是卑鄙的，有失於「仁」者風範。

有了這個主見，簡崑崙的心反倒輕鬆寬釋了。

「來，我們到院子裏去，今夜的月色很好，我先把『空門八式』的第一招『無風自動』敎給你可好？」

說時身形略搖，翩若飛葉的巳落身窗外。

他這裏身子方行站定，抬眼看時二先生却巳直至當前，身法顯然與自己不差先後，這番「寓動於靜」功力，儼然大家身手，妙在動靜之間，多是絲毫不着形迹，分明巳入極流之境，令人油然生敬。

二先生絕非自炫，一派眞摯的向對方臉上望着，表情甚是天眞。

「你的輕功如此高明，想來較諸令兄，也是不差……」簡崑崙含笑道：「這樣你學會的『空門八式』之後，施展起來，更是妙用無方……時間不早了，我們就開始吧！」

說完，他隨即將第一式「無風自動」施展開來。

按「空門八式」此一禪門身法，乃爲「無風自動」「兩袖清風」「海嘯山崩」、「無影迂廻」「咫尺乾坤」「星月雙抱」、「殘陽晚照」、「滿樹菩提」八式所合，簡崑崙說得容易，其實若無上乘輕功根基，兼以純實內功。根本不得其門而入。一經熟練之後，更可分合由心，予人以虛實不測之感，端視各人功力出手，可與敵人輕重不等甚而是致命打擊。

柳二先生這一霎神清智明，顯然別具慧心，前後觀看了二次，簡崑崙祇不過指出了兩三個關竅所在，他便霍然貫通，簡崑崙原以爲整個八式可望在七日之內傳授完成，如此看來，頂多三天，即行完事。

二先生今夜興緻很高，一口氣領會了「無風自動」「兩袖清風」「海嘯山崩」三式之後，兀自不能自巳。

簡崑崙驚訝之餘，待將餘下的幾式趁着興頭一併授給他，忽然覺出這位柳二先生的神色有異，只見他兩眼發直，面現木訥，嘴裏唸唸有詞——

忽然他面現猙獰，在簡崑崙簡直作不出任何反應之前，陡地冷笑一聲，一掌直向他臉上劈來。

二人相距甚近，閃躲巳是不及。

情急間，簡崑崙祇得出手，與他硬接一掌。

雙方掌力方接實，簡崑崙即覺出對方掌力柔弱無力，方自覺出不好，那股至弱的功力，忽地化爲巨大力道，巳自反彈而出。

簡崑崙方自覺出，對方施展的正是所謂「金鱔行波」功力，如不能即時化解，定受其害，當下不假深思，即行隨着對方這股彈出的力道，飛躍而出，「唰！」地落向橋頭，再次翻身，巳自滾落自己院牆之內。

饒是如此，却也摔得全身生疼，一時之間全身上下，似是一種特殊感覺，彷彿漲滿了氣血，隨時都將會爆炸開來，這番滋味，好不難受，晃晃悠悠的站起來，走了兩步，頗似重心不穩的那般模樣，竟自又坐了下來。

耳邊上隱約聽見二先生宛若豹嗥的凌厲呼叫聲音，隨着聲音的起落，間雜着凌厲的掌風，以及樹木折斷，假山傾倒的巨大聲音，聲勢好不驚人。

敢情是對方精神病大致發作了。

這次的發作竟是這般厲害，大異於簡崑崙平日所見，雖然相隔甚遠，其間還間隔着一堵高牆，却也能感覺出驚人聲勢。

二先生必是一番拳打脚踢。

隨着他揮踢而出的拳脚，每一次都發出巨大的聲響，間和着他聲嘶力竭的呼叫聲音，眞正嚇人巳極。

漸漸地、呼叫聲愈見低微，代之而起的却是巨大的喘息聲，他必然巳十分微弱，接着連喘息聲音也聽不清楚，却傳過來二先生宛似斷腸的聲聲呼喚——

「小娥——小娥……我的……賢妻……」他呼喚着。

雖是喃喃自語，靜夜裏却隱約可聞。

簡崑崙心裏一驚——却是因爲「賢妻」二字。

一個咕嚕待將由地上翻起，意外的，却爲迎面的一股巨力所阻，才才自起了一半，便自又躺了下來。

長帔在風勢裏微微作响。

眼前這人，有着高頎的身子，眼睛尤其犀利，近注逼視之下，灼灼有光。

乍見之下，簡崑崙由不住嚇了一跳，只以爲是鬼魅當前。這人竟能毫無聲息的出沒自己當前，當然絕非易與之輩。

眼前人，除了二張臉外，整個身子連同頭上長髮，全在一襲長帔掩飾裏。

那張臉却是並不陌生。

簡崑崙一經細認之下，頓時爲之大吃了一驚。

「柳蝶衣——」

面前這個人，毫無疑問的正是此間主人：「飄香樓主」柳蝶衣。

日前紛紛一見，這張臉其時巳在他心裏留下了深刻記憶，永遠也不會忘記。想不到他竟然會親自來了。

（未完・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萬紫琴被困在絕望谷，遇到江湖前輩藍淼，他發覺岳家宇是岳家驥之子，決定將他們二人救出，說出是自己詐降魔頭，臥底了解魔頭的實力，並希望岳家宇出谷後找一見愁裴志豪聯絡，可到聲色之地找到……岳家宇出谷之後，萬紫琴因是萬世芳的孫女，任由他爺爺要回去，却遇到白琬，向白琬索回祖傳的金佛像，但白琬施計爲他還債而不讓他離開自己，岳家宇伺機擺脫，無意中遇到空門敗類空心和尚與無腸道人，跟踪到一莊院，見二人圍攻裴志豪，便出手協助打倒他們，無意中又找到了裴志豪……

孝心所感動　情義兩相牽

就在這時，那邊「唰」地一聲，一個美婦，以長劍抖破了老人的胸衣，另外七支長劍，帶着嘯風之聲向老人刺去。

岳家宇暴喝一聲，飛掠而至，但要援手已經不及，因爲老人頭髮中的汗水，瞇住了他的眼睛，其中兩支長劍，距他的脅下已不足三寸。

只見老人面孔慘厲，回臂一撩，兩支長劍雖被撥開，但他的左臂已被削斷，僅剩下少許皮和肉連着，悠悠晃晃，鮮血淋漓。

老人左臂雖斷，雄風不減，突然厲嘯一聲，右臂一翻，向上一托，然後向下猛按。

這是老人數十年潛力所集，威猛無比。加之這一式又十分玄妙，慘叫聲中，三個少婦悶哼半聲，塌坐下去，即時斃命。她們的頭顱已被震扁。

其餘的高手駭然暴退，但「無腸道人」却立即大喝一聲道：「盟主命令，必須殺此老賊，誰若任其逃走，株連滿門！快上──」

「株連滿門」這句話，發生了作用，他們自知全力施爲，也不過是兩敗俱傷的局面，却不敢怠慢，喝叱聲中，再次湧上前來。

老人左臂已斷，又全力施出一式絕學，已感不支，神色慘厲，却仍不服輸。岳家宇瞪着血紅雙目，刹那間，掃出九腿十八掌，兩臂突張，新研的一招，再次施展出來。

而老人也咬緊牙關，忍着攢心奇痛，施出奇招。

「蓬蓬」數聲，狂飆遠及五丈之外，「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首當其衝，滾出一丈之外，鮮血滿面，形同厲鬼，也忘了他們剛才說的話，踉蹌越牆逃走。

其餘數十個少婦在老人奇招之下，雖未受傷，却被震得熱血沸騰，乍見「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不敵逃走，她們自也不甘送死。立即四散逃去。

岳家宇扶住老人，忿然道：「前輩你先躺下來，必須先止流血──」

老人坐在地上，面色慘白，全身痙攣，道：「老夫裴志豪……落得這等下場……恐怕沒有幾人能諒解……其實老夫自被暗算之後……雖然終日酒肉徵逐……意志消沉！但老夫一點靈智未泯……並未和那些蕩女發生苟且之事……少友……你是何人門下？」

岳家宇肅然道：「原來前輩就是『一見愁』裴前輩，晚輩岳家宇，家師是司馬龍……」

老人微微一震，喜極而泣，仰天悲聲道：「老夫昔年何等威風，想不到竟變成一個求衣賴食，仰人鼻息，偷生苟活的囚犯……尚幸老天有眼，在老夫臨終之前，得遇故人之後……」

這時岳家宇已爲他上了刀瘡藥，包紮起來，道：「前輩不必引咎自責，若換了是一般武林人物，在被暗算之下，再被酒色引誘，早已墜落沉淪，絕不會仍以個人榮譽及武林大計着想……」

裴志豪慨然道：「老夫因施展絕招……用力過度……而且流血太多……已經無望……剛才見到你施出一招武功……頗似雷士亮的武學路數……」

岳家宇肅然道：「是的，那正是雷前輩所傳！」他立即把雷士亮被困井中之事簡略說了一遍。

裴志豪已支持不住，躺在地上，顫聲道：「岳賢姪……老夫這一招……名叫『一手遮天』……你若能精研悟通……可能比雷士亮那一招……更具威力……」

於是他斷斷續續說出那一招的心法與姿勢，岳家宇已能記住，悲聲道：「前輩請護住心脈，讓晚輩爲您輸點眞力……」

裴志豪微弱地道：「不行了……你不必多此一舉……想不到令尊昔年一句戲言……竟眞實現……一語中懺……」

岳家宇肅然道：「不知家父說過甚麽話。」

裴志豪面如金紙，喘息著道：「昔年那魔頭分別擊敗令尊及我等四人……」

岳家宇心中一震，道：「原來家師所說的另外三位高手，就是雷前輩，裴前輩及『萬里飛虹』程九臯程前輩！」

裴志豪道：「不錯！當時我等三人……曾建議合研一套武學，對付那個狂魔，但令尊爲人孤傲，力加反對……他聲言若四人遭遇不測……可以用這辦法……當時令師司馬龍在旁……爲我們見證……想不到一言中的……因此，我們所研的招式……除了深奧精奇之外……而且還顧及……另外三人的武功路數……務使幾招絕學合在一起……絲絲入扣……威力倍增……因而……僅是一招……就耗費了數十年的心血……」

裴志豪奄奄一息，嘴唇已經泛出紫色，生死只差一綫，岳家宇偷偷擦去淚水，等了一會，裴志豪的面色突然又紅潤起來，睜開眼來，道：「這是油燈將滅之前的一度光明……老夫必須趁機告訴你兩件大事……」

他苦笑一下，喃喃地道：「這件事也許不該告訴你……假如令尊地下有知……他會堅決反對的……但老夫考慮再三……仍是決定說出來！」

他嘆了口氣，道：「令尊人品生得太俊……昔年確曾招來無窮的困擾……有人說他生了一身仙骨……任何高傲女子見了他……都無法不動心……某年他認識了武林中一個怪人的兩個女兒……人品之美……武功之高……自不待言……而這兩個少女個性之傲……也是老夫平生僅見……她們明是看上了令尊……却想盡辦法……要令尊去找她們……」

岳家宇道：「不知家父有沒有去找她們？」

裴志豪道：「她們姊妹二人極孝順，對那怪人言聽計從，乃邀令尊前往比武……他們父女雙方暗暗商定……若令尊能接下她們二人聯手百招……那怪人就答應她們接近令尊……反之……從此斷絕往來……因爲那怪人自詡爲天下第一高手……不願絕學流傳他派……」

岳家宇沉聲道：「難道他能留着女兒永遠不嫁？」

裴志豪忿然道：「正是如此，令尊應邀前往，比試之下……令尊在第一百招上故意略佔下風……」

岳家宇不解地道：「家父爲何要故意輸招？」

裴志豪慨然道：「因爲令尊發現那怪人隱在暗處，想偷襲他……同時令尊發現那怪人是師門的仇人……但令尊乃是極重情感之人……那兩個少女中意於他……也正是知遇之情……令尊自知難於結合……而且有意成全他們父女間的感情……乃暗中讓步……」

裴志豪續道：「令尊本是一份善意……却未想到非但未能達到成全別人的目的……反而使他們父女反目……而且兩女迄今仍是小姑居處……矢志不渝……」

岳家宇大爲感動，道：「不知那兩位前輩現在何處？她們的芳名如何稱呼？」

裴志豪道：「據說她們隱於泰山之中，大姊名叫石珊，老二名叫石瑚……可能她們還不知道令尊的惡耗……」

岳家宇道：「事隔十餘年，她們不會不知道家父遇害之事！」

裴志豪道：「如果她們知道……我深信她們不會袖手不管……」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剛才曾說，共有兩件大事，要告訴晚輩……」

裴志豪突然呼吸急迫，喃喃地道：「吳明的……女嬰……沒有死……」

岳家宇心頭大震，因爲這是他唯一感覺對不起恩人之事，立即大聲道：「前輩！她在那裏？」

裴志豪臉色逐漸蒼白，吶吶地道：「她……在……」

像熄滅的燈一樣，嚥下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

岳家宇淚下如雨，就在這巨宅後面安葬了裴志豪。天才三更，深知此刻回去極爲不便，心道：「白琬可能會着急，但她曾當衆侮辱我，把我說得一文不值，就叫她焦急一夜也是罪有應得……」

於是他就在這大宅之中苦思裴志豪所傳的一招絕學。想得差不多就練，練了再想。

他有堅強無比的意志，而且對研究武功有極濃厚的興趣，有時竟能廢寢忘食。

尤其裴志豪乃是一代俠士，如此下場，更激勵他那百折不撓的向上之心。

五更不到，已經豁然而通，不由大爲興奮，尤其想起裴志豪曾說吳明的女嬰未死，雖不知她在何處？却感覺心靈上的負担輕了許多。

突然，後宅之中傳來翻箱倒篋的聲音。岳家宇掠到廻廊上，自窗紙孔中向內望去。

室內景物使他大爲驚駭，原來是三十餘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女，正在搜索室內值錢之物。

那些少年男女，都是衣衫襤褸，但看他們搬動沉重箱籠的神態和動作，武功似都有根基。

「這養老院中幾乎全是女人，一切用品衣物，也都是女人所有。這些年輕人在找甚麽？」

只聞其中一個少女道：「這條裙子顏色深些，西街上那個張大嫂穿起來想必很合適……」

另一個女孩子道：「柳樹巷中的馬寡婦，怪可憐的！守寡三十多年沒兒沒女，這次要多送她一點……」

只聞一個年齡較大的少年冷冷地道：「妳們先別高興！老哥哥這些日子愁眉不展，可能有重大心事！我問過他幾次，他老是搖頭嘆息說：假如我死了，你們要承繼我的遺志……」

另一個少年道：「老大哥乃是當今有名人物，昔年和武林盟主同來同往，誰敢動他的念頭？」

年齡較大的少年冷哼一，道：「樹大招風，名高遭嫉！老大哥在金陵混出一點名頭，難免掠他之美……」

三十多個少年男女，把值錢的細軟之物，包了三十多個大包，扛起來自後面掠出牆外。

岳家宇心道：「不知他們的老哥哥是誰？這分明是宵小盜竊行爲，莫非他們的老哥哥是個賊頭兒？但昔年和龐起同進同出的高手，似乎沒有這樣一個人……」

岳家宇也掠出後牆，暗暗跟着，不久進入一個大雜院之中。

岳家宇又是一怔，只見院中地上放着數百堆銀兩，每一堆的重量都不一樣，有的約三五兩，有的只有一二兩。每一堆上都有一塊布條，上面寫着名字。

三十餘個年輕男女，又打開三十餘個大包，把其中的衣物分配開來。

這大雜院中住了十來家，都是家徒四壁的赤貧，所有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子都圍在四周觀看。

岳家宇伏在屋頂上，隱隱猜出他們要分配這銀錢財物，不知是何用意？很可能是坐地分贓。

就在這工夫，門外一陣拍門之聲，年紀較大的少年微微一震，掠到門邊，沉聲道：「外面是那一位？」

只聞門外有人呻吟，顫聲道：「漆七在家麽？」說話之人若非有病，必定受了重傷！

那少年再沉聲道：「門外到底是那一位？」

門外之人似乎十分不耐，厲聲道：「小子你活够了？快去通知漆七！就說『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來了……」

這工夫正面破屋中走出一個乾瘦精悍的小老頭，對少年沉聲道：「開門！」

少年立即開了大門，只見「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滿身血漬，搖搖晃晃走了進來。

岳家宇暗自哼了一聲，心裏暗道：「眞是寃家路窄，這兩個空門敗類本已漏網，如今送上門來，至於這『窮神』漆七，昔年也曾經參加屠殺岳家及殘害吳明的女嬰……」

只見「窮神」漆七迎上前去，肅然道：「兩位身手了得！不知何人能使兩位傷得如此之重？」

「無腸道人」冷冷地道：「別提了……我倆昨夜在明孝陵附近，遭遇二十七個高手羣戰，苦鬪一夜，傷了他們二十一個，他們自知不敵……只得逃走……我倆也身負重傷……」

「窮神」面色一冷，道：「吹牛反正不犯死罪，據在下所知，兩位昨夜曾在養老院與人動手……」

「無腸道人」老臉一紅，獰笑道：「漆七，你的壽限，已握在我們手中，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我等此來金陵，共有兩大任務，第一是提早了結『一見愁』裴志豪，第二是……」

「窮神」漆七冷冷一哂，道：「兩位現在仍要殺死漆某麽？」

「空心和尚」厲聲喝道：「你若是識趣點，就趕快爲我們療傷，老衲知道你還有一個老母，我們會網開一面，留她的活口……」

「窮神」漆七切齒道：「爲了滅口，我得先宰了你們——」

「無腸道人」面色大變，道：「漆七……你敢！」

漆七面色一冷，道：「連龐起我都沒放在眼裏，何況你們這兩個敗類——」

欺身逾電，兩掌橫劈，兩個空門敗類傷勢極重，閃不能閃，還擊乏力，只得掄臂一格。

「蓬蓬」兩聲，發出肉碎骨折之聲，兩個空門敗類登時了帳。

岳家宇心道：「原來是窩裏反！想不到漆七敢和武林盟主作對……」

突聞一個蒼老的聲音沉聲道：「漆七……你又殺人了！」

漆七慌忙轉過身來，搶上幾步，跪下肅然道：「母親請息怒……孩兒爲了滅口……不得不殺他們……」

只見破屋門口，站着一位老婦，持着拐杖，沉聲道：「爲娘不是對你說過，不許殺人麽？」

漆七連連叩頭，顫聲道：「母親有所不知，這兩個空門敗類，無惡不作，他們此番來此，就是爲了殺死孩兒！孩兒死不足惜，母親何人奉養……」

岳家宇心頭一震，暗自哼了一聲，忖道：「想不到這個仇人竟還會是一個孝子呢……」

老婦人沉聲道：「他們作惡多端，自有報應！他們既是奉命前來殺你，你也必有取死之由！」

漆七悲聲道：「龐起以爲孩兒在金陵廣做善事，是故意收買人心，與他作對！所以要殺死孩兒……」

老夫人似感無話可說，一頓龍頭拐，就要轉身。岳家宇飄身落下，抱拳沉聲道：「老前輩慢走！」

漆七一躍而起，以爲來人想傷害他的母親，立即沉聲道：「小子，有話自管對我說，別驚壞了我母親！」

老婦人慢騰騰地轉過身來，怔了一下，道：「這位少友是和老身說話麽？」

岳家宇敬他教子有方，躬身道：「正是！晚輩與漆七有仇，今天必須殺死他，特向老人家說明……」

老婦人面色一變，對漆七厲聲道：「一天之中有兩批人來殺你，足見你在外面不做好事……」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鄭重聲明，剛才被殺的一僧一道，確實不是好人！若非漆七殺了他們，晚輩也不會袖手旁觀放過他們的……」

老婦人又是一怔，茫然地道：「少友和漆七有何仇恨？」

岳家宇切齒道：「因爲他昔年曾參予殺死岳家四十一口，也曾參與害死岳家的嬰兒，晚輩與岳家是親戚，岳家人已死絕，晚輩只得代岳家復仇！」

老婦人皺褶的臉上，抽搐了一陣，顫聲道：「少友，你確定他參與過那兩件事麽？」

岳家宇沉聲道：「前輩不信，可以問問漆七！」

老婦人厲喝了一聲「跪下！」聲色俱厲，冷峻地問道：「這位少友沒有寃枉你吧？」

漆七急忙跪下，伏地肅然道：「母親千萬別生氣，以免傷了身體！孩兒不孝，百身莫贖……」

他悲聲續道：「昔年之事，七兒已稟告過母親，也就是整個武林中人，暗訂默契，任何人不准學那魔頭的武功之事，但據『無腸道人』等人傳說，岳家驥已經背盟偷學了那魔頭的武學，乃糾結數十高手，按照當初盟誓，殺死岳家四十一口，以及斬草除根，殺了岳家的男嬰，孩兒當時只是遵照諾言行事，不能獨樹一幟……」

老婦人厲聲道：「你認爲岳家四十一口該不該殺？岳家的男嬰該不該死？」

漆七叩頭如同搗蒜，悲聲道：「在當時孩兒認爲岳家驥出賣整個武林，罪有應得，但不久就知道錯了……」

「那好！」老婦人轉過頭來，對岳家宇肅然道：「少友，他旣已認罪，你可以動手了，不知你是不是他的敵手？」

岳家宇冷冷地道：「晚輩有必勝信心！晚輩今天殺死一個仇人，而前輩却將失去獨子，前輩高風亮節，大義滅親，令人由衷感佩，晚輩除了向前輩表示無限敬意之外，實在無法兩全！」

老婦人終於淌下兩行清淚，悲聲道：「老身教子無方，罪有應得！少友……你快點動手吧……」

「謝謝前輩——」岳家宇抱拳轉身，三十餘個年輕男女，已經猛撲而上。

岳家宇力掃三掌，阻止狂攻之勢，厲聲道：「在下志在漆七，與各位無怨無仇，實不忍向各位下手，還不退下去——」

那些少年人視死如歸，有進無退。因爲漆七在他們的心目中像個活菩薩，他們爲漆七而死，毫無怨言。

岳家宇冷哼一聲，在拳風掌勁中，轉折騰挪，換了幾個不同方位，出手逾電，疾抓力抖，摔出五個，兩脚疾點，又發出數聲尖叫，其中六個，迎面脚骨被踢中，立即蹲在地上。

但另外二十多個仍是攻多守少，幾乎是同歸於盡的打法，岳家宇大喝一聲，力貫雙掌，狂風暴雨似地拍出。

「拍拍拍」！又倒下六七個，身子急挫疾旋，掃倒四個，然後又閃電搗出十多拳。

慘呼連連，人影向外飛落，岳家宇收勢卸了勁，三十來個少年男女，全都掛了彩。前後也不過七八招。

有一些紅了眼，仍要捨命再拚，倏聞漆七沉喝一聲，道：「各位住手！寃有頭債有主！還是由老哥哥自己了斷吧……」

他明知自己絕非對手，但却毫無懼意，相反地，覺得岳家宇的雄風，正代表武林正義的抬頭。

但他身爲武林知名人物，昔年旣然做錯了事，自應面對現實，沉聲道：「在下近來風聞，武林中出現一個年輕高手，名叫仇繼志，大概就是尊駕了？」

岳家宇冷冷地道：「不錯，正是在下，看掌……」

掌風呼嘯，地上沙石暴捲而起，漆七盡力出手，「蓬蓬」兩聲，立即被震退兩步。

但因他視死如歸，心無旁鶩，雖然略居下風，尚可力拚數十招，況且他近年來痛悟前非，決定爲人羣作點善事，對武功方面，非但未鬆懈，而且更下了苦功。

岳家宇由於對那老婦人產生敬意之故，對這漆七，也有「愛屋及烏」之感，無形中分散了功力。

所以二十餘招下來，漆七僅被迫退三四步。

但他一想起全家遭難時的悲慘景象，以及吳明的女嬰被擲下絕崖，竟無一人說句公道話，就怒從心起，招式一變，有如一頭大鵬，兩臂倏張，向漆七當頭撲到。

漆七乍見這等怪招，無力化解，駭然暴退，就在這時，十多個年輕人悶聲不響，四面八方撲上。

岳家宇像一尊八面威風的天神，兩臂交瀉，十五叠掌影閃電拍出，慘叫之聲迭起，十多個年輕人的身子，像敗葉一般摔出一丈之外。

但岳家宇志在漆七，右臂左腿，向後一抹，像大鵬剔翅一般，斜掠而下，扣住了漆七的左臂。

院中傳來一片驚呼之聲，接著是一片死寂。

岳家宇不敢再看那老婦人，輕輕一抖，「咯崩」一聲，漆七的左臂已經折斷。

岳家宇冷峻地道：「若叫你痛快死去，於心不甘！我要——」

一個年輕人「卜」地向岳家宇跪下，悲聲道：「仇大俠，你不能殺死老哥哥的……他近年來已覺悟前非，廣行善事，附近貧窮孤寡之人，幾乎全是漆大哥一手供養你殺了他……等於殺了那些可憐的人一樣……」

「卜卜卜」又跪下十餘個年輕人，悲聲道：「漆大哥是金陵有名的孝子……仇大俠看在老夫人的面上……也不能殺死漆大哥……」

於是所有的人，都向岳家宇跪下，悲泣之聲，動人心弦。老婦人倚在門上，垂首黯然傷懷。

岳家宇回頭看看漆七，已痛得滿頭大汗，却不發一言，只是望著老母，眼中含著一泡淚水。

「人誰無母，唯我獨無！」岳家宇被勾起自己悲慘的身世，覺得眼眶有點潤濕，他沉聲道：「漆七，這些銀子和衣物，準備如何處理？」

漆七沉聲道：「金陵雖是首富之地，鶯歌妙舞，日夜不休，乍看起來，似乎人民都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其實這僅是表面的看法！有些貧困孤寡之人，却在終年爲衣食愁苦，啼飢號寒，又誰去理會？在下有鑒於此，只得盡一己之力，設法帮助他們……」

岳家宇暗暗一嘆，續道：「你怎知龎起要殺死你？」

漆七狠聲道：「在下有位好友，現在龎起身邊，暗中派人相告，漆某並不是怕死，只是想到家母和那些貧困之人，就不免……」

岳家宇厲聲道：「姑念你是個孝子，暫饒一命，活罪難免……」

漆七沉聲道：「仇少俠若要殺死漆某，只管下手！若要殘我肢體，也請爲我留下一腿一臂，以便奉養家母天年……」

只是這麼短短的一句話，使四周跪著的人，悲不成聲，也使岳家宇感動得淌下淚水。

「只留一腿一臂，以便奉養家母」！這是何等偉大的孝心！何等慷慨的犧牲！岳家宇就是鐵石心腸，也無法下手了。

他鬆了漆七的手，向老婦人抱拳道：「老夫人種下善因，必得善果！在下鄭重聲明，岳漆兩家之仇，一筆勾銷！」

「啊……」四周跪著的人，感激涕零，「咚咚」叩著響頭，老婦人巍巍地跪下，連連作揖，道：「菩薩保佑仇少俠，長壽百歲，福祿綿長……」

岳家宇扶起老婦人，漆七却跪了下去，肅然道：「恩公受我一拜！」說著，淚下如雨，連叩三個響頭，道：「恩公饒我一命，等於救了家母及那些貧困孤寡之人！恩深似海，義比天高，從今以後，漆某甘爲公子之奴，永不離開公子……」

岳家宇把他扶起，正色道：「漆兄不必介意！你今日之果，乃爲孝心所致，在下有事在身，必須立刻離去！甘願爲奴之說，在下實不敢當！」

老婦人正色道：「漆七能爲少俠之奴，也是祖上之光，老身知道少俠爲了老身，不願使漆七遠離老身，既然如此，待老身死後，再追隨少俠……」

岳家宇抱拳道：「言重了！不過小弟有一言奉勸，龎起既已動了殺你之心，遲早終是危險，你可要小心了——」

說畢，兩臂一張，像一頭大鶴，掠出大雜院之外。

今夜做的兩件事，使他的心情大爲舒暢，這些日來的鬱悶一掃而光。

岳家宇心情愉快，步履輕靈。這時太陽還未出來，大街上的商號，却已紛紛開張。

突然，自一家酒樓大門掠出一人，岳家宇不由大喜，原來是萬紫琴。

只見她神色慌慌張張，跑到岳家宇身邊，低聲道：「今夜三更，我在莫愁湖邊等你……」

話剛說畢，她已急急掠入一條小巷中，岳家宇大聲說道：「紫琴，妳何必如此匆匆……」

這時酒樓上又掠下一人，竟是「半掌追魂」萬世芳，岳家宇恍然大悟。原來萬紫琴想拋下他的爺爺。

萬世芳乍見岳家宇站在街上發楞，而且萬紫琴又是向這方向逃走，不由大怒，道：「無怪那丫頭溜掉了！原來又是你勾引她！」

岳家宇對她極爲厭惡，冷哂一聲道：「你老賊從未檢討一下，爲甚麼你的孫女女不願與你爲伍？」

萬世芳厲聲道：「臭小子！老夫現在沒有時間和你嚕嗦！快告訴我！那丫頭去了那個方向？」

岳家宇斬釘截鐵地道：「不知道！」

萬世芳走出幾步，突然回過身來，厲聲道：「老夫幾乎忘了！既是你勾引她，我只要擒住你這臭小子，還怕找不到那丫頭……」

岳家宇駭然退了一步，心道：「不知道新學的兩招武功，能不能助我逃出這一關？」

這時萬世芳已經向他撲上，兩掌一晃，好像有十餘個掌影，也不知道要抓他那個方位？

萬世芳攻勢凌厲向岳家宇進迫。

他情急疾退，立即施出雷士亮那一招武功，兩臂一張，自萬世芳頭上掠過，身未落地，倒拍三掌。

萬世芳駭然一震，冷笑道：「想不到你小子還有看家招數，深藏不露呢——」

說話間提足內力，踏中宮再次欺上，顯然仍未把對方看在眼裏，兩掌一攪，數十團爪影，當頭罩落。

岳家宇心頭一震，知道這老賊已暗中運氣加勁，他那十指帶起嘯風之聲，懾人心魄。

岳家宇有點手忙脚亂，知道師門絕學雖然厲害，却嫌火候不足，而剛才那一招既未得手，若再施出，必被他看出破綻。

危機一變，不容置啄，立即施出「一見愁」斐志豪教他那一招絕學，此招名爲「一手遮天」，雙掌都是由上而下。罡風下壓，塵土飛濺，萬世芳驚噫一聲，疾閃三步。

「轟」地一聲，地上被震個小坑，這大街之上立即圍滿了人觀看。

萬世芳不知道他僅有兩招。老臉微紅，望着岳家宇，見他神色自然，有恃無恐，心道：「再打下去，未必能得手，衆目睽睽之下，犯不著丟人現眼，況且這小子可能還有更厲害的玩藝……」

他冷冷哼了一聲，厲聲道：「老夫無暇和你動手，總有一天會叫你知道老夫的厲害……」

說著，分開人叢急急離去。岳家宇也

不願招搖，鑽出人叢，向客店走去，對剛才的兩招，十分驚異。

那「一手遮天」，不過是剛剛研成，已是如此了得，若假以時日，萬世芳未必能接下來……。

客店大門在望，只見兩個伙計站在門外，大聲叫嚷道：「那無賴回來了！無賴回來了！……」嚷著向店內跑去，大概是報告白琬去了。

岳家宇心道：「今夜要赴萬紫琴之約，必須設法擺脫她……」

進入店中，只見白琬的嬌靨有點憔悴，好像一夜未眠，頭未梳，臉未洗，另有一番引人的嬌態。

岳家宇怕她再當衆嚕嗦，加速急步走向他自己的房間，只聞那兩個店伙道：「這個無賴已經回店了，雖非小的找到他，但小的昨夜找遍了金陵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白琬冷冷地道：「你等辛苦之錢，本姑娘當然照付！反正可以加到他的利息之中去……」

只聞店伙低聲道：「謝謝姑娘！不知這無賴昨夜睡在何處？」

白琬大聲道：「還不是睡在屋簷底下！大概是鄉下人進城，迷失了路途，不能回來……」

岳家宇本想反唇相譏，繼而一想，和一個女人爭吵，實在有失風度！今夜三更見到萬紫琴，向她借三十兩銀子，贖回金佛，就可以離開她。

這一想通，心平氣和進入屋中，只聞白琬低聲對店伙道：「快點準備溫水，他要洗澡！」

店伙冷冷地道：「此人旣是無賴，姑娘何必如此關心！小的不是多事，奉勸姑娘小心點！別看他生得儀表不俗，頗有氣派，其實心術好壞，難以逆料，可別被他拐賣於勾欄院或秦淮酒家……」

白琬沉聲道：「好啦！去準備洗澡水吧！」

店伙連連諂笑應聲而去。

岳家宇躺在床上，心中盤算，如何擺脫她，去赴萬紫琴的約會？

想起她昨天爲他偷偷蓋上被單，今天又爲他準備洗澡水，而且昨夜好像一夜未睡之事，難道她眞怕我死掉，欠了她的銀子？

這工夫隱隱聞到白琬輕靈的步履聲，正是她那一雙小巧玲瓏的天足，踏在石板上的美妙聲音。

他雖恨她，但對她的印象却極深刻，驅之不去。

步履聲越來越近，似已來到他的房門外，岳家宇立即面瞧牆壁，佯作睡熟。

步履聲進入房中，繼而是一片死寂，良久，岳家宇以爲她已經悄悄走了，輕輕轉過頭來一看，四目相接。兩人的臉都紅了。

「起來！」白琬沉聲道：「咱們談談，好嗎？」

岳家宇又轉過頭去，不理不睬。

「無賴！你聽到沒有？我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大事？」岳家宇冷冷地道：「妳曾說過，三月之內不和我講話！只一兩天妳就忘了？」

白琬楞了一下，大聲道：「反正這件事對你有利，不談就算了！」

岳家宇冷聲道：「我不是在聽麼？」

白琬冷笑道：「坐起來！別那麼沒有禮貌！」

岳家宇心道：「我應該聽聽她說些甚麼？也許可以趁機擺脫她，赴萬紫琴的約會……」

他坐在床上，眼睛望著屋頂，白琬肅然道：「昨夜你一夜未歸，大概去做壞事，我一夜未眠，越想越怕，數十兩銀子小事一段，設若長和你在一起，說不定會身敗名裂……」

岳家宇不由喜形於色，望著她正色道：「姑娘的話很對，孤男寡女在一起，難免蜚短流長，於姑娘甚是不利……」

白琬見他大爲高興，面色先是一黯，繼而一寒，冷冷地道：「因此，我想於今夜三更，在紫金山上，把金佛還給你，至于欠我的銀子，也就算了……」

岳家宇憂喜參半，她不要銀子而歸還金佛，自然很好，但今夜三更到紫金山，却絕對辦不到，而且無法兼顧，因爲莫愁湖在水西門外，紫金山在太平門，一東一西，相距數十里。

岳家宇搓搓手道：「姑娘不要利息，在下十分感激，但所欠銀兩仍須奉還！如果姑娘確有歸還金佛之誠意，似不必到紫金山去。更不必今夜三更前去！今夜初更，明夜二更，或者今天下午都可以……」

白琬冷冷地道：「今夜三更就是今夜三更，絕不更改！屆時除了奉還金佛之外，還要告訴你一件重大之事，相信你對於這件事，比金佛更重要！」

岳家宇不由一震，心道：「甚麼事比金佛還重要？」

白琬的臉色十分凝重，這是她極少有的現象。緩緩向門口走去。

岳家宇沉聲道：「姑娘可否稍微透露一點，到底是甚麼大事？」

白琬冷冷地道：「這件事與你的恩人吳明夫婦有極密切的關係……」說著走出房外。

岳家宇一躍而起，心頭大震，這件事果然比金佛更加重要。立即追出屋外，只見白琬進入她自己的房間，掩上房門。

岳家宇站在門外低聲道：「白姑娘……在下可以進來談談麼？」

白琬不耐地道：「昨夜一夜未睡，我想休息一會，反正今夜三更你就會知道，何必急在一時……」

岳家宇碰了一鼻子灰，急得團團轉，這眞是一個惱人的巧合，兩個約會都是今夜三更。

「萬紫琴蘭心蕙質，對我百般體貼，寧願離開她的祖父，而且曾設法救了雷士亮一命，此恩此情，確非泛泛！她的約會，我是非去不可……」

「然而，金佛爲亡父唯一的遺物，絕不能遺失，況且白琬要告訴我有關吳明夫婦之事，這個約會更不能不去……」

他走到門前低聲道：「白姑娘，咱們的約會改爲二更如何？」

「不行！」

「這樣吧！」岳家宇抓抓頭皮，道：

「就改為四更吧！」

「為甚麽？」

「這……他低聲道：「在下還有另外一個約會……」

「對方是誰？」

「是個年輕人……」

「是男是女？」

「是……是女的！」

「噢！」白琬似乎微微吃了一驚，冷冷地道：「她是誰？」

岳家宇道：「白姑娘不認識她，告訴妳也沒有用……」

白琬冷冷地說道：「你們約會地點在那裏？」

岳家宇深悔失言，此刻不說也不行了，低聲道：「水西門外莫愁湖畔……」

房中靜了一會，只聞白琬冷聲道：「好吧！咱們的約會改為四更，由此去水西門外，不須半個時候，因此，你必須於二更過半之後，才能起程……」

岳家宇不由大喜，肅然道：「謝謝白姑娘！」

好歹等到華燈初上之時，二人同桌吃飯，不知怎地，現在的白琬，在岳家宇看來，順眼多了，即連她吃飯挾菜的姿勢，也很美妙。

「白姑娘，妳見過吳明夫婦，還是聽到有關他們的消息？」

「……」白琬臉上毫無表情，連眼皮也未擦一下。雖然如此，岳家宇仍然不怪她！以為她嫌他嚕嗦。

「白姑娘……有一件事在下甚是不解！妳每晚練功時，頭上有一圈銀鍊似的白氣，不知何故？」

「……」她仍是不答話，這種情形，和她的個性大相逕庭，而且在她的眉宇間，有一抹淡淡的哀愁。

岳家宇心中昇起一絲同情，白琬本是有家的人，由於他殺了白瑞，而使她流浪天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就開始過着流浪生活，實是令人扼腕……

白琬匆匆食畢，回屋掩上房門。燃亮了燈。

岳家宇弄不清女孩子心理，也未注意，只是由現在等到二更多天，實在難熬。

他只得趁這段時間，把兩招武功研習數十遍，已是二更稍過，他走到白琬房門外，低聲道：「白姑娘，我現在去了！四更天準時在預定地方等妳……」

房中沒有答話，岳家宇知道她不願講話。只得搖搖頭出了店門，往水西門去。

三更將至，莫愁湖畔馳來一位英俊的年輕人，東張西望，最後發現一個人影站在一株垂柳下，立即奔了過去。

那柳下的人影，原來是一個少女，乍聞身後傳來步履，回頭一看，似乎大感失望。

但來人仍然走近，兜頭一揖，道：「請問這位姑娘可是在等待仇公子。」

那少女微微一震，道：「正是……請問……」

那俊美少年神采飛揚地道：「在下周奇，奉仇公子之命特來通知萬姑娘，他今夜另有約會，不能來了！請妳不必再等，同時要在下向姑娘表示失約之歉意……」

這少女正是萬紫琴，她今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準備向岳家宇宣佈一件大事、想不到興奮、緊張了半夜，對方竟然失約。

但她知道岳家宇是一個老實的人，若非有特別緊要的事，他絕不會失約。

雖然如此，熾烈的心湖中，仍像結了一層薄冰，她苦笑了一下，淡然問道：「不知何人約會他？」

那俊美公子微微一嘆，低聲道：「這件事在下本不願說，但為了姑娘着想，又不忍不說……」

他四下望了一陣，道：「咱們找個地方詳談如何？這件事必須從頭說起……」

萬紫琴見他欲言又止，疑心大起，本不願與這陌生男人接近，但為了岳家宇，她又想知道這個秘密，於是點點頭，離開莫愁湖，找了一家茶館坐下。

這茶館佈置得十分幽靜，四周圍着一行竹籬，籬上有籐蘿花，上面搭着葡萄架，茶客就在架下飲茶談心，別具風味。

二人叫伙計把茶桌搬得遠一點，對面坐下，那俊美少年周奇道：「吳明是在下的舅父，昔年失踪之後，一直沒有消息，到最近在下才遇到他們夫婦……」

萬紫琴心情很煩，有點不耐，道：「周公子請告訴我，仇繼志與何人約會？是男是女？」

周奇微微一笑，道：「當然是女的！萬姑娘請聽我說……」

萬紫琴的面色一黯，垂下頭去，周奇細眉一挑，神秘地笑了一下，然後說道：「由舅父處得悉，在下的表妹仍然活在世上……」

萬紫琴突然抬頭道：「你是說吳明的女嬰。」

周奇正色道：「不錯，在下奉舅父之命，到處找那失踪的表妹，上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被我找到，無巧不巧，表妹正與仇公子住在一個客店之中……」

萬紫琴又是一震，饒她個性高傲，也不禁泫然欲泣，但她終於忍住，沉聲道：「莫非仇繼志就是赴你表妹之約？」

周奇點點頭道：「正是，萬姑娘可能還不知道，昔年吳明夫婦，為了救那岳公子，竟大義滅親，以自己的女嬰掉換，騙過鄧子瑛，當衆擲落絕崖之下，却未想到，表妹命不該絕，被人接住……」

萬紫琴悚然一震，驚愣半天，才吶吶地道：「如此說來，仇繼志就是岳家驥之後人了。」

周奇肅然道：「一點不錯！萬姑娘請想，吳明夫婦對岳公子有此大恩，表妹人品又是上上之選，岳公子知恩必報，在這巧遇之下，他們之間……」

萬紫琴對自己的終身大事，自「絕望之谷」與岳家宇同甘共苦之後，已不作第二人想。近年她雖在爺爺身邊，一顆芳心，早已飛到岳家宇身邊。

近年，她常常幻想着未來的美麗遠景，夜裏則常常作那令人害羞的綺夢，因此，她今天約岳家宇來此，主要想向他暗示寄託終身之事。

現在，幻想已像泡沫一般隨風破滅，美夢也像天空的彩雲，消失無踪。

她現在並不恨岳家宇，只恨那造化小兒，無情地捉弄於她！吳明的女嬰早已長大成人，為甚麽不早點出現？偏偏在她死心塌地，非他莫屬時出現？

她有自知之明，不論岳家宇如何感激她，如何喜歡她，她都無法與吳明之女一爭長短。她的芳心碎了！再也無法矜持，熱淚奪眶而出，掩面疾奔而去。

周奇微微一震，先是得意地一笑，繼而皺皺眉頭，喃喃自語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然而……我這種做法，是否太過份了些？假如我是她……又該如何？應該……」

她現在是勝利者，假若萬紫琴知道她此刻的心情，也不會接受這勝利者殘酷的憐憫。

萬紫琴狂亂地奔出很遠，委曲、悲哀和自尊的創傷，像無數毒蛇啃噬着她的芳心，她曾幾度對準了迎面的大樹幹，企圖撞樹自殺。

但她畢竟是個倔強的女孩子，她不甘這樣死去，因為岳家宇已經佔據了她整個芳心和她的一切，在徹底失望之餘，她應該再見岳家宇一面。

心情平靜下來，認為有此必要，抹去了淚痕，向紫金山疾奔而去。

× × ×

紫金山以山上紫金色岩層而得名，以小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墓，即在此山之上。

岳家宇在莫愁湖一帶找了一個更次，未能找到萬紫琴，心中十分懸念，快到四更，才匆匆趕到紫金山。

但他深知萬紫琴為人機警，她今夜失約，很可能是萬世芳跟踪找到了她，她不得不暫時迴避而失約。

這樣一想，岳家宇心情暑暢，同時他也知道萬紫琴對他也十分信任，只要明晚三更再到莫愁湖去，她必定不約而同地前往等候。

現在他焦灼地等着白琬，希望獲得恩人吳明夫婦的消息。

約近五更，白琬才匆匆趕到，嬌喘不已，岳家宇見了白琬，自然十分高興，但白琬的面色却陰晴不定。

她雖知道自己的作法有欠光明，設身處地一想，頗為萬紫琴憂傷，但她也有充份理由為自己辯護，那就是她與岳家宇的關係，非比泛泛，一旦岳家宇知道她的身份，他們之間的結合，是順理成章的。

因此，她正在考慮，此刻是否揭開她自己的身份？若揭開身份，必定水到渠成，反之，要獲得岳家宇，仍須下番苦功。

她是一個倔強的少女，對自己的姿色頗為自負，她認為以父母對岳家宇的大恩，作為收買岳家宇的本錢，既傷對方自尊，也貶低了她自己的身價，假若不及時表明身份，一旦岳家宇再遇上了萬紫琴，他們之間的情感，會死灰復燃，難分難解。若現在揭開，會很快建立情感，以後岳家宇即使知道她會喬裝去見萬紫琴之事，由於情感已深，也會原諒她……」

她對事體的分析力，不謂不周，但要她抉擇那一條路，却無法立下決斷。

岳家宇當然不知她的心事，搓着手肅然道：「白姑娘……時己不早……請妳履行諾言……歸還金佛，及告知恩人吳明之事！」

白琬心中一動，忖道：「萬紫琴的武功不弱，假若她隱在附近偷看，發現我就是那喬裝的表兄，也發現我並未向他揭開身份，她若捷足先登，我的計劃可能全盤皆墨，到時候再揭開身份，更顯得我是以恩作餌了……」

她下了決心，面色一肅，掏出金佛遞給岳家宇，道：「關於吳明夫婦昔年之事，你很清楚麽？」

她轉過身去，背部對着岳家宇。

岳家宇黯然道：「關于恩人吳明夫婦之事，家師……」他突然吃了一驚，道：「妳……妳已知道我的身份了……」

白琬冷冷地道：「我對你一早就知道了！」

岳家宇沉聲道：「是誰告訴妳的？」

白琬哂然道：「這件事不關重要，你絕對猜不出告訴我的人是誰？」

岳家宇肅然道：「吳明夫婦昔年大義救孤之事，家師曾詳細對我說過……」

白琬幽幽地道：「假若吳明之女未死，你如何對待她……」

岳家宇心頭一震，想起「一見愁」婁志豪臨終曾說吳明之女未死之事，大步走到白琬面前，大聲道：「白姑娘是否見過吳明之女？」

白琬冷漠地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岳家宇仰天悲聲道：「吳明夫婦對我恩同再造，假若他的女兒仍活在世上，我岳家宇將以兄長身份看待她……」

白琬微微一震，冷冷地道：「假如她的希望並不要手足之情呢……」

「這……」岳家宇心頭一震，瞪大眼睛，吶吶地道：「莫非妳就是……」

白琬美目一眨，兩顆大淚珠脫眶而出，別過頭去，悲聲道：「我……我就是……那個苦命的女嬰……」

岳家宇激動得熱血沸騰，粗暴地抓住了白琬的手，悲聲道：「琬妹……只要妳仍活在世上……我……將用最大努力……使妳幸福，……使妳萬事遂心……」

他大力搖撼着她的手，有千言萬話，充塞心頭，却不知從何說起？」

他現在是世上最快樂的人，却沒想到此刻有一個世上最痛苦的人，隱在數十丈外，淚眼糢糊，美夢幻滅，帶着一顆破碎的心，悄悄離去……。」

白琬芳心竊喜，深深慶幸自己的抉擇，她甩掉岳家宇的手，走出數步，垂頭以足尖劃着地上的泥土，幽幽地道：「令尊對家父母有恩，家父母才能忍心犧牲自己的骨肉，救你脫險，這本是知恩圖報，你也不必掛在心上，現在我已長成，並未犧牲，所以我要本着父母報恩的初衷，服侍你一生……」

岳家宇興奮過度，並未聽清她說些甚麽？走過去又抓起她的手，不停地摩擦着，喃喃地道：「冥冥中有安排！由此看來，上天有眼，才有這個奇蹟，不知琬妹昔年落下絕崖，是怎樣逃生的？」

白琬雙頰泛紅，不再掙脫他的手，却不敢正視岳家宇的目光，幽幽地道：「宇哥哥……你還記得咱們初次見面時，你就發現小妹額角上有個小疤麽？」

（未完・五）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衣假冒葉安，看似天衣無縫，蕭展鵬對他很注意，只是如何對這位欽差大臣的保護、和將證據護送到京城，對他一點僞裝也不懷疑，眞是愚忠可怕，但此事却被老奸巨猾的順天侯魏大中看出，要摘帽子搜身，還證實葉安遭到挾持，八個侍衛都死光，現在四個侍衛也是冒充的，正想將假葉安捉下，蕭展鵬表錯情，以爲侯爺魏大中脅持天衣，奪取證據，橫刀協助假葉安脫險，邊戰邊退出侯府，魏大中那裏肯放他們走，證據是晉王辛苦搜集得來，自己女兒是晉王妃子……飛燕被天衣作人質，從古寺逃出來，將眞相準備告知蕭展鵬……

自揭面具　暗器殺魏

天衣的武功越來越顯得強勁，他也不想這樣，只是形勢所迫，有些侍衛揮刀向他斬殺過來，蕭展鵬眼看又兼顧不到，唯有自己動手。

他的出手準確而有力，只一擊便正中要害，比蕭展鵬厲害得多。

蕭展鵬本來没有在意，逐漸也終於在意，天衣的武功也實在表現得太高強。

葉安據說是武將出身，但武將的武功去到什麼地步，蕭展鵬却不能够肯定，只是如此厲害難免是有些奇怪，所以蕭展鵬不由留上心。

魏大中就在這時候施展殺着，人劍凌空拔起來，劍鋒抖動着，嗡嗡作响，奪人心魄。

劍鋒映着月光，有如電閃般，一道緊接着一道劃破長空，刺向蕭展鵬的要害，其餘侍衛緊接湧上前來，封住了蕭展鵬的退路。

蕭展鵬暴喝聲中，一劍展開，在匹練也似的劍光下遊竄，應付得來非常吃力，只因爲他雖然看得出魏大中劍勢的變化，却要同時應付那些侍衛。

那些侍衛也是在拚命，刀勢展開來，浪濤般四方八面捲至，只要蕭展鵬稍爲分心，便不難爲他們的刀濤所捲去，分屍刀下。

最厲害的當然是魏大中的劍勢，乘隙抵暇，一看準便襲向要害。

魏大中的重點在天衣，可是給蕭展鵬一再阻止，心中也有氣，目標便轉到蕭展鵬身上。

蕭展鵬當然感覺到，他其實是想魏大中全力對付天衣，好使他再看清楚天衣的出手。

他已經有一種感覺，天衣的出手接近殺手，準確而殘忍，一個皇帝身旁的大使，怎可能有這麼可怕的身手，又完全不避忌血腥。

他動疑得却實在不是時候。

到他要脫出魏大中的劍勢，將魏大中的劍勢轉移到天衣那邊的時候，魏大中的

凌厲殺手已施展開來。

劍仍然是那柄劍，剎那彷彿光芒四射，魏大中的身上也彷彿有光芒射出來。

蕭展鵬到底也是高手，一看便知道魏大中要全力撲殺自己，而且是有去無回之勢。

閃避已經來不及，他只有全力迎擊。

內力武功，魏大中絕無疑問都在他之上，兩劍相接，蕭展鵬一陣窒息的感覺。

魏大中暴喝聲中，劍勢一圈一震，蕭展鵬立時連人帶劍震跌地上，他的內力的確是不如魏大中，而他明白硬拚不是辦法，借勢使刀，先避其鋒。

他這樣一避，反而救了他一命，若是也硬接，勢必被魏大中的劍震跌開去，即使不被震傷，行動也難免緩慢，也就避不開天衣可怕的獨門暗器。

天衣的暗器終於出現。

他是看準了魏大中全力撲擊蕭展鵬，後背現出了破綻，而蕭展鵬全力迎擊魏大中，半邊身子亦現出了空門，正是他施放暗器的良好的機會。

他的暗器若是同時進入兩人的空門破綻，不難一舉將兩人射殺，最低限度也可以將兩人重傷，然後便是他橫行的時候。

葉安的官服無疑是一種累贅，天衣在穿上這套官服的時候也已考慮過脫下衣服的速度，考慮過如何配合自己的暗器，也所以，將官服作出了適當的改造。

也所以現在他將官服一卸，暗器便能够準確地射出來，一如往日。

由他脫下外披的衣服到發射暗器，不過彈指光景，迅速之極。

那些魚鱗也似的暗器一揚，暴射而出，有如光雨般，非獨魏大中蕭展鵬，連那些侍衛也同時察覺，不由自主的脫口叫出來。

四五個侍衛光雨中倒下，魏大中身上同時連中了差不多二十枚鱗片也似的暗器，他全力撲攻蕭展鵬，既然是有去無回之勢。

當然，來不及回劍保護自己。

二十枚暗器當中有四枚正中要害，好像天衣那種暗器，一枚正中要害已是麻煩了，何況四枚？

他立時變成了一個血人，混身浴血，而血仍然經由暗器的槽子射出來。

即使不是正中要害，那麼多的鮮血由槽子射出，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支持。

若是一般人早已經倒地身亡，魏大中雖然內力高強，眞氣立時貫穿全身，仍然難免一陣昏眩的感覺。

他脫口叫出來：「天衣——」

蕭展鵬亦脫口一聲：「天衣——」一個身子不由得倒在地上。

他並没有中天衣的暗器，魏大中那一劍的震盪，將他震出了天衣的暗器範圍之外。

暗器在他的身旁射過，射落在地上，一枚一枚，閃亮發光。

一看這種暗器，蕭展鵬如何不知道，天衣就是葉安，那剎那心中的震驚實在難以想像。

以他的身手，絕對可以落地即躍起，可是現在他却像傻瓜也似，一會才想起來，接近傻瓜的張開口，竟然說不出話來。

魏大中話也是一會才說得出：「你就是天衣——」

天衣仰天大笑：「除了天衣，還有什麽人是這樣子。」

他臉上仍然戴着葉安的人皮面具，那種笑容也因此看來特別恐怖。

魏大中脫口長歎。「好一個天衣。」

天衣語氣微帶囂張：「算無遺策，料事如神，也所以天衣之成爲天衣。」

魏大中冷笑：「你失敗了多少次。」

天衣道：「我到底只是一個人，人算到底不如天算，難免有失敗的時候。」

魏大中笑得更冷．「你說得這種話，可見還有一點人性。」

天衣笑道：「我現在跟你說的就是人話。」

魏大中搖搖欲墮，但始終支持不倒，目光一垂又張開。「無論如何我仍然佩服你的心狠手辣。」

天衣道：「心不狠，手不辣，如何成事？」

魏大中道：「葉安的面皮你能夠戴到現在，巳經不是一般人能及。」

天衣道：「在我的眼中，所有人與死人沒有分別。」

「包括你在內？」

「不錯——」天衣笑笑。「所以死人的面皮戴在我面上並無感覺。」

魏大中只是冷笑。天衣目光一閃，十數片是魚鱗也似的暗器又從身上射出。

剩下那些侍衛正向魏大中迫近，要保護魏大中，冷不防暗器射來，立時又倒下了幾個。

蕭展鵬不由脫口一聲：「住手！」

天衣笑了笑，手一揚，暗器又出手了，剩下的三個侍衛亦倒在魚鱗也似的暗器下。

蕭展鵬怒喝揮劍，正要撲上前去，天衣巳抬手一截。「我殺的又不是你的人，你着急什麽。」

蕭展鵬怔住。天衣接道：「你莫要忘記，飛燕還在我手上。」

「我當然不會忘記！」蕭展鵬咬牙切齒的。

魏大中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看來我的確是誤會了。」

蕭展鵬應聲而歎了一口氣。「你到底那是方面的？」

魏大中苦笑，答道：「當然是晉王爺方面。」

蕭展鵬道：「我也是考慮到，你若是背叛晉王爺，只要你的女兒抽冷子下手便成。」

魏大中怒笑接問：「你以爲我是什麽人？」

「天衣的手下。」

「因爲你們根本不知道，天衣是什麽，每一個可疑的人在你們眼中都可能是天衣。」魏大中目光一轉。「這也是天衣成功的地方。」

天衣聽了這話很自豪的仰天打了一個哈哈。

魏大中一頓又一歎。「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眞是人不可貌相。」蕭展鵬不由長歎一聲，道：「侯爺給我們的印象可是旣奸且惡。」

魏大中只有歎息。「這可是沒有方法改變的事。」

蕭展鵬道：「但侯爺應該有時間跟我們說清楚的。」

魏大中道：「要清除一個人的偏見可不是容易事，而且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和機會。」

蕭展鵬說道：「天衣當然有一定的影响。」

魏大中道：「當然——」

蕭展鵬道：「除了天衣，我們之間似乎還存着一些其他的問題。」

魏大中道：「不錯。」

蕭展鵬道：「到底是什麽問題以致侯爺對我們有這麽大的戒心？」

魏大中直言。「因爲你們是司馬長風的手下。」

蕭展鵬不由道：「司馬長風是一片忠心，我們都是他的手下，侯爺應該更加放心。」

魏大中道：「你眞的不知道？」

「知道什麽？」

魏大中看出蕭展鵬不像是在說謊，長歎道：一聲，「我得到消息，燕王曾經南下。」

天衣脫口截口道：「那有這種事？」

魏大中笑了。「有關燕王的行踪，閣下以爲沒有人比閣下更清楚的了。」

天衣沒有作聲。魏大中接道：「閣下連一心要打探清楚的有關晉王的一切也不能够打探不清楚，又何況根本沒有在意的有關燕王的一切。」

蕭展鵬插口問道：「燕王南下目的是什麽？」

魏大中道：「找一個人談條件，他以爲所以屢次天衣失手，完全都是那個人的關係。」

「司馬長風？」天衣忍不住又接口：「怎可能有這樣種事？」

魏大中也不理會他，接道：「我一直派人監視司馬長風的行動，燕王到達的當天晚上，謝方平曾經追踪司馬長風，却到了燕王落脚的附近不知所踪。」

天衣却說道：「這可也不能够證明什麽。」

蕭展鵬接道：「司馬大人一直忠心耿耿，爲了對付天衣鞠躬盡瘁。」

魏大中說道：「嗯！表面看來的確是的！」

蕭展鵬道：「我追隨他多年，可是沒有發覺什麽不妥。」

魏大中道：「開始的時候的確是沒有的，但遲早還是會反叛。」

「我不明白。」

「這個人天生反骨，絕不會忠於一個人。」魏大中有些洋洋得意的，「我研究相學多年，絕不會看錯的。」

蕭展鵬聽着不由苦笑，「閣下只因爲懂得看相，認爲絕不會看錯，所以肯定一個人的命運。」

魏大中道：「我看人這麽多年，從來沒有看錯！」

蕭展鵬歎息道：「我追隨司馬大人這麽多年，可也是只見他一片忠心，爲了對付天衣，不遺餘力。」

魏大中沉吟着，蕭展鵬又道：「閣下相信也得承認，天衣所以屢次失手，司馬大人也有功勞。」

魏大中點頭，蕭展鵬接道：「但任何人難免都會有疏忽的時候，即使自誇算無遺策的天衣，所以偶然有兼顧不到的地方，也難怪司馬大人。」

「所以我預先作好了安排，必要時仍然能够解決。」魏大中又有些沾沾自喜地說。

蕭展鵬搖頭：「侯爺若是與司馬大人通力合作，效果相信只會更好。」

魏大中道：「也許。」

「就因爲侯爺的疑心，司馬大人難免有不受重用的感覺，難免生出異心。」

魏大中沒有作聲，蕭展鵬慨歎的道：「我不懂得相學，却只看出司馬大人多年來的確是忠心一片，也所以才甘心追隨他至今。」

魏大中只是聽着，蕭展鵬接道：「而侯爺雖然精通相學，當然看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魏大中道：「你絕對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奇怪，你怎會追隨司馬長風。」

蕭展鵬說道：「我也絕不是一個笨人，絕不會沒有原因，追隨一個人那麽多年的。」

魏大中點點頭，蕭展鵬接道：「但即使是我這種人，若是知道不被信任，即使不反叛也會高飛遠走，另謀去處。」

魏大中「哦」的一聲。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蕭展鵬歎息：「司馬大人即使會背叛，若是受重用，相信也不會選擇這個時候。」

魏大中又沉默了下去，蕭展鵬歎息着再道：「事情本來可以順利解決的，就是由於侯爺的不信任，弄到了這個地步。」

「有道理——」魏大中仰天長歎：「一個人太固執實在不是一件好事。」

蕭展鵬道：「連天衣也會算錯，又何况侯爺？」

「我與天衣到底都只是一個人，人算不如天算。」魏大中又一聲長歎。

天衣看着他們，怔在那裏，他在想着燕王竟然瞞着他私下與司馬長風接觸的事，突然亦長歎一聲，道：「人算的確不如天算。」

蕭展鵬目光一轉，「閣下爲燕王賣命，當然想不到亦遭遇這種對待。」

天衣道：「可是我也絕不會怪責燕王爺。」

魏大中道：「燕王不擇手段，爲求達到目的，事實是一個梟雄。」

天衣道：「閣下既然精通相術，可看出燕王是否帝王之相？」

魏大中沒有作聲，天衣看在眼內，笑了，「閣下巳經告訴我了。」

魏大中不禁搖頭：「經過司馬長風的事，我也不敢太肯定。」

天衣道：「但無論如何，司馬長風若非天生反骨，是絕不會背叛的。」

魏大中亦同意，點頭道：「這也是道理。」

「所以燕王這個皇帝是一定的了，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天衣笑了笑，說道：「雖然他這樣對待我，我還是不會生氣。」

魏大中道：「你準備怎樣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他殺掉？」

天衣道：「他若是成爲帝皇，追隨他的人總會有一定的好處。」

魏大中恍然，「你只是想證明給他看，司馬長風並沒有多大本領。」

天衣道：「以他的爲人，只要知道事實眞相，一定會重新考慮，再作安排。」

魏大中無言，天衣笑接道：「你不必懷疑，我一定不會天生反骨。」

魏大中冷笑：「我雖然看不見你的眞面目，却可以肯定一點，你一定是小人之相。」

天衣大笑，伸手抓下了葉安的人皮面具。

蕭展鵬魏大中不由定神望去，他們終於看到了傳說中的天人，天衣的眞面人。

在他們來說，那無疑也是一個意外。一般人的心目中，天衣英明神武，與天神無異，這當然是由於傳說的影响。

蕭展鵬魏大中雖然沒有這種感覺，但由於多次與天衣的手下接觸，生死搏鬥，在他們的心目中，天衣也是一個殺氣很重，若非威猛就是陰森肅殺的人。

眼前的天衣却是那麽的平凡。

好像他那樣相貌，毫無特色，絕不會給人任何特別感覺，而隨便往人羣中一轉，便很難再找出來。

魏大中當然懷疑，「這眞的是你的眞面目？」

天衣反問：「你們以爲我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魏大中搖頭：「無論如何你應該有些殺氣。」

天衣道：「一個殺手若然有殺氣，行動的時候很容易爲人所覺察。」

魏大中道：「也有道理，閣下的武功雖然不清楚，但能够修練到這個境界，實在不易。」

蕭展鵬亦道：「我也不能不承認你實在是一個殺手中的殺手。」

天衣道：「要做到這個境界並不困難，我的手下有很多個都能够做到。」

「是眞的？」蕭展鵬懷疑。

天衣接問：「假扮葉安手下的我的手下，你們難道就感覺到他們的殺氣？」

「若是感覺到，早便巳懷疑。」蕭展鵬說的是心裏話。

「只要他們殺人前沒有殺人的念頭，到眞正動手的剎那才動殺機便成。」天衣洋洋得意的。「這說來容易，要眞正做到可要一段長時間的訓練。」

魏大中聽着點頭。「絕無疑問你旣是一個優良的殺手，而且也是一個優良的導師。」

天衣仰首道：「你們也無疑是我出道以來遇上的最厲害的對手。」

魏大中接問：「你能够用的人到現在還有多少？」

天衣道：「可以說沒有了。」

魏大中道：「你花了這麽多心血，却得來這種收場不覺得可悲？」

天衣道：「什麽收場現在還不能够肯定。」

魏大中道：「你還有餘力對付司馬長風？」

天衣笑了。「要對付司馬長風有什麼困難？沒有你們的帮助他又能够起得了多大作用？」

魏大中道：「你以爲對付我們就這麼簡單？」

天衣說道：「你已是強弩之末，要是你沒有這麼多說話，勉強還可以放手一擊，現在連一擊的氣力，我看你也都已沒有了。」

魏大中沒有作聲，這時候他已是一個血人也似，但以劍支地，仍然不倒。

蕭展鵬看出魏大中傷勢嚴重，到這個時候却也已再無說話，一心只想着如何跟天衣拚一個清楚明白。

天衣也看出蕭展鵬的心情。「至於蕭展鵬，他現在的武功最多也只能够發揮八成，除非飛燕脫險，他了無掛慮，又眞的一心在晉王，才有滿意表現。」

魏大中目光轉向蕭展鵬。「晉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蕭兄弟應該明白。」

蕭展鵬道：「我明白，可惜他實在不懂得用人。」

魏大中道：「我是一個問題，可是當你發現一個人每次預測都成事實，你若是仍然不相信那個人，才奇怪。」

蕭展鵬道：「經過這件事，他應該明白的。」

魏大中道：「相由心生，只看相看不到心，有時難免會出錯。」

蕭展鵬道：「正如閣下的相貌，天生奸惡——」

魏大中搖頭。「這奸惡之中另有大忠大義的部份，不是不懂相學的人能够看得出來的。」

天衣插口道：「我甚至看不出你身懷絕技，而且在司馬長風之上。」

魏大中說道：「很多事你都看不出來的。」

天衣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是不會怪燕王爺的，也只要我最後擊倒司馬長風，還是會受燕王爺的重用，高官厚祿。」

魏大中搖頭。「我看就不會了。」

天衣道：「燕王爺爲人如何，相信沒有人比我更清楚明白。」

魏大中冷笑。「所以有司馬長風來取代你的地位，你跑來這裏送死。」

天衣道：「司馬長風的出現，連你也始料不及，又何況我這個根本不懂得相人的人。」

魏大中又一聲冷笑。「到這個地步，我還是相信自己相人的本領。」

天衣打了一個「哈哈」。「你相出我必死在這裏？」

「你原就是橫死之相，而現在死紋已現，一臉死氣，自然離死不遠。」

天衣聽着又打了一個「哈哈」。「這種話對我是沒有影响的。」

魏大中正色道：「我只是說事實。」

天衣笑問：「誰來殺我？」

魏大中還未答話，天衣三枚暗器已射來，他的暗器又快又準，而且出手詭異，尋隙抵暇，令人防不勝防。

魏大中傷重之身，當然閃避不開，蕭展鵬亦想不到天衣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出手，亦來不及封擋。

三枚暗器一枚也沒有落空，都打在魏大中身上。

魏大中一傷再傷，一個身子搖搖欲墮，眼看便要倒下去。

蕭展鵬上前要扶一把，却被魏大中喝住：「別管我，小心天衣！」

蕭展鵬道：「我會小心——」劍指天衣。

天衣無動於衷，盯着魏大中。「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不看着你倒下，我是不放心的。」

魏大中只是冷笑，天衣笑接道：「現在我只須對付一個蕭展鵬。」

魏大中冷笑道：「我絕不會看錯的，你一定會倒在蕭展鵬面前。」

天衣喝一聲：「住口——」雙手一揚，暗器便要射向魏大中。

蕭展鵬很自然的撲向魏大中，要替魏大中將暗器擋下，天衣正是要他這樣做，雙手暗器並沒有射向魏大中，在蕭展鵬動身那刹那，才一齊出手，射向蕭展鵬，旣急且密，又險又辣。

蕭展鵬一心封擋這些暗器，當然沒有問題，現在他人在半空，劍又在搶救魏大中，無論反應動作都難免慢一些。

這一些已足以致命。

他雖然武功很好，江湖經驗到底不如天衣的豐富，尤其是殺人的經驗。

魏大中也沒有這種經驗，却已準備了一死，身形同時展開，反擋在蕭展鵬的面前。

他受傷雖重，但全力一撲，仍然很快，也正好將暗器全都擋下來。

這一把暗器打在他身上，立時將他打得倒飛開去，也同時將他的生命打斷。

蕭展鵬不用看也知道魏大中不可能活命，收拾心情，反而冷靜下來。

天衣盯着他。「你的運氣也不錯，出門遇貴人，死也死不了。」

蕭展鵬喝道：「少廢話。」

天衣搖頭。「你絕不是我的對手。」

「出手好了。」蕭展鵬劍一振，迫前，殺氣奔騰。

天衣道：「飛燕若不是還在我手中，你心無旁騖，還有一戰之力，現在只有等死。」

蕭展鵬當然明白他這是攻心，反而越來越冷靜。「我若是不拚命，飛燕與我都不能够活命，拚命却也許能够殺出一條生路。」

天衣說道：「你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的。」

「做你的手下？」

「到底是一個聰明人。」

「你的手下都是你殺人的工具，也沒有一個有好收場。」蕭展鵬冷笑。

「做司馬長風的手下也沒有分別。」天衣笑了笑。「最低限度，我的手下都知道在爲那一個人做事，知道是爲那一個人死亡。」

蕭展鵬不能不承認，天衣笑接：「現在已接近最後階段，你我二人合作，只有好處。」

蕭展鵬忽然笑起來。「若是魏大中就不會說你這種話。」

「因爲他懂得相人？」

「最低限度他看出我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改變主意的人。」

「這實在可惜得很。」天衣緩緩移步向一側。

蕭展鵬也移動了脚步，他看出天衣在找尋有利的位置，也許突然發出致命的一擊。

也就在這時候，他看見飛燕，還有蟋蟀向這邊掠來。

那刹那他不由一陣狂喜，面上也不由突然露出了笑容。

天衣看在眼內，目光一轉，暗器並沒有趁機會出手，只是蓄勢待發。

他知道一定會有更好的機會，他絕對可以等到那個時候，也絕對有信心把握得住。

飛燕蟋蟀老遠看見蕭展鵬，非獨緊張的心情鬆弛下來，連戒備的心情也沒有。

蕭展鵬看在眼內，身形很自然的移向蟋蟀掠來的方向，以防天衣突然出手。

天衣沒有動，面上故意露出疑惑的表情，嘟喃道：「她怎可能跑出來？」

他是故意說給蕭展鵬聽的。蕭展鵬沒有在意，應道：「看來你的手下並未爲你盡力。」

「他們不會的。」

「那是飛燕蟋蟀好本領了。」

天衣佯歎了一聲。「他們旣然能够平安回來，我那兩個手下是沒有生存的希望的了。」

蕭展鵬道：「他們不是喜歡殺人的人，若限於環境還是要出手的。」

天衣道：「一定要殺人的時候若是不殺人，那便只有等死的份兒。」

蕭展鵬道：「他們又怎會等死？」

說話間，飛燕蟋蟀已掠至，蟋蟀目光及處，嚷道：「你殺了魏大中？」

蕭展鵬苦笑。「當然不是我殺的。」

飛燕接道：「魏大中是晉王爺的人，那個葉安就是天衣。」

蕭展鵬道：「你們現在可以看到天衣的眞面目了。」

飛燕蟋蟀不由一齊望向天衣，蟋蟀脫口道：「他就是天衣？」

天衣突然間伸手一指蕭展鵬。「他才是——」

蟋蟀飛燕不由望向蕭展鵬，天衣也就把握這機會，暗器飛蝗般射去。

他暗器的目標集中在飛燕，一方面知道飛燕的武功最弱，另一方面當然有他的詭計。

蟋蟀的暗器，蕭展鵬的劍絕不慢，飛刀劍齊出，才及時將射向飛燕的暗器擋撥下來。

其實那些暗器並不多，但出其不意，天衣的出手又詭異，絕不是飛燕所能够應付得來。

蕭展鵬蟋蟀及時將暗器截下，不由都鬆一口氣，他們這刹那的反應是天衣意料之中，而暗器也就在這時候再出手，全力出擊。

他的暗器能够同時將旋風十七騎射殺，可見數目之多，出手之巧妙準確，這一次更就是全力出擊，當然更厲害。

蕭展鵬看出厲害，蟋蟀這個暗示當然更清楚，第一個將衣衫卸下，向暗器捲過去。

葉展鵬雙袖同時展開，他也知道對付這種暗器只憑一柄劍實在不容易，何況他還要兼顧飛燕。

他們這一招也似乎在天衣意料之內，不看暗器擊出的結果，就地一滾，第二批暗器出手。

這一批暗器與第一批數目相同，只是一批凌空，一批貼地，結合起來就是他暗器中最凌厲的一招，是爲「天羅地網」。

這一招他多年來一直都沒有機會施展，只因爲到此爲止，都沒有這個需要，有時他實在覺得多餘，直到司馬長風出現。

司馬長風接連多次令他失敗，令他覺得生平所遇最厲害的高手，所以他暗中又再苦練，希望能够將這一招「天羅地網」練至最高的境界，以祈遇到司馬長風，全力一擊，將之擊殺。

他當然是以死物爲射擊的目標，而死物當然絕不可能有任何反應，所以他並沒有太大的把握，這一次可以說是存心一試這一招的威力。

雖然是試，他並沒有省力，全力施爲，將「天羅地網」這一招發揮至盡。

應付從天而降的一擊蕭展鵬蟋蟀已感到吃力，再來這一招，當然更辛苦。

他們不約而同將飛燕拾起來，往後拋出去，然後再應付天衣的暗器。

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想飛燕受傷。

這一拋，使他們也消耗了不少精神，再應付天衣的暗器當然困難。

蕭展鵬心中有數，長劍脫手擲向天衣，雙袖護住了要害。

他知道暗器是很難完全閃開，但求閃開要害，再撲攻天衣。

他劍出手，腰上便吃了一脚。

這一脚是蟋蟀踢來，冷不提防，蕭展鵬如何閃避得開，立時被踢飛丈外，也同時脫出了暗器射擊的範圍，到了至爲安全的地方。

蟋蟀這一脚的目的也是這樣，他是暗器高手，當然看出天衣暗器的厲害，蕭展鵬不死也得重傷。

若不是爲了飛燕，蕭展鵬應該可以脫出暗器射擊的範圍，也應該可以將暗器擊下，即使受傷，也不會是重傷，而受傷之下也應該有餘力對付天衣。

蟋蟀知道蕭展鵬對飛燕的重要，心念一動，便踢出了這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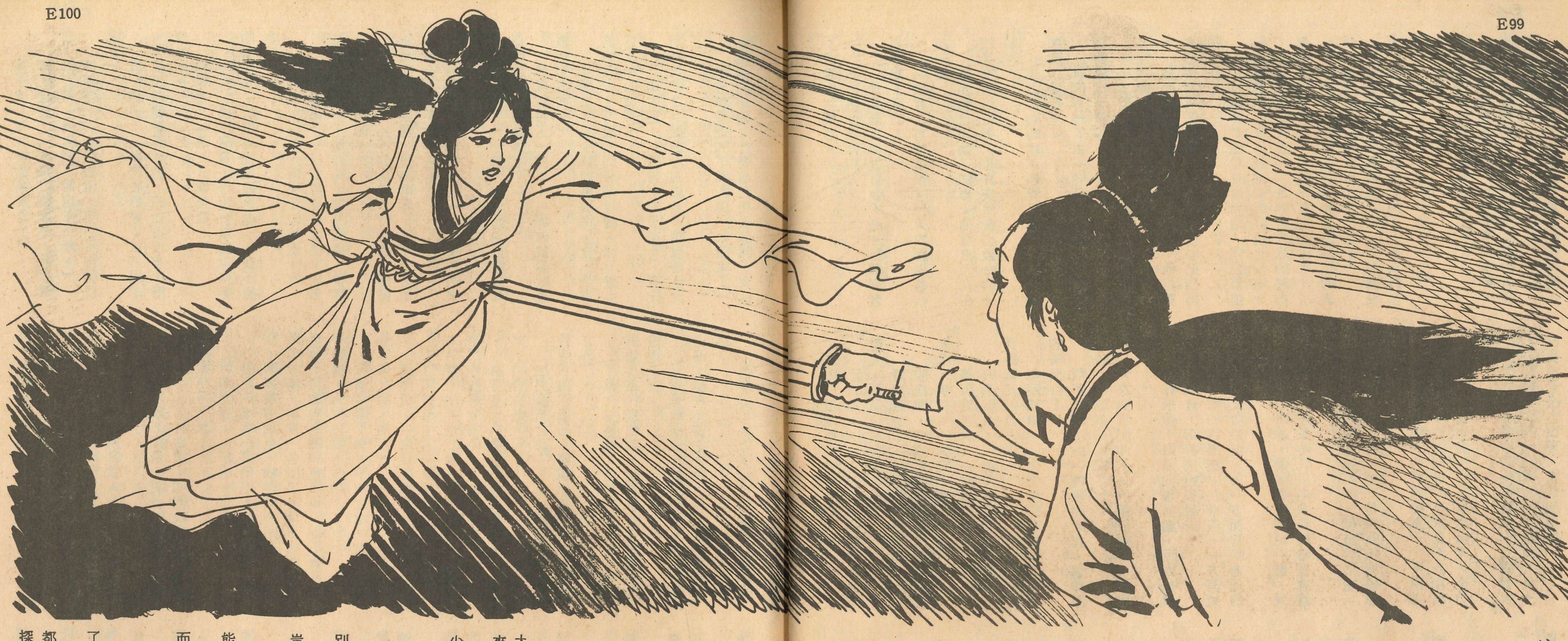
他將飛燕一拋在前，加上再踢這一脚，當然已沒有足够的時間準備應付天衣的襲擊。

他當然明白，也不準備應付，雙手飛刀齊出，反射向天衣。

飛刀出手，天衣的暗器便打在他身上，那片刻身上中了多少暗器他不知道，甚至已沒有任何的感覺，手中扣住了最後一柄飛刀，盡全力擲出。

天衣暗器全力出擊，要應付暗器回擊當然也困難，他看見蟋蟀身上釘滿他的暗器同時，他的身上亦中了蟋蟀三柄飛刀。

那三柄飛刀都是打在他的兩條腿上，直沒入柄，雖然不是傷在要害，却絕對足以影響天衣行動的靈活。（未完・十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羅蘭和狄飛虹、覃小蝶約會天慾教徒，經過比鬥，談判交換取回狻犴手，獨角神魔想出來生事，要和狄飛虹交手幾招，留難他們，後來看到覃小蝶身後的盤龍石府的神龍令，自知碰到强敵，不戰而退，狄飛虹不知道神龍令的來歷，覃小蝶便將被騙入絕谷，巧進山洞，以及習藝的經過說出。衆人回到侯府，將狻犴手交還侯爺，再轉去黃蜂谷，狄飛虹和覃小蝶按照以前婚約完婚，狄飛虹才解除過去內疚。婚後突來兩個不速之客，一男一女，自稱王澤、方涓，說出是盤龍石府的後人，找覃小蝶、狄飛虹希望他們出山，拯救江湖危難……

了眞被擄　闖殭屍地

覃小蝶道：「好，拂琴，這件事交給妳辦，另外給京娘六兒每人一個黃蜂葫蘆。」

「是，小姐。」

羅蘭要神鷹，覃小蝶另外送她兩葫蘆黃蜂，滿意的一笑道：「多謝妳，覃姐姐。」

覃小蝶道：「咱們是一家人，這有什麽好謝的。」

十天之後，狄飛虹、羅蘭帶着葉蕾及所屬弟子離開了黃蜂谷，紫陽觀主甘禺，桃花島主黥驁，覃小蝶也叫他們回去瞧瞧，因爲短時之內黃蜂谷是不會有什麽行動的。只有了眞大師是個難題，覃小蝶曾勸他回去，他的回答只有四個字「阿彌陀佛」。黃蜂谷不多他一個，問題他是一個高僧，只有少林寺才是他的歸宿。

這天早餐之後，覃小蝶在與拂琴閒聊。

「小姐，了眞大師是怎麽啦，小姐勸他不走，好像在咱們這兒避禍似的。」

「就算不是避禍，也必然另有隱衷，所以，拂琴，待會妳去找他談談，如果咱們能够帮他解決困難，也算是盡了朋友的道義。」

「好，小婢這就去。」

了眞大師是出家人，喜歡離羣獨居，一個人住在後谷儲藏糧食的地方，拂琴來到之時，他才作完晨課。

「大師早。」

「阿彌陀佛，女施主是來清點存糧的？」

「不，幾日不見大師，只是想隨便聊聊。」

「那麽，女施主請坐。」

「多謝大師。」

拂琴就座之後，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還住得慣嗎？大師。」

了眞大師道：「多謝施主關心，出家人獻身我佛，任何環境都可以隨遇而安的。」

拂琴道：「大師說的是，不過寄居終非長策，大師就不想念少林麽？」

了眞大師道：「女施主這是在攆老衲了？」

拂琴道：「我決無此意，大師千萬不要誤會，咱們只是認爲應該站在朋友的立場替大師解決困難，說吧，大師，如果你認爲黃蜂谷是你的朋友，那就應該把你的困難說出來。」

她這樣單刀直入的問法，了眞大師可就爲難了，他沉吟半晌，終於浩嘆一聲道：「少林寺數百年基業即將毁於一旦，看來老衲是不該沉默了。」

拂琴愕然道：「會有那麽嚴重的？大師。」

了眞大師道：「如果妳懷疑覃谷主不是她本人，妳看嚴不嚴重？」

拂琴一怔道：「這怎麽可能？莫非……」

了眞大師道：「這本來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之事，老衲如非親眼瞧見，也不會相信別人傳言的！」

拂琴道：「大師這就不對了，你旣是親眼瞧見，爲什麽不當面揭穿？你這一逃避，豈不讓貴寺陷入難以測忖的危機之中了！」

了眞大師喧聲佛號道：「如果揭穿有用，老衲何至於逃亡，唉……」

拂琴道：「大師：少林是武林泰斗，江湖上安定的力量，咱們不能讓它毁滅，更不能讓它被魔道所利用。大師請說，你需要什麽帮助？」

了眞大師道：「這個麽，老衲也沒有什麽善策，如若谷主肯伸援手，咱們只好見機而作了。」

拂琴道：「好吧，我去稟報谷主，再給大師回音，告辭。」

了眞大師道：「施主好走。」

拂琴回到覃小蝶的身邊，將與了眞大師的談話內容提出說明，道：「小婢沒有追問了眞大師瞧見了什麽，也沒有問他爲什麽不能當面揭穿，小姐，妳看怎麽辦？」

覃小蝶道：「少林掌門地位崇高無比，如是說他是一個假的，無論往後發展怎樣，都會引起掀然大波，了眞大師旣有難言之隱，妳不問是對的，至於援手麽，我想只能暗探少林，所以人手不必太多……」

拂琴道：「小姐要派誰去？」

覃小蝶道：「妳跟竹姑娘吧，自然還有了眞大師，但你們不能走在一起。」

拂琴道：「小婢知道，咱們何時起程呢？」

覃小蝶道：「你們收拾好了就可以走，順便到潼關看看姑爺，問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拂琴道：「是，小婢告退。」

她先來找竹蘭君，告訴她派往少林寺的新任務，竹蘭君搖搖頭說道：「我不想去。」

拂琴道：「爲什麼呢？竹姑娘。」

竹蘭君道：「自從我腿傷之後，從未踏出谷口半步，如非爲了師兄完婚，我終身都不會出谷的。」

拂琴道：「不要自卑！竹姑娘，腿傷無損於妳的美麗，依拂琴看，似乎更增加了幾分嫵媚。」

竹蘭君雙目一瞪道：「妳又在挖苦我了。」

拂琴道：「小婢怎敢，竹姑娘應該知道西施捧心的故事吧？」

竹蘭君哼了一聲道：「那你就弄斷幾根腿筋試試。」

拂琴道：「小婢如果這樣，豈不是東施效顰了！再說咱們經過潼關，妳不想去見見妳的師哥？」

竹蘭君道：「師哥才走了幾天，有什麼好見的？」話雖是這麼說，她還是答允了。

然後拂琴通知了眞大師，並商定了一些連絡的細節，於是他們先後離開了黃蜂谷，分兩批經潼關向少林寺奔去。

這天，她們到達長安東北的壩橋，是漢元帝送別王昭君之處，後人以壩橋送別，習爲風尚，唐代的陽關三疊「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更是傳誦千古。

拂琴向鎭上打量一眼道：「壩上風光，果然不凡，竹姑娘，咱們找個地方歇歇，妳看可好？」

竹蘭君道：「好的。」

前面不遠有一家酒館，她們將坐騎拴好，準備進店歇息，拂琴偶一回頭，發現兩名大漢，架着一名似乎身染重病的灰衣老僧，正走向一輛黑色馬車，她不禁呼叫一聲道：「竹姑娘：妳瞧：：」

竹蘭君順着拂琴手指之處一瞧道：「是了眞大師，他怎麼了？」

拂琴道：「像是生病了：：」

竹蘭君道：「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人，就算生病，也不會一下子就這麼嚴重，咱們昨晚還見過他，怎麼會忽然——」

拂琴道：「看來是被人綁架了，竹姑娘！咱們快追。」

她們談話之際，馬車已經駛出鎭口，待她們跟踪追出，轔轔車聲，已在數十丈之外了。

了眞大師被擄，她們不能不管，雖然那輛馬車行駛如飛，她們依然毫不放鬆的追趕下去。

馬車是向南面行駛，好像是馳向終南山區，待夜色蒼茫之際，竟然失去它的踪跡。

拂琴道：「怎麼辦？竹姑娘，咱們還要不要追尋下去？」

竹蘭君道：「時間已晚，要追也得明天再說。」

她們當晚在一戶農家借宿，次日繼續尋找，竟在一個谷口發現了輪跡。

莫非馬車進了這個山谷？

由車輪的痕跡推斷，這輛黑色馬車，應該已經進入山谷，但谷口却立着一塊聳人聽聞的石碑，使得她們躑躅起來。

石碑上只有八個字「內有殭屍，非請莫入」。

這是什麼話？裏面旣有殭屍，還能請人入谷，這豈不是天大的怪事！

可是那馬車分明業已進入谷中，難道了眞大師是被請來的客人？

人多半是怕鬼的，尤以女人爲甚，殭屍比鬼還要可怕，這就難怪竹、琴二人會躑躅不前了。

她們在谷口磨蹭半晌，拂琴終於鼓起勇氣道：「竹姑娘，我看這塊石碑是唬人的，那輛馬車能夠進去，那咱們爲什麼不能？」

竹蘭君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法，其實，憑咱們的武功，就算當眞遇到殭屍，咱們不見得就會怕牠。」

拂琴道：「好，咱們進去。」

她們掣出兵刄，凝聚全身功力，小心翼翼的向谷中走去。

這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山谷，但見林木翳天，野草遍地，陰森森的有一種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谷裏沒有路徑，也找不到車輪輾過的痕跡，而且轉來轉去，連方位也迷失了。

「糟了，竹姑娘！咱們只怕迷失方向了。」

「不要緊，前面就是殭屍城，妳們只要前進十丈，今生就不會再有煩惱了，哈哈：：」

這個說話的，自然不是竹蘭君，而那陰森森的語氣，好像不是由人類口中說出來的。

殭屍，原是一個恐怖的名詞！一個已經足够天下大亂，這兒居然有一座殭屍城，這豈不意味着世界已面臨末日！

竹蘭君向拂琴瞥了一眼，道：「走，咱們去見識見識。」

這位姑娘當眞是胆大如斗，人們對殭屍避之惟恐不及，她居然要去見識。

拂琴竟然也點頭同意道：「好吧，毀掉殭屍城，也算作了一件善事。」

她們說話的同時，脚下也在向前移動，這兩位姑娘要闖殭屍城，莫非她們都瘋了？

其實所謂殭屍，只是因爲某種原因使屍體沒有腐化！這個不算出奇，如果殭屍還能行動，還能害人，那就是天下的奇聞了。

當然，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人類的智慧還無法窮宇宙間的奧秘，這就是竹蘭君拂琴要闖殭屍城的理由，因爲她們十分好奇。

前進十多丈，果然闖出森林，而且瞧到一座城堡。

那是一片黑壓壓的房屋，在烟霧迷濛之中時隱時現，此等若有若無的景象，不只是充滿神秘，也令人由心底生出一股恐懼。

好在這兩位姑娘全都不是常人，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們只是互相瞧了一眼，就邁開脚步向那座城堡奔去。

城門洞開，闃無人跡，只有城門的上端橫書三個白色大字「殭屍城」，顯出一片鬼氣而已。

她們剛剛踏入城門，兩名長髮披肩，白袍曳地的男女，忽然像幽靈一般冒了出來。

「歡迎，兩位請到那邊註册。」

說話是男音，却瞧不出他們的嘴皮震動，這算不了什麼，震動肚皮發音只是一種小巧的技能。

使得她們十分詫異的，是那「註册」二字，因此竹蘭君說道：「我不懂，註什麼册！」

白袍人道：「這是一種手續，但凡投入本城的新屍，都要經過註册手續，將來便於查考統計。」

拂琴冷冷道：「咱們是人，不是屍，咱們是來找人，不是來作殭屍的。」

白袍人陰陰道：「只要踏進本城，妳就是殭屍了，聽話一點，兩位！反抗是沒有用的。」

拂琴哼了一聲道：「妖魔小丑也敢大言不慚，你先接本姑娘一招再說。」

右臂一吐，金色短棒急點而出，速度之快，宛如雷電乍驚一般。

以拂琴那身超絕的功力，雖是隨手一擊，也足可洞穿金石，不過她們旨在救人，因而短棒所指，只是白袍人左肩的穴道而已。

她這捷逾閃電的一擊，竟然一招落空，白袍人只是身形一擰，便已避了過去。

拂琴的心頭方自一懍，白袍人的一雙手臂已悄無聲息的襲了過來，如非她及時躍退三尺，幾乎中了此人的道兒。

他們這一交上手，拂琴發覺白袍人有三點異於常人之處，一是他雙脚釘於地面，自足踝以上可以三百六十度任意折轉，別人固然不容易傷到他，他却可以在別人不可能的角度出手傷人。

在過招搏殺之際，白袍人的膝頭不能彎曲，他們是以跳躍代替行走，速度却比行走快了數倍。

白袍人臉現青紫，眼呈藍光，十隻長長的指甲，是一片烏黑之色，看來他們不只是指甲有毒，只怕全身都帶有劇烈的毒氣。

她一面跟白袍人搏殺，一面以傳音將觀察所得告知竹蘭君，對狄飛虹的小師妹，她特別感到關切，也許這就是愛屋及烏吧。

搏殺將近百招！拂琴不想再纏鬥下去了，她口中一聲急嘯，一股金色旋風，忽然自平地湧起，金光一繞之間，白袍人已經四平八穩的躺在地面之上了。

擺平了對手，拂琴再縱目向竹蘭君瞧去，她關心的這位竹姑娘，其實早已勝券在握，只是還沒有出手罷了。

孤烟門的輕功天下無雙，竹蘭君只是繞着白袍人遊走！像耍猴兒似的逗着他玩，及見拂琴已經撂倒了敵人，她也一指點了出去。

霹靂指是孤烟門的絕藝之一，較一般的大力金剛指還要凌厲幾分，白袍人雖是功力不弱，還是應指倒了下去。

拂琴由衷的稱讚道：「好威猛的指力，是鐵人只怕也承受不住。」

竹蘭君微微一笑，由懷中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清香撲鼻的黑色丹丸，分給拂琴一粒道：「這般人全身是毒，咱們不得不妨着一點，快吃下去。」

拂琴接過丹丸道：「竹姑娘也會怯毒嗎？」

竹蘭君道：「家母是唐門當代掌門唐亮軒的胞妹，是她老人家傳給我的。」

拂琴道：「這就是了！竹姑娘，咱們要不要問問這兩個人？」

竹蘭君道：「可以試試。」

拂琴摘下一截樹枝，在一名白袍人身上點了幾下，道：「朋友，我也不想爲難你的，只希望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

白袍人道：「妳太蠢了，投效本城的新屍，像妳如此愚蠢的實在不多。」

拂琴勃然大怒，本想一掌將他劈死，最後還是忍了下來，道：「不錯，我確是不算聰明，因爲我走遍江湖，一直找不到比我更爲愚蠢的，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天終於被我找到了。」

白袍人雙眼一翻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拂琴道：「我的意思很簡單，不管殭屍城怎樣兇險，也不管咱們能不能活着離去，你都無法改變一項事實，你說我蠢，你不是比我更蠢麼？」

白袍人道：「什麼事實我無法改變？說說看。」

拂琴道：「你是咱們的階下之囚，咱們要你死，你決不能多活一個時辰。」

白袍人面色數變，最後雙目一閉，不再說話了。

拂琴道：「不要裝死，我問你，願不願回答咱們的問題？」

竹蘭君一嘆道：「他們已經嚼毒自盡，不會回答咱們的問題了。」

拂琴仔細一瞧，這兩人的嘴角果然流出黑色的血水，不由哼了一聲道：「便宜他們了，竹姑娘，咱們闖！」

竹蘭君道：「別忙，此地好生奇怪，咱們如何闖法，先要作個計算。」

這座殭屍城的確十分怪異，她們進城迄今，除了遇到這兩名白袍人，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莫非那黑壓壓的房屋之內，當眞只是殭屍？

不管怎樣，她們必須闖進去瞧瞧，至少也要救出了眞大師，否則她們怎樣向覃小蝶交待？

但大廈千間，房廊無數，縱然沒有任何阻力，要在這座城堡中找出了眞大師，只怕也十分不易。

因此，拂琴提議道：「我不相信偌大一個城堡，就只有這兩名白袍人，咱們只要找到城中的人，不怕追不出了眞大師的所在。」

竹蘭君道：「好吧，不過咱們要由房上走！以免迷失，左前方那幢房子特別高大，咱們先到那兒瞧瞧。」

拂琴道了一聲「好」，彈身一躍，當先撲上左側的屋面。（未完・卅一）

◎◎◎◎◎◎◎◎◎

上文提要：小虎、呆瓜與闕積德途經清河鎮，適遇迷魂八姑攔途要算賬，闕積德以噴火梨花槍威力將八姑及筱乩童一干人嚇跑了，回返圓通寺。筱覺得闕積德與小虎在一起，始終不能善了，於是筱乩童作法，擺下四座連環八卦陣，以防小虎等人來偷襲。果然，三更時份，闕積德、小虎及呆瓜一齊前來圓通寺，途中各人俱覺脚步輕浮，搖搖晃晃……

◎◎◎◎◎◎◎◎◎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小虎呆瓜　勇闖陣法

小虎喃喃道：「邪門，眞正邪門，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叫我，那聲音好像很遙遠，又彷彿很近，到底怎麼回事呀？叫得我心慌慌的。」

呆瓜也敲了小虎兩記響頭，笑道：「叫你的頭，四邊連鬼影子也沒有，誰叫你啊！」

小虎道：「好像是我奶奶的聲音。」

闕積德的脚步也在搖晃了，插口道：「不錯，我也聽到叫聲了，也有人在叫我，他娘的！眞邪門！」

呆瓜倏感到心頭發毛，小虎的奶奶死了不知多少年了，怎麼還會叫小虎，他大聲喝道：「小虎哥，你莫不是見鬼了，不要亂講好不好，現在四週黑漆漆地，講得我心慌慌，怕死人了。」

他兩條蘿蔔腿不但走不動了，而且開始發抖。

「有問題，一定有問題。」小虎叫道：「莫非碰上鬼打牆了。呆瓜，你再敲我兩下腦袋試試。」

呆瓜依言重重敲了小虎兩記響頭，問道：「怎麼樣？」

「嗯，清醒了一點。」小虎說着又對闕積德道：「老大，我敲你兩下怎麼樣？」

「好哇！」闕積德心想給小孩子敲也敲不痛，低了頭讓小虎敲。

小虎伸出拳頭，狠狠揍了兩下，他得了便宜還賣乖，問道：「怎麼樣？」

闕積德摸摸頭，道：「果然清醒了一些，這樣好不好，咱們一路敲一路走。」

小虎道：「好是好，但敲法要有點講究。」

闕積德道：「怎麼個講究法？」

小虎道：「呆瓜敲我，我敲你，行不行？」

「無所謂。」

小虎吃吃笑道：「但是你個子高，腦袋瓜子要低下來，否則我敲不到。」

闕積德果然傴僂着背，任由小虎敲。

於是呆瓜敲着小虎腦袋，小虎卻左右開弓，一邊敲呆瓜，一邊敲闕積德，一邊敲一邊還唱：「天茫茫、地荒荒，爺打兒腦袋，訓子才有方。」

闕積德嚷嚷道：「你在唸什麼呀？唸得人心裡眞慌了。」

呆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覺得小虎眞會作弄人，敲了人家腦袋還佔便宜。

笑着笑着，倏然啊呀一聲。

「幹嘛？你叫什麼？」小虎問。

呆瓜指着地上道：「你看，你看，脚上生霧了，怎麼走到那裡，跟着那裡，別處就沒有。」

小虎低頭一看，果然三個人的脚步四週，浮起一片白色的霧，好像是成了仙果子山上的孫猴子，在騰雲駕霧。

而這片霧也眞奇怪，別處一點也沒有，就只有三個人的脚底下才有，一絲絲的飄浮起。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虎，心裡也開始點發毛了。他叫道：「莫非眞的是有鬼？」

這句話一出，呆瓜混身起鷄皮疙瘩，嚷嚷道：「的確有鬼啊！我眼前好像有什麼影子，產生幻覺了。」

小虎急急問道：「什麼影子啊？」

「眼前一片白茫茫，好像有座山，不不，又像是墳頭。咱們走到那裡了？」呆瓜好像在夢遊一般。

小虎心頭一震，他也有這種感覺，只是不願意說出來罷了，他心念一動，道：「呆瓜，我們好像是碰上鬼打牆了。」

闕積德也是天生不信邪的傢伙，接口道：「難道眞的碰上了邪氣？」

其實他們那裡知道此刻筱乩童在圓通寺作法，正在攝他們的魂魄。

呆瓜道：「小虎哥，那怎麼辦？我心裡怕怕，還是回去吧！」

「前面快到了，不要說回去，假如眞是鬼纏身，回去也一樣會碰上寃魂。」小虎說：「聽老人家說，遇上這種事，只有一個辦法。」

呆瓜接口道：「是不是要脫下褲子尿泡尿？」

這是一種古老的傳說，傳說中鬼最怕污穢之物，尿糞可以破邪氣或邪法。

小虎道：「不錯，你先尿一泡試試。」

呆瓜道：「你爲什麼不尿？」

「大家一起尿光了，萬一尿完又碰上了怎麼辦？」小虎在精打細算：「你先尿，我跟闕老大的尿存着，慢慢的用。」

呆瓜想想也對，反正大街上沒人，他解開褲腰一路走一路撒尿，口中還唸唸有詞，在唸觀世音菩薩。

說也奇怪，這泡尿撒完，脚底下的霧氣倏然散了，眼前的幻景也沒有了，耳中隱約聽到的叫聲也消失了。

遠遠已可以看到高大的一片黑影，正是圓通寺。

* * *

在大殿上作法的筱乩童手舞足蹈，已是滿身大汗。

他連唸五遍法咒，燒掉十幾道符，每當心裡有感應時，那種感應就停滯不暢。這是一種被懾的人，生命頑强的表示。

他明白，碰到生命活力强韌的人，作法起來，就比較困難，不過在作法中，他也感到，對象的生人與自己愈來愈近。

他主要是抓人，人家既已來了，外面已擺下了連環八卦陣，早晚會陷入陣中，效果也是一樣，所以他沒有施出最厲害的一招——「血魂大法」。

只不過筱乩童還是在踏罡步、唸法咒，他要保持法術的持續至少能擾亂對方的精神思緒。

小虎當然不會知道這些，他與呆瓜闕積德，經過試驗，覺得撒尿果然有用，所以呆瓜撒完尿，他也撒，跑到了圓通寺。

呆瓜首先發現脚旁有一支三角形的紙旗，插在地上，他感到好玩，蹲下去伸手拔旗。

那知伸手剛握上旗桿，倏覺得手觸的不是旗，竟是一棵大樹。他不禁一呆，四下一望，小虎與闕積德已經不見了，眼前竟是一片無窮的森林，林中隱隱有虎嘯猿啼、鬼哭神嚎之聲。

呆瓜不禁跳了起來，大叫道：「小虎哥，小虎哥，你在那裡啊？」

小虎見呆瓜一直在原地兜圈子，感到奇怪，過去仔細一看，原來竟是圍着一面小旗子打轉，雖然搞不懂是怎麼回事，但倏然想起莫非筱乩童在寺外已經佈置了什

麼陣法，忙叫道：「呆瓜呆瓜，你在幹嘛？兜什麼圈子啊，莫非眞碰上了鬼打牆？」

呆瓜聽如未聞，仍在打轉。

其實他已觸動八封陣法，踏入了木宮，所以會看到一片森林大樹。

小虎見他沒有反應，伸手連抓兩次，都落了空，他看過筱乩童施展過法術，心裡在想，莫非他已在施展邪術了？

這時闕積德也看到了，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一定是筱乩童在搞鬼。」

小虎說着，心中有了主意，蔴繩鞭出手就向地上的小旗子抽去，恰巧被呆瓜脚步擋住，因此旗子沒捲住，却捲住了呆瓜的脚，小虎順手一收，只是呆瓜啊呀大叫一聲，被拖摔倒，被小虎拉了過來。

「呆瓜，你沒事吧？」小虎抱起了呆瓜問。

呆瓜這時完全清醒過來，四下張望了一下，道：「好恐怖。」

闕積德皺眉道：「你究竟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一片黑漆漆的樹林，一條路都沒有。」呆瓜哭喪着臉說：「一定是鬼在打牆，小虎哥，我怕怕。」

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怕什麼！一定是這支三角旗在作祟，筱乩童一定佈置了什麼奇門陣法，闕老大，想辦法破了它。」

其實這一區八卦陣地主持人正是魚四。

魚四也不信邪，加上白天趕路疲倦，正靠着一棵大樹在呼呼大睡，若他剛才清醒，感應出有人觸動了陣勢，把旗子搖兩搖，發動陣勢，呆瓜更會大吃苦頭，也不會這般容易脫困了。

闕積德道：「依你看要怎麼破？」

小虎想了一想道：「你先撒泡尿試試。」

闕積德哈哈笑了起來：「小鬼，你爲什麼不撒叫我撒？」他對事情永遠懷着一份疑心。

小虎沒好氣地道：「在路上我跟呆瓜一路撒尿，都撒光啦！那有這麼多尿，你不撒也沒關係，有胆子你先闖吧！我們在後面看着。」

闕積德道：「撒就撒，要尿尿還不簡單。」

「你不要亂撒，現在撒尿也有學問的。」小虎故意說。

闕積德已解開褲腰，聞言一怔，道：「有什麼學問？」

小虎又在耍點子損人了。

「第一，你要對準那面小三角旗撒，尿要射到那三角旗面上，第二，不要唏哩嘩啦一次撒完，留下一半，要圍着那面旗子四周撒一個圈圈，這樣才能破筱乩童的邪法。」

闕積德不信道：「尿尿就是尿尿，那有這麼多名堂。」

「嘿！不信我沒辦法，尿撒光了就進不了陣，更別想進圓通寺了，這一趟算是白來，所以信不信隨你。」

闕積德想了一想，道：「你怎麼知道的這麼多，跟誰學的？」

小虎想笑，跟誰學的。凡事要多動腦筋嘛！姓闕的，你點子再多，比起你家小祖宗我，可差得遠哩。他心想暗暗損着，不敢說出來，也不敢笑，正經八百人五人六地道：「我當然拜過師父學過藝，要尿尿就快吧！蘑蘑菇菇幹嘛！」

這一說連呆瓜都笑了起來。

闕積德呸了一聲，吐出一口唾沫，就按照小虎的吩咐，尿尿起來。他不敢不照規矩先淋旗面，再在旗子四週地上淋了一圈，才穿好褲子，束束褲帶。

小虎這時繩鞭也出手了，咻的一聲，鞭子飛出，向地上那面三角旗捲去，立刻捲了起來。

其實他陰錯陽差，還眞胡搞八搞的說中了破法的要點。三角旗一到手，小虎拿起一看，只見黃紙面上，果然亂七八糟畫着許多鬼畫符。

「你看，」小虎交給闕積德，「這一定是筱乩童佈置的陣法，現在破了吧！」

呆瓜接口嚷嚷道：「不錯不錯，剛才我用力去拔，就是拔不動，手一碰上眼前的景緻就變了樣，小虎哥的尿尿破陣法，比當年的穆桂英還厲害。」

小虎猛敲呆瓜一記響頭，道：「你不會說話就不要亂用譬仿。」

「我是在拍拍你馬屁，捧捧你嘛！」呆瓜放下一副苦瓜臉說。

小虎道：「那有這種譬喻的，楊家將中的穆桂英掛帥的確是厲害，但她是個女人，還是一個寡婦，我是男子漢大丈夫，而且還是四龍帮帮主，怎麼能相比，難道你也要我做寡男，討不到老婆。」

「我不是這意思嘛！」

小虎又道：「何況穆桂英破陣，仗的只是她瞎貓抓到了老鼠，運氣好碰上了，我是眞材實料在用智慧，動腦筋，她奶奶的，她怎麼能比得上本帮主。」

「是，是。」呆瓜連連賠不是，道：「算我沒知識沒學問，譬仿譬錯了，好不好？」

闕積德煩躁道：「好了好了，小鬼頭，你也不要吹噓了，下一步該怎麼辦？」

說着已三把兩把，把一面三角旗撕得粉碎，往地上一丟。

小虎笑道：「怎麼拌，涼拌！大家開步一齊走。」

他以爲去掉了一面三角旗一定破了陣法，可以通行無阻，那知沒走上十步，眼見圓通寺的圍牆就在前面，倏然眼前一暈，景色大變。

本來是一片稀疏的樹林，倏變成峯巒重疊的山林，展眼望去，峯峯相連到天邊，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彎曲盤旋，不知道通達何處。

呆瓜呆呆道：「小虎哥，我們怎麼走到這裡來了？是不是走錯了方向？」

小虎心裡明白，低聲罵道：「他奶奶的，筱乩童的邪術果然厲害，我以爲拔他一支旗子，陣法已經破了，現在才知道還沒破。」

闕積德不耐煩道：「他娘的，老子炸他一個稀巴爛，看他還有什麼花樣好變！」

說着果然拿出火藥丸子，作勢欲擲。

小虎靈機一觸，道：「慢點慢點。」

「你有什麼鬼主意？」闕積德在這種時候，却不把小虎當敵人，跟他討主意。

小虎笑道：「這麼亂丟亂擲，太糟蹋了，這玩兒你帶得不多，可要珍惜點用，咱們先走這條羊腸小道試試看，看會走到什麼地方，再盤算盤算。」

闕積德一聽也對，就依着唯一的羊腸小道走。

彎彎曲曲走了半天，景色又恢復原來狀況，竟是在原地。原來筱乩童的陣法，本是分東西南北四個小八卦，但他又摻合了陰陽五行連環陣，合爲一個大八卦，所以小虎無意中雖破了小陣一角，但對整體而言，却絲毫不受影響，依然變幻無窮，只是破了一角，所以看到一條羊腸小徑，能夠走出來，否則一陷陣中，那有道路可循，非困死在陣中不可。

一看回到原來地方，小虎有了主意，對闕積德道：「咱們來個聲東擊西如何？」

闕積德道：「怎麼個聲東擊西法？」

小虎道：「我到寺門口去擲一粒，在寺門口叫陣，把他人引出來，你再趁隙衝到寺裡去，鬧他個天翻地覆。」

闕積德陰笑道：「好，這顆就給你。」

他雖同意小虎的做法，却有他自己的主意，只是不願說破而已。

小虎接過火藥丸子轉身就走，呆瓜拔脚就要踢去，闕積德叫道：「呆瓜，你跟着我！」

呆瓜一呆，嚷嚷道：「我是小虎哥的左右手，怎麼能不去？」

「現在你是我的左右手了。」闕積德陰笑道：「你還是跟我好，有什麼情況，我保護你也方便些。」

話說得好聽，其實是人質。小虎那有聽不出來之理，好在目前是存心對付筱乩童，小虎開口了：「呆瓜，聽闕老大的，我在那邊搞他一通就會回來的。」

呆瓜沒轍了，殷殷道：「小虎哥，你要小心啊！」

「沒問題。」小虎飛快跑向寺前。

「筱乩童、迷魂八姑，你們這班龜孫子統統給小祖宗滾出來，今天要實行一清前賬，把你們掃乾淨。」

小虎在寺門口，站在老遠，嚷嚷開了。

守寺門的正是「紅鬍子」仇八怪。他一見小虎，分外眼紅，也嚷嚷道：「臭小子，有種就過來，老子正等着宰你。」

小虎看不到他人，只見寺門口一片白茫茫的霧氣，他想知道人在那裡，又嚷嚷道：「你在什麼地方？小祖宗就來讓你宰好不好？」

仇八怪桀桀大笑道：「我就在寺門口，你小子過來呀！不過來是我孫子。」

「來囉！不過你得看看後面變化！」小虎話說完，衞生丸子就出手擲去。

他耍了一次詐，雖不知道仇八怪會不會向後看，但心中却有七成把握，只要他回頭一看，沒注意到擲出的衞生丸子，那他是死定了。

一聲轟然巨響，陡然憑空響起，猶如晴空一聲霹靂。

圓通寺前白茫茫的霧氣倏然四散，夾着一聲慘叫聲，連寺門也倒塌了下來。

從外面望過去，可以一直看到燈火通明的大殿，筱乩童變成一個小不點的影子，正在施法。

這聲巨響立刻驚醒了所有的人，紛紛穿衣跑出來。

筱乩童臉色一變，他知道闕積德到了，回頭正要招呼迷魂八姑注意，却已不見她的影子。

原來她正在巨響聲中，人已飛出殿外，上了屋脊，沒有人知道她爲了什麼事？去了何處？

筱乩童見迷魂八姑不在，心更慌了，仗劍施法，正要施出最厲害的一招「血魂大法」。

陡見闕積德一聲大笑，臨空而下，道：「大法師，你還往那裡跑，現在該算清咱們這筆帳了吧？」

他左臂挾着呆瓜，手中拿着雙槍，身形一落地，就把呆瓜放下，但呆瓜手中赫然拿着一顆霹靂彈。

筱乩童大驚失色，他知道闕積德的火器厲害，桃木劍倏地燃起一道黃符。

咪哩叭啦一陣亂七八糟的咒語聲中，符灰往外一揮。

闕積德與呆瓜倏見四名身形高大的金甲神將，手執降魔杵，迎面奔來，不禁也大吃一驚，心想那裡來的這票貨。噴火梨花槍一合一絞，一股烈焰噴出，人慌忙飛退。

呆瓜嚇得已不知道東南西北，轉頭就跑。

那把烈火把第一個神將擋了一擋，其他的又追了過來。

闕積德一看苗頭不對，轉身就跑。

小虎在寺外正在得意洋洋，他已看到仇八怪的屍體被炸成八塊，心想你們這批兔崽子，今夜要倒大楣了。正想進入寺中，突見闕積德狂奔而出，呆瓜更是跌跌衝衝地滾出來，大叫救命。心頭一震，看看他們身後，除了幾點火星外，並沒有人追，不由大感奇怪，高聲叫道：「你們幹嘛呀？碰上鬼啦！」

幻術是因人而異的，小虎看不到，闕積德與呆瓜却感同身受，一見小虎在嚷嚷道：「趕快跑吧！後面有人在追啦！」

小虎雖是滿頭霧水，但他們在跑，也只有跟着跑，以免孤軍入險，沒有幫手。

三人一口氣奔回客棧門口，才喘過一口氣，呆瓜已癱在地上，連連道：「厲害厲害，眞正厲害。」

小虎還是搞不懂，道：「到底什麼東西在追你們？厲害什麼呀？」

闕積德道：「他娘的，筱乩童的確有夠厲害，弄了四個金甲天神下凡來追我們。」

小虎哈哈大笑道：「什麼天甲神兵，這是紙人紙馬，綠豆芝蔴呀！以後碰上這種事，吐瓜子殼就行了，吐一粒打倒一個。」

他把進香團的經驗說了出來，自然，靈不靈也只有天知道。

闕積德道：「現在放馬後炮有屁用啊！天也快亮了，回去睡覺吧！」

小虎嘆道：「搞了一晚上，筋疲力盡，結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她奶奶的，眞洩氣。」

呆瓜這時已休息過來了，從地上爬起

來道：「小虎哥，這次不成還有下次嘛！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懂個屁啊！」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筱乩童與迷魂八姑不會不報這個仇，他們這一對就是跟在屁股後面的毒蛇，一次打不死，明天上路那日子就難過嘍！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會來咬你一口。」

闞積德一走，筱乩童總算鬆了一口氣，召集了三幫頭頭，清理戰場，發現仇八怪已是屍首不全，向陰間報到去了。大門塌了一扇，其他沒有什麼傷亡。

眼見天色已露曙光，窩了一肚子氣，命人收拾收拾，却見迷魂八姑從殿外走進來。

「唉呀！妳剛才緊要關頭，去了什麼地方，連人影也不見？」筱乩童滿口埋怨。

迷魂八姑輕輕一笑道：「有你大法師在這裏，那會用得到我，我是趁空檔下了一步毒棋。」

筱乩童一怔道：「什麼毒棋？唉！仇老大又死了，我們又少了一個幫手。」

迷魂八姑道：「死人的代價一定要回來的，假如我料想得不錯，現在可以派人去抓那個姓闞的和兩個小鬼了。」

「眞的？」筱乩童幾乎不敢相信。

「當然。」迷魂八姑笑道：「現在去還來得及，等天一亮，住家都起身就不方便了。」

筱乩童將信將疑地招呼「淮陽三霸」到國賓大客棧去探探虛實，李氏兄弟也將信將疑地啣命飛奔而去。

* * *

闞積德與小虎呆瓜翻牆進了客棧，推開房門，倏嗅到一股清香，這種清香就像女人身上的香味一般。

闞積德首先一驚，道：「咱們出去的時候，一定有娘兒到這兒來過了，看看看，莫要中了道兒。」

小虎與呆瓜四下看了一看，毫無異狀，心頭倏想：莫非是紫玉釵玫瑰釵她們來過了？

他跟呆瓜施了一眼色，對闞積德笑笑道：「沒什麼，躺一下睡覺吧！」

說着呵欠連天，與呆瓜躺在炕上，沉沉睡去。

「她娘的，小鬼就是小鬼，講着話就睡熟了。」闞積德感到好笑，覺得自己居然跟兩個小鬼搞在一起，也好笑得很，想着想着不知不覺也打了一個呵欠，瞌睡蟲也上了腦袋，覺得折騰了一夜，的確也該休息了。

一想要休息，竟坐在椅上呼呼大睡起來。

他們都不知道這是迷魂八姑一種最厲害的迷魂香，能使你毫無防備之下中毒，這一睡之下，除了解藥，非要三天三夜才能醒轉。

就當他們熟睡片刻，「淮陽三霸」李氏兄弟越牆而入，他們開始時還防備闞積德沒睡，輕身輕步地掩近房間外，點破紙窗一看，見三個人睡得像猪一樣，這才心中大喜。

三個人一人背一個，老大還順手帶了闞積德的噴火梨花槍，飛快出了客棧，跑回圓通寺。

小虎與呆瓜做夢也沒想到，迷迷糊糊又陷入危機之中。

* * *

銀釵與玫瑰釵三八花這時正躺在離圓通寺不遠的一家小客棧中休息，紫玉釵倏飛闖了進來，推推炕上睡的人叫道：「起來起來，妳們快起來啊！」

這一嚷嚷，大家都起身了，銀釵問道：「五妹，妳不是在圓通寺暗中監視的嗎？又發生了什麼事？」

紫玉釵急急道：「小虎呆瓜被迷魂八姑抓去了。」

銀釵大吃一驚，道：「這怎麼可能？闞積德呢？」

「他也一樣，我親眼看見淮陽三霸背着他們三個，走進圓通寺中。」紫玉釵說着，把小虎與闞積德大鬧圓通寺的經過說出來。

玫瑰釵跳起來，道：「這下糟透了，筱乩童一定恨透了心，還有迷魂八姑，一定非要他們的命不可。」

大家都有此同感，因爲設身處地想想，換了自己也會報復。

三八花急急道：「這怎麼辦？我們快去救人啊！」

他想到小虎與呆瓜人在死亡邊緣，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銀釵搖搖頭道：「現在不能去，去了等於自投羅網。」

三八花道：「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第一他們人多勢衆，我們幾個一定不是他們對手，第二，已經是大白天，動手也不方便。」銀釵分析說道：「不過在白天，我想他們也同樣有顧忌，不會馬上動手殺人的。」

三八花哭兮兮說道：「不要說殺人了，就是動點子折磨一下，小虎與呆瓜也會受不了的啊！」

玫瑰釵覺得也有道理，不由心驚肉跳，道：「這怎麼辦？救人如救火，總得想出一個辦法來啊！」

這一急，倒被三八花想出一個絕點子來了。急急道：「我有一個好辦法。」

玫瑰釵道：「那妳說啊！」

「這是拖延之計。」三八花說道：「三位姊姊過來，聽我細說。」

她低聲跟三釵咬完耳朵，又道：「咱們四個人分頭去宣傳，一定會有很多人去，搞得他們暈頭轉向的，我們再想辦法伺機下手。」

三釵聽完，哈哈大笑，連連叫好，立刻收拾梳洗一番，又向店家要了筆硯紙張，寫了不少傳單，四人拿着傳單四處去張貼投遞。忙了半個時辰，快馬加鞭，才一起躲到圓通寺外，暗暗偷窺。

* * *

太陽剛剛出頭，清河鎮已傳開了消息，在淮陽的筱大法師駕臨清河鎮圓通寺。

上回小虎就是在清河鎮組織成媽祖進香團的，清河鎮的三姑六婆大都討得了香符，求福祛病，有的說靈，有的說不靈，不管靈與不靈，一般人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加上說靈的人一嚷嚷、一渲染，於是三三兩兩，都結伴趕向圓通寺而來。

開始還只是三五人陸續而來，隨着時間，善男信女沿路不絕，人山人海，湧在圓通寺裏，求見筱乩童。

而這時筱乩童與迷魂八姑綁住了闞積德與小虎呆瓜，正欲動刀宰人，倏見手下匆匆進來報告，大殿上擠滿了人，都要見大法師設壇祈福。

筱乩童神色一愣，怎麼早不來晚不來，湊巧這個時候來。他只有吩咐道：「通知他們安靜，我立刻出去見他們。」

「是。」通報的人走了。

迷魂八姑道：「你出去，我來宰他們。」

「不，不行。」筱乩童道：「我還有話要問。」

「還問什麼呀？早死早放心。」迷魂八姑說。

闞積德厲笑道：「臭婆娘，你要宰了咱們，他的銀子就甭想要回去了。」

「嘿！留了你們也不見得能拿回銀子。」迷魂八姑冷笑說。

小虎道：「這話雖不離譜，但妳殺了我們，只怕連命都不要了。」

迷魂八姑道：「難道你小鬼還有什麼幫手不成？」

小虎哈哈大笑道：「外面的人都是我的幫手，而且江夏府的官兵昨夜就在清河鎮外展開包圍了，只是我沒發出號令，他們不敢進來而已。」

他在這當口，又施出了唬字訣，倒把迷魂八姑嚇得心頭一震。

筱乩童想了一想，道：「這件事要愼重，咱們要活人才能要脅，死人那有用，八姑，先把他們關在這裏，多留人看守，咱們先出去應付應付那些老百姓再說。」

「好吧！」迷魂八姑也有些心神不定了，但她終於派了一個人出去，探探四處的動靜，看看小虎講的話究竟是眞是假？

筱乩童與迷魂八姑人五人六，三步一擺地擺到了大殿，只見大殿中人頭鑽湧，個個都引頸期待自己。

筱乩童雖然心裏感到無比煩躁，但看到這種場面，也有一份感動，這些善男信女若是處理得好，未始不是一筆大的財富與力量。

迷魂八姑一見這種萬人空巷的鏡頭，也有點出乎意外，輕聲道：「你還蠻有號召力的嘛！」

筱乩童尷尬地笑了一笑，緩步走到供案前，那些善男信女已齊齊拜了下去：「參拜大法師。」

這一聲呼頌，使得筱乩童心花怒放，忙擺手道：「大家好，大家好，都起來吧！你們還沒忘記本法師，本法師很高興，各位有什麼事嗎？」

「大法師，難得你到咱們這個小地方來，希望你留下三五天，爲咱們地方祈福祛災、消病去厄啊！」

這些善男信女、三姑六婆異口同聲地懇求。

筱乩童一愣，連忙搖搖手道：「不行不行，本法師還有事要辦，所以今天要離開。」

「大法師，不能留五天，也留個三天吧！我們給你跪求啦！」說完大家又跪了下去。

筱乩童急得跳脚，有苦難言，他望望迷魂八姑，低聲道：「這怎麼辦？」

迷魂八姑喃喃罵道：「怎麼碰上這種事，眞倒楣。我能怎麼辦？」

「大法師啊！求求菩薩開恩，答應我們這些善男信女吧！」

信徒們又在高聲喃喃祈禱了。

「好好，承蒙大家這麼看重，我就在此留兩天，爲大家畫符驅邪、祛病延年好了。」筱乩童被逼上梁山，也只能答應了。

滿殿的信徒這才一陣歡呼爬起來。

這時已有人問道：「什麼時候開始啊？」

「大家回去準備準備，有什麼心願祈求都想好，下午再來吧！本法師午後開始。」筱乩童宣佈。

信徒們這才歡天喜地漸漸散去，但仍是留下一大半人不肯走，已搶先排隊佔位子，好幾條隊伍，一直排出圓通寺。

筱乩童滿頭大汗跑出前殿，迷魂八姑已嚷嚷道：「怎麼？眞要住兩天哪？」

筱乩童道：「今夜帶人就溜。」

迷魂八姑道：「那姓闞的和兩個小鬼怎麼辦？」

筱乩童想了一想道：「裝在木桶裏帶出去。」

「小鬼還小還能裝木桶，大人怎麼裝得下？」

「那先把姓闞的宰了。」筱乩童殺氣騰騰的說。

二人說話間，走進禪房，只見闞積德還在嚷嚷，破口大罵。

筱乩童端坐雲床，對闞積德冷笑道：「你也不用罵人了，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辰。」

闞積德厲聲道：「你敢在這裏殺人？」

「有什麼不敢的。」迷魂八姑柳腰輕輕擺動，走近道：「殺你就像殺猪一樣，殺十個八個也無所謂，老娘此刻就要動手了。」

小虎見迷魂八姑手已舉了起來，慌忙喝道：「你不能殺他。」

迷魂八姑一怔，輕輕笑道：「你跟他倒是難兄難弟，爲什麼不能殺他？」

「妳殺了他立刻會大禍臨頭。」小虎說不出理由，只覺得好不容易把他帶到了清河鎮，總希望能帶到家，交給老頭子，好建上一大功，這樣被別人殺了，彷佛功虧一簣，有點划不來，只能唬上一唬。

迷魂八姑却當了眞，瞪着小虎問道：「什麼大禍臨頭？你說！」

小虎嘻嘻地道：「不信妳就試試。」

正在這時，倏聽到門外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友在嗎？」

筱乩童心中一驚，圓通寺的方丈大師怎麼在這時候來了？他急急向迷魂八姑施了一個眼色，慌忙下了雲床，開門閃出禪房，合什道：「大師有何吩咐？」

法海禪師道：「昨夜發生了何事，連寺門都塌了半邊？」

「地震！嘿嘿！地震。」筱乩童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我正在派人替禪師修好。」

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面對這位鬚眉皆白的佛門高僧，筱乩童不得不低頭三分。

法海禪師點了點頭，又問道：「那前殿那麼多人又是怎麼回事？」

「噢！他們是貧道信徒，前來求符求藥的。」

法海和尚好像很好騙，又點點頭道：「那道友要本寺幫什麼忙儘管說，能爲衆生求福祛病，總是好事，老衲爲道友高興。」

「多謝大和尚。」

法海倏沉下臉道：「不過道友也要清楚，佛門靜地，忌動殺性，道友下面的人很多，可要好好管教管教。」

筱乩童一驚，道：「是，是。」

「道友忙吧！老衲告辭了。」

法海說完，合什退向後面靜舍。

筱乩童懷着一肚子懷疑，覺得老和尚的話，彷彿隱含玄機，莫非他在暗中警告？他退入禪房，把門關上。

迷魂八姑已問道：「怎麼樣？先斃了這姓闞的，免得夜長夢多。」

原來法海和尚在門口時，她先點了闞積德啞穴。

筱乩童忙搖頭道：「不不，剛才老和尚已警告了，我們不能在這裏殺人。」

迷魂八姑不悅道：「那怎麼辦？」

筱乩童道：「還是派人看守，到夜裏上路時再發落不遲。」

迷魂八姑目光一掃，對手下道：「去請魚四爺與李大爺他們來。」

一名嘍囉立刻飛奔出去。

片刻後魚四跟着嘍囉進來了，却不見「淮陽三霸」。

「李家兄弟呢？」迷魂八姑問。

魚四陰陰笑道：「他們好像走了，還帶走了姓闞的那根噴火梨花槍。」

迷魂八姑神色頓時一變，她也久想沾指這支噴火梨花槍，究竟這是江湖上不多見的利器，有這麼一柄槍在身邊，等於如虎添翼，想不到被「淮陽三霸」佔了便宜，而且溜之大吉。

她望望筱乩童，看他有什麼表示。

筱乩童心裏煩透了，眼見這種見利忘義、衆叛親離的局面，他也沒轍了。只能揮揮手道：「要走就讓他們走吧！反正山不讓路轉，下次碰上再算帳！」

魚四陰陰道：「那我也可以走嗎？」

筱乩童頓時慌了手脚，忙安撫道：「魚四兄，現在正需要人的時候，你怎能走呢？幫幫小弟的忙，別那麼說好不好？」

魚四道：「我手下只剩五個弟兄，其他的人都被十二金釵斷了脚筋，養傷的養傷、散板的散板，這兩天，我那五個手下又在埋怨吃不飽住不好，大法師，你叫我這個當家的怎麼做啊？」

嘿！又在趁機敲詐了。

迷魂八姑暗暗冷笑，不過她也不願在這個時候得罪人，皮笑肉不笑地嬌聲道：「魚四爺，兄弟們辛苦，大法師不是不知道，我看今天你就放他們一天假吧！也讓他們去輕鬆輕鬆，你看如何？」

「我也這麼想。」魚四也是皮笑肉不笑地說：「不過這樣下去我可要破產了。」

迷魂八姑笑道：「談錢就好辦，大法師也不是吝嗇的人，大法師，你說是不是啊？」

「對對對。」筱乩童忙接口道：「先拏一千兩銀子去讓他們花花。」

說着已把行李箱打開，取出五十錠銀子。

「才一千兩啊！」魚四似乎胃口愈來愈大，根本沒把這些銀子放在眼中。

筱乩童那有看不出苗頭之理，笑道：「讓你幾個弟兄去花花是足夠了，至於你呢？不要急，下午那些信徒不是都在排隊求符嗎？我早盤算好了，所有收入，我與你還有八姑三人平分，你看如何？」

魚四心裏一算，這麼多人可是一大筆收入，這才笑瞇瞇地道：「大法師的吩咐，那有違抗之理，魚某只有先謝過了。」

筱乩童已是一肚子氣，表面還裝出安撫的樣子，道：「那你先去準備捐獻箱跟桌子，要他們先登記捐獻，再由我施符，同時房裏請派個人守着。」

「遵命。我立刻去叫小蝦米來守衞。」

「水裏鮫」魚四高高興興拏了一千兩銀子走了。

迷魂八姑見魚四人影不見後，開罵了：「賊子賊孫，太不像話了。」

「算了算了，還有許多事要辦，計較不了那麼多。」

迷魂八姑狠狠道：「等今夜離開，看老娘怎麼收拾他們！」說完也扭腰出了禪房。

* * *

小虎與呆瓜本來被捂住了嘴巴，幾乎透不過氣來，等迷魂八姑離開了禪房，兩個嘍囉放開了手，才算鬆了一口大氣，接着小蝦米進來了。

二名嘍囉略事交代，也離開了。

這一下，小蝦米人五人六，正經八百地過來，先檢查小虎與呆瓜綁住的繩索看看牢不牢靠，接着又去查看闞積德的繩索，可惜闞積德的啞穴還沒解開，氣得他想要開罵又出不了聲，幾乎要吐血。

看看沒什麼地方不妥，小蝦米才大剌剌地坐在中間桌子上，拿起茶壺，倒了一盅茶，重重地放下茶壺，砰地一聲，像在發洩滿肚子的不高興。

小虎是七巧玲瓏心，那會看不出苗頭，開口笑道：「蝦米哥，是不是沒撈到出去玩，被派上公差，來看守咱們，心裏不痛快？」

「他娘的！老子不痛快，關你屁事！」

小蝦米的確是不痛快，被小虎這一撩撥，一肚子的火氣，正好發洩在小虎頭上。

呆瓜心裏只急着要逃，却不知怎麼利用機會逃出去，一見小虎居然稱小蝦米叫「蝦米哥」，甜言蜜語的，心想他一定又在動點子有搞頭，一不妨搭搭訕、幫幫襯，看看小虎意思，於是開口道：「小虎哥，人家心情已經不好了，你還搭訕，不是討着挨罵嗎？」

小虎故意嘆息道：「唉！可憐哦！現在雖然心裏不舒服，人還算平安，舒舒服服地能喝杯茶，到晚上，恐怕人不平安，連尿都沒得喝嘍！」

小蝦米眼珠子一彈，喝道：「你說什麼？」

「我是說你跟我早晚要同病相憐。」小虎擺噱頭賣關子了。

「嘿！放你媽的狗臭屁！你是什麼玩

兒嘛！我跟你同病相憐？你搞清楚了沒有，你早晚要挨我的刀，我呢？要有三五十年好活了。」小蝦米神裏神氣地罵着，還覺得蠻過癮的。

「好吧好吧！點蠟燭在木頭上，再點也點不亮，算我沒說，算我在放乾屁好不好？」

呆瓜又在敲邊鼓了：「蝦米大哥，咱們小虎哥爲你好，提醒提醒你，可不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小蝦米眇着眼睛，蹺着二郎腿道：「老子心煩，大夥兒都領了頭兒的銀子，出去花天酒地，偏偏叫老子來坐冷板欖，看你們這批小鬼，還要聽你們的風涼話，算什麼好心呀？」

「這不是風涼話。」小虎笑咪咪地道：「這是關係你們生死的情報。」

「那有這麼嚴重？」小蝦米好像不通竅，其實他對小虎早已懷着三分戒意，也不肯相信，但好奇心理作祟，又想聽聽：「你倒說說看，怎麼會關連我們的生死？」

小虎眼珠子一轉，道：「我可以告訴你，但你得先到房門口看看，外面有沒有人？」

見小虎這麼謹愼的模樣，小蝦米情不自禁地站起來，走到房門口，把門一拉，却聽到鎖鍊的聲音，沒有拉開，口中嘀咕地道：「操他先人板板，門都反鎖上了，連我都出不去，看幾個鳥人，還這麼愼重，眞不是玩意兒。」

嘟嘟嚷嚷地罵着，目光已在門縫中往外張望了一遍，回頭道：「沒人，你說吧！」

走回座椅，面對着門口，好像防備突然有人闖進來。

小虎知道已拏着小蝦米弱點，正經八百地道：「剛才你們頭頭魚四爺拏着銀子出去，放你們弟兄的假，叫他們去花花是不是？」

「不錯。這有什麼好稀奇的。」

小虎道：「但是你可知道這些銀子是那裏來的？」

「是大法師賞的啊！」小蝦米沒摸到邊，聽不出弦外之音。

小虎道：「你知道大法師幹嘛在這種手忙脚亂的時候要賞賜？」

「這是要咱們弟兄賣命，振奮人心，難道有什麼不對？」

呆瓜插口道：「那有什麼不對，對極了，可惜大法師拿得心不甘，情不願，是你頭頭硬敲了大法師一記竹槓，錢是拏到了，可惜你頭頭沒想到大法師心裏會不會舒服。」

小蝦米皺眉想了一想，點點頭道：「你們的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道理。」

小虎道：「聽說『淮陽三霸』溜了。」

小蝦米一怔，道：「我沒聽說啊！對了，剛才好像是沒有看到他們人影。」

小虎道：「淮陽三霸一溜，你們那位頭頭明說也想走，接着說你們兄弟辛苦啦！三說四說，大法師先拿一千兩銀子出來，讓你們弟兄去花花，並且答應下午信徒捐的香火錢，給你頭頭三分之一，你們頭頭這才高高興興地出去。」

小蝦米聽到這裏，一拍桌子道：「有道理，莫非大法師心痛花了他的貼肉錢，想在咱們弟兄身上打什麼歪主意？」

「大法師忙着要應付信徒，那有空想什麼歪主意，倒是旁邊的人看了不服氣了。」小虎故意轉彎抹角地說。

因爲他知道，傳話要傳得「神」。要「神」就要賣關子。

果然．小蝦米聽得入神，急急道：「旁邊的人是那一個？」

「除了迷魂八姑還有誰。」小虎壓低聲音說道：「你那位頭頭一走，她就開腔了。」

小虎接着模仿迷魂八姑的神態語氣，道：「賊子賊孫，太不像話了，等今夜離開，看老娘怎麼收拾他們！」

他逼尖了語聲，臉上那副表情語氣，像煞了迷魂八姑那副刻薄不屑的神態，看得呆瓜哈哈大笑，就連闞積德也逼出幾滴眼淚，因爲他出不了聲，只能漲得臉色發紫，觸動了淚水。

小蝦米猛然一拍桌子道：「這臭婆娘，老子就看她人五人六的模樣，不太順眼，要收拾大家收拾，這年頭兒誰又怕誰啊！」

「嗳嗳嗳！」小虎連打招呼：「蝦米哥，你輕聲一點好不好？」

「操他先人板板，這有什麼好怕的，搞翻了老子，先跟他來個窩裏反。」小蝦米是愈想愈氣，愈嚷愈大聲。

小虎搖頭嘆道：「你要再嚷嚷，連你頭頭都要宰你人啦！」

小蝦米一怔，問道：「這話怎麼說？這番話我若是去報告咱們頭頭，他不眞刀眞槍跟那臭婆娘幹上了，我的頭就給你當夜壺。」

「唉！蝦米哥，你的腦袋瓜子怎麼沒紋路？」

「我腦袋裏怎會沒紋路？」小蝦米有點不服氣。

小虎道：「慢慢來，你聽我說嘛！外面不是有很多信徒等着捐獻求符嗎？」

「是啊！這是兩碼子事。」

「你有沒有想到，你家頭頭現在眼珠子都在這筆數目不小的銀子上，要反要打，拿了銀子再反再打也不遲啊！」

小蝦米一呆，拍拍腦袋，尷尬地笑道：「我怎麼沒想到。」

小虎說：「所以你的機會來了。」

「我有什麼機會？」小蝦米大感好奇，覺得小虎果眞有兩把刷子。

「你等下午偷偷告訴你頭頭，不妨建議他把銀子弄到手就走，她娘的！要打要殺，另外再找機會。」

小蝦米高興地道：「好點子。」

「但是你也趁機耍一耍。」小虎的餿主意統統出籠了。

小蝦米一愣，道：「我能耍什麼？」

「關公耍大刀，自然要有甜頭，耍得漂亮。」小虎又故意賣個關子。

「好兄弟，你快說好不好？不要這麼一頓一頓的急死人。」小蝦米已經對小虎的話入了迷。

小虎道：「你過來，我教你一招。」

小蝦米乖乖地走到小虎面前，蹲下身子，洗耳恭聽。

「你不是也要出去花花嗎？」小虎壓低聲音：「你就把前面這些話報告你頭頭，

就跟你頭頭討個差事。」

「什麼差事?」

「裝銀子要蔴袋啊!所以你跟你頭頭說，要準備蔴袋，還有，撈到銀子立刻走人，也要去通知那些出去花花的弟兄啊!你要說去召集兄弟，通個消息，這樣你不但建了功勞，而且不也可以出去花花了嗎?」

「高啊!眞是高招。」小蝦米身子彈了起來，高興得手舞足蹈。

但這份高興一刹那又停住了，小蝦米瞪着眼睛怔怔問:「你小子不是在動點子要溜吧!」

小虎嘻嘻笑道:「你看我這副樣子，能溜得了嗎?」

頓了頓又道:「就是想溜，蝦米哥，你們已經走人了，何不放個順水人情?」

「唔，這倒也是，反正已經事不關己，管他娘的溜不溜。」

呆瓜笑道:「就是這話囉!放一次水，圖個見面之情。」

「有道理，但現在怎麼辦?」

小虎想了一想道:「等一下他們一定要送飯，你就交代送飯的人看守一下，溜出去知會頭頭，就可以出去花花了。」

「好，就這麼辦。」小蝦米又像網上岸的蝦子，亂蹦亂跳起來。

小虎心裏暗暗道:「迷魂八姑啊!妳手段眞高，把我綁了起來，但妳手段再高，碰上你家小祖宗，也叫妳闔家不得安寧。」

* * *

午後，大殿中擠滿了人，五條長龍，排列寺外，已看不到尾巴。

「水裏鮫」魚四權充帳房，在寺門內排了一張桌子，旁邊放着一個大木箱，貼上捐獻箱的黃紙條，凡是善男信女，排到這兒，先捐獻再登記發牌子，順序而進，名爲維持秩序，暗爲歛財。

錢財過手，就要留意，他不放心別人，所以雖然忙得滿面油光，汗水淋淋，但仍精神奕奕，注視着每個人丟在箱子裏的香油錢，瞬也不瞬。

更絕的是，有人捐少了，他會把那個人叫到一邊，說一番似通不通的道理，使那人多捐一些，取悅神鬼菩薩，說這樣求到的符會更靈。

大多數善男信女既進了廟，在寧可信其有的心理下，也只得任由魚四擺佈了。

人數太多，箱子裏的銀子銅板也像堆沙土一般，漸漸堆高，魚四正在心花怒放、暗慶豐收之際，只見小蝦米跑過來了。

魚四板起了上尖下寬的魚頭臉，正經八百地問:「你不在裏面看守人，跑出來幹嘛?」

小蝦米忙靠近魚四耳朵，道:「我有事要報告。」

「快說吧!我忙得沒空，什麼事?」魚四眼珠子只望着捐獻箱，別的事在他腦子裏，已沒什麼比錢財更重要了。

但當他聽完小蝦米一番密語後，臉色立刻綠了，若不是大庭廣衆，他早已跳了起來。

小蝦米傳完話，又把小虎敎的那一招說了，魚四連連點頭，臉色却陰晴不定，想了一想，掏出五六錠銀子往小蝦米手中一塞，道:「好!你快去，叫弟兄們上燈就回來。」

「是，是。」小蝦米高興地接過銀子，拔脚往寺外飛奔。出了寺門，他又蹦又跳，覺得一切情況果然都在小虎預料之中。

他娘的!也該我痛痛快快地花一花了!小蝦米心想，先找那些弟兄。

魚四這時怒氣塡膺，對迷魂八姑恨之入骨，但他究是老江湖，表面上不露一點聲色，只在盤算，該什麼時候了結，怎麼走法。

正在暗自盤算，却見迷魂八姑匆匆走過來。

劈頭就人五人六地問:「你派的人怎麼不見了?」

「妳是說誰啊?」魚四在打馬虎眼。

迷魂八姑道:「在房裏看守的小蝦米啊!怎麼沒責任心?」

魚四道:「噢!他剛才來跟我說肚子痛!出去找大夫去了。」

「早不痛晚不痛，怎麼這個時候痛?」迷魂八姑盛氣凌人地道:「莫非他偷懶待不住?」

魚四嘿嘿陰笑道:「八姑，沒聽說生病還得挑時間哪!我帶人的方法裏沒這一套。」

「哼!你該好好管管他們。」迷魂八姑數落着，像老娘敎訓兒子:「不然他們早晚會爬到你頭上。」

魚四陰笑道:「是是，等忙完了，要請妳八姑代爲管敎管敎。」

嘴上這麼說，心裏却在駡道，妳算是那顆蒜頭，把老子當成什麼人啦!他娘的!今天晚上就叫妳撐開八字腿，動也不能動。

迷魂八姑見魚四來軟的，也沒了轍，只能道:「房內現在沒人看，怎麼辦?」

魚四道:「妳也有幾個手下，派個人去看守着不就行了，反正這幾個小傢伙也跑不了，有人瞪着就行啦!」

迷魂八姑徒呼負負，轉身就走。

小虎見換了一個人來，就在暗暗打量着。

看他一身黑色短打，最多二十出頭，一張猴子面，見皮不見肉，一對鷂鷹眼不時四下打轉，分明心情浮燥得很。

打量完畢估計只是一名嘍囉，小虎就開腔了:「大哥，你吃過飯沒有?」

「吃過了。」

「我還沒吃飯哩，大哥能不能賞碗飯吃，我肚子餓得發慌。」

呆瓜也接口道:「是啊!我也餓得慌，就是囚犯，也該有口飯吃吧。」

「嘿!能保住命就算不錯了，還想吃飯。門兒都沒有。」那嘍囉囂張地說。

「這位大哥，你搞錯了吧?」小虎正經八百地問。

那嘍囉道:「我搞錯什麼?」

「你最好去問一問，假如大法師存心想餓死咱們，那沒話說，若只是你們疏忽，只怕就有罪受了。」小虎道:「我可是大法師的財神爺，餓死了我們，他一毛錢也拿不到。」

那名嘍囉本來就是小脚色，被小虎這麼一唬，也沒了主意，心想若是無足輕重，八姑早已下毒手要他們的命了，綁在這

裏到現在還沒處置，一定有點來頭。

這樣一想，他覺得有必要去問一問。於是道:「我去看看，有沒有你們糧食，可別動什麼歪點子。」

說完就匆匆走了出去。

他這一走，小虎就要施展護身法寶了，護腕的小刀，用勁一彈，三下二下，割斷了綑綁的繩索，混身一抖，鬆垮垮地掉下來。

他立刻又去割呆瓜的繩索，剛剛割斷，門倏被推開，進來一個人。

小虎大吃一驚，轉身一看，不由一愣，進來的竟是那個悄然離開的鬼道士。

只見鬼道士一揮手道:「我是來救你們的，快走。」

這種情況下，也分不出利害關係，小虎立刻去割闞積德的繩子。

鬼道士頓脚道:「這不是在躭誤時間嗎?我可沒說救他。」

小虎道:你帶我小兄弟呆瓜先走，我鬆了闞老大的綁，立刻會跟來。」

口中說着話，已把闞積德的繩索割斷，但闞老大被制住了啞痲二穴還是不能動。咕咚一聲竟倒在地上。

「這是怎麼回事?」鬼道士問。

「他被點了痲穴，你來跟他解開穴道吧!」小虎急急解釋。

鬼道士哼了一聲，走近解了闞積德的穴道，轉身剛到門口，那嘍囉却趕了回來。

鬼道士手掌飛出，快如閃電，招住了嘍囉脖子，一下子就捏斷了對方脖子，二大二小就往殿後竄房越過，逃離了圓通寺。

小虎是闞積德背出寺外的，飛奔了一陣，小虎倏然叫道:「慢點慢點。」

闞積德把小虎放了下來，道:「幹嘛慢一點，咱們要趕快找個地方避一避，萬一碰上了魚四那票弟兄，可又痲煩了。」

小虎四處張望道:「我是在找呆瓜，呆瓜跟鬼道士跑到那裏去呢?」

闞積德四下一看，果不見二人影子，奇怪道:「剛才不是跟在我們後面的嗎?」

「是啊!但是現在却不見了，他們二個會到那裏去呢?」小虎感到奇怪。

闞積德却急急道:「先落了脚再說吧!那鬼道士的輕功不錯，不會有事的。」

小虎問道:「我們是回客棧去?」

闞積德道:「不行，萬一再被迷魂八姑找到，痲煩可大了。」

他沒了噴火梨花槍跟火藥丸子，像孫猴子不見了金箍棒，要不開了，所以急急躲避。毫無以往氣勢凌人的兇相。

小虎也明白這一點，問道:「那要去那裏?」

「換一個小客棧，躲一躲再說。」

二人閃閃躲躲，找到一家僻靜的小客棧，要了一間上房，住了進去。

小虎却一直担心呆瓜下落，闞積德道:「不會有事的，鬼道士既願意救你們，就不會起壞心，一時走散了，晚上出去找一找，絕會找出的。」

一個清河鎭，像巴掌這麼大，要找人並不會太難，小虎想想有道理，只得嘆嘆氣，道:「好吧!咱們找點東西吃，等晚上再行動。」

* * *

圓通寺中求籤求符的香客潮湧，魚四一面忙得滿頭大汗，一邊因聽了小蝦米的報告，心裏在盤算溜的時機，倏又見迷魂八姑鐵青着臉色，氣冲冲地帶着一個嘍囉走過來了。

見情形就知，迷魂八姑又要來人五人六了，魚四心中暗暗冷笑，視如不見，其實他一個人也夠忙的，要看人丟香油錢，又要登記名字發號牌，還要維持秩序，只有二隻手，一張嘴，的確是忙不過來。

迷魂八姑走到面前，冷冷道:「魚四爺，你歇一歇，我跟你找來一個替手，幫你照顧着。」

魚四一翻魚白眼道:「幹嘛?」

迷魂八姑忍着一肚子火，回答道:「裏面出了點事。」

會有什麼鳥蛋事?魚四心裏想着，口中道:「出了任何事，有你八姑處理，那會錯得了，我這邊也忙着，就不用告訴我啦!」

迷魂八姑聲音更冷了:「這裏人多不方便，你一定要進去一次。」

魚四目光迅速一掃，見筱乩童應付信徒更快速了，本來是一個個應付，現在是五個人一齊應付，信徒們的請求各人不同，有的要保平安的、有的求早生貴子的、有的想娶小妾的、有的是求去病去邪的，他却嗯嗯哈哈，一次鬼符畫，畫了五六張，應付了事。除此以外，裏裏外外仍是平平靜靜地，沒什麼異狀，有事也不會大事，魚四心裏想，莫非對這些香油錢眼紅，故意來調虎離山?

這麼一想，魚四更加不肯去了，冷冷道:「有什麼事，這裏說不也一樣，也用不着找什麼替手，妳說我耳朵聽着。」

迷魂八姑壓制着怒火，道:「小虎他們三個都走了。還把我的人放倒一個。」

等於晴天霹靂，魚四不由大吃一驚，道:「怎麼會這樣，難道沒人發覺?」

「沒有。」迷魂八姑道:「所以要請你出去找一找，此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要我去找?」魚四倏驚覺過來了，這種節骨眼上，責任千萬別往自己身上攬，於是嘿嘿一笑，道:「我去那裏找啊!」

當着滿殿信徒，迷魂八姑的脾氣發作不得，只有冷冷道:「我在想，你的手下爲何看了個把時辰就藉故開溜，讓我的手下去看守，不到半個時辰就出大漏子，其中莫非有什麼玄虛?」

魚四一聽火也來了，好啊!漏子出在妳的手上，却反咬我一口，他娘的是什麼東西，可是這麼多人，當然也不方便開駡。冷笑道:「那可要問問妳的手下了，怎會這麼粗心大意，跟我沒半點關連，我看還是妳自己召幾個人手去找吧!」

迷魂八姑目射兇光道:「魚當管家的，姓闞的不太好對付，我的人手拳脚，不是對手，假如你不答應出去召你手下弟兄攔截，我就請大法師暫停授符之事，大家一塊兒行動。」

魚四一怔，到底拿了筱乩童的銀子，不能過於推托，何況眼前的收入若是停下來，不又是一筆損失

他娘的，老子對[illegible]再忍一忍吧，魚四

心裏暗暗大罵，連髒話都快罵出來了。

「好吧。我出去召集弟兄找找看。」魚四心不甘，情不願的說：「但是能不能找到人，我可不敢保險。」

丟下這句話，他轉身就奔出圓通寺。

要往那裏去找小虎他們呢？魚四東望望西望望，心想只有先去找大鯨魚小蝦米，那幫蝦兵蟹將再說。

他知道要找這票貨，酒家妓院裏一定跑不了，跨開大步，往街上走去。

那知還沒到街上，剛轉過一個彎，眼前人影閃動，倏然出現三個女人，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正是銀釵、紫玉釵與玫瑰釵，旁邊還跟着一個拖着辮子的小姑娘，就是嘰嘰喳喳的三八花。

魚四心頭一震，道：「幾位幹嘛啊！大白天莫非也想攔路打刦非禮？」

「哈！你倒會臭美啊！」銀釵笑嘻嘻道：「咱們三個會非禮你這條死魚？」

「那可不一定！」魚四陰笑道：「三年沒見男人，連猪公亦是好的。」

「放你媽的屁。」玫瑰釵罵道：「你也不照照鏡子，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你。」

「那妳們攔住我幹嘛？」魚四道：「要打刦啊？」

紫玉釵冷笑道：「魚四，你甭裝模作樣了，十二金釵有三個在這裏，任你想什麼點子，都難以逃得過的。」

魚四笑道：「今天算我倒楣，落了單，打不過跑路可以吧！」

「往那兒跑呀？」銀釵冷笑道：「跑得了咱們這一關，跑不過官兵這一關，不信咱們就陪着你跑一圈試一試。」

魚四大吃一驚，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的魚白眼在東翻西翻看四週動靜了。

紫金釵道：「你也不用慌，到這個時候，咱們姐妹，已經吃定你了，不會用假話唬你，現在只要你說一句話，小虎在那兒？」

「我……我正在找他啊！」魚四見情況不對，說話也開始結巴了。

玫瑰釵一怔，道：「你是在說人話，還是鬼話？」

「少姑奶奶，我騙妳們幹嘛？」魚四道：「這些可都是筱乩童跟八姑的主意，老實說我早想抽身了。」

銀釵笑道：「魚當家的，說這句話已經晚啦。小虎是什麼時候溜的，溜到那兒去了，從實招來。」

「若有半字虛假，咱們姐妹今天就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連你一身骨頭都要敲爛。」紫玉釵兇巴巴地加上一份壓力。

魚四道：「下午才溜的，唉！圓通寺差點窩裏反，這二個小子神通也眞廣大，每次都滑得像泥鰍一樣，只要眼睛霎一霎，就會變花樣，誰知道他們溜到那兒去了？」

他是一半慨嘆，一半訴說，只求阿彌陀佛，安全脫身。

玫瑰釵見他不像說假話，冷笑道：「你既然不知道小虎兄弟去的地方，又怎麼找啊！」

「我是先去召集手下幾個小兄弟，準備分頭追人的。」魚四在這種節骨眼上也只能實話實說了。

銀釵問道：「那你手下那票蝦兵蟹將又去了那兒啊？」

「下午放他們公假，讓他們去花花，除了妓館酒樓，還能去那兒？」

紫玉釵笑道：「水中龍宮玩得不痛快，跑上岸了，咱們現在問話完畢，你就乖乖就擒吧！」

魚四臉立刻綠了，叫道：「我什麼話都告訴妳們了，妳們還不放過我？」

「沒辦法，官家要抓你們這票人，誰叫你財迷心竅，遇人不淑，跟着筱乩童打轉，還是認命吧！」玫瑰釵冷冷說。

銀釵接口道：「如果不想死，你就不要反抗，好在你不是主犯，抓進去吃個三年五載牢飯，出來還有得混，假如命沒有了，你想混也只能上閻王那兒去混了。」

魚四本想拚死一搏，但估量一番後，覺得實在不是三釵的對手，而且這番話還蠻有道理，只得一聲長嘆道：「好，我認命了，妳們要怎樣，隨妳們便。」

銀釵道：「把你背上的飛魚刺扔了，跟我們來。」

魚四乖乖地扔掉了兵器，在三釵前後押解下，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走。那副垂頭喪氣的模樣，像煞一條死魚，頗有英雄末路之慨。

* * *

小蝦米受了小虎的指點，能夠假公濟私跑出去花花，心裏那份高興，是甭提啦。三轉二轉，就找到了江山樓妓院，見到了這票狐羣狗黨。

（未完·十九）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三屍一命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克麗在別墅鬼混一番，還是那麼興猶未盡的像小孩子玩得不亦樂乎，司馬洛雖然像個大孩子，回過頭來亦不忘史勿夫對他的警告：提防敗在女人身上，誤了正經事，這次又和史勿夫見面，談論布非明對克麗的問題，並有關布非明肢解人體，又用幾個人的皮骨身體併成一個人，到底攪什麼鬼？連史勿夫也摸不清他的底細。司馬洛辭退出來，和克麗又在別墅對面海灘游泳，雖然遇到布非明的人想刼走克麗，幸未成功，都被打退。司馬洛決定離開總部辦案，留下克麗，克麗不甘寂寞偷偷往夜總會玩，被人綁架……

遊艇擊沉　借屍遁走

後來，克麗給人挾持到了靜的地方，後面那部車子就採取行動了。它增加速度，直衝而前，越過了，就在前頭一橫。挾持克麗的車子連忙急促煞停，才避免了相撞，但是這樣一來，就巳給截住了。前車如狼似虎地跳下來了兩個人。開車的，和另外一個。祇是兩個。

「打！」挾持克麗的人說。他們是一共有三個人的，他仍捉着克麗，而他的二個手下，則下了車，向那二個不速之客迎了過去。

這些人在捉女人時是很威風的，可是，到了對付眞正男人的時候，他們的威風却是大打折扣了。

才一交手，其中一人巳經給打落了門牙，咀巴鮮血直噴，額上再給加上一脚，便失去知覺，不省人事了。

另外一個，也是接了兩招，便給整個舉了起來，擲在車頭上，連車頭的鋼板也給壓凹了一點，他更加是無法不暈過去！

在同一個時候，克麗巳經掙脫了那個惡漢的把持了。她在那人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人大叫一聲，把她推開，克麗便推開車門撲了出去，逃向樹林。

那人在狂怒地咒罵着也跳下車子向她追過去，但才走了二步，就有一隻脚伸過來，向他的脚背一勾。這人仆倒在地上了。在他能够自已爬起來之前，他巳經給揪了起來。又一陣拳打脚踢。他根本沒有機會看清楚那二個襲擊者的模樣，就巳經暈倒在地上！

克麗停止了逃走，在樹林邊緣轉過身來，看着那二個怪客。其中一人指指他們開來那部車子的打開着的車門。

克麗遲疑了一下，走過來了，充滿慚愧地說：「你們——早知道我出來的？」下意識地，她以爲這些是史勿夫派出來保護着她的人！

那人點點頭。

克麗又說道：「現在——你們帶我回去？」

那人又點頭。於是克麗坐上了車上。

車子開動了。一個開車，另一個則坐在後座和克麗一起。克麗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不會再跑出來了，我不會再麻煩你們了！」

那人沒有做聲。車子繼續前進，漸漸，克麗覺得有點不對了：「不是這條路呀！」她叫道。

「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那人含糊地說：「以前那個地方不大安全，守不住秘密的，我們要到一個新的地方去！」

「那裏？」

那人聳聳肩說：「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這個地方，不會一天到晚被人監視着！」

「好吧！」克麗嘆了一口氣，放心地閉上了眼睛，任憑那部車子把她載走。

當車子停下來時，她再張開眼睛，發覺他們已經到了水邊。那裏是一座小碼頭，小碼頭的旁邊巳經繫着一艘摩托艇。

「哦，讓我猜。」克麗說：「我們是要到海上去！」

「對了！」那人點頭。

「我們要到一艘遊艇上去！」克麗又猜。

那人又點頭承認。

他們下了那艘快艇上。那個負責開汽車的人，現在則改爲負責駕駛快艇了。他駕着快艇，載着克麗和他那個同伴，向海中心駛去。

那裏，果然巳經停着一艘豪華的大遊艇。

「哈。」克麗說：「你們的設備眞多，甚麼都有似的！」

那人露出一個帶點狡猾意味的微笑：「當然了。」他說道：「我們的老板有錢嘛！」

他們上了遊艇上，克麗給送進第二層甲板。那人指指走廊裏，說：「最盡頭那個門口，你進去吧，老板有話跟你說！」

克麗走到了走廊盡頭，推開了那度精緻的柚木門。有一個人正坐在一張皮椅上，背對着門口。那張皮椅的背很大，把他整個人都遮住了，祇看得見他的褲脚，以及他的脚上那雙名貴的黑白皮鞋。

門在後面自動關上了，克麗乾咳一聲。那張皮椅旋過來了，克麗乾咳一聲，接着叫了起來：「布非明！」

布非明微笑着，那雙小眼睛在閃動着：「克麗！」他說道：「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你！」

克麗立即轉身，就要奪門而出。可是，她伸手去拉門，那門却是拉不開的。

布非明吃吃笑：「沒有用的，克麗，要我開門，你才能出去！」

「那麼開門呀！」克麗惶急地叫道。

「怎麼？」布非明微笑，說：「爲甚麼要逃呢？陪着我不好嗎？你知道我不會傷害你的！你也知道，我從來是對你最好的！」

克麗仍然用力去拉那門，直至她知道是沒有希望把門拉開了，她才放下。她蹲了下來，掩着臉，大聲地哭了起來。

布非明從椅子上站起來了。他穿得很講究，黑白的花禮服，白色絲質的襯衣，就像他是正準備迎晤一位甚麼貴賓似的。事實上，在他來說，克麗也的確是一位貴賓。他走了過來，萬般溫柔地擁着克麗的肩，把她扶了起來。

「別哭吧，克麗，現在一切都好了，我們又可以像以前一樣過生活！」

克麗也站了起來：「爲甚麼你老是要纏着我？」她叫道：「你放過我一次不行嗎？老頭子？」

布非明對這侮辱的稱呼，却是一點也不動氣。他還是柔聲地說：「克麗，我需要你，你知道我是多麼地需要你的。」

「我不需要你！」克麗說：「讓我走吧！」

布非明輕撫着她的頭髮，和輕吻着的耳朵：「你走，走到那裏去呢？」

「我有地方去！」克麗說。

「我知道你到那裏去。」布非明說：「你去找司馬洛那個傢伙。我知道，你是喜歡小白臉的。」嘆了一口氣：「但其實小白臉有甚麼好處？他不過玩一玩，就把你丟掉了。」

「玩玩就丟掉也是好的！」克麗固執地說。

「但如果你跟我，那是永遠的。」布非明說：「你可以得到最好的享受，你要得到甚麼，就可以得到甚麼！」他這樣說着，手就伸到克麗的腰間，輕輕地撫着，而且，他的手便慢慢地延伸到她的乳房上去了。

「不要！」克麗推開他的手。

但是，布非明將她擁得更緊：「克麗。」他以微微發抖着的聲音說：「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你，多麼需要你！」

克麗猛然掙開他的手！走到床邊去。她動手把背後的拉鍊拉開了，就把衣服脫下來。

「克麗……」布非明仍然是發顫着：「你——」

「來吧。」克麗冷冷地說：「反正，我是巳經成爲你的俎上之肉了，你要怎樣宰割我，都隨你的便！」

「但——」

「我知道你所要的是甚麼。」克麗說：「你要的，現在我給你好了！」

布非明困難地咽着唾沫，看着克麗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露出了那具晶瑩的肉體。她的胴體之美，對於布非明來說，仍然有着極大的吸引力。

克麗脫光了之後，就在床上躺了下來，張成一個大字形：「過來吧。」她說：「我知道你第一步就是要看，你看吧！」

布非明不能拒絕她的邀請，他走到床邊去看了。克麗爲他擺出了各種美妙的姿勢。

布非明起先祇是看，他的喉核不斷地上下一動一動的，直至最後，他也忍耐不住了，便狂暴地把身上的衣服扯了下來。

「我——我——」他吶吶着。

「來吧！」克麗拍拍身邊的床。

布非明在床上躺了下來，克麗的手，便加在他的身上了。她開始爲他服務。一隻手在最重要的地方，另一隻手，却在其他的部份動着，觸着那些最敏感的部份。

布非明發出了銷魂的呻吟。

「別——別那麼快！」他呻吟着說：「讓我——久一點！」

在這方面，克麗也是很會遷就他的。

她果然讓他支持得很久，直至十五分鐘之後，布非明才興盡，而眞正銷魂的感覺，也來臨了。

布非明的手緊緊執住了克麗的脚踝：「你眞可愛，克麗。」他夢囈地：「我怎能失去你呢？」

「你就好了。」克麗幽怨地說：「但我又怎辦？我爲你服務，我得到的祇是空虛！」

「你要甚麼，你只要開口，我就給你！」布非明大方地允諾：「黃金、鑽石、翠玉——就祇要你開口！」

「有些東西是物質不能代替的！」克麗黯然地說。這是她的眞心話。久巳沒有得到過一個眞正男人，她巳漸漸忘記了。但是，再碰到司馬洛之後，她就發覺，她這種需要是仍然存在着的，而且更加難以忍耐了。

「我——可以爲你做甚麼嗎？」布非明問着，把手伸過來，撫着她。

但是克麗猛然地推開了他的手說：「不。」

她說道：「我需要的東西——不是你能給我的，也不是一隻手，或手指能給我的！」

布非明聳聳肩道：「我眞抱歉！我——我是願意盡力地爲你補償的！」

克麗坐了起來：「我要的祇是自由，這個也是你不能給我的！」

「對不起。」布非明搖着頭：「你對我是太重要了，我不能放你走！」

「你把我捉回來，就是爲了這個？」克麗用床單替他揩抹着，問道。

「是的。」布非明仍然閉上了眼睛，點着頭：「這個對我是最重要的！」

「一如我對司馬洛所說！」克麗說着，臉上也不禁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

「你對司馬洛說甚麼？」布非明的眼睛張開，坐了起來。這個絕頂聰明的人，一點點細緻的細節，也逃不過他的注意。

「沒有說甚麼。」克麗聳聳肩。

「你把我的事，全部都告訴了他！」布非明指責地吼道。

克麗又聳聳肩：「我並不知道你很多事，我祇是告訴了他這一件。但，你以爲他們不會問嗎？他們當然希望從我的身上知道你的下落！你這樣急着把我搶回去，他們當然更加要研究是爲了甚麼！」

布非明那雙深陷的小眼睛中現在凸了出來了，眼珠在快速地轉動着。

「但，你放心好了。」克麗說：「我並沒有給他們甚麼綫索，並不是我不願意，而是，我並不知道甚麼！」

布非明再尋思了一會，忽然跳了起身，拿起克麗的衣服，細細地檢驗起來。但，克麗所穿的衣服，是又薄又簡單的，裏面並沒有甚麼不對。後來布非明又從抽屜中取出一把利刀，克麗那雙水松木底的鞋子也割了開來。

「你在幹甚麼？」克麗叫起來。

「我覺得，到手得太容易了。」布非明說：「這就是爲甚麼！他們似乎是太輕易放你走的！」

「你太多疑了！」克麗吸着咀，一轉身伏在床上：「你不肯相信任何人！」

「如果我甚麼人都信任的話。」布非明冷酷地說：「我還能活得到現在嗎？」他的眼睛，仍然在急促地不歇地轉動着，找尋綫索，以證實他的懷疑。當他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頭腦又變得非常之冷靜和冷酷了。

忽然，他的眼光落在克麗的臂上。那隻渾圓而美妙的半球上，有着一點瑕疵，就是上次受傷的傷口，現在仍有一條印痕。再過一段時間，皮膚長回原樣，這印痕就會消失了的，但目前，還有一點痕，比那本來巳經很白的皮膚更加白。

「這是甚麼？」布非明的手一指。

「沒有甚麼。」克麗聳聳肩。她不大願意說出這傷口的來歷，由於她相信，布非明聽了會不高興的。任何男人，都不愛聽自己所喜歡的女人與別個男人的風流事跡，司馬洛不高興聽，布非明一定也同樣不高興聽的。

「我問你。」布非明緊執着她的手臂，吼叫着：「這是怎麼來的！」他的另一隻手，一面就在這傷口上摸着。

他的手揑得很用力，使克麗埋怨地叫了起來：「你弄痛我了！」

布非明還是繼續用力，克麗受不住。她哀鳴地說：「好吧，我告訴你，我喝醉了酒，把玻璃杯打破了，自己坐到了碎玻璃上！」

布非明再用力揑一揑那傷口，克麗覺得有點痛了：「不要這樣！」她叫了起來：「你想弄死我嗎？」

「你怎會醉酒的？」布非明又說：「照我所知，你從來就沒有醉過酒呀！」

「照我自己所知，我也是從來沒有醉過酒的。」克麗聳聳肩道：「我猜，一定是我巳老了！」

「你沒有老。」布非明說道：「酒量是不會退步的，祇會愈來愈好！克麗，你最好把詳細的經過告訴我，你是怎會醉倒的？」

克麗祇好把經過情形詳細地對布非明說了出來。

布非明拉她的手到那傷口上去，說：「你自己摸摸吧。」他說：「用力揑一揑看！」

克麗摸了一摸，又揑了一揑：「怎樣呢？」她說：「司馬洛告訴我，不會有疤痕的！」

「也許吧。」布非明說：「但你有沒有摸到，這裏面有些硬東西呢？」

「我並不覺得——甚麼硬東西？」她也摸到了：「不應該這樣的嗎？」

「我早說太容易了。」布非明又抓起了刀子，眼睛露出兇光，說：「我猜得沒有錯，這是一個陷阱，這是一個他媽的陷阱！」

他那把刀子伸向那個傷口。克麗大聲叫了起來，拚命地掙扎：「不要！不要！你想幹甚麼？」

「別動！」布非明喝道，當克麗仍然在掙扎的時候，他就反手一掌摑在她的臉上。克麗的臉給這一掌摑得一扭扭了過去，布非明的手掌一翻，又把她的臉摑了回頭。

克麗給這兩掌震得一時呆住了，連反抗也不會。布非明就把她硬按在那裏，手狠心辣地，刀子一割下去。血噴出來，那

美麗的臂就這樣給割了一個開口。

克麗拆天似的叫了起來。

布非明的刀尖向那傷口裏一挑，挑出來了一件東西，血淋淋地拿在手中。那不是一塊肉，也不是一塊骨頭，那是一塊小小的黑色塑膠物體。

克麗並不太痛，但是她生氣極了。她大聲叫：「我恨你！」

「你自己看看吧！」布非明說。

他挑着那件東西，把它遞到了克麗的臉前，冷冷地說：「你自己看吧！」

克麗凝視着那件黑色的東西，一時也呆住了：「這是甚麼？」她問。

「我還沒有把它拆開來檢驗。」布非明說：「不過，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這是甚麼了。這是一隻發電波的儀器，可以發出電波來，給一副追踪器追踪你的下落的，這就是爲甚麼你會醉倒了——」

用不着布非明說下去，克麗就已經明白了，因爲，克麗並不是一個很蠢的人。她現在知道，她並不是眞的喝醉酒了。司馬洛給她喝的酒，裏面一定是有痲醉藥的，把她痲醉了之後，司馬洛就在她的屁股上開刀，在裏面裝上了這隻電波追踪器。他是故意讓她走的，他故意放她出去，讓她給布非明捉到，這樣，他憑着發波器所發出的電波跟尋而來，就可以找到布非明的下落了。很聰明，但是很殘忍。

「他利用我！」克麗哀鳴叫起來：「他利用我的屁股！」

布非明拿着那隻發波器，在尋思着，而克麗則在他的身邊傷心地哭了起來，屁股上的流血，她也顧不得了。

「他還說愛我呢！」她又嗚咽着：「他又問我愛不愛他，如果愛他，做了對不起我的話，我會不會原諒他，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現在，布非明也懶得聽她了，布非明正在考慮着，應該怎樣處置那隻發波器。起先，他拿起了床頭几上那隻烟灰盅來，似乎是打算把那東西打碎。但是他又停手沒有這樣做了。布非明是一個懂得利用物資的人，他是不會輕易浪費一件東西的。現在，他就覺得這件東西還有利用價值，如果把它打碎了，那實在是太可惜了。最後，他就拿起了床頭的電話內綫，對他在船上的手下吩咐：「叫阿漢進來！叫他帶醫生進來！」

克麗忙用被子遮着身體，布非明却按了一個掣，床邊便自動伸出來了一座屏風，把那張床遮住在屏風的後面了。這樣，進來的阿漢及醫生就不會看見她了。

不到一分鐘之後，就有人敲門，跟着，布非明的手下阿漢，就帶着醫生進來了。這個阿漢，就是把克麗帶回來的那兩個手下的其中一人。

布非明對醫生揮揮手，用拇指一下屏風裏的克麗，說：「替她理理屁股吧！」然後他對阿漢招招手：「你過來！」阿漢過來，布非明和他耳語了一番，阿漢點着頭，後來，他就掏出一條手帕，把那隻發波器包裹了起來出去了。

這時，醫生也已經替克麗包紮好了那個傷口。醫生也出來了。布非明問：「傷勢到底怎麼樣？」

醫生點點頭：「沒有甚麼大碍，休息兩天，多吃點水果和營養東西吧！」

醫生出去了，布非明又按掣使那度屏風縮回去，這個時候，克麗已經在床上躺好了，身上蓋着被子，由於醫生給她打了一針寧神劑，她已開始覺得疲倦，眼皮不斷要垂下來的。

「現在怎辦？」她軟弱地說：「司馬洛他們是會找到這裏來的了！」她說起來，却不無幸災樂禍的意味。

布非明得意地微笑：「不，司馬洛不會找到這裏來，他祇是會找到那隻發波器那裏；當他找到那裏時，他就會知道味道了！」

「這是甚麼意思？」克麗問。

布非明笑而不答。他祇是說：「你還是休息一下吧！」

這個時候，阿漢已經正在離開這艘遊艇了。他是一個行動迅速的人，他執行布非明的命令也很迅速。現在，他就是帶同了布非明交給他的那隻發波器，此外，還帶着一隻大大的旅行袋。他還帶着另外一個同伴。

兩個人就乘着一艘快艇，離開了那艘遊艇向岸邊飛馳而去。

兩個人的臉色是嚴重的。

阿漢很小心地，緊緊地捧着那隻袋子，就像那裏面裝的是一件很脆薄的玻璃器皿之類的東西，它隨時會爆炸似的。

那個人則把持着小艇。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了岸邊，也以最快的行動登上了碼頭。但一直，阿漢都是那麼小心地捧着那隻袋子。

他們離開碼頭，到了路上，沿路走了一段路，又回到那部汽車那裏了。也就是他們用以把克麗載回來的那部汽車。

他們上了車，仍然是由那個人駕車，阿漢則仍是小心地捧着那隻袋子。

回頭望望岸上，布非明那艘遊艇已經開動了，正在離開原處。

那部車子轉了一個彎，就看不見海，也看不見那艘遊艇了。而現在，那個開車的人也終於忍不住沉默，而開口了。他說道：「怎麼樣？我們眞的使用那座小別墅嗎？」

「是的。」阿漢答道。

「這不是太浪費了嗎？」

「老板花得起錢。」阿漢說：「花得很價值，就不叫浪費！」

那個人又不做聲了。車子一直都是在郊區馳行着，後來轉進了一條小路，再沿着小路駛上山去。

到了山頂，他們就到達了一間小屋子。那是一間很精緻的別墅，全部是中式設備的，紅牆綠瓦，古色古香的。他們到了這間屋子的圍牆外面，開車的人按响號角，那圍牆上的一度門就打開了，一個老人出現了，眯着眼睛看他們，這是這間屋子的看守人。

「老板有打電話給你嗎？」阿漢問。

「有。」那老人說道：「老板叫我離開別墅，把一切都丟下來。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還沒有問完，阿漢已經下了車，把他向車子一推，說：「你在車上等我們好了！」

「但是——」

阿漢和那個人已不理他了，逕自走進屋中，老人祇好上了車，坐在車上等着。

阿漢和那個人一直走上了屋中最高的一間房間，阿漢小心地把那隻旅行袋放了下來，又小心地取出了裏面的東西。那是許多電綫，一些古怪的電器，以及一些塑膠炸藥。

阿漢和那個人就動手把室中那張床的床褥抬了起來，在床下把那些炸藥和電綫與電器一起裝配起來。

現在他們是要做甚麼，這是很明顯的了。他們是要在那床底下裝一隻計時炸彈之類。

「眞可惜，要炸掉這樣一間屋子！」那人還是在表示惋惜。

「別可惜了。」阿漢說：「你要裝上足够把屋子炸掉的炸藥才好！千萬不要心軟！」

那人聳聳肩：「我不會心軟的！」

他們小心地弄着，小心而迅速。

「你們在幹甚麼？」有人在門口問。

阿漢和他那個同伴簡直跳起了一呎高。阿漢馬上拔出了手槍來。但來者祇是那個看守人，他正在好奇地探頭探腦着。

「下去！」阿漢大聲喝道，並且一面還吐出一連串的污言穢語。

那個老人，也被阿漢突然爆發的暴躁而嚇得跳後了兩步。

「下去！」阿漢喝道：「我叫你留在車子裏，你難道沒有聽清楚嗎？」

「呃——呃——對不起！」那個老人囁嚅地說着，就離開了。

阿漢對那個同伴揮揮手，兩個人又繼續工作，這之後，他們的工作就沒有受到甚麼打擾，而順利地完成了。終於，那個同伴舒了一口氣。阿漢看着他：「都弄好了？」

「是的！」那人說：「現在祇要拉一條綫！」他把一條通往床底的電綫拉到門邊去，又在門框上，離地大約一呎高之處打橫釘上了一條細細的黑綫。這條細細的黑綫，是與那條電綫通連着的。

「就這樣行了？」阿漢問。

那人點點頭，指手劃脚地解釋着：「現在，祇要有人一踢着這條黑綫，床底下的炸藥就會發生爆炸的！」

「最好不要弄錯！」阿漢說。

「沒有弄錯的。」那人說：「我已經弄了十幾年的炸藥，不會錯的！」

阿漢點點頭。這個人是他們之中的爆炸專家，阿漢自然是非相信他不可的。

「我們可以走了！」那人說。

「等一等。」阿漢揮揮手，走過去把窗簾都拉攏了，然後又開亮了電燈。

「這是幹甚麼呢？」那人問。

阿漢得意地微笑着：「你不知道嗎？司馬洛那傢伙，正在追踪着這隻電波發射器。當他來到這裏的時候，他首先就會看見，這間房裏亮着燈以及拉攏了窗簾，他自然就馬上就衝進這房間來了，這樣，就既不會浪費他的時間亦不會浪費我的時間！」說着，阿漢就把那隻發波器向床上一丟。

「唔。」他那個同伴點着頭：「這是一個好辦法，這眞是一個好辦法！」

他們收拾了帶來的東西，小心地跨過「那一條黑綫，出了房外小心地關上了房門。

回到樓下，那個老人已經在車中等着了。老人誠惶誠恐地看着阿漢，見阿漢沒有怪責他，才總算放下心來。

那個爆炸專家把車子開動，載着他們離開了別墅。

× × ×

布非明的計算，果然是準確的。司馬洛並沒有到外地去。此刻，他是正在和史勿夫一起，在那個總部之內，觀察着一座古怪的儀器。

這是一座巨大的儀器，有點像一副巨型的電視機，祇不過，那銀幕上却是一片灰色。儀器的上面，有不少紅紅綠綠的小燈，而銀幕的一角落裏，則有一點白光。在不歇地閃動着。這一點光點，則是在固定地位的。

這隻銀幕的外面，並且有着黑色的圓圈，以及放射形的直綫，以銀幕的中央爲中心點，向銀幕的四周伸展。這些圓圈及直綫上面，都有着數目字。

司馬洛微笑：「我猜，布非明終於上釣了。現在，我們可以找到他了！」

「我們現在就去找他？」史勿夫問着，一面把臉凑近去，細細地看那銀幕上的數字，後來點點頭，說：「唔，他離開我們這裏不到十哩路！」

「而且是停留着不動的。」司馬洛說：「我們唯一怕的祇是怕他會帶了克麗飛到外埠去，現在停住了，我們就可以慢慢來了。我贊成首先看清楚形勢！」

「怎樣能够看清楚形勢？」史勿夫追問道。

「我可以先用飛機在空中來一番高空偵察。」司馬洛說：「你有飛機嗎？」

「當然有。」史勿夫自負地：「你開到口的話，就是要一隻人造衛星，我也可以弄來給你的！」

司馬洛微笑：「人造衛星倒用不着，一架軍用高空偵察飛機，如果借到的話，那就最好的了！」

「這個不成問題！」史勿夫說。

司馬洛點點頭：「那麼，你馬上就辦吧！」

× × ×

布非明嘆了一口氣，在陽光下轉了一個身，仰面向着天空。現在他是躺在遊艇的倉頂上，享受着上午那美好的陽光，他的身體是赤裸着的，祇是下身披着一條毛巾。

「克麗。」他說：「替我多塗一點太陽膏吧！在胸口上！」

「唉。」克麗厭煩地嘆一口氣：「你這個人眞痲煩！」她不耐煩地拿起了旁邊一瓶太陽膏，在布非明的身上塗上。這就是這樣奇怪的，對於自己喜歡的人，怎樣服侍也沒有關係，自己不喜歡的人，要她勞動玉手，就艱難一點了。

布非明寫意地享受着她的服務。

「爲甚麼我們老是停在這裏。」克麗說：「到別的地方去不行嗎？」她是希望到岸上去，不一定因爲她要得到逃走的機會，而是因爲她太悶了，如果能到岸上去走走，那就會好一點。

布非明果然哈哈大笑起來了。

「有甚麼好笑？」克麗吸着咀：「你這個虐待狂！」

布非明還是在哈哈笑着，笑得直彎了腰，克麗祇是討厭地瞪着他。

「克麗，你想知道我爲甚麼老是留在這裏嗎？」布非明笑得聲音嘶着：「告訴你吧！」他伸手一指：「看見那座山嗎？」他指着遠遠的岸上，那岸上有一座小山，山上是光禿禿的黃泥地！

「這座小山有甚麼特別？」克麗說道：「一點都不好！」她的鼻子不屑地皺一皺！

「很快就會好看了！」布非明格格地笑着：「我之所以老是要停在這裏，都是爲了要看着一齣好戲上演！」

「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克麗說。

「不久。」布非明的神色，忽然又嚴肅起來了：「我們會聽到那山後一聲爆炸，然後黑烟冲天！那就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時光！」

「爲甚麼？」

「因爲那就是司馬洛的死期！」

「你瘋了！」克麗說：「你簡直是語無倫次！」

「你記得裝在你的屁股裏面那隻發波器嗎？」布非明說：「那東西現在已經放在那座山後面一間小屋裏了！」

克麗的眼睛睜大了一點。她並不是一個太笨的女人，現在，她開始有一點點明白了。

「司馬洛跟踪電波找妳，會找到那間屋子去的。」布非明簡直口沫橫飛地，就像他正在咀嚼一件甚麼好味的東西：「他會推開一度房門衝進去，他會踢着橫在門口的一條黑綫——」

「不！」

「那條黑綫會牽動床底一些炸藥。」布非明說：「那些炸藥是阿漢裝進去的，我就是等着看這美妙的爆炸！」

克麗急得雙手亂揮：「你——你不能這樣的！而且，不一定司馬洛自己去，也許會是別人——」

「不會的。」布非明搖着頭：「絕對不會，司馬洛這個人我知道，他喜歡自己來的！」

「不！」克麗叫着道：「你不能這樣對待他的！」她好像發瘋似的跳了起來，拾起那瓶太陽膏，向布非明擲了過去。

布非明連忙揮手阻擋，那瓶太陽膏飛下海中去了。克麗大叫着，一跳就跳到了甲板上，然後就跳下了海中，就出力地向岸邊游去。

布非明又發出了得意的哈哈笑聲，喝道：「追她！」

克麗的身後，那遊艇的船艙中立刻跳出來了二個布非明的手下。這兩個手下看一看她正在游泳逃走，就連忙走向遊艇旁邊的扶梯，沿着扶梯跑下去，跳到了遊艇旁邊繫着的一艘小快艇，跳了上去，把快艇開動了，向克麗直追過去，克麗拚命游，但是沒有用，人是無法快過快艇的。終於，那快艇兜了一個圈，就在克麗的前面停住了，把克麗的去路攔住了。

克麗的奮鬥精神倒眞了不起！她居然再向水底下一潛，躲進了水底，仍然繼續向岸邊游去。

但這是沒有用的。她不能一口氣潛到岸邊。她終於還是要浮出來的時候，那艘快艇又追到她身邊來了。

克麗又潛了下去。

這倒是一幕很有趣的追逐戰，每當那艘快艇追到克麗的身邊，克麗就潛了下去，而每當克麗再浮上來的時候，快艇又追到她的身邊來了。這樣一連五次，克麗終於力盡了，她喘着氣叫道：「好了，好了，我上來吧！」她扳着快艇的邊緣，爬了上去。

快艇載着她向遊艇駛回去，布非明祇是坐在遊艇的頂上，吃吃笑着。克麗馴如羔羊地回到了他的身邊，坐了下來。當她知道自己已經失敗的時候，她倒是很爽快的。

布非明向天上一指：「你看，天上有架飛機在飛！」

「我才沒有心情看甚麼飛機！」克麗吸着咀唇。

布非明吃吃笑：「這不是一架普通的飛機，很可能司馬洛就在上面的！」

這一句，果然引了克麗的注意，克麗連忙向上望，但是看不見天上有甚麼。在她的眼中，那天空祇是一片空白的。

「看清楚。」布非明說：「那架飛機飛得很高！」

克麗眯起了眼睛，再向天空望了一次，果然看見有一架飛機正在空中飛着。這架飛機是飛得那麼高，在地下看來，簡直小如一隻螞蟻。她錯愕地看着布非明：「怎麼了，你怎知道司馬洛是在上面？」

「我祇是這樣猜。」布非明說道：「飛機飛得那麼高，當然是來作秘密的偵察了。」

「眞的？」

「我甚麼時候騙過你？」

「啊！那很好！」克麗又高興起來了，道：「司馬洛一定是來救我的！你騙不了他！」

布非明又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了：「妳別這樣天眞吧，克麗，他看的不是我們，他所要看的乃是那座藏了炸彈的屋子！」

克麗的眉頭馬上皺了。她又向那飛機抬頭望望，但飛機飛得那麼高，她就是向它呼救，也沒有用的！

「看來，我那最美妙的一刻，距離現在也不會太遠了！」布非明吃吃笑着：「司馬洛在看清楚了情形之後就會來了！」

「不要！」克麗對布非明哀求起來了：「不要這樣吧！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這樣對付他！」

「你在開玩笑！」布非明說。

克麗又抬頭望那架飛機。現在，那架飛機已經看不見了，顯然是已經去遠了。她困惑地咬着下唇。她知道布非明的猜測是百份之九十正確的，那架飛機偵察的對象，不會是他們的遊艇，而必然是那一座別墅。

布非明不斷地在哈哈地笑着，似乎的的確確，這是他有生以來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克麗的眼珠在迅速地轉動着，想着辦法，但是，她雖然是一個聰明人，這方面的辦法，她却是並不擅長的，她想不出甚麼來。

現在，她對布非明是充滿了憎恨了。

當布非明在繼續笑的時候，忽然之間，克麗發狂地叫了一聲，就向布非明撲過去，壓在他的胸膛上，用兩隻手緊揑着他的頸子。

布非明的笑聲停止了。克麗的手繼續揑緊，她是眞的决心要把布非明揑死的。

但是，布非明雖然是一個老人，却不是一個弱小的老人。克麗的這一下擒拿，起不了甚麼大作用。她那纖纖玉手揑到布非明的頸子上，就和揑着一根石柱差不多。她雖然大叫着：「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布非明却並不死。他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翻一翻。

跟着，布非明好像拜佛似的，雙手穿進了她的兩腕中間，向外一分，克麗的兩隻手便給他撞脫了。跟着，布非明的手掌一揮：「拍」的一聲，擊在克麗的臉頰上面。

克麗打了兩個滾跌到艙底的邊緣，連忙扳住，但是人已經跌了下去，她的手一時也扳不牢，結果還是跌下去了：「隆」一聲跌在那甲板上。

她就躺在那裏，哭了起來。

這一跌，跌得她混身疼痛，骨頭就像要散開來似的。

布非明在艙頂上怒目瞪着她：「媽的，別再這樣做！」

克麗好不容易地爬了起身，跑到甲板下面去，進了一間房間，伏在床上，大哭起來。有一個布非明的手下跟了下去，就站在房門的外面看守着。後來，克麗哭完了，開門出來時，仍然看見這人在那裏。她到廳中去拿酒喝，那人也如影隨形地跟着她。祇是跟着，却一言不發。顯然，他的任務就是防止克麗找到甚麼殺人利器威脅布非明的安全。起碼要提防到司馬洛完蛋了爲止。

克麗恨恨地瞪着那人。當她喝完了那杯酒之後，她又回到那房間去，故意不關房門，就把身上那襲泳衣脫了下來，一絲不掛地在床上躺了下來，脚朝着門口，慢慢地把腿子張了開來。

那個人明知自己是不該看的，但是又無法控制自己的眼睛。他一面看就一面掏出一條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最後，他猛烈地一步踏進房內，抓住門球，把門碰上了。

克麗在床上哈哈大笑起來。後來，酒意湧上，她就在迷糊之中睡着了。

當她醒過來時，她發覺已是黃昏。布非明就坐在她的身邊，正在搖她。

「起來吧，克麗。」他溫柔地說：「你不該一點衣服都不穿就睡覺！」

克麗睬也不睬他。

「起來吧。」布非明說：「海鮮艇來了，你下去挑選一些！」

克麗坐了起來了。她最愛吃的就是活的海鮮，這是她受不住的誘惑。

「來呀！」布非明催促着，從衣櫃裏拿了衣服丟給她。

克麗把衣服穿上了，默默地跟着布非明登上甲板。

那艘遊艇的旁邊，現在果然已經停了一艘手搖的木船。那是一艘專門售賣海鮮的木船，船的後半截是水艙，有小洞和外面的海相通的，因此有水流進來，可以讓水艙中那些活魚活得久一些。

不錯，這是克麗最喜歡的玩意，如果布非明對於先前的粗暴感到抱歉而用這方法來逗克麗開心的話，那他是成功的。

「我可以下去挑選嗎？」克麗問。

「當然。」布非明一攤手：「讓你來做主吧！」

於是，克麗就從遊艇旁邊的扶梯下去，到了那艘售賣海鮮的船上。那艘船不大，除了那撑船的人之外，再站上克麗，已經很勉強了，所以，那個打手並沒有跟着下來。

克麗在水艙的旁邊，看着水中的海鮮，後來伸手進水裏，拿起了一隻龍蝦，說：「我要這一隻！」

這時，那個撑船的人就說話了。很低聲，低到克麗一時也幾乎聽不見。那人說：「剛才你那一幕跳水逃走幹得很好，明天早上再幹一次吧！明天早上，搭正九點鐘開始，一直逃到安全的時候爲止！」

來得那麼突然，一直到那人說完了，克麗才聽到他是說甚麼。克麗嚇了一跳，連手中的龍蝦也丟下了。好在那人這個時候已經把一隻網子伸了過來，剛好把那隻龍蝦接在網中。

克麗連看也不敢看那人，一時祇是僵在那裏。那人却若無其事地說：「小姐，還有魚，要嗎？」

「哦——呃——我要這個，這個！」克麗用手亂指一通，而那人也把她所指的魚一一撈了上來。

「够了吧？」那人終於說。他是在提醒着克麗，他已經要得太多了。

「唔——呃——就這樣吧！」克麗說道。

那人動手把那些海鮮秤一秤，克麗則回到遊艇上去。現在，她興奮到連脚步也僵硬起來了。她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海鮮艇的人，一定是司馬洛派來的人。對了，她也對司馬洛講過，當她和布非明出海的時候，她總有買海鮮的習慣，於是司馬洛就派這個人來了。

原來司馬洛是會來救她的。原來司馬洛駕着那架飛機在天上觀察的時候，並不是看那座有炸彈陷阱的別墅，而是看他們這艘遊艇！

她很開心了，開心得膝蓋也開始發軟，她對司馬洛的怒恨，在這一刻間也大大地減低。司馬洛知道她在這裏，也知道布非明在這裏！然而，司馬洛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她救出來。司馬洛並不像布非明一樣，爲了消滅敵人，就不惜讓她同歸於盡！司馬洛是以救她爲大前提！

一想到這一點，她的心裏就有了一股勇氣了！

明天九點鐘，她一定不會忘記的。

克麗凝視着那艘小船搖着離開了，最後消失在黃昏之中。

「你沒事吧？」布非明問。顯然他也察覺到克麗是神色有異了。不過，他一定不會看出克麗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充其量，他也祇是以爲克麗是又在想起司馬洛而已。

在這一夜的其餘時間裏，克麗一直極力掩飾着內心的緊張和喜悅。當吃完了那

一餐主要由海鮮構成的晚飯之後，她就纏着布非明，把他拖進房間裏，熱情地爲他服務起來。

她一連爲布非明服務了三次，因爲她覺得她必須使布非明明天早上不能早起，那麽，她們的計劃就比較容易實行了。

三次對於布非明是多一點的，但是，這種沉溺，却是很多人不會加以反對，多數人都樂此不疲，事實上，有許多人，雖然明知這會把他推上死亡之路，也還是孜孜不倦。因此布非明每一次都享受了。

最後，他就拖着疲倦的脚步離開克麗，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他仍然不敢放心和克麗一起睡覺，起碼，在司馬洛被消滅之前，他是不放心這樣做的。

克麗雖然較好了鬧鐘，這一夜却幾乎完全沒有闔過眼。她根本用不着鬧鐘喚醒她，在八點半，她已經起床了。她換上了泳衣，就到上面的甲板上去。使她很滿意，今天又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陽光很好，所以她是很有理由到甲板上去的，她是上去晒太陽。但是使她很不滿意的却是，布非明也已經在甲板上晒太陽了。而且，他的精神還很旺盛，好像根本就沒有挨過似的。克麗相信，這一定是由於布非明每天都吃不少那些由他的私人科學家特別爲他準備的營養藥丸。

「來，克麗。」布非明微笑着向她招手：「和我躺在一起！」

克麗吹着咀道：「想不到你也會這樣早起床。」

布非明吃吃笑：「這是因爲我今天實在是太興奮了。我急不及待，要看到司馬洛迎接他的末日！」

克麗在他的身邊躺了下來，扭開了她帶來的那隻原子粒收音機，收聽着清晨音樂。

「唔。」布非明滿意地點着頭：「我看，你的心情果然好得多了！對了，聽聽音樂，可以使人的神經鬆弛下來，處事也會比較冷靜得多！」

克麗沒有睬他。克麗帶這隻原子粒收音機來，是另有作用的。她閉上了眼睛在那裏躺了一會，便滾轉身來，向海面上瞭望。並沒有甚麽船隻在附近，就是有船經過，也是在很遠的距離之外經過的，克麗看不出，司馬洛有甚麽辦法可以救她。但，司馬洛所用的辦法，往往是出人意表的。如果是她猜得到的辦法，那就不會是好辦法了。

當正正九點的時候，音樂聲中，就「叮」的响了報時訊號，報告時間是九點正。這是比手錶更加準確的。

克麗一跳跳了起來，從艙頂跳下了甲板，就像昨天一樣。

「唏！」布非明抬起頭來叫道：「你在幹甚麽？」

克麗却不睬他，祇是向水中一跳，潛入了水底，再冒出來的時候，已經在二十多呎之外。她拚命發力，向遙遠的岸邊游去。

布非明嘆了一口氣：「笨女人，你究竟想證明甚麽？」他回頭對他的手下喝道：「追！追她！」

那個昨天負責追趕克麗的打手，又下了遊艇旁邊的快艇，而跳進了繫在那裏的快艇。他把快艇的馬達發動了，不過一點也不匆忙，因爲他以爲，克麗是逃不遠的，他一定很快就可以追上她。

可是，這一次和上一次却不同了。當他的快艇發動的時候，不遠的海面上空，就忽然出現了二架直升機。

大概是由於克麗跳水時引起了興奮吧，大家都沒有注意其他。還是布非明第一個看見這二架直升機的。他也從艙頂上跳了下來，伸手指着他，一面在叫着：「小心！」

但是已經太遲了。那二架直升機上的人已經開火。

當布非明跳進了艙內時，飛蝗般的子彈已射中了快艇上的那個打手。那打手打了一個滾後，便倒了下來。

他的身子縮成了一球，倒在快艇上，但快艇已經發動了，他並沒有機會把馬達關掉，快艇仍然繼續飛馳，現在是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漫無目的地在海中亂轉，轉了兩圈，竟然向克麗直撞過去！

這一下，就是那二架直升機，也無法加以制止的。克麗連忙往水底一鑽，快艇怒吼着從她頭上的水面過去了。

這個時候，甲板上就出現了四五個手持機槍的打手。不過，這幾個打手却沒有機會發揮他們的威力，由於對方的直升機是有兩架的，其中一架是主要担任開火的工作，另一架才是負責去救克麗。負責開火的那一架，不停地向遊艇掃射，子彈密集如雨，射得那幾個打手不是退回了艙底，就是躲到了障碍物的後面。

那邊，克麗又浮了起來，而沒有開火的那一架直升機，已飛到了她的頭上，有一度繩梯從上面吊下來，而司馬洛從機腹伸出頭來叫道：「你爬得上來嗎？」

「我——我相信可以的！」克麗說。她拉住了那繩梯便給拉上去，而她祇要緊緊執住那繩梯便可以上去了，也根本用不着爬。

她給拉上了直升機上，而司馬洛張開了兩臂迎接她，而她就投進了他的懷中，大聲地哭起來。

「現在好了。」司馬洛安慰地拍她的肩：「現在甚麽都不怕了！」

這個時候，在飛機上，司馬洛看見，那艘快艇仍然在亂轉着圈子，後來，它就像自己有眼睛似的，忽然直向那艘遊艇衝過去。沒有人能够制止，那艘遊艇的司舵即使看見，也是無法閃避的，由於這遊艇既未起錨，亦未升起，一時也開不動的。

就是這樣，那艘快艇正正撞中了豪華大遊艇的腰部，在司馬洛的連聲「不不」之中炸成了一個火球。這個火球，自然引起了遊艇也着火起來了。

「這就複雜了！」司馬洛說道：「這複雜的情形！一旦混亂起來，就很難控制了！」

史勿夫也在直升機上的，他皺着眉頭望着下面：「布非明這一次是無論如何逃不掉的！」他說：「他明明在船上，又沒有其他的船隻可以讓他逃走！」

「我們得留心監視着他。」司馬洛說：「千萬別看走了眼！」

他們的直升機，就在遊艇附近的上空盤旋着，監視着情形。由於沒有人救火，

遊艇上的火，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人們紛紛跳下海中。另一方面，警輪和滅火輪也紛紛馳至，跳海的人都一一給抓了起來，並無遺漏！有司馬洛他們在空中監視着，是不會遺漏的。

但是，司馬洛等人，却始終沒有看見布非明本人逃出。後來，烟愈來愈濃，那火已到無可收拾的程度，即使那些滅火輪，也是無能爲力了。跟着，遊艇就發生爆炸。轟隆！火燄在甲板上衝破了一個大洞，直衝向天空，而船馬上就劇烈地傾側了，很快，它就直插進水中！

「布非明這次必死無疑了！」史勿夫說。

「在找到他的屍體之前，我不敢說這句話。」司馬洛說：「這個人就像九命之貓，很難眞正地死掉的！」

那艘遊艇沉了下去，烟不再冒出來了，而海面上祇剩下一些碎片及浮油，但不久，這些碎片及浮油也被冲散了，水面便恢復了原樣！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麽似的。

司馬洛和史勿夫却還是駕着直升機在半空中觀察着，而警輪也不斷在周圍的海面巡邏着。

直到一小時之後，仍然沒有人浮出，他們才放棄。如果布非明能從那遊艇的殘骸逃出，他也不可能在水底躲那麽久的。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嗯。」史勿夫點頭，說：「也應該走了！」

「你們究竟是怎麽會找到我的。」克麗不明白的說：「布非明已經把那隻發波器——」

「不是那隻發波器使我們找到你的。」司馬洛微笑着解釋：「裝在你屁股上那隻發波器，我是故意裝在那裏給布非明發現的！」

「你眞殘忍，這樣用我的屁股！」克麗幽怨地扭着司馬洛的臂膀：「但我不明白，如果你不是用那隻發波器，那你是怎會找到我的？」

司馬洛微笑着，伸手到克麗的頭髮上摸着，從其中選出來了幾根：「看看這些頭髮吧，不是比較粗一點嗎？」

「嗯，對了。」克麗點着頭：「我—我平常沒有這麽粗的頭髮的！」

「秘訣就是在這裏。」司馬洛解釋：「這幾條頭髮的上面都包裹着一種特殊的物質，是有放射性的，我們有一種儀器，可以測出這些頭髮是到了那裏。」

「你們眞狡猾！」克麗半埋怨地說着，但心中却不免帶着幾分佩服。

「我已經得到過你的允諾的。」司馬洛說：「你答應過，如果我做甚麽對不起你的事，你也不會怪我！」

「我並沒有怪你！」克麗說着，温馨地挨在司馬洛身上：「但，你也得對我好一點！我祇要求你對我好一點！」

「在我心情好的時候。」司馬洛說：「我一定會對你很好的。當我肯定布非明死掉了之後，我就會對你很好！」

× × ×

這一次，布非明似乎是眞的死了。因爲，當潛水人在水中的沉船內打撈時，撈起了三具燒焦了的屍體。其中一具就是布非明。

沒有面目可以辨認，也查不出指紋來，由於燒得太焦了。

「但是牙骨的組織，高度，以及骨骼的形狀都告訴我們這就是布非明！」史勿夫說。他們是站在殮房裏看着那一段長長的，已經不成人形的焦炭。

「沒有這麽簡單的事！」司馬洛却搖着頭：「上一次我們不是找到了這樣一具屍體嗎？那時我們已經肯定，布非明是已經死了，但是結果呢，布非明却還是活着！如果有一點面目可以辨認，我也許會相信！」

「你這個人似乎太多疑一點了吧？」史勿夫說：「我們是在空中看着的，這一次，他怎可能逃得脫？」

「他這條命也眞難取。」司馬洛說：「一條命，已經有了兩具屍體了！」

「那麽，你要繼續找他了？」史勿夫說：「這是一個大笑話，去找尋一個明明是已經死了的人！」

「布非明沒有死！還沒有死！」司馬洛指着那具屍體：「這個並不是布非明，這祇是一個替身而已！」

「你得提出一點證據來才行。」史勿夫說：「你不能够單憑你自己的猜想，就一口咬定的！」

司馬洛微笑，說：「這是阿漢告訴我的！」

「甚麽？」史勿夫愕然看着他：「阿漢也說，布非明並沒有可能逃掉呀！」

阿漢也是船上跳下海而被捉住了的其中一人，自然，他們也已經對阿漢作過嚴密的盤問了。

「你知嗎？」司馬洛說：「阿漢對我們甚麽都不肯招。」

司馬洛頓了一頓，又道：「他已看過這屍體，但他對布非明的秘密，一點都不肯招供，祇是守口如瓶的。爲甚麽呢？」

「爲甚麽？」史勿夫問。

「理由就是他知道，布非明是已經逃脫了的，如果他招供，我們就可能憑他們的供詞找到布非明了，如果他肯定布非明已死，那又怕甚麽招供？」

史勿夫不能不點起頭來：「嗯，司馬洛。」他說：「你說得有點道理，的確有點道理，我看，我們應該再在他的身上下一點工夫。」

「工夫已經下够了。」司馬洛搖着頭：「如果他肯說的話，他大概已經說了，用硬手法他不肯說，看來，我們得用比較軟的手法了！」

「甚麽軟手法？」史勿夫問。

「我有了一個主意。」司馬洛說：「我們回到車子上去再談吧！」

史勿夫嘆了一口氣：「司馬洛，有些時候我直覺得，你是我的上司，因爲我常常都要聽你的命令！」

× × ×

阿漢是給關在S組的總部，而不是給關在監獄裏的，這增加了他的担心，如果是在監獄裏，他還可以與外間的人聯絡，安排一個逃獄的辦法之類，但在這裏，他是無計可施的，他連自己被囚在何處也不知道！

（未完・三）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說出金臂劍魔任明傑在天心教的事，玄機道人極力反對，說任明傑已早死在必死谷內，二人爭辯很激烈，玄地道人也懷疑龍驤說謊，用武當劍法試試他的功力，才相信他曾在金臂劍魔手下逃生，至於乙木道人是否任明傑假扮，仍是一個謎，衆道士仍未相信，至於武當的危機，衆道士見過金蜈信符之後，心裏惶恐不已，龍驤見玄地不肯說明金蜈信符之事，自己又不敢證實玄機是內奸，只好跟無塵到紅葉精舍，路上遇到師叔鄭公明來武當，是來作比劍會的評判，便同師叔到尖塔上，將自己遭遇和感想一訴，希望師叔將金蜈信符眞相告知……

細說往事

鄭公明拭去眼淚，苦笑道：「龍驤，你不會曉得的……唉，你既沒經歷過當年那場浩刦，又如何曉得金蜈天尊的厲害？當年若非有鐵心孤客和邪教至尊的大宗師兩人聯手相抗，中原九大門派早就被金蜈天尊踏爲平地，還能延續到現在？」

龍驤訝道：「鐵心孤客？是誰？大宗師？又是誰？」

鄭公明道：「你年紀還小，自然不曉得這兩個絕世奇人，恐怕你連聽都沒聽過有這麼兩個人呢……」

龍驤道：「那什麼鐵心孤客小侄確實是沒有聽過，可是你說的邪教至尊大師，我却聽人說起過兩三次。」

鄭公明訝道：「那大宗師乃是天下邪教的至尊，一向住在西崑崙天池之中，二十年來從未在上江湖露過面，你又聽誰提起過？」

龍驤道：「小侄方才不是提起過宇內雙魔嗎？我是聽他們說起的……」

他的話聲稍稍頓了頓，問道：「師叔

隔牆有耳

，你現在能告訴我了吧？」

鄭公明默然凝注着龍驤臉上，好一會，方始嘆了口氣，道：「這件事，各派二十年前曾經相約不告訴下一代弟子，非等到五大劍派的劍主獲傳鐵心孤客絕藝後，才向下一代弟子宣告的，可是……」他略一沉吟，繼續道：「一方面由於眼前發生了這件事，另一方面據我觀察，這次劍會的劍主一席非你莫屬，你當了劍主之後，便會曉得當年之事，還不如我早一點告訴你，也好激厲起你的奮發之心……」他苦笑了下，道：「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既違背與玄地老道的約定，將武當發生的這件事告訴我，我又有什麼不能違背當年答應秘不宣告此事的諾言？反正你早晚會曉得的……」

龍驤見到鄭公明說完了這段路，目光凝注於遠方，似乎陷入沉思之中，他也沒有加以打擾，僅是繼續保持那份沉默。

「在二十年前，那時，武林各派羣雄迸出，英才衆多，聲威隆盛，從所未有……」鄭公明以低沉的聲音，緩緩的說道：「當時，少林以拳術揚名，武當以內功與劍術爲著，崑崙的輕功天下無雙，衡山以點穴之功傳世，本門則是以拳法與劍術稱雄，至於其他的崆峒，華山，點蒼等派也是以劍法傳名的……」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凝注着龍驤，沉聲道：「當時，以劍法稱雄武林的，共有五派之多，其中武當以一『穩』字爲主，崆峒則劍法凌厲毒辣，點蒼則取一『奇』字，華山以輕靈爲主，而我峨嵋則是劍法渾厚，在穩健之中寓一『狠』字……」

「所謂劍爲百兵之祖，劍術之道，淵遠無邊，較之大海尤要遼闊，但是當時各派武功鼎盛，奇才輩出，每一派只不過把握住劍法的一點優良，便津津自得，有那略懂一些心得之人，更傲然自得，以致各派競爭不休，門下弟子時有糾紛……」

鄭公明說到這裏，又似陷入沉思之中，他的目光深邃地望着穹蒼漸漸四合的靄霧，默然良久方始繼續說道：「當時本門出了一個絕代奇人——袁君達，他在八歲之時入我峨嵋一門，僅僅八年工夫，到了十六歲，便已成爲本門第一高手，他的天資穎悟，不但將本門劍法中的要訣全都領悟於心，並且還傍及其他門派……」

龍驤問道：「師叔，本門弟子怎麼可以去學習其他門派的劍法？這豈不是與本門門規有所抵觸？」

鄭公明道：「他並不是背叛本門去另學其他門派的劍術，而是他能夠在與人較量劍法時，把對方所使過的劍術一招不忘地默記下來，等到對方使完一套劍法，他也就等於多學了一套劍法……」

龍驤凜然道：「天下眞有這等過目不忘的奇人？」

鄭公明道：「怎會沒有？若是沒有的話，老夫還會與你說出來不成？唯有那種人才算是奇人……」

龍驤問道：「師叔，你見過那個袁君達……」

鄭公明叱道：「你說什麼？袁君達這三個字豈是你能叫的？他此時若是在此，我都該恭恭敬敬的喚他一聲師叔，你該要稱他爲師叔祖才對。」

龍驤訝道：「他的輩份那麼高，武功那麼強，一生的事蹟必定傳誦武林，爹爹應該把本門的奇人奇事告訴我才對，但我從未聽到他老人家說起過……」

鄭公明道：「因爲他既是本門的榮譽，又是本門的恥辱！」

「這話又怎麼說？」龍驤詫異地道：「師叔，我問你的關於金蜈天尊的事，你怎麼提早袁師叔祖，啊——莫非他便是金蜈天尊？」

鄭公明輕叱道：「龍驤，你別胡思亂想好罷，那金蜈天尊的武功淵源乃是集西方魔教與天竺異功之大成，又怎會與袁師叔有關？」

龍驤摸不着頭腦地問道：「師叔，既然袁師叔祖與金蜈天尊沒有關連，你又爲何……」

鄭公明吁了口氣道：「因爲我始終懷疑那神秘的鐵心孤客，便是本門失踪了的袁師叔……」

他望了龍驤一眼，道：「二十年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着這個問題，所以我一提起金蜈天尊，便忍不住又想到袁師叔的含寃隱沒江湖之事。」

他歉然一笑道：「所以我說起話來沒有次序，不分先後，不過我會毫無隱瞞的告訴你……」

龍驤道：「師叔，你心情放鬆一點，隨便說說，小侄會整理起來的。」

鄭公明道：「我還是先告訴你關於袁師叔發生的事吧，因爲這是整件事件的一個關鍵，可以供你作解答心中迷惑的參考，那是距今有二十二年的事……」

「敢情二十二年前的武林大勢，完全掌握在中原九大門派之中，其時各派武功鼎盛，人才輩出，不但將各派原先的武功發揚光大，並且各流的英才傑出之士，還另創新招，可說一時鼎盛，從所未有……

「但是隨着這種羣雄崛起的局面到來，各派弟子之間磨擦也就多了起來，尤其是武當，峨嵋，崆峒，華山，點蒼這五派同樣以劍法著稱於武林的五大劍派，門下弟子自命本門劍法優於他派，絕不服氣他派的劍法，於是私自比劍的機會增多了。

「緊跟着比劍之後，自然會有勝負之分，甚而會有流血的事件出現，因此各派弟子之間的糾紛日起。

「當時峨嵋派出了奇才袁君達，他是峨嵋聖僧普光大師的關門弟子，在所有的師兄弟中年紀最輕，當年，較他的師侄還要小兩歲，可是由於他天賦聰穎，且又肯下功夫，僅在投入師門後的短短八年中，便已經將峨嵋的全部武功學成，並且還超越他大師兄之上，成爲峨嵋最年青的第一高手。

「由於他的武功造詣很高，出師很早，年僅十七歲時，便闖蕩江湖，本來其他四派並不在意於峨嵋，却因袁君達的太過凸出，使得其他四派的一些年青高手全都被壓了下去。

「各派之間本來的糾紛已經够多了，加上袁君達的踏入江湖，顯得也就更加紛亂，那些妒忌他的各派年青高手，於是紛紛聯合起來，找袁君達的痲煩，有一個月之中，袁君達連續遭到七十餘次的挑戰，好在他的武功確實高強，將那七十多人全部擊敗。

「從那次以後，袁君達的聲望愈加隆盛，江湖上好事之人並且還替他取了個『劍神』的綽號，表示他的劍法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天下使劍的人已無一個是他的對手了……」

龍驤聽到這裏，不禁神往地問道：「師叔，本門既然出了個劍神，豈不光榮之極，又怎會說是恥辱呢？」

鄭公明沉聲道：「你聽下去便曉得了，那使人痛心之處也就在這裏……」

「袁君達才二十歲，便已獲神劍的至尊之名，天下震驚，固然無人不認爲他的劍藝高超，天下無敵，但是也有人更加的忌恨他，而圖思謀害之計。

「當時，在崆峒派有一個傑出的女劍客，在西北一帶很有聲望的白羽飛劍古雅莉，她是當時崆峒掌門最小的師妹，由於年紀輕，所以出師也晚。她從崆峒下山，一路行俠來到中原，由於久聞神劍之名，所以她到了中原之後，到處找尋袁君達，

想要找他較量劍術。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白羽飛劍古雅莉終於在河南遇見了劍神袁君達，他們比劍的經過情形，無人得見，但是據推測，白羽飛劍古雅莉是敗了，因爲她事後黯然的回到了崆峒。」

鄭公明說到這裏，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本是件很平常的事，劍術高手找劍神比劍，鬥敗之後黯然回山，重新苦練，在當時各派是常有的，但是就在翌年秋天，武林却傳出古雅莉產下一子後自殺的消息！」

龍驤曉得事情有變化，因此默然的望着鄭公明，沒有插嘴追問。

果然鄭公明話聲停了下來，又深深的嘆了口氣，道：「古雅莉在自殺之前，留下一封遺書，直指她是遭到劍神袁君達的侮辱，她所生的孩子便是袁君達所留下的種子。她遺囑托付崆峒掌門紅雲道人携帶嬰孩交與袁君達，並沒提及要追究此事的意思，可是崆峒一門上下却無人能够忍受此一事件的發生。

「當時崆峒掌門紅雲道人發出崆峒玉劍飛符，將此事通告其他四大劍派掌門，並率同門下弟子三十六人，遠來峨嵋，找當時的峨嵋掌門算賬……」

他說到這裏，望了龍驤一眼，道：「當時你祖父——也就是我師父千手菩提龍可宗執掌峨嵋，他老人家一見武林之中發生如此大事，涉及本門奇才劍神袁君達，心中的慌亂可想而知了。

「他老人家趕緊招回小師弟劍神袁君達，可是各派掌門來勢洶洶，而那嬰兒也像極袁君達師叔，衆口之下，他一人又如何能辯白清楚，就是師父有心担戴也擋不住他們提出武林公義的大帽子，終於劍神袁師叔被逼吞下崆峒掌門帶來的七步斷腸毒酒……」

龍驤聽到這裏，熱血沸騰，問道：「師叔，難道袁師叔祖就這麽被他們陷害了嗎？他不會憑着絕世的劍法殺出重圍，然後再慢慢的查訪出遭受陷害的詳情？」

鄭公明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道：「袁師叔若是憑着手中長劍，就算其他四派的掌門一齊上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可是他那麽一做，不但陷本門於不義，並且他自己將成爲背叛本門之徒，當時，師父也曾這樣暗示過他，但是他却不願做那不仁不義之人，所以才慨然吞下紅雲道人爲他準備的七步斷腸毒藥……」

龍驤凝不住問道：「師叔，以師叔祖當年的無敵劍術，渾厚內力，會被毒藥毒死嗎？他可以運功壓抑毒性，然後……」

「龍驤，這個你便不曉得了。」鄭公明道：「那個紅雲道人深知袁師叔的內功高強，劍法無敵，深恐逼得過甚，而使袁師叔起了反意，到那時，只怕無人是他的敵手，各派的掌門所帶來的弟子，恐怕能在劍神的劍下逃得活命的沒有幾人，所以他才在下山時，想出這個以毒藥相制的辦法……

「他採集了七種毒草，混合着河豚蝎子、毒蛇、蛤蟆、蜘蛛、鶴頂紅、蜥蜴等七種毒物，煉製成毒絕天下的七步斷腸毒酒，據說只是沾上一點，任何人都會皮消肉爛，骨蝕腸穿，而當時，袁師叔却整整將那一葫蘆毒酒喝下去，點滴不留……」

鄭公明說到這裏，臉上出現恐怖之色，顫聲道：「那時，我的年紀跟袁師叔差不多，可是武功却差得太遠，我站在遠處，只見袁師叔仰首喝盡毒酒之後，將手裏的葫蘆砸得粉碎，然後狂聲大笑道：『你們都容不得我，都要看到我死，現在我已喝下毒酒，總算遂了你們的心意，你們現在可以放心的走了吧！』

「那些人本來還想親眼看到袁師叔死去，可是看到袁師叔仗劍挺身，被他那股威勢所懾，不由得紛紛退走……袁師叔那時滿臉烏黑，渾身顫抖，我們都曉得他體內的毒性發作了，當時我和你爹都哭出聲來，可是袁師叔却只淡然一笑，朝師父拱了拱手，然後，轉身大步走出大廳……」

鄭公明的眼中泛現淚光，喘了口氣，繼續說道：「當我們看到袁師叔走出大廳，全都忍不住跟了出去，可是袁師叔却厲聲道：『你們也要親眼看到我死嗎？好，我就死給你們看吧。』

「我們受到喝叱，齊都大驚失色，不由得退了一步，就在那時，只聽袁師叔放聲長嘯一聲，然後飛身躍起，投身躍進金頂絕壁下的萬丈深淵裏……」

龍驤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可是緊接着他這聲驚叫聲發出，他突然聽到塔下也傳來一聲低低的驚哦之聲。

他霍地站起，高聲叱道：「是誰，誰在下邊？」

話聲一出，自塔下飛起一條灰色的人影，如同一隻大鳥在暮靄裏展翅飛起，向着山下叢林掠去。

薄暮，武當山的四周彷彿籠罩着一層輕輕的紗幕，穹蒼的那一抹醉人的暈紅也變爲淡褪。

龍驤在七層靈塔的頂端，與鄭公明兩人相論二十年以前武林中有名的劍神袁君達受到崆峒，華山，點蒼，武當等四大劍派的逼迫之下，喝下崆峒掌門紅雲道長所煉製的「七步斷腸紅」毒酒……

當龍驤聽到鄭公明說起袁君達被逼喝下毒酒怒目叱退其他四派掌門，然後躍下金頂的萬丈深淵，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哦。

他這聲驚哦發出之後，突然聽得塔下也緊跟着有人發出同樣的驚哦之聲。

由於龍驤整個情緒都被袁君達的故事提至高漲，直到頂峯之後，隨着他發出的那聲情不自禁的驚呼，而重回到現實。

是以那一聲緊隨在他之後的驚呼聲，雖然音浪並不太高，却依然使龍驤聽得清清楚楚。

龍驤眞沒有想到，這座孤立在半山的寶塔裏，除了他們師侄兩人之外，還會藏有外人。

他凜然一驚，雙手一按塔緣的小窗，方待提氣往塔下聲音發出之處撲去，已看到一條灰色的人影，自第三層塔裏飛掠出去。

此時，暮色初昇，那條人影飛掠之勢又快捷如電，龍驤的目力縱然尖銳，也只看到那個人的衣服裝束，而看不清他的面貌。

龍驤不及招呼鄭公明，雙手一用勁，整個身軀已似一枝脫弦的箭矢，自第七層塔頂射了出去，緊躡在那人身後追去。

他自塔頂的高處飛撲而下，雙臂平展，在茫茫的暮色裏，如同一隻碩大的夜鳥展翅騰飛，速度奇快，轉眼便追到那人身後不及三丈之遠。

在這一段不太長的距離之中，龍驤不但看到了那人的裝束是一個道士，並且還看到了他頷下飄飛到肩側的長髯。

龍驤腦海之中，對武當老道蓄有長髯的形像異常熟悉，在他的印象裏，玄虵、玄機、乙木等幾個老道人全都有一大把長髯。

可是玄機等四個武當長老身形的高矮都有所不同，每一個人有他的特徵所在，唯獨前面這個老道……

龍驤心念急轉，揚聲道：「任明傑，你身爲武林前輩，藏頭縮尾，見人便逃，也不覺害羞？」

那在前面奔跑的老道連吭都沒吭一聲，依着向着下山荒野之處急奔而去。

龍驤的輕功造詣頗深，較之前面奔逃那個老道是要高出一籌，可是他這一開聲說話，飛掠的速度便受到了影響，原先與那道人還只差三丈多遠，說完話後，頓時拉長爲四丈的距離了。

他倒並不爲自己的落後四丈之遙而担心，他所担心的是前面的那個老道旣不開聲說話，又不回頭，只是一味急奔，使得他弄不清楚倒底是誰。

本來他還判斷出那個老道是金臂劍魔所裝扮的乙木道人，是以出言相激，就希望任明傑會停下來。

龍驤是自知雖不是任明傑的敵手，但是他曉得在百招之內，任明傑沒有辦法擊敗自己。

有這麽一段時間，鄭公明當可以趕到，集他們師侄兩人之力，還怕留不住任明傑麽？

他心中本來是這樣打算，才出言相激，又怎會想到那個老道竟然連吭都沒吭一聲，完全不理他的羞辱。

龍驤心中留下無數的疑團，幾乎要否定自己心中的推測，但是前面那個老道還沒有脫離他的視綫之外，他仔細地又端詳了一下，依然認爲那個飛奔的老道便是任明傑。

他試探地又揚聲道：「任明傑，你的武功高出我甚多，爲何被我追得如同喪家之犬，你何不回身與我好好的打一場？」

前面那個老道似乎忍受不了龍驤的譏諷，飛奔的身形微微一頓，好像要停下來回身應戰。

龍驤心中一喜，加快脚步奔了過去，手腕已按在劍柄之上，準備隨時出劍應敵。

就在這時，自左側的山道突然出現四個道人。

那飛奔在最前面的一個老道見到這兩條人影，高聲喝道：「前面是誰？」

龍驤高聲道：「是玄黃道長嗎？在下龍驤。」

那個老道哦了聲道：「原來是龍大俠，請問有什麽事？」

龍驤還未答話，已見前面的那個老道，不但沒有停止下來，反而折轉方向，往左側樹林急奔過去。

龍驤喝道：「任明傑，你連留下來的胆量都沒有？」

喝聲之中，玄黃道長已提着道袍下襬加勁奔來，他驚訝地大聲喝道：「龍大俠，前面那人便是金臂劍魔任明傑麽？」

龍驤側目應道：「玄黃道長，請從側面兜住他的去路，別讓任明傑跑了！」

他一面出聲招呼，一面換氣運功，緊躡在任明傑之後追去，剛奔出丈許，忽地聽到右側傳來一聲爆響。

龍驤轉首望去，但見一條紅色的光芒冲天而起，曳着一條畢直的長芒尾，照得方圓丈許都是紅色的。

他曉得這是武當的傳訊信號，心中一定，忖道：「玄黃道長旣然發出了訊號，很快便會有人來此，料想那任明傑的神通廣大，也逃不出武當……」

就在他忖思之時，他已看到任明傑身形一低，奔到前面那座矮樹林裏，鑽了進去。

樹枝不住地搖晃，在那陣搖晃之中，龍驤幾個起落，已緊跟着任明傑的身後，鑽進樹林裏。

龍驤並非初出茅蘆，從來在江湖上行走過，他當然也曉得江湖上「逢林莫入，窮寇莫追」的俗話，可是他仗着藝高胆大，並且深知任明傑的一身藝業超出自己不多，相信憑着一己的修爲，就算任明傑突施暗算，他也不會受害。

他相信只要任明傑敢出來暗算，自己便可以將他纒住。

是以他一鑽進矮林之中，立即便停住了脚步，拔出鞘中長劍，凝身而立，目光飛快地在林內四下一掃。

這座矮林全都是些高不及一丈的雜木，樹枝密出，枝葉繁茂，在此薄暮之際，林中一片黑暗，幾乎已到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

龍驤窮盡目力，也只能看到一些濛濛的影子，那一根錯綜雜生的枝幹，在黑暗之中，彷彿許多張開着巨臂的惡魔，在擇人而噬。

龍驤處身在這種情況裏，縱然胆色頗壯，也禁不住暗暗一凜，一時之間，不敢挪動身形，唯恐藏在林中的任明傑會悄悄的自身後襲擊而至。

他凝神停立，抱劍於懷，仔細的傾聽了一下，發現林中除了夜風拂動樹葉的沙沙輕響之外，沒有一絲別的聲音。

彷彿，任明傑入林之後，便已化爲氣體在空氣之中一般……

當然，龍驤曉得那是不可能的，任明傑的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在龍驤毫無所覺的情況下飛身出林，此刻一定是匿藏在樹林中某地。

龍驤默然停立，心中在尋思着如何逼使任明傑現身之法，耳邊已聽得林邊傳來玄黃道人的喝聲，說：「龍大俠，你在何處？」

龍驤默然不作一聲，目光烱烱地四下轉動，等待任明傑移動身形。

林外的玄黃道人見到龍驤沒有回答自己的話，林中一片寂靜，他也曉得情勢不對，沒有繼續問下去，悄悄挪動脚步，往林中行去。

玄黃道人的脚步雖輕，可是踏在林裏的枯葉上依然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響，這種

聲音又與微風拂過樹梢的聲音不同了，龍驤聽得清清楚楚，他發覺玄黃道人自右側入林，距離自己不過八尺之遠，漸漸向裏面而行，似乎一點都不曉得林中所藏的危險。

龍驤不禁暗罵一聲，忖道：「這老道眞是胆大妄爲，他沒有見過任明傑，又怎會曉得任明傑的武功較他是要高出甚多，尤其在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樹林裏，他處身在敵暗我明的情形下，一遇任明傑的偷襲，絕難逃得開去。

他忖想了下，正要出言警告玄黃道長，已聽林外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之聲，有入出聲問道：「清風，是怎麽囘事？」接着便有人答道：「稟告師叔祖，是由師叔祖發現有人侵入武當……」

龍驤一聽出聲問話的便知是玄機道長，在默然之中，他只聽得玄機道人問道：「誰敢侵入本門？」

那喚作清風的小道，答道：「據龍大俠說是什麽任明傑……」

「金臂劍魔任明傑？」玄機道長驚道：「龍大俠和四師兄呢？」

清風道人答道：「他們已經進入樹林裏。」

玄機道人哦了一聲喚道：「四師兄，你在那裏？」

龍驤唯恐玄黃道人會應聲囘答，而致暴露身形所在，給予任明傑有機可乘。

他提聚全身的勁道都蓄在劍上，就等待着玄黃道人應對聲，任明傑出手暗算，而全力一擊，向玄黃道人攻去。

那知玄黃道人此刻深入林中，也似曉得處身危險，儘管玄機道人在林外招呼，他也沒有貿然應聲，不但如此並且連脚步的挪動都已停止。

玄機道人在林外連續呼喚了兩聲，不見有人答應，心中頗爲焦急，又改聲呼道：「龍大俠，你也在樹林裏面嗎？請囘答貧道。」

龍驤猶疑了一下，正想出聲答應，突然發現身側不及六尺處傳來一陣短促的呼吸之聲。

那陣呼吸聲短促，彷彿是一個人蹩蹩許久才忍不住發出來的，是以僅僅響了一段極短的時間，便已停止，立即又歸於寂靜。

但是這聲短促的呼吸，却沒有逃過龍驤的耳目，他吃驚了一下，忖道：「怎麽已來到距離任明傑如此的距離，他依然沒有發現我？可是……」

他一驚之下，隨即疑惑地忖道：「以任明傑的武功，他又怎會蹩不住自己的呼吸，而發出這等聲音來？但……此人旣不是任明傑，他又會是誰？難道他是先躲在這座樹林裏的？」

想來想去，心中有許多的疑惑，本想悄悄的出劍去試探一下，可是囘心一想，又暗道：「如果藏身在我旁邊這人眞是任明傑，他之發出這種呼吸之聲乃是爲了要誘使我現身的，那麽……」

這時林外傳來玄機道人的呼聲：「五師兄，你也來了？」

林外緊接着一個生硬的聲音應道：「六師兄，是怎麽囘事？」

玄機答道：「龍大俠和四師兄發現了金臂劍魔任明傑，他們進入林中，可是我呼喚他們却沒有聽到答覆。」

那最後趕到的玄海道人道：「他！他們沒有答覆，難……難道他們會被任……任明……傑殺了？」

龍驤身在林中，聽得玄海道人的話聲，不禁暗暗忖道：「難怪玄海道人一直都很少說話，敢情他有口吃的毛病，眞是喪氣，他竟然說我們被殺了……」

他這麽想，還沒說出聲來，可是那一直默然藏身林内的玄黃道人却已忍耐不住，他破口罵道：「玄海，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麽？貧道在這兒等着抓人！」

龍驤曉得玄黃道人個性暴躁，却不會料到他竟會如此草包，在樹林裏就破口大罵起來。

他唯恐任明傑會趁着玄黃道人開聲大罵的機會驟然出手偷襲，於是決定先下手爲強。

玄黃道人的話聲剛落，龍驤已提着長劍迅速地掩了過去，朝着方才那呼吸聲傳來之處，攻出一劍。

他這一劍攻出的方位可說是爲了顧全玄黃道人遭受暗算而發，劍鋒劃出的角度是自右向左而去的，不但完全封住了任明傑向玄黃道人的路徑，並且劍尖所落的方位正是任明傑的喉部。

龍驤雖然處身在黑暗的樹林裏，可是他藉着剛才任明傑所發出的一陣短促的呼吸之聲，便判斷出對方的位置。

因此這一劍雖是等於盲目攻出，劍尖所落的方位却沒絲毫差錯，毒辣而又準確的攻向任明傑的咽喉。

劍刃劃出，響起一陣淩厲的劍風，逼射而去，黑暗之中頓時傳來一聲低哦，接着便是叭地一聲輕響。

龍驤看不見那人的動作，但他可從劍尖遞出後，沒有觸及人體，而擊了個空的感覺上瞭解到自己這一劍已被任明傑避過了。

身旁傳來那聲輕響一落入他的耳裏，龍驤立即便曉得任明傑由於閃避這一劍而跌倒在地上。

他連一絲停頓的工夫都没有，一聽到地上發出叭地一聲，馬上劍式一變，垂劍向出聲處斬落。

「噹」地一聲輕響，黝黑的樹林裏突然濺起幾點微弱的火星，那是兩柄長劍的鋒刃相觸所濺起的。

那幾點火星一閃即滅，林中又恢復了黑暗，可是在這極短的時間裏，龍驤的玉龍劍已把對方的長劍削斷，他也藉着這幾點火星的閃爍將對方看清楚了。

「咦」龍驤驚叫道：「是南宮北！」

他的話聲一完，身在林中的玄黃道人已大聲道：「龍大俠，你說什麽？是南宮北？」

玄黃道人一聽得龍驤說出在樹林中的不是任明傑是南宮北，顧忌之心頓時拋開，飛快地自懷中掏出火石，「擦」地一聲把手裏的火摺子點燃了。

黑暗的林中僅僅亮起了那一點濛濛的火光，龍驤便看清楚躺臥面前不遠地上的那人果然是南宮北。

南宮北的手裏握着半截斷劍，滿臉的驚惶之色，他的目光閃爍，一見林中亮起

火摺子，火光閃動中，龍驤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怪叫一聲，左手一按地面，斜斜往左側竄去，似要逃走。

龍驤朗笑一聲，道：「南宮北，你已陷身在包圍之中，還想逃到那裏去？」

他此刻也無暇去仔細思考爲何自己追的是任明傑裝扮乙木道人，却變爲南宮北之事了。

他一心想要擒住南宮北，因爲可以從南宮北的身上找出任明傑的下落，發現其他的綫索。

南宮北若是論本身的武功，較之龍驤也不會差得多遠，但，他的長劍被截斷，且又處身在包圍之中，心裏的鬥志已經喪失，只求逃命要緊。

他一看到龍驤挺劍追來，忙不迭朝林中深處竄去。

可是他才奔出二丈多遠，面前火光一閃，玄黃道人已擋在他的面前。

玄黃道人左手持着火摺子，右手握住長劍，臉色冷森，擋在南宮北面前，沉聲喝道：「南宮北，你還不束手就擒，非要等貧道親自動手才行嗎？」

南宮北道：「師兄，我……」

玄黃道人大喝道：「你有什麽理由，到長老院去再說！」

南宮北目光閃動，見到龍驤挺劍站身後不遠，冷冷的注視這兒，却沒有動手的意思，顯然，他是不願在武當之前動劍將南宮北擒住，這樣對武當的顏面有關。

南宮北一想到這點，立即曉得自己只要能從龍驤身前闖過，絕不會遭到對方的攔截。

他對於龍驤本來還沒怎樣，可是自從在山下遭到龍驤的戲弄之後，使他對龍驤的武功和智慧起了警惕之心。

尤其是處身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環境下，使他不敢再招惹龍驤了。

他緊緊的握着斷劍，咬牙道：「師兄，你不要太逼我……」

玄黃道人怒叱道：「孽障，你也沒想想，你這麽做，能對得起本門的列代祖師，能對得起你的師父……」

南宮北滿頭大汗，臉上湧過一絲慚愧之色，可是他也曉得自己無法自拔了，就算棄劍投降，也逃不過武當的門規懲治。

他厲聲道：「師兄，你若是不放我一條生路，我……我就不客氣了！」

玄黃道人怒叱喝一聲，道：「孽障，你是至死不悟，呸，看劍。」

他左足斜跨一步，劍鋒一行，連挽三朵劍花，往南宮北胸前穴道點去。

但是南宮北曉得自己陷身危厄，若不拚命絕難逃得了生，是以也沒考慮，咬牙道：「師兄，別怕小弟得罪了。」

他握着半截斷劍，欺身而上，猛地連劈出完全是與敵同亡的招數，劍式沉猛毒辣，竟是完全不顧對方點出的三劍。

玄黃道人那會想到南宮北眞跟自己拚起命來，他嚇了一跳，趕緊退身後讓，收劍自保。

「噹！噹！噹！」雙劍相擊，發出三聲脆響，玄黃道人已在連擋三劍之後，退了四步。

南宮北見到自己將玄黃道人逼退，那還敢繼續追出？

他一收斷劍，飛身便往左側樹林内奔去。

玄黃道人氣得滿臉通紅，怒喝道：「孽障，貧道跟你拚了！」

說着，飛身急追過去。

南宮北沒命地奔出了數丈，連頭也不敢囘一下，可是他也就只逃出數丈，面前不遠之處，玄機道人和玄海道人已挺劍包抄過來。

玄機道人喝道：「南宮北，你還不棄劍，就縛非要做到罪無可恕的地步？」

南宮北一見前面有人攔阻，慌忙轉身往右奔去。

玄黃道人這時趕了上來，喝道：「孽障，我看你還能抵抗多久？」

南宮北見到自己四面被圍，再也無法闖得出去，不由得長嘆一聲，囘劍往頸子上一抹。

玄黃道人就站在他面前不遠，他豈能看到南宮北親手自刎？

像這等門中出了叛徒之事已够使他們這些武當長老的人難堪了，更何況還當着外人之前，眼見叛徒自刎而死？

若是傳揚出去，武當派的聲譽，以及他們這幾個身爲長老之人，還値得別人的尊敬嗎？

因此玄黃道人大喝一聲道：「孽障，有那麽容易便讓你自戮？」

喝聲之中，一劍往前一拍，只聽「噹」地一聲，便將南宮北舉起的斷劍拍落地上。

南宮北手中的斷劍一被拍落，身形竟是毫無停頓，猛地向前一撲，揮掌往玄黃道人左手斬去。

玄黃道人那還想得到南宮北心存機詐，竟是藉自戮之擊引他分心。

他一劍剛將對方斷劍拍落，南宮北急速斬落的一掌已向他左手腕擊到。

他們雙方距離又近，加之玄黃道人又沒防範到南宮北會如此，根本連閃避的念頭都沒有，便已被南宮北斬中手腕。

玄黃道人啊地一聲驚呼，手裏的火摺子已脫落墜地……

這座矮林之中曾堆積的枯枝枯葉，火摺子一落在上面。還不立即便燃了起來，頓時火燄飛起，火蛇急騰而起……

枯葉一燃將起來，頓時火焰飛竄，響起一片「必剝」之聲，火圈迅快之極的蔓延開去。

南宮北的目的便是要做成混亂，那還管得到其他？

他一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雙臂一振，飛身竄起，穿過濃密的枝葉，落在樹梢之上，飛快地便朝山下奔去。

玄黃道人手裏的火摺子一跌落在地上，火光燭起，隨着一陣濃烟冲起，他雖然飛快地閃開，却也被黑烟薰紅了眼。

他顧不及擦拭眼淚，一見南宮北飛身躍起，欲待逃走，提劍便待追去。

「嘩啦」一聲響動，頭上傳來龍驤的喝聲：「你們趕快救火，南宮北交給在下去追！」

話聲入耳就在頭上，等到龍驤說完了話，話尾已在數丈之外。



玄黃道人一見龍驤去追南宮北，慌忙喝道：「你們快來救火！」

玄機道人和玄海道人眼見南宮北已經成了甕中之鼈，再也逃不掉了，却沒想到玄黃道人會中了暗算以致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眼見林中起火，也曉得此刻並非責備玄黃道人疏忽的時候，更不是該去追趕南宮北的時刻。

玄機道人高聲喝道：「你們快進來救火！」

那些包圍在矮林外的道士們奉命守在外面，不許有人出來。

他們看到南宮北自樹梢飛奔而去，好些人吶喊一聲追趕過去，等到龍驤緊跟着南宮北之後追去時，另外一些道士便看到了林中冲起一股濃烟，火光閃閃輝映。

他們還沒弄清楚是怎麽回事，已聽得玄機道人的高聲呼喝，在驚慌之下，他們紛紛嚷道：「失火了，快救火。」

雜亂囂閙的呼喝聲中，這些道士高一脚低一脚的闖進矮林裏。

由於樹林裏堆積不少枯枝樹葉，火勢的蔓延幾有不可收拾的情勢。

玄黃道人起先脫下道袍拍打火焰，可是才打了幾下，不但火燄未被撲滅，連他的那襲道袍也燃了起來。

等到玄機道人和玄海道人奔了過來，一見玄黃道人的狼狽樣子，他們曉得火勢已延展開去，僅靠衣服拍打，絕無效果。

玄機道人急忙大叫道：「師兄，火勢即將燃燒開去，你這麽做是不行的，非得開闢一條火路不可。」

玄黃道人滿身大汗，臉色被火光映照得又紅又亮，他正急得不知該如何辦才好，一聽玄機道人之言，恍然大悟，舉劍往身傍的樹幹砍去。

那些奔進林中的道士聽得玄機道人之言，也都紛紛拔出長劍砍樹。

以武當派這些道士平時修練的劍法說來，要砍下一株樹來，還用得上費什麽功夫？轉眼之間，三十幾柄長劍運行之下，整片矮林幾乎砍除殆盡。

玄機道人滿頭大汗的高聲指揮那些道士把砍下的樹木那堆積起來，然後命人點燃。

趁着夜風吹去的方向，一排火柱燃起，向着火場燒去，沒有多久，幾處火焰燒在一起，漸漸熄滅。

玄黃道人站在數丈之外，眼望着火焰漸熄，心頭的一塊巨石總算落了下來。

他拭了拭臉上的汗水，訕訕地望着身後立着的玄機道人，說道：「貧道眞沒想到南宮北竟會背叛本門，闖下如此大的禍事，幸好師弟你……」

玄機道人呼了口氣，道：「這也沒有什麽，總算上天佑我武當，沒讓大火燃了起來。」

他不願再多提此事，使得玄黃道人更覺難過，於是轉身向那些道士揮了揮手，道：「你們快些回到原先的崗位去，別讓人趁亂侵入武當。」

原先他們帶來了二三十個道士，後來另有一些聞到失火的訊息趕來的道士，此刻聚集在他們身後有五六十人之多。

他們一聽玄機道人之言，有職責在身的人紛紛的散去。

玄機道人眼光一掃，見到那些後來趕到的道士裏，有負責照應各派觀劍會的弟子。他喚道：「清妙，你過來。」

那個名喚清妙的小道士應聲過來，恭然問道：「長老呼喚弟子有什麽吩咐？」

玄機道人問道：「這場火有沒有驚動各派來的客人？」

清妙答道：「稟告長老，各派的客人此時正在用膳，山裏沒有鳴警鐘，所以沒有擾及他們。」

玄機道人頷首道：「如此甚好，你跟同門師兄招呼一下，決不可向客人們提及山中着火之事，以免影響本派聲譽。」

清妙恭身道：「弟子曉得。」

玄機道人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玄黃道人看到那些弟子紛紛散去，說道：「師弟，我們現在該去支援龍大俠，免得讓那孽障跑了。」

玄道道人應道：「以龍大俠的武功看來，南宮北師弟很難逃得了，不過……」

他猶疑了一下，道：「貧道是怕有人接應南宮北，龍大俠若是以一敵二，就難擒住了南宮北……」

玄黃道人嘆了一聲，道：「貧道眞沒想到本門自三豐祖師創派以來，近三十年都一直陷入低落的情形中，如今又出了南宮北這件事，使人痛心……」

玄機道人也感慨萬千地道：「這一次若不好好的重整門規，清除敗類，本門恐怕有覆滅的危機……」

玄海道人沒等玄機說完話，結結巴巴地道：「你們在這……這裏嘆……什麽氣，先要抓到那……孽障才……作作其他打算……」

玄黃道人頷首道：「玄海說得對，我們先要抓南宮北那個孽障，施以嚴厲的處置後，才能作其他的打算！」

他側首望看那留下的二十多個道士，高聲道：「你們有誰看到龍大俠追趕南宮北朝那個方向去了？」

有幾個道士應道：「稟告長老，他們奔向西北方而去。」

玄黃道人招呼道：「各位師弟，我們走吧！」

玄機道人說道：「師兄，依貧道之見，我們還是分成三隊，朝三個方向搜索而去，有誰先發現他們，馬上發出焰火通告其他的隊。」

玄黃道人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們以黃色焰火作為連絡訊號，這次決不能讓那孽障再逃走了。」

他們很快地分配好了人數，由玄黃等三個長老率領着分成三個方向而去。

且說玄機道人率着八名道士奔向西方而去，他們經過了一座亂石崗，來到一片平坦的草坡之上。

玄機道人老遠便看到在那一片寬廣有數十丈的大草坡上，站立着兩個人。

此時夜幕已垂，疏星高懸天空，玄機道人踏上了草坡，遠遠看到那兩個人全都是身着白色衣袍，對峙着，却由於星光不夠明亮，又加上距離太遠，沒能看清楚那兩人的面貌。

他曉得只有龍驤是身穿銀白衣袍的，是以一見那兩條白色的人影，老遠便呼喚道：「是龍驤大俠嗎？」（未完・十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